雍正剑侠十三部

补遗

常杰淼 编著
许秀成 整理

中国评书论坛资料群

传统评书秘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补 遗

常杰淼　编著

许秀成　整理

中国评书论坛资料群

2023.07

目　录

雍正剑侠十三部 外传一

第三十一回　亚然僧哀恸解鏖战
白玉虎大意丢龙批 …… 1
第三十二回　小侠客风雪下书信
三勇士夜闯八卦山 ……21
第三十三回　老侠客戏耍众庄主
赴广东十老请八卦 ……54
第三十四回　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 ……77
第三十五回　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 …… 104

雍正剑侠十三部 外传二

第四十九回　童海川扬名灯市口
武云飞伤人隆福寺 …… 127
第 五十 回　跳宝局武爷镇塞北
三月三众侠赴镖会 …… 146

第五十一回　铁罗汉台上胜十杰
童海川力战野飞龙 …… 174
第五十二回　童海川掌镇燕子坡
西方侠巧夺蛇骨鞭 …… 201
第五十三回　众侠客会战燕云风
老仙长亲临梅花圈 …… 245
第五十四回　保钦差查办蓬莱岛
清苑县马俊单行刺 …… 285
第五十五回　二小夜探风云庄
邓龙再伏一棵苗 …… 312

整理后记 …… 341

第 三十一 回

亚然僧哀恸解鏖战

白玉虎大意丢龙批

于成打和尚时候，用的是十分气力，越狠越不嫌狠，越损越不嫌损，以致见和尚的颜色惨淡，张口吐血，反身就要栽倒。于成看着心中不忍，赶紧左手一伸，劈胸一把将和尚抓住，右手一托和尚的小腹，口中说道："哎呀，于成一时失手，误伤禅师，这便如何是好？"于成这句话尚未说完，由大殿里面蹿出二人，左右一边儿一个将和尚掺好。这两个不是别人，正是济源的两个徒弟——金头狮子孟恩、坐山雕彭飞。两个人掺着济源够奔后面养伤去了。

于成此时身形往后倒退，自己在月台之上，转了几个弯儿，打算把这口气儿换过来。那位说于成也累吗？阅者请想，于成乃是一百零一岁的人啦，掌打济源，也非容易，自己也就累得力尽津出了。将才转了一个弯儿，这口气还没换上来呢，猛听大雄宝殿之内又有人说道："于老侠客，今天不怨您掌下无情，

总算我师弟学艺不精。不才小僧我要领教。”于成举目观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紫面伽蓝佛济慈。书中代言，济慈在大殿之内，观看师弟济源与于成动手，济源用力过猛，情知逢刚必折，久而必败。可没想到被于成这一掌，打的这么重。如今师弟被打，济慈倒不敢着急，还不能心疼他。自己若是方寸一乱，不但不能与师弟报仇，也就不能会战天下的众位侠客啦。自己反倒把气往下一沉，定了定神，这才离坐。此时准知道于成是力尽声嘶，若是到月台之上，以逸待劳，将老儿于成结果性命，然后战败童林的爪牙，因此和尚这才离坐，出大殿口念“阿弥陀佛”，口中说道：“于老侠客武艺绝伦，我师弟济源艺不惊人，焉能是你的敌手?小僧久闻阁下一对鸡爪练子爪，天下扬名。小僧掌中一对子午问心针，正想要与老侠客领教。”说着话由打袍袖里面子孙袋内，当啷一声，取出一对绣花针。这对针可不是插花针。这对针九寸九长，可不是兵刃。这是和尚子午上殿之时，诵经的时候，把这对针放在自己的面前，倘若心有邪念，五火中烧，赶紧把这对针双手捧起，对着自己的华盖穴，口问心口念“阿弥陀佛”，为的是取消邪念，以此针惩戒自己。和尚今天为什么把这对针取出来呢？但凡练武艺的主儿，只要把武术学成，勿论什么物件，拿在手中，就是得意的兵刃。拿起什么兵刃来，都是一样用。今天和尚把这对双针擎在手中，于成此时可就说不上不算来啦。自己明知道，和尚是以逸待劳。自己将心一横，由腰中取出一对鸡爪练子爪，双手擎爪，口中说道：“老方丈，于成久闻方丈的大名，早就有意领教，奈无缘相会。今借贵寺的月台，正好领教。方丈请来进招，于成情愿奉陪。”说着话二人将要动手。猛然由打东廊下纵上一人，高声喊道：“于老侠客的练子爪，乃生平绝艺，天下皆闻。方丈的双针，世间罕有。于老侠客已然领教过济源禅师，请老侠客暂且旁观，

待我与方丈请教。”于成扭项观看，看这位老者银髯皓首，非是别人，正是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于成心中暗暗感激甘雨。并非感激别的，因为自己劳累不堪，此时若要与济慈接战，必然落败。皆因我这口气，还没换过。甘雨这一上来，不用说他与和尚动手，只要他与和尚说几句话，我这口气就换过来啦。于爷向例就是这种脾气，有台阶就下。遂回头向甘凤池说道：“老侠客既愿意与方丈比试，于成情愿旁观。”说着话往后撤身，活动自己的身体。

此时方丈济慈一见甘凤池，虽然脸上不挂怒容，心中暗含着咬牙忿恨，心说：甘凤池他原受铁善寺之请，他反倒暗助童林。似这等吃里爬外反复无常的小人，我正要找你。此次你来到月台之上，你岂不是自找其死？我先把你结果性命，然后战败于成，再与我师弟报仇。想到这里，遂含笑向甘雨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画地无形隐逸侠甘老侠客。今日登月台，莫非是要与小僧比试吗？小僧情愿以双针奉陪。”甘凤池闻言说道：“方丈且慢动手！皆因在下在白马河甘家堡，掘土盖房之时，由土内得着一对兵刃，乃是稀世之珍，无价之宝，可就是不知道兵刃的名目。我想方丈乃武术大家，博学多闻。武学的一切，可称博古通今，无一不晓。不才甘雨，先与方丈请教兵刃的名目，然后再与动手。我想方丈乃是道德高人，绝无吝啬，必当赐教。”说着话一撩自己米色绸子长衫，当啷一声，由衣襟之内，取出一对兵刃，掌中一托，遂说道：“请老方丈观看赐教。”济慈一看，大吃一惊。观看这对兵刃，大约有二尺四寸长，非铜、非铁、非钢、非金，蓝汪汪的颜色。在前有两个龙头儿，好像如意钩儿一样。下面有一个龙头儿，口中含着一个冷森森的宝剑尖儿。在这个龙头儿底下，有一个回头的钩儿，也是锋芒利锐。两条兵刃在手中一托，是非常的好看。和尚一看这对兵刃，

不由得心中暗自为难：我要说认得这对兵刃吧，自己是真没有见过。我要说不认得吧，当着天下的英雄侠客剑客，自己脸上够多么难看！想到此处，默呆呆的一阵发怔。此时又听甘雨问道："这对兵刃叫什么名目，请方丈明白赐教。望方丈不惜珠玉，速速示知。"老和尚一着急，看见这对兵刃上有回头的钩儿，遂顺口说道："甘老侠客这对兵刃，莫非是一对宝钩吗？"甘凤池闻听，暗暗点头，心说：这个老和尚，真有点儿见机呀。遂又问道："宝钩却是宝钩，但不知它唤作何名？"这一句话，反把和尚提醒。济慈心中想到，在战国时代，吴王阖闾命钩师曾造一对宝钩，名叫"吴鸿扈稽"。今甘雨所得者，莫非就是此钩？是与不是，待我问过。遂向甘雨说道："阁下这对钩，莫非是战国吴王所造的'吴鸿扈稽'那对宝钩吗？可不定是不是，小僧斗胆冒言。"甘雨闻听，暗暗的点头，心中想道：济慈果然是博学多闻！遂含笑说道："老方丈既说是'吴鸿扈稽'，我想必是此钩无疑了。不才甘雨得此宝钩，未能遇见高人，今得遇方丈，正好请教。"说着话将双钩一分，向方丈说了一声："请！"方丈将双针往两旁一分。甘凤池将左手钩在方丈面前一扬，右手钩直奔方丈的面门。和尚向左一闪，用左手针找甘雨的手腕。甘雨撤钩进招，二人杀在一处，各施所能。以先和尚不知道甘雨双钩的招数，以后一看，原来甘雨双钩的招数与双镢的招数相仿，和尚这才不甚留神。这二人在月台上动手，惟有两旁侠客看的清楚。但见济慈和尚，走开了行门，让开了过步。别看他有那么大的年纪，行开了步法，僧衣的衣襟往四外一飘，就仿佛灰色蝴蝶乱舞的一般。掌中这对双针，如同双枪一样。甘雨虽然年迈了，精神却还不老，与方丈动上手，真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相。他二人动上手，真是一点儿露空的地方都没有。这两个人动手，真称得起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二人战了

足有三十余个照面儿，并未分出胜败。就在这个工夫，就听东廊下有人喊道："甘老侠客暂且住手，老方丈且慢进招，待我来领教领教。"随着声音，有一人手捧宝剑，纵上了月台。甘雨闻言，收招撤步。方丈往圈外一纵。二人举目一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北侠秋田秋佩雨。

书中代言，方才济慈上月台，要会战于成之时，众位侠客皆知道于成年老气衰，众位侠客的心理，全都要上月台，会战济慈。就在一怔神的工夫，所以甘雨走了前步，先上了月台啦，替换于成。众位侠客只得在下面观看。甘雨与和尚动手，皆因北侠看甘雨不能取胜，惟恐甘雨有失，趁此胜败未分之时，北侠这才亮剑，纵身形来到月台之上。甘雨会战和尚，当时不能够抢风。和尚的步眼活泼，掌中的双针的招术非常厉害。自己可是把于成换下来啦，如今动上手啦，可又不能往下退。正在这么个工夫，北侠秋田由下而上了月台。此乃很好的台阶儿。遂回头向北侠说道："老侠客既要领教高僧，甘雨情愿相让。"说着话转身形往后倒退。

紫面伽蓝佛济慈见北侠掌剑往面前一站，只得含笑口念"阿弥陀佛"，随即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北侠客。小僧久仰大名。阁下三十六路天罡剑，可称天下独步，小僧早就有意领教，怎奈无缘。今日机缘凑巧，小僧可以请教了。"北侠闻听说道："方丈说的哪里话来？秋田不过微末之技，何劳高僧夸奖？不才久仰高僧自立一家，名闻天下，秋田遂得领教，乃秋田之幸也！"说着话将剑一举，作出"举火烧天"的架式，遂说道："方丈请！"和尚将双针一捧，也道了个"请"字。北侠宝剑迎着和尚的头顶便击。和尚见剑临近，向左一上步，躲过了宝剑，用右手针直奔北侠胁下便刺。秋田将剑向下一垂，欲截断和尚的手腕。济慈急忙撤手抽身，向右换步，左手针够奔北

侠的胸前。北侠双手捧剑作“斜身绕步”的姿式，用宝剑往上截。济慈急忙往回撤手。秋田跟着走了个“拨草寻蛇”“迅风扫叶”。这个招数来的急快，宝剑直奔和尚的脖项而来。和尚赶紧矮身形，用了一个“金蛇串地”。北侠随着换势进招。二人战在一处，宝剑双针各施所能。正在胜败难分时候，猛听东廊下有人喊道：“二位棋逢对手，何必酣战？待贫道我来领教。”话到人到，此人已经上了月台，口念：“无量佛。”北侠撤剑往圈外一跳，左手背剑，用目观看来者，原来是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接着说道：“仙长鹤驾既临月台，不才领教过了，请仙长与高僧比试。”说完了话跳下月台。

司马空向和尚说道：“从古至今，僧道谈剑，乃是一场乐事。今司马空剑术不精，不揣冒昧，上得月台，愿领教方丈双针的绝艺。”说着话将剑举起，作出“恨蝠来迟”的架式。和尚一看，心里可就明白啦：这一次伊等分明是特用车轮战，出家人焉能惧怕你们！心说：所有你们这一干侠客，也不是夸口，完全放不到老僧的心上。今天我都要看看你们的能为。将你们战败之后，然后我再把童林、镇东侠战败。想到这里，遂向司马空说道：“久闻阁下‘钟馗剑’五手，乃是天下绝艺。今小僧得会高人，正好领教。”说着话将双针一分。南侠宝剑直奔和尚头顶击来。和尚见宝剑来到，不慌不忙，双针作十字架，往上一迎。南侠心中想道：和尚你上了当啦！我这宝剑名叫巨阙，能够斩钉剁铁，切金断玉。这一剑不但把你的双针斩断，还要将你劈为两断。想到这里，将宝剑往下一落。不料想和尚这是诳招，见剑离双针切近，济慈身形往下一矮，随着往左一上步，右手针直奔司马空的小腹便刺。司马空吓了身冷汗，心说：好快的招数呀。司马空身形只得向后倒退，跟着用剑往下一落，意欲斩断和尚的右臂。和尚急忙撤针，将要换式。焉想到司马空趁

式用剑往前一递，冲着和尚小腹便挑。这一招名叫“钟馗逐魔”。和尚赶要往右一闪身形，将剑躲过，用左手针，向司马空胁下便扎。司马空急架相还。二人战在一处。约有五六个照面儿，就听东廊下有人说道：“南侠客剑术高强，和尚双针无对，二位应当住手。我还未与高僧领教。”司马空闻听，撤剑跳出圈外。和尚撤双针。举目观看，有一人顺着台阶儿，上了月台。细看非是别人，正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济慈手打问心说道：“久仰阁下人称铁扇仙，专讲究的是点穴。小僧对于点穴学术，也曾研究过几日，今日得见阁下，正好请教。”遂向司马空说道：“南侠客，千万别下月台，你老人家与我二人观敌。”说着话分双针，向张鼎说道：“阁下请进招。”张鼎闻听，只得点头也道了一个“请”字，左手掐着剑诀，右手擎着铁扇子，左手一晃，右手扇子直奔和尚华盖穴点来。济慈不慌不忙，将身形向左一上步，用右手针往张鼎腕子上一搭。张鼎往回一撤手。和尚的左手针，用的是“秀女穿梭”，直奔张鼎的雁翅穴便点。张鼎用右手铁扇子，用了一个“搂膝扭步”“抱虎推山”。和尚用双针往外一分，这招叫“拨云现日”。张鼎一反手用了个“双风贯耳”。和尚用的是“双手分云”。这二人一招一势，一来一往，招数是变化无穷。二人正在战的不可开交之际，猛然间由东廊下有一人蹿上月台，抖丹田一声喊道：“二位暂且住手！我来与和尚当场领教。”和尚往后倒退。张鼎扭项回头观看来人。只见此人长的好样儿，身量在中等的身材，还高着一拳。细腰扎臂，双肩抱拢，猿臂蜂腰。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儿，白骨头钮子，左大襟。足下高筒袜子，两只大洒鞋。小辫在脖子上一搭拉。外罩蓝粗布大褂，又肥又大，腰中系着一条绒绳。手中抱定子母鸡爪鸳鸯钺。往脸上看，紫微微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细长的脖子。太阳凸着，眼睛努着，腮帮子凸着，气眼

是足的。精神百倍，器宇轩昂，二目神光炯炯。列位，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

书中代言，皆因童林坐在东廊之下，观看众位侠客，一位位抖擞精神轮战济慈。童林回头向左右一看，两旁未动的就剩下自己师兄普妙与那位苗泽苗润雨，还有老哥哥镇东侠侯庭侯振远。这三位没上月台。南、北二位与甘、张二位，不能取胜，似乎这三位再上去，也未必说必胜。自己又一想：所请的天下的英雄与各位侠客，一位位不顾性命在月台上动手，论起来都为的是我童林。我若不兴一家武术，岂能够酿成今日之祸？难道说我真等候老哥哥镇东侠上去，不能取胜，我再上去吗？又一想：莫若趁着张鼎未败，我上得月台，仰着平生所学之艺胜的了济慈，我的门户无俟宣扬，自然光大。若要胜不了济慈，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童林哪童林，你今日还想生存在天地之间吗？想到这里，自己把心一横，伸手打开包袱，取出子母鸡爪鸳鸯钺，一纵身蹿上了月台。镇东侠一手未能抓住，童林已纵上了月台。

和尚一看见童林亲自登月台，心中想道：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设摆重阳大会，我就为的是你！你如今上来正好，我还怕你不上来呢。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对面来的莫非是镇八方紫面昆仑童侠客吗？”童林闻言说道：“老方丈既知，何必故问？不才童林，观看方丈武术精奇，我早就有意上月台，领教高僧，皆因方丈会战各位侠客，俱都是胜负未分。童林相见之下，一时技痒难忍，这才上月台，与方丈请教。”和尚闻听，含笑说道：“久闻阁下兴一家武术，掌法精奇，小僧耳内早已灌满，今幸得会阁下。小僧先领教阁下的掌法，然后再领教阁下的双钺，不知童侠客可肯赐教吗？”童林遂将双钺合在一处，遂说道：“比试拳脚也可。”遂将双钺放在月台之上。和尚将双

针也放在月台之上。济慈在月台当中一站，双掌在一处一合，作出“童子拜佛”的姿式，口中说道：“童侠客，请来进招。”童林并不答言，左手向和尚面门一晃，右手对准和尚面门，用了一个穿掌，底下就是一腿。这一招名叫“屈腿”。这也就是老和尚，若换个别人，他顾上顾不了下，一个照顾不及，那一招打上都不轻。和尚两只手上下一分，右手穿童林上面的掌，左手往下一切，够奔童林的脚面。童林右手与右腿往回一撤，左脚用了个“钩挂连环腿”，左掌用的是“恶虎扒心”。和尚换势绕步，又躲过童林这两招。和尚跟着进招，童林接架相还。二人战在一处。和尚一看童林的掌法，果然名不虚传，招招有势，势势有法，济慈暗暗佩服，心中说道：也就是我济慈，若换别人，早就败在童林的掌下。和尚又一转想：我与童林本有誓不两立之势，我何必与他比试掌法？莫若用双针把他结果了性命。想到此处，和尚往回一撤身，用了个“金鸡三展翅”，走出了圈外。童林见和尚临走留招，也不敢向前再欺，恐怕欺敌必败。自己只得定住了架式，向和尚说道：“老方丈因何掣肘不前？”和尚带笑说道：“童侠客的掌法，小僧已领教过了。并未领教阁下的的兵刃。”童林闻听说道：“兵刃拳脚，请方丈自择。”和尚闻听，点头说道：“那么小僧当场领教兵刃吧。”说着话一下腰，将双针擎在掌中。此时童林将双钺捡起，两只手往左右一分，往前一迈步，童林龙骧虎视，双手捧钺。和尚左右手托双针，作“大鹏展翅”的架式。童林跟着往里进招，左手钺向和尚面门一晃，右手钺向和尚面门便扎。济慈向右一步，用左手针刺童林的右臂。童林右手钺往回一扫，打算用月牙子捋老方丈的左手。不提防济慈左手针撤回，右手针直奔童林的胸膛扎来。童林向右一上左步，左手钺“鹅眉翅”，打算把和尚的钢针咬住。和尚的手快，往回一撤手。童林右手的钺，顺前一推，直奔和

尚的脖项而来，左手的钺，跟着也往前进。这一手名叫“十字抹嗓”。和尚用了个“藏头缩项”，向右一闪身，换势用左手针直奔童林的胁下刺来。童林左手钺往外一圈，用了个“怀中抱月”。和尚只得往回撤针，遂向左一闪，右手针直奔童林的胸膛。童林用右手钺往外就挂。和尚往回撤针。这两个人身形一转，战在一处，真是胜负难分。

东西两廊下的群雄，连大声出气的都没有，一位一位瞪着双睛，往月台上观看。西廊下的众群雄，恨不得童林当场被打，方消胸中之气。东廊下的群雄，恨不能童林战胜和尚，方趁心意。书中暗表，法铎、法广暗中知会西廊下的众群雄与本庙的门人弟子，把兵刃预备在手底下，倘若方丈不是童林的敌手，大家一齐亮兵刃，与童林决一死战。镇东侠一看，西廊下这种形状，遂暗中带徒弟知会众位英雄，预备好了兵刃，以防西廊下的暴动。众人各自打包袱将兵刃亮出，彼此预备，观看月台上二人的胜负。

怎奈童林与方丈这两个人，决斗正酣，此时要想分出胜负输赢，实在是万难。可虽然是这么说，这二位的能为总算是比肩，若要是有一头弱的，也早就分出胜负来啦。什么事都有个凑巧。方丈双手捧针，直奔童林的肚腹便扎。童林此时应当用钺接架他的双针。童林一想：我若用双钺一找他的双针，他仍然还是变招，我们两个人的胜负，还是分不出来。童林又一想：和尚能为不在我以下，今日我要打算赢和尚，可有些个费手续。和尚既拦阻我兴一家武术，我也不能够叫他生存天地之间。不如我不管他的双针，我用双钺将他扎死。他弄死我，我扎死他，我二人当场殒命，这个仇也就算解啦，也免得叫天下英雄跟着我们受累。自己想到这里，把心一横，说时可迟，那时可快，童林不管和尚的双针，用双钺直奔和尚的胸膛刺来。此时济慈

要想往回撤双针，也就难啦。和尚见此景况，明知道童林这是与他拼命，给他来个措手不及。和尚又一转想：童林既与我拼命，这总算是我的轮回到了，莫若我们两个人就拼个死活，也就预完了事啦。不表月台之上，决意生死。

再说天下的英雄，虽有人要上月台与他二人解围，但是刹那之间，亦势所难能了。东西两廊下的英雄，莫不毛骨悚然，俱为之可惜。正在此一发千钧之际，就见由天井口上，跳下一人，手中擎着一对鹿角棒，直奔双钺双针砸去，只听噔啷啷一声响亮，童林的双钺与和尚的双针，全都险些撒手。二人赶紧往后撤身。东西两廊下的英雄俱都吓了一怔。众人举目往月台上一看，由天井口上掉下来的这位，乃是一位年迈的老和尚，头戴着麻冠，身穿着孝衫，背后背着一条哭丧棒。在旁边地下，放着一对鹿角棒。这位老和尚在大雄宝殿以前，跪倒身形，放声痛哭。就见紫面伽蓝佛济慈，即刻将双针收起，也跟着跪在一旁。众位侠客与天下的英雄，俱都看着发怔，不解其中原故。猛听牛儿小子高声喊道："这个和尚，就是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我认得他！"众位侠客与贝勒爷一听，这才明白。

书中暗表，这就是前文书，巧手王恒到青草坡极乐禅林，面见亚然老方丈，报告铁善寺的十条绝户计与设摆地雷的机密，水晶长老亚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获罪于天，无所胜也。铁善寺的山门，若有福有德，原就保全丛林庙场。铁善寺若无福无德，地雷一响，自己情愿先登轮回，与庙同灭。"这本是老方丈心内的主意。以至到了九月初旬，预备好了孝衣、麻冠、哭丧棒等物，亚然和尚带领自己学艺的徒弟金面韦驮法正，由极乐禅林起身，直奔铁善寺而来。至九月初八，爷儿两个就来到铁善寺的后山啦。先找了个小店住下。次日清晨，开付完了店饭账，爷儿两个由店内出来，来

到铁善寺的后山。亚然和尚先打发法正绕走前山口，亚然这才奔铁善寺的后墙。来在墙根以下，自己把包袱打开，将孝衫麻冠等物穿戴齐整，将哭丧棒往背后一背，将鹿角棒取出来掖在腰间，把包裹往身上一围，这才纵身形跃过大墙，蹿房越脊，如走平地，直到大雄宝殿的房坡。顺着前坡，爬上罩棚，来到八角的天井上，往下一看，天井口上面俱都是四方的玻璃窗户。在玻璃窗户之下，有一层铜丝网子。亚然往月台上一看，可巧正赶上童林上月台，与济慈正要比武。其实亚然不认得童林，皆因童林这身穿着打扮天下无二，又听济慈与他一谈话，更知是童林啦。亚然和尚的耳内早就灌满童林的威名，兴一家武术，可没见过他的掌法，故而要看看他的武术，倒是那一家的。因此亚然慢慢的把玻璃窗上的滑子拨开，把窗户上的玻璃起下四扇，又用手运用鹰爪力的功夫，把四外铜丝拧断，这一来更得看啦。那位说你别说啦，你不是说行侠作义的，外面有风吹草动的声音都听的见吗？那并不是白天，那说的是夜晚，人声寂寞之时。如今铁善寺月台上正在要紧的时候，又有天下英雄，嘈杂之声，别说天棚上有这么点声音，就是再大点儿，也听不见，皆因众人全副精神，全都贯在月台之上。所以亚然和尚由天井上往下看，一来谁也不留神，再者谁也想不到，因此亚然和尚才看明童林与济慈动手。以致他二人一比试掌法，亚然一看童林的掌法，不过八八六十四手。及至一过兵刃，亚然再看童林的双钺，也不甚出奇，准知道童林不是济慈的敌手。水晶长老亚然僧正看到得意的时候，猛然吓了一跳，一看童林与济慈要拚命。别人又没有这种工夫前去解救，自己只得将鹿角棒擎在手中，身形一转，由天井子上往下一纵，对准了济慈、童林两人兵刃的正当中，用鹿角棒往下一分。自己这才俯伏在地，将鹿角棒放在身旁，伏首痛哭，连头都不抬。书中代言，老和

尚所哭的，就是铁善寺的存亡在此一举，别人那里知道呢？

于恒一喊出水晶长老亚然和尚的名字，大家这才知晓。众位侠客俱都上了月台，过去解劝亚然，并问其恸哭的原因。怎奈老和尚仍然涕哭，并不答言。此时贝勒爷也就上了月台啦。众人往两旁一闪，贝勒爷来至亚然的面前，口中说道："老和尚有话当面明言，何必如此的痛哭？"亚然一听此人说话是京口，这才举目抬头观看。上下一打量贝勒爷，遂问道："阁下贵姓高名，前来解劝小僧？"贝勒爷带笑说道："和尚若问，在下名叫胤祯，乃京都的人氏。"和尚赶紧叩头说道："莫非你老人家就是贝勒爷吗？"贝勒爷说道："不错，正是在下。"亚然叩头说道："恕小僧多有唐突，冒犯尊颜。望贝勒爷格外施恩，宽赦小僧。"贝勒爷摆手说道："老方丈何出此言？今日方丈到此，但不知为了何事？有话当面直谈，又何必放声恸哭呢？"和尚闻听，叹了一口气说道："贝勒爷有所不知，容小僧慢慢的陈述。只因小僧这两个师侄，不达时务，设摆九月九重阳大会，内中暗藏十条毒计，故此得罪了天下的英雄。小僧特来以身赎罪，惟恐天下英雄及各位侠客不肯相容，因此沉痛。贝勒爷你老人家若肯担负保全小僧的铁善寺完全的责任，小僧方敢站起来，与您接谈。"和尚所说的这些个话，贝勒爷听着，不甚了解。书中代言，皆因铁善寺济慈、济源师兄弟二人，设摆重阳会，暗藏十条绝户计，所为童林与镇东侠二人，连累天下的英雄俱都要一网打尽。所幸未成事实。此所谓得罪了天下的英雄及各路的侠客，若不然怎么别人劝老和尚，老和尚低头不语呢？皆因众位侠客，担不了这么大的沉重。赶到贝勒爷劝他的时候，亚然一听他老人家说话是京口，以至一问他老人家的名字，果然是贝勒爷。别看贝勒爷武术上没功夫，他老人家才能够作得了各位侠客与天下英雄的主意，所以亚然这才与贝勒爷直接谈话。

此时贝勒爷听和尚说，要求贝勒爷担任保护铁善寺完全的责任，贝勒爷以为这个事情不要紧，遂对和尚说道："老方丈只管放心，铁善寺丛林庙场，乃是佛门善地，胤祯情愿担负完全的责任。"水晶长老闻听，遂向贝勒爷叩头说道："爷您既肯施恩，令小僧五衷感激，铭于肺腑。"说着话站起身形。贝勒爷令亚然将麻冠孝衣撤去，又与镇东侠侯镇远、西方侠长臂昆仑叟于洞海、画地无形隐逸侠甘凤池、北侠秋佩雨、南位司马空、童林及各位侠客，一一介绍完毕，然后一同进了大雄宝殿。亚然与济慈叔侄二人后面跟随。

进了大殿之后，亚然命小和尚调摆桌椅，先让贝勒爷坐了首座，然后大家按秩序落座。小和尚献茶已毕。然后亚然带着济慈，朝上跪倒，请贝勒爷出面调停。贝勒爷赶紧命人将他叔侄搀起。和尚谢过了贝勒爷，然后站起身形。贝勒爷这才当众与老和尚言道："欲令胤祯调和铁善寺与天下的英雄合为一家之事，本贝勒早有成竹，就恐怕方丈不允我之所请。"老和尚接着说道："愿听贝勒爷示下。"贝勒爷不慌不忙伸出三个手指头，遂与老和尚说道："你要让我出而排解，本贝勒有三事当头，缺一不可。"和尚接着说道："愿闻爷的三事。"贝勒爷说道："第一件，本庙之错，俱错在你一人身上，纵匪为患，其罪难赦。铁善寺数百年清静的禅林，乃是十方长住之所，你不应当将庙让与你两个师侄，这一来本庙岂不成了子孙院了吗？你既知你两个师侄俱都不肖，你反倒把清静的庙场相让。他二人剥得此权遂得逞凶顽，恣意滥收匪人，以致铁善寺险化灰尘。虽是济慈济源所为，究属是你的纵放，以致清规错乱败坏佛法。此事皆由你一人身上所起。事已至此，本庙残局，何人收拾，必须还得你。本贝勒的心意，就是命你仍然回庙主持，整顿本庙的一切事项，将庙内刷油一新，以释你的前罪。济慈、济源之事，

既往不咎。可有一节，必须将他二人搬至少林寺，重新学礼三年，方准入庙。此为第一件；”亚然闻听说道：“小僧焉敢违背爷您的吩咐?无奈小僧已是出庙之僧，此庙焉能再进？”贝勒爷带笑说道：“此乃本贝勒的主意，何人敢违？你若不收拾本庙的残局，何人能够瓜代呢？”亚然闻听，万般无奈，只得点头应允。遂说道：“愿闻您的第二件。”贝勒爷说道：“你要问第二件，就是此次于九月九日设摆重阳天下英雄会，其中的意思，原为是万朵桃花一树生，天下的武术合一家。按你们僧家所云，就是不二法门。仍然还按着初衷的本意，回头把桌椅调开，叫天下的英雄仍然往坐畅饮，以贺今天重阳大会盛况。事毕之后，勿论那位英雄，有绝艺者，将艺学留在铁善寺月台之上，以作永远的纪念，此之谓不失信于天下的英雄。这是第二件；若谈到这第三件上，可并非是我袒护童林，这个事情本是当然必有的事。皆因童林此次出京，本是奉旨捕盗，捉拿盗宝的二寇——小粉蝶韩宝、闹海蛟吴智广。这两个人乃是八卦山大寨主李昆的羽党。童林若破八卦山，皆因八卦山，山势凶险，人若少了是万不能成功。我有意请方丈代童林约请天下英雄，以及本庙的和尚同未走的侠客英雄，帮助童林先破八卦山，捉拿盗宝的二寇。就用本庙为下处，所有一切的用费，皆由你们铁善寺垫办，辅助童林一臂之力。此为第三件。三事若缺一，胤祯不敢负责保全铁善寺完全的责任。那时您再另请高明，出而调停。”亚然和尚一闻此言，心中想道：第一、二件，均可施行，惟有这第三件，本庙得垫办出多少钱去？虽然心里这么想，还不敢不答应，只得连连的点头称是，随即说道：“小僧情愿遵爷您的三事。”贝勒爷复又说道：“回头本贝勒给你们这庙里写一块匾，大大的写四个字‘武术化一’，悬挂在大雄宝殿之上，以传永久，做为纪念。然后大家入座，畅饮开怀，总不愧这次九月九日重

阳大会的盛况。”众人一听，俱都赞成此事。水晶长老亚然即刻往下吩咐，命小和尚打扫月台，调摆桌椅，请众位英雄，随便入座，自此天下武术合为一家。然后又命人请贝勒爷书写匾额。用黄毛边纸四张，用浆糊贴在一处，先用白布将纸毛子擦下去，将墨汁、抓笔都预备好了，请贝勒爷书写。此时贝勒爷正在高兴的时候，遂将抓笔擎在手中，写了四个大字“武术化一”，一挥而就，真是笔走龙蛇，字态端严。有小和尚将字拿到下面，晾干之后再刻匾额，择吉悬挂，不在话下。

单说贝勒爷，将字写完，亚然僧吩咐调摆桌椅，请贝勒爷仍然上坐，众位侠客在两旁相陪。工夫不大，酒肴满桌。亚然亲自持壶把盏，然后谢过贝勒爷成全之德，自此真可称得起：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真是一家人。贝勒爷举目一看，只见两廊下的英雄，大家均已入座，划拳行令，酒肴满案，杯盘狼藉，热闹非常。再看天下的英雄，高矮不齐，胖瘦不一，一位一位的，俱都是精神百倍。贝勒爷不由得心中高兴，多饮了几杯。

众人正在兴高采烈之际，忽然由外面进来一个门头僧，来到桌案之前，合掌问心，口中说道：“启禀童侠客得知，外面有一人求见，言说有要事相商，不知童侠客可肯赏见？”童林闻听说道：“你叫他进来。”小和尚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工夫不大，由外面进来一人。童林一看此人，很是眼熟，就是想不起他是谁来啦。就见此人生的大身材。身穿蓝布褂裤，脚底下白袜洒鞋，抄包扎腰。头上蓝绢帕绷头。四方的脸面，黄脸膛儿。两道浓眉，直插入鬓。一双圆睛，神光饱满。准头丰隆，方阔海口，大耳朝怀。此人来到大雄宝殿之上，一看见贝勒爷，赶紧倒身下拜，口中说道：“实不知贝勒爷大驾在此，恕小子多有冒犯。”贝勒爷说道：“壮士免礼。”此人复又冲着童林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前次多蒙侠客爷赠银成全之恩，至今铭于肺腑。今

日特来面见你老人家，以报昔日之德。”童林听他所说的话，不甚明白。虽然看着他眼熟，就是想不起他是谁来啦。遂说道：“这位英雄请起。”童林向贝勒爷说道：“爷您认识此人吗？”贝勒爷含笑对童林说道：“你不认得他吗？这不是当初在清河油房镇卖艺的爬山虎赵胜吗？”童林猛然想起来啦，遂向赵胜说道：“阁下因何事至此？”赵胜将要开言，自己举目往四外一看，似乎有碍口话似的。童林一看，就知有秘密大事，不肯当众声明。遂向赵胜说道：“有什么事，你只管说。所有在座的，俱都是自己心腹人，绝无有走漏消息之人。”赵胜闻听，遂口中说道：“望侠客爷容小子慢禀。皆因小子前次困在清河油房镇卖艺之时，实不知贝勒爷与阁下的威名。皆因贝勒爷相助资釜，都是你老人家的成全，小子才到了云南八卦山金家道口。在酒店之内，见着我那两个师弟——金钱豹金荣、艾叶花斑豹金亮。他二人把我留在酒店之中，款待于我。日子一长了，我才知道金家道口乃是八卦山的山眼。这就是专为探听外面事的山眼。无论有什么事，都得由金家道口经过。后来他二人将我带进了八卦山九宫连环堡，面见大庄主李昆。多蒙李太极恩待于我，命我在后山专管采药喽兵。后来我在山中日久，地理纯熟，李太极这才命我在八卦山中充当巡山的小寨主。日子一长了，我才知道，敢情因为侠客爷掌打雷春，三小二次下山，贺豹又被打。韩宝命人把贺豹送回山中的时候，是我亲眼得见。到后来我又听说，韩宝、吴志广盗国家御用的东西，陷害你老人家，他二人是为报那二次一掌之仇。你老人家又奉旨捕盗，后来又在杭州擂上，掌打四庄主法禅和尚，真乃是仇上结仇，冤上加冤。至今，我们大庄主李昆，恐怕韩宝、吴志广漂流在外，到处惹祸，这才派人下山，把他二人找回山去。如今小子听八卦山探事人报告我，大庄主言说阁下九月九日，赴重阳天下英雄会于

铁善寺。小子恐怕侠客爷不知二小现已回山，小子这才暗暗的下山，特来与你老人家报信，为报当初赠金成全之德。小子还不敢在此久停，若要被八卦山知晓，小子实在吃罪不起。我还是当面就要告辞。”童林一听赵胜言语直爽，自己并不多疑，遂向赵胜说道:“真难为阁下对我这一片好心,叫阁下多多受累了。日后我若将八卦山事情办完，我必要保举你呢。”赵胜闻言，含笑说道：“那就是侠客爷你格外施恩啦。”说完了话，随着跟童林告辞。童林也不相送，遂说道：“你我后会有期。”只见赵胜出离铁善寺去了。

童林遂向众位侠客说道：“如今盗宝二寇，业已回山，小弟可要办理八卦山之事了。”童林这句话将才说完，就听旁边有人说道：“童贤弟，休要性急，我有几句话，说与贤弟你听。”童林举目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北侠秋田秋佩雨。童林说道：“老哥哥有何指示?小弟愿闻高论。”北侠以手捻须，微笑说道：“童贤弟有所不知，据劣兄我想，赵胜来得慌张，走得急快，其中多有令人见疑之处。”童林闻听，遂向北侠说道：“您既看他来得恍忽，依着你老人家的主意，应当如何呢？”北侠接着说道：“依劣兄的主意，此事千万要慎重而行。劣兄倒有一个主意。前次我不是与你说过吗？若到了八卦山，勿论有什么事，当给我一个信，我可以替贤弟你大小为点力。如今赵胜前来报信，是真假难辨，倒不如劣兄我到八卦山去一趟，明着是看望我师弟法禅僧，暗中再调查盗宝二寇的踪迹。多者五天，少者三日，如二寇果在山中，我回来报与师弟。现有群雄在此，然后咱们大家再议破山之策。若二寇不在山中，那一定是李昆他等的诡计。他又知道贤弟你的性情急躁，故此特用赵胜前来引诱，令贤弟入他们的圈套，也是有的。此去我若得着他的底细，咱们可就上不了他们的当啦。不知贤弟以为如何？”大家闻听北侠

之言，甚为有理，遂一同向北侠说道："老侠客言之甚善。您若辛苦这趟，真是一举两得。"贝勒爷他在一旁说道："老侠客这个主意很好。"童林闻听大家一齐赞成，这才与北侠商议停妥。遂用完了酒饭，北侠这才收拾自己的包裹，这才当众告辞，赶奔八卦山去了。

众位侠客看北侠走后，就在大殿之内，谈今论古，无非是讲究些个各门的拳术，武学中奥妙精华。直顶到用完了晚饭，水晶长老亚然这才吩咐庙内的小和尚，与天下的众位英雄安置宿室，先请各路的英雄早早的休息。众位侠客陪着贝勒爷，直谈到天交二鼓，童林与众位侠客才够奔东跨院儿安歇。亚然和尚叫众位侠客的徒弟，将大殿之中的包裹取回东跨院儿。各人认各人的包裹。赶到刘俊一找自己的包裹，把刘俊吓了个胆裂魂飞。别人包裹俱都在此，惟有自己的包裹，竟自不翼而飞。心说：要是我一个人的包裹丢了倒不要紧，惟有我师父童林赴会之时，他老人家把包裹交付我。那包裹之内，有拿盗宝二寇的龙批大票、海捕的公文。此时可把个刘俊给急坏啦。书中暗表，皆因童林临赴会之前，恐怕到了铁善寺，言语不合，动起手来，带着文书多有不便，这才把包裹交与刘俊，命刘俊留心看守。刘俊就把他师父的包裹包在自己的包裹里面。自己的包裹里面，有在麒麟山洗砚池得的那尾墨鱼皮，尚且未能制造宝甲，可就包在一处了。可巧今天晚晌，单独把自己这个包裹丢了。刘俊虽说心中害怕，自己又不敢声张，遂暗暗的把此事告诉自己的恩师童林。童林闻听将包裹丢失，心中也是着急。头一件，包裹之内的文书是要紧的事。常言有句话：官凭文书私凭印。若要没有文书，如何拿盗宝的二寇？倘若拿住盗宝二寇，也是无处交待。自己又不敢声张。如若声张出来，一来自己有侠客的名望，要对人一说我丢了东西，我还称的起侠客吗？再

者说与众位侠客脸上也不好看哪。此时又是两造相合之时，若将此事一发表出来，岂不是令人家多心吗？因此童林暂将此事压住，并未声张，又嘱咐刘俊，不准对外人提说此事。这本是书中的暗表。

第 三十二 回

小侠客风雪下书信

三勇士夜闯八卦山

单说各位侠客与众位英雄，到晚间各自休息。一夜晚景无事。

到了第二天，众人起来，梳洗已毕，一同来到大雄宝殿，无非是大家聚谈往事，等候北侠的回音。谁想一连五天，秋田一去杳无音信。童林心中甚为焦急，遂发言向众人说道："秋老侠客去往八卦山探事，一连五日，未见回音，恐怕其中有意外之变吧？"童林这句话将才说完，就听旁边有一人答言说道："童侠客不必暴躁，小僧倒有一拙见。"童林举目观看，非是别人，正是水晶长老亚然和尚。童林随即说道："老方丈有何高见，童林愿听方丈法教。"亚然说道："小僧倒有一主意，说出来可不知侠客爷愿意不愿意？"童林说道："小可愿闻方丈金石之论。"老方丈带笑说道："若依小僧之见，不如写一封书信，命一能干事之人，前去下书。明着可是下书，暗中打探老侠客的下落与韩宝、吴志广是否果在山中。不知童侠客意下如何？"童林说道："老方丈言之有理。"自己也不与众人商议，命小和尚取过文房四宝，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将书信写完，回头向自己

这几个精明的徒弟说道："我这封书信，是往八卦山投递的，你们哪一个愿去？"就见旁边转过一人说道："恩师，弟子愿往。"童林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刘俊。书中代言，皆因刘俊拜在童林门下，寸功未立，今情愿前去下书，这才在旁边答言。童林手擎书信，看着刘俊说道："我命你带着这封书信，明日清晨，前往八卦山面见大庄主李太极，你当如何交待？"刘俊正色说道："恩师请放宽心，弟子绝不辱命。"童林闻听，点头说道："我正要命你前往。"刘俊将书信接在手中，转身出离大殿，够奔东跨院自己的住所，候至次日天明，再往八卦山下书，不在话下。顶到时间用完晚饭，众人安歇，一夜晚景无话。

次日清晨，刘俊起来，收拾自己的衣服，将书信用别人的包袱包好，背在背后。看了看众人，仍在熟睡之际。自己轻轻将阁扇门推开，举目往四外一看，心说：哎呀，怨不得窗棂纸发白呢，原来是彤云密布，瑞雪纷纷，西北风甚急。自己赶紧退进屋中，把包裹解下来，又把衣服脱下来，把书信贴着肉皮，背在身上，仍把衣服包好，用抄包扎好了腰。用绢帕将头勒好，脚底下换上洒鞋。收拾紧趁便利，遂又穿上一件夹袄，这才由配殿出来，回身将阁扇门儿倒带，够奔山门而来。来到山门以前，问明白了道路，这才站在山门下面，用目往四下一看。就看那雪花儿飘飘，西北风儿透骨，遍地的琼浆玉液，四外雪练银山，百树挂白，天地一色。自己心中想道：今日下山，再赶上天降大雪，可谓巧矣。只得迈步下山，够奔正西蜜蜂岭走下来了。越过了蜜蜂岭，就是阳关大道。小英雄冒风触雪，不避寒冷，直奔八卦山而来。自己行路，脚底下的雪地甚滑，又不得用力，又衬着金风吹骨，浑身寒冷，自己以为走出来有百十余里，其实走出来才有六十来里地。自己只顾低着头往前行走啦，猛听得有风吹旗杆之声，噗噜噜的乱响，这位穿云白玉虎

刘俊抬头一看，原来是坐北向南一道大江，靠着败苇衰芦有一家酒店。就见这座酒店，是明五暗二十五间罩棚，窗户纸全都上着桐油。正当中门口，挂着一个蓝毡子门帘，上头有两个白字，乃是“酒店”二字。顺着门外的墙垛子，满都扎着绿竹子的花棚儿，上面落满白雪如银。由花棚儿的当中，做出一个竹子的月亮门儿。顺着月亮门儿，有一段小甬路，直通到酒店的门口。在小甬路的两旁，种着两棵残败的寒梅，未能放花吐艳。顺着竹子的花棚儿的边上，立着一条竹杆，上面挑着一个酒葫芦，还挑着一个酒幌子，两面写着字，左边是“闻香须下马”，右边是“知味便停车”。刘俊正观看酒店之际，耳轮中隐隐听得有江水潺潺之声，声如牛吼，又听有风吹败苇之声。刘俊见此景况，心中想道：此处乃旷野荒郊，又不临道口，莫非此处就是金家道口，也未可知。不如我到里面，一来喝几杯酒，可以暖和暖和，再者我打听打听八卦山，离此尚有多远。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进了酒店的竹棚儿，来到门首，自己把手巾取出来，先把自己身上的雪，用手巾都掸干净了，这才用手撩毡帘，向屋中观看。就见里面的摆设，还是非常的讲究。在东北角儿上，单打出一间柜房儿来，两面是阁扇做出来的门儿，在门儿上挂着一个茶青色的棉帘，上边是青走水、青飘带。靠着东面儿，放着两张条桌，上面盖着白布，大概必是做出来的酒菜。再看座位，一概都是金漆的桌椅。迎面儿北墙上，有一轴古画，上面画的是钟馗嫁妹，恨蝠来迟。在两旁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酒气芬芳能引客，下联是：诗情豪放欲登仙。上面有块匾，写的是“酒国长春”。在这张古画的前面，放着一张金漆的八仙桌儿，两旁一边一张椅子。在桌案的前面，放着一个火架子，上面放着一个炭火盆。在炭火盆的上面，坐着一个铜罐子。在铜罐子里面有热水，放着十几壶酒在铜罐子里头热着。在旁边凳

子上面，坐着一个伙计，坐在那里打盹儿。看年岁也就在三十多岁，身穿蓝布的棉裤棉袄，脚底下白袜洒鞋，腰中系着一个围裙，头上歪戴着一顶白毡帽。往脸上看，长的小鼻子、小眼儿、小脸盘儿，长了一脸的酒刺儿。刘俊进门儿一看，靠着左边万字柜的柜面上，全都上着绿油漆，撒着金星儿，正当中有一个红斗方儿，上面写着四个字，乃是“酒气凌云”。柜台上面，乃是朱红的栏杆儿，上面摆着酒坛子与酒漏子等物。在万字柜的后面，放着一把圈椅，在椅子上坐定一人，以肘代枕，趴在柜台之上，沉睡如雷。只见他身上披着一个大红缎子的皮斗篷，里面是火狐狸的绒儿。头上戴着一个四块瓦的皮帽，大概是海龙的。顺着他那两条胳膊一看，里面的靠身，乃是月白纺丝的棉裤棉袄。刘俊看罢多时，不由心中暗想：一个开酒铺的穿戴如此华美，不问可知，此处一定是金家道口。刘俊看罢多时，这才迈步够奔迎面置炭火盆的那张桌儿。自己落座之后，以手慢慢的敲着桌子叫道：“伙计醒醒儿，给我热两壶酒。”将才叫了两声，就见那个伙计，一面打着呵欠，一面用目观看刘俊，急忙站起身形，带笑说道：“客人您多避屈了。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我就睡着啦。”说着话来到桌案以前，用代手擦净了桌面儿，遂向刘俊说道：“客人您用什么酒？”刘俊说道：“给我来两壶白干儿。如有酒菜儿，给我端两碟儿来。”伙计闻听，答应一声，转过身形，先到柜台上，拿了一份杯箸，放在刘俊的面前。然后够奔东面条桌，把白布打开，由里面取出两碟儿菜来，也放在刘俊的面前。刘俊一看这两碟儿菜，还是真可吃，一碟儿鸡骨酱，一碟儿老腌的白果。伙计又回手由铜罐子里头，取出两壶酒来，放在刘俊的面前。刘俊一看伙计站在桌案之前，将代手往肩头上一搭，刘俊顺手将自己的手巾取出，一面拭着酒杯，一面向伙计说道：“伙计你贵姓啊？”伙计闻听，急忙说道：“爷

台您要问，小子我姓刘，排行在二，有什么事您只管招呼。”刘俊闻听，向伙计说道：“我倒没有什么事，我跟你打听打听道路。此处离八卦山金家道口，尚有多远？”刘俊一面说着话，一面斟酒，用目观看伙计。刘二闻听刘俊之言，用目上下一打量刘俊，遂口中说道：“爷台您打听金家道口，有什么要紧的事呢？”刘俊说道：“我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打听金家道口那二家寨主，头一位姓金名荣，外号人称金钱豹。第二位姓金名亮，外号人称艾叶花斑豹。你要是知道告诉我，我可以去拜访拜访。你要不知道，做为罢论。”刘二闻听说道：“爷台您由那里来？要往何处去？贵姓大名？小子斗胆敢问。”刘俊含笑说道：“你要问，不才姓刘单字名俊，由铁善寺至此。”伙计闻听此言，赶紧由刘俊手中又将酒杯拿过来，复又倒在壶中，口中说道：“爷台，这两壶酒凉啦，我再给您换两壶吧。”说着话把方才那两壶，仍放在铜罐子之内，从新由柜台之上，又打了两壶，用热水烫好，送到刘俊的面前，口中说道：“您先喝两杯暖和暖和吧。今天是头场雪，天气太凉。”刘俊说道：“倒是不冷。”刘二复又说道：“爷台您的外号，叫穿云白玉虎吧？”刘俊闻听，用目看着伙计说道：“你怎么会知道呢？”那伙计闻听，带笑说道：“爷台您有所不知，我们这里就是金家道口。”又一指柜上睡觉的那个人说道：“那就是我们二寨主，艾叶花斑豹金亮。你老人家不是童老侠客的大弟子少侠客吗？我实对您说吧，我们这里不但知道你老人家的名姓绰号，是铁善寺所有的众位侠客，及众位英雄名姓绰号，我们都知道。不过是有见过面的，有没见过面的。您勿论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我把我们金寨主叫醒了，您再对他说就行啦。”刘俊闻听，心中说道：这倒巧啦。遂向伙计说道：“那么着你把你家二寨主请过来吧，我跟他有点儿要紧的事情。”伙计闻听，转身形来到万字柜的柜台之前，用手一推

那个睡觉的，口中说道："二爷醒醒，有人找你老人家办事来啦。"刘俊一看睡觉的那个人，往上一长身子，用手将帽子往后一推，口中说道："哎呀，好睡……谁找我呀？"刘二在旁边答言说道："今有镇八方紫面昆仑童侠客的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少侠客刘俊，他老人家前来找您，言说有要紧的事。"就见此人把斗篷一闪，口中说道："刘少侠客在那里？"伙计刘二在旁边用手一指刘俊，口中说道："那不是刘少侠客吗？"刘俊举目一看此人的五官相貌，就见此人的身量比中等的身材还高着一点儿。身穿月白纺丝的棉袄棉裤，足下白袜大掖搬尖鱼鳞大洒鞋。往脸上观看，黄蓬蓬的头发，剪子股的小辫儿。白煞煞的一张脸膛，长了一脸的黄柳叶儿癣。两道细眉，直插入鬓。一双金睛，炯炯放光。大鼻子头儿，方阔的海口，双耳无轮。刘俊看罢，含笑抱拳说道："莫非阁下就是金二寨主吗？"艾叶花斑豹金亮说道："不错，正是在下。不知刘少侠客到此，有何公干？"刘俊口中说道："小可奉师命到贵宝山，前来下书。"金亮说道："阁下的书信在那里？"刘俊闻听，这才把钮扣儿解开，由里面将包书信的包裹拿出来，又将书信取出来，递与金亮。金亮将书信接在手中，用目一看，书信并未封口，遂口中说道："少侠客，这书信里面看得吗？"刘俊说道："看看又有何妨。"金亮闻听，伸手由里面把信笺取出来，展开看了半天。刘俊在一旁说道："金寨主，这封书信里面的意思，您都知道了吧？"金亮带笑说道："这里面的字一个我也不认得。"刘俊闻听，心中想道：这倒好，看了半天，连一个字都不认得。就听金亮说道："这封书信您是面呈啊，还是听回信呢？"刘俊说道："我奉师命前来下信，还是面呈的为是。"金亮闻听，将书信仍交与刘俊，口中说道："那么着您在此稍候。我到里面，通知我家庄主，等候我家庄主相请阁下。"刘俊说道："那么叫您多受累了。"金亮回头

又告诉刘二说道："预备好酒好菜，替我款待少侠客。"刘俊闻听，这才明白，原来方才我来的时候，给我的那个酒，不是好酒，一定是里面有蒙汗药，若不然为什么刘二给我换酒呢？正然思想之际，就听刘二说道："二爷，您老人家去吧。少侠客这里有我侍候着，就不用您老人家嘱咐我啦。"金亮抱拳说道："少侠客，我要失陪啦。"刘俊只得抱拳说道："您就辛苦这趟吧。"金亮转身出离店门，进山报信去了。

刘俊这才把书信仍然包在包裹之内，将包裹围在腰间。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刘二大献殷勤，又端过四个菜来。刘俊一看这四个菜，比方才那两个菜还好：一个炒冬笋，一个烩鸡丝，一个烧萝卜，一个拌腰花儿。从新又换了两壶酒。刘俊此时也想开啦，自己先慢慢的喝着。外面下着大雪，自己自斟自饮。正在喝的酒兴正浓之际，就见金亮由外面掀起棉帘，走入屋中，笑嘻嘻的说道："我家庄主有请你老人家到里面谈话。"刘俊闻听，只得站起身形，含笑说道："你老人家多分神了。"金亮说道："那的话。"说着话，二人一同起身。刘俊将要够奔前面门口，金亮回手把刘俊拦住说道："别这么走，要是这么走，就绕了远啦。"说着话金亮转身来到迎门的古画以前。此时伙计刘二拿过两块油布的垫子来，放在桌子上一个，放在椅子上一个。就见金亮一推这张古画，原来是一个转心门儿，这个门滴溜一送，金亮在前，登着椅子，上了八仙桌儿。刘俊随着也上了八仙桌，往转心门儿外一看，原来里面是倒下的台阶儿，两旁俱是败苇芦，被风压的东倒西歪。当中是一条蜿蜒的小道，小道之上罩着一层薄雪。金亮带着刘俊顺着台阶下来，伙计刘二随着把转心门儿关好。金亮在前，用手分着芦苇，往前行走。刘俊后面跟随。

走了不远，就听见有江水滔滔之声。刘俊举目观看，前面

乃是一道水港子，就在迎面有一座小小的芦草亭子。这个亭子的四周围，用木头做出来的栏杆，亭子顶儿上面，全是用芦草搭的。在亭子里面有一个木头架子，上面架着一张弓，三只包头箭。刘俊就见金亮来到亭子之内，伸手把弓擎在手中，左手持弓，右手掣箭，纫扣搭弦，弓开如满月，对准西面儿芦苇之中射去。真是□□□□星，耳轮中就听吧的一声，好似射在木头上的声音。响音将在，就听西面儿芦苇之中有划□□□□声。工夫不大，由芦苇之中，冲出一只小船。这只小船上，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掌舵，一个□□□□俱都在三十多岁，每人穿着一身蓝布棉裤棉袄，蓝布手巾着头，脚底下白袜洒鞋。工夫不□□□□芦苇亭相近，就听小船上掌舵的那个人说道："金寨主，你要进山吗？"金亮含笑说道："□□□□□□□□两就多辛苦吧，把我们两个人渡到船坞上去。"说话间小船儿已经靠岸，就听掌舵的□□□□□□□□□上来吧。"金亮闻听，转身向刘俊说道："阁下上船吧。"刘俊闻听，心中想道：若要按此次□□□□□□不至于有危险。怎奈我之恩师，与八卦山有三次一掌之仇，我此次进山，必须要见机而行□□□□□二字方可。常言有句话说得却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自己想到这里，把心一横，向金亮□□□□个"请"字，往小船儿上一纵。刘俊在小船儿上站稳，举目留神观看小船之上，有何动作没有。细□□□无意外之事，自己这才放心。此时金亮也就纵上了小船儿。小船儿跟着一掉头，顺着水港子，绕下□芦苇荡，前面可就是大江啦。原来这道大江，与路江相通，小船儿横着渡过了大江。刘俊昂首站在船头上，可就看见八卦山的山口啦。这座山口原来是两个山头对崎，水由打山口里面往外横流，一片银幕铺地，虽然是冬景，甚是可观。在山头之上，隐隐的看见一面七星皂雕旗插在山头之上，可并没有守山的喽啰兵。说着话小船儿已

来到山口，就见金亮把蒿拿在手中，站在船头之上。金亮的意思，是为保护这只小船，好抢着上水进山。不然两旁有锯齿的山石，小船儿撞上就得碎。刘俊一看这座山的山口，就知道这座山很险要。山口之内，两旁有悬崖的石头，都是奇形怪状。绕了八九个湾儿，才绕进了山口。过了山口往里走，前面接连不断，总有一片一片的芦苇，一道一道的水港子，令人难以详认。穿过最末的这片芦苇，这才看见正北的山坡，远看四外树木交杂，山下白茫茫的江水。刘俊与金亮坐的这只小船儿，还是真快，工夫不大，可就快到山坡啦。刘俊往山坡上观看，完全修盖的是水屯船坞，一带共合二十五间，乃是九层的倒下的台阶。船坞的窗户，满都上着。正当中的门口，挂着一个蓝毡子帘儿，上面有“船坞”二字。刘俊正然观看，小船儿业已靠岸。金亮冲着刘俊说道：“请少侠客弃舟登岸，在船坞待茶。”说着话跳上崖去。刘俊在后，金亮在前掀起帘子，刘俊只得跟着金亮来到屋中。刘俊一看，这个屋中原来是青石板铺地，再看船坞的窗户全都糊严啦。对面儿是穿堂门儿，门口也挂着毡子帘儿。两旁摆着金漆八仙桌儿、金漆的杌凳儿。里面升着五个炭火盆，一进门儿，暖气扑面。在两旁站着八个人，俱是身穿蓝布棉袍，脚底下白袜洒鞋，光着头未戴着帽子。书中代言，这十六个人，是专为伺候进山报信的人喝茶的。金亮先让刘俊坐下，然后有人献上茶来。金亮叫过两个人来，低言耳语的说了几句话，就见他们那两个人，由穿堂门过去。出去的工夫不大，这两个人就回来啦，站在金亮的身旁，低言耳语的说了几句话，金亮这才带笑说道：“刘少侠客，我们八位庄主有请阁下。”刘俊只得站起身形，跟随金亮出离了穿堂门儿，用目观看，由打穿堂门儿的门口，用扫帚扫出来的一条道路，直通到寨门的山坡之上。刘俊一看这座山寨，与别的山寨不同，并没有寨门，

山坡上俱都是随山就势，盖出来的花瓦子墙。在正当中有迎面安的四扇屏风门儿，临近观看，俱都是绿油漆，洒着金星儿。屏风上面，有四个红斗方儿，上面写着“斋庄中正”四个黑字。可是关着两扇，开着两扇。刘俊跟着金亮进了屏风门儿，举目一看，原来是四四方方的一个院子，迎面儿也是一个屏风门，左右两旁也是两个屏风门，与方才自己进的这个屏风门儿，都是一样。刘俊倒是毫不介意，随跟着金亮，进西边的这个屏风门儿，刘俊一看，也是与方才这个院子相同。一连走了好几个院子，俱都是一样，完全四扇屏风，绿油漆洒着金星儿，写的是“斋庄中正”。刘俊虽然是心中纳闷，可有一样儿，此时自己可就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啦，也不知是由什么地方进来的，从什么地方出去啦。

书中代言，这就是人家八卦山的九宫连环堡。这里面完全按着九宫、八卦、五行、三才所造。除去本山人认识这个道路，要是外人进山，一定不认识本山的道路。要打算进去，那是万不能够。只要是设法进九宫连环堡，是越绕越糊涂。慢说是你想出来，就是你会飞檐走壁，跳墙都出不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其中按着相生相克。里面虽然按着九宫八卦，总然懂得卦爻，也是进不去。就按刘俊与金亮来说吧，他二人是由正南方离为火进来的，应当走离为火、火风鼎、火水未济。再不然过泽火革、雷火丰、地火明夷、地水师。如若是那么一走，可就全差啦。其实那个门儿，看着可是离为火，原来那是河洛图，后天八卦。他们这个，可就不然啦。以正南为乾为天、天风姤、天地否、风地观、火地晋，火天大有。人家是按着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先天八卦所造，里面还兼相生相克，刘俊到里面，怎么会不糊涂呢？此时刘俊只得跟着金亮往里转弯，转了老大的工夫，这才转到了里面。刘俊一看，心中说道：大

概北面是大厅吧。只见东西两边的配房，一面儿五间。正当中是明五暗二十五的大厅，完全是前出廊后出厦。大厅以前完全用方砖铺地，微有雪痕，原来是将打扫完的。又见大厅乃是五层的台阶儿，门口挂着毡子的门帘儿。就在廊檐以下，一边儿十几个家人，俱都穿着蓝布的棉袍，白袜、青皂布的鞋，全都规规矩矩的站在廊檐之下。金亮陪着刘俊上了台阶儿，遂低声对刘俊说道："少侠客你屈尊少候，容我通报我家庄主。"刘俊只得点头，在大厅外面等候，听里面说话，听不很真。

等了不大的工夫，就见金亮掀帘子出来，冲着刘俊点手说道："我家庄主有请。"刘俊跟着金亮来到屋中，举目一看，好宽阔的一座大厅，一连二十五间，并无隔扇。两旁燃着炭火盆，罩着铜丝的罩子。屋中极其温暖。正北上有六扇围屏，上面画的是彩凤来仪。在围屏的前面，放着一把金交椅，上面铺着一张全虎皮。在椅子的前面，有一张桌子，其形好似帅案。这把椅子上可没有人坐着。这个帅案前面，是大红的的圆桌。就见帅案两旁，一面放着四个金交椅。每一个椅子的前面，放着一个茶几。茶几上面搁着盖碗，里在泡着香茶。每一把交椅上坐着一位寨主。刘俊一想，上首头一位必是李昆。看此人的穿章打扮，不像占山的寨主。只见此人若站起身形，身量高大，生得细腰扎臂。身穿米色绸子薄棉儿的棉袍儿，里面是月色纺丝的夹裤夹袄，足下白袜云鞋。往脸上看，红润润的一张脸膛。头上已然卸了顶啦，白剪子股的一条小辫。两道残眉，寿毫多长。二目神光饱满，鼻如玉柱，唇似丹朱，大耳朝怀。颔下银髯飘洒胸前，根根见肉。端坐交椅之上，看年岁大约已过古稀，真是精神百倍；第二把交椅之上，乃是二庄主胡廷。身量不高，形若猿猴。身穿蓝粗布的棉袍，里面是土黄布的夹裤夹袄，脚底下白袜洒鞋。往脸上看，面色发黄，细眉圆眼，鼻直口阔，

掩口的髭须，两个元宝的耳朵。白剪子股的小辫儿；挨胡二庄主，就是三庄主通臂猿任光。此人若站起身形，在中等的身材。往脸上看，凹面金须，细眉长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花白剪子股的小辫。身穿蓝绸子棉袍，里面纺丝的夹裤夹袄，白袜、青缎子皂鞋；末座可就是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和尚，身着僧衣僧鞋僧袜僧帽，手拿拂尘，乃是一个胖大的和尚。这旁下垂首这四个座位，头一位就是五庄主，火眼金睛貘贺永贺建章，长的身量高大，生就肩宽背厚。身着青绸子棉袍，里面蓝绸子夹裤夹袄，脚底下白袜洒鞋。往脸上看，青中透暗。黄焦焦的眉毛，直插入鬓。一双金睛，炯炯放光。大蒜头儿的鼻子，火盆大口，唇边努着板牙，两耳无轮，颔下黄焦焦的半部短髯。黄头发剪子股的小辫；贺永的下面，就是六庄主唐龙唐茂海。唐龙的身材，也在中等。身着蓝绸子的棉袍，里面茧绸的夹裤夹袄，脚底下白袜洒鞋。往脸上看，青面短髯，眉清目朗，准头丰隆，四字方海口，两耳垂轮。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第三位就是七庄主韩忠韩殿远。这个人长得形容枯瘦。身着宝蓝绸子的棉袍，里面是青绸子夹裤夹袄，脚底下白袜洒鞋。往脸上看，天生的相貌丑陋，扎脑门儿。两道细眉，亚赛两道青岗。深眼窝子，小圆眼睛，黄眼珠子，两个太阳穴是凹的。双颧高耸，凹腮，三角菱角口，小鼻子头儿。微有几根掩口的髭须，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花白剪子股的小辫。两耳无轮；第四位就是八庄主田方田子步，看着好像个老学究，身量在中等的身材。身上穿月白布的棉袍儿，腰中系着一根丝条，里面是月白绸的夹裤夹袄，白袜子，厚底青缎子云鞋。往脸上看，面如满月，眉似刷漆，目若朗星，准头丰隆，方阔海口，大耳有轮，掩口的黑胡须。剪猛股的小辫。看外面实在透着儒雅，内里藏着有一种英雄的锐气。刘俊看罢多时，金亮在旁边说道："少侠

客，我与你引见引见，这是我们八位庄主。”金亮将李昆众人的名姓，告诉刘俊。刘俊这才明白。猛然一歪头，只见北侠秋田，坐在大庄主李太极的身背后，只因方才被李昆挡着啦，刘俊未加注意。今既看见北侠，自己仍然假作没看见，自己先把身上背着的包袱解下来，先交与金亮，然后恭恭敬敬的向上作揖，口中说道：“各位庄主在上，小子刘俊奉师之命，前来下书。我这厢有礼了。”李昆见刘俊虽然年幼，气宇轩昂。可爱的地方，就是他先将书信交与金亮，然后才与我们大家行礼。可见此子是童林的徒弟，他连他师父这封信，都不叫受屈。这真应了俗语那句话啦：有其师必有其徒。强将手下不乏英雄之士。想到这里，遂口中说道：“刘俊，今日你冒风踏雪，来到八卦山有何紧急之事，要面见于我？”刘俊正颜厉色说道：“小子乃奉师命，有书信要面呈庄主。望庄主不惜珠玉，早作回示。愿听庄主示下。”李昆闻听，点头说道：“书信现在何处？”刘俊闻言，回身由金亮手内将包袱接过来，自己一抬腿，把包裹放在大腿之上，将包裹打开，由里面将书信取出来，仍然将包裹围在腰间，双手把书信，交与金亮，金亮转呈大庄主李太极。李太极接信在手，用手撕髯，观看信封的字样，上写的是“呈李庄主拆阅”，下面写的是“童林拜缄”。虽然写着拜缄，可没封着口儿。李太极由上面把书信取出来，双手捧读。李昆看毕，一阵的冷笑，口中厉声说道：“童海川，你那里是命你徒弟前来下书，这分明是以文字戏弄于我！我今先将刘俊斩首，然后再会童林。”说着话将书信往茶几上一掷，向左右的家人说道：“将刘俊推出斩了！”话言未了，由两旁过来四名下人。刘俊不等大家动手，自己将两膀向后一背，一阵狂笑，口中说道：“绑就绑就是了，何必这样狐假虎威！”说着话众人将刘俊绑好，刘俊连头都不回，迈步向大厅以外就走。

他们这一捣乱不要紧，可把个北侠秋田给吓坏啦！只因为北侠秋田来到八卦山，明为探望师弟法禅和尚，暗中采探山中的秘密，不料想反被李太极软困在八卦山内。今见到刘俊前来下书，书信触怒李太极，要将刘俊推出斩首。自己与童林乃是莫逆之交，岂能够坐视不前？急忙站起身形，先高声说道："刀下留人！"李昆听后面有人说话，回头一看，原来是北侠秋田，遂开言说道："老侠客，难道还要与刘俊讲情不成吗？"北侠闻言，接着说道："兄长山中的公事，小弟焉敢多口?不过我有一事不明，要与兄长请教。"李太极说道："老侠客有何金言，当面请讲。"北侠闻言说道："刘俊奉师命前来下书，冒风踏雪，来者不易。不过我兄与童林有隙，其罪在童林的身上，并不在刘俊的身上。今我兄若将刘俊斩首，日后有何颜面，再见童林？据小弟我看，不如宽恕刘俊，做书回复童林，也显着您宽宏大度，日后也可面见童林。小弟说的是与不是，望兄长原谅是幸。"李昆闻言，冷笑了数声，向北侠说道："秋贤弟，非是劣兄要杀刘俊，皆因其中有些个曲折。自从童林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他与我们八卦山可并没有什么仇隙。他在双雄镇掌打雷春，我可不能埋怨童林，皆因童林枵腹难堪，受饥寒所迫，实出于不得已耳。我所埋怨的，是埋怨雷春，自不量力，不注重天下的英雄，方有被打之祸。雷春被打回山，用言语蛊惑三小，贺豹、韩宝、吴智广二次下山，寻童林于京师。童林二次与贺豹对掌，贺豹被打，伤势甚重，我也不能怨童林手下无情。总算是贺豹等去寻找童林，童林没来找他们，总算他等是祸由自取。因此韩宝、吴智广又夜入皇宫，盗来翡翠鸳鸯镯。童林可不知是他二人所为，因此童林戴罪出都，访拿盗宝之人。行至清河油房镇，二小复去行刺。童林假用诈语，方知盗宝乃是韩宝、吴智广所为，他就应当来至八卦山，前来见我。到那时，我既

有侠客之称，岂能够背却公理？不但绑出二小，献翡翠鸳鸯镯，我们弟兄都应当跟随童林，请罪到案。童林不但不到我的八卦山，他反倒约请镇东侠协力相帮，捉拿二小。彼时又赶上镇东侠杭州镇擂，最可叹我这不达时务的兄弟法禅，自不量力，妄开杀戒，去到杭州镇擂，方有三次对掌，被童林掌震之灾。乃是我兄弟任性所致，我也不能怪童林，总算是祸福无门，是他自招。倘若那时杭州擂解决之后，童林若来到我的八卦山，我也得高抬高敬于他。他不但不到我的八卦山，他反倒在北高峰献艺贺号，称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宣扬自己的英名。复又跟随镇东侠侯振远，路过湖南金银烂石岛，因为一件小事，至将金银烂石岛打得家败人亡。复又赶上铁善寺九月九日重阳大会，那时童林以势力对铁善寺的山门。彼时童林若不去赴重阳大会，来到我的八卦山，面见于我，我可以出头，与他们两造解和。事毕，我将童林请到八卦山，不但将二小与国宝献出，我们弟兄还得依法归案。童林不但没来，反倒去赴九月九重阳大会，以武术战败天下的英雄。此时他就应当来到八卦山，面见于我，那时我弟兄情愿献宝到案。他不来倒不要紧，就不应当以书信前来试探于我。前有重阳会敲山镇虎，后有书信以文字相戏，我若不将刘俊杀死，实难消我胸中之气。”将话说完，向外面摆手厉声说道：“将刘俊于我推出去，拿人头来见我。”左右只得将刘俊推推拥拥，来到大厅以外。北侠着急说道：“大庄主刀下留人！兄弟我还有几句话，未能说完。”李太极回头说道：“贤弟有何金言，请讲当面。”北侠接着说道：“两国相争，尚不杀来使，何况刘俊是童林的徒弟。今天您若真将刘俊斩首，日后若与童林相见之时，他若质问阁下，我兄当以何言答对？”李昆闻听，不由得一阵大笑，遂向秋田说道：“贤弟不必着急。你所说的两国相争，不杀来使，劣兄岂能不明白此事？何况刘俊

是年青的孺子，冒风突雪来到八卦山，投递书信。此子既不避寒凉，奉师命前来下书，又不辱童林之命，可称得起英物也！我若将他杀死，岂不令天下人唾骂与我？皆因我知道阁下与童林乃是至交，我是与老侠客斗趣耳！”说着话用手一拍北侠的肩头，随后又说道：“刘俊乃年少英雄，来此我应当款待他。我也不应当戏弄此子，令他受此惊恐。”遂向左右家人说道：“将刘少侠客请回来。”家人又将刘俊推回，来到李昆的面前。李昆喝退家人，赶紧下位亲解其绑，口中说道：“少侠客，多有避屈。适方才我是试探你的胆量如何，少侠客果然是不怕死的英雄，真叫老夫佩服之至了。”刘俊这个主儿，够多么聪明啊，一听李昆之言，他是有台阶就下，遂说道：“小子并无胆量。我明知庄主试探于我，所以我才未带出惊慌之色，真是令寨主多多的见笑了。小子我当面谢谢您不斩之恩。”说着话向前行礼。李昆赶紧用手相掺，遂说道：“少侠客请起。”

此时李昆心中想道：这个孩子的嘴头真能说，也许是他是真挣扎着这个劲儿。莫若这么办，我给他预备点儿酒饭，他要是真不害怕，他必然是吃喝自然。他要是真扎挣着，自然是吃喝不能入口。李昆想到这里，遂向刘俊说道：“少侠客，您由清晨前来下书，沿路之上无有村镇，我是知道的。大概阁下未能用早饭，老夫这里有杯酒块肉，不知少侠客可肯赏脸？”刘俊一听李昆之言，心中早就明白啦，心说：不问可知，这一定是李昆还要试探我的胆量。适方才在酒铺里喝了几杯酒，由清晨至到如今，水米未能沾唇。莫若这么办，既然他要是试探我的胆量，我先撒开了吃他一顿再说。遂说道：“既承大庄主的美意，小子焉敢不领?”李昆闻听，往回倒退了一步，口中说道：“好，伙计们，与少侠客备饭。”李昆将话说完，退入自己的座位，吩咐左右看过文房四宝，李太极磨墨濡笔，修书答复童林。刘俊

在一旁看着李昆写信。这个工夫早就有人搬过两个矮凳。刘俊坐一个。放在刘俊眼前头一个，又搭上一块木板，在木板上铺着一块白饭单。此时有家人给他拿过来一份杯箸，跟着又上了一壶酒、两碟馒首、一碗清炖牛肉。刘俊是真饿啦，先把酒杯擦净，斟上一杯酒，口中说道："不让众位。"遂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跟着又吃了一块牛肉，真是狼餐虎咽，不亚如风卷残云。工夫不大，两碟馒首，一碗牛肉，全都吃完。李昆在上面看着刘俊，不但没有惧怕之色，反倒是真吃真喝。李昆看着，由心里头喜爱。等刘俊将饭吃完，遂说道："少侠客，你的酒饭如何？"刘俊摇着头说道："大庄主，常言有句话说的好：管饭不饱，不如活埋。小子我还没饱。"李太极回头向家人说道："快快给少侠客预备。"工夫不大，酒肉又端上来啦。刘俊又吃了一碟馒首，一碗牛肉，这才吃饱。自己低头一看，还剩下一碟馒首，遂拿在手中，自言自语的说道："难为大庄主这一份美意，可巧我吃不了啦。常言说的却好：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莫若这么办，我把这几个馒首揣起来，走在路上要饿了，我好吃点心。"李昆一看，心说：这倒好，这小子是连吃带拿。李昆遂将书信拿在手中，遂向刘俊说道："少侠客，你师傅的书信，我已然领悉一切。原书璧回，不敢领受。我这里有一封书信，托少侠客带回铁善寺，交与你之恩师，拆开一看，便知一切。"刘俊闻言，伸手将书信接过来，由腰中将包袱解下来，将书信包好，斜着背在身上。此时就听李昆说道："少侠客，你今下书来至我的八卦山，我这样款待于你。你若回了铁善寺，看见你之恩师，与你师父将你来到八卦山的一切事项，诉说明白，日后你师父见着我的时候，又当如何答报于我？"刘俊闻听此言，用目看了看李昆，遂说道："今蒙庄主如此的款待于我，今小子回至铁善寺，将庄主吩咐的话，对我之恩师当面说明。到后来庄主与

我之恩师会面之时，想我之恩师，必有相当的报答。”李昆闻听，心中想道：这个孩子说话，是真有劲。倘若日后我与童林见面之时，我二人若是合了好，也是相当的答报；若是反了目，也算是相当的答报。可见刘俊这个孩子，有点儿不好惹了。李昆想到这里，遂说道：“好，既然如此，恕老夫不远送了。”刘俊闻听，用目向李昆的左右一看，就见两旁的众人，一个个都以怒目相视，似有仇视自己之意。遂向李昆说道：“蒙庄主待小子这一份美意，小子敢不铭于肺腑？小子应当就此与庄主当面告辞，怎奈有一事可怕。只因我之恩师，与贵山中有三次一掌之仇，庄主虽不记小过，小子恐怕您贵寨之人记恨此事，拦路杀害刘俊。可并非是刘俊怕死贪生，实恐怕有误庄主这封书信的大事。小子真要把您这封书信遗失，小子粉身碎骨，也担待不起。”李昆闻听，心说：这个孩子说话，真会绕弯。他不说他怕我手下之人伤害他的性命，他反以我写信为由，叫我派人保护他下山。李昆想到这里，心中暗暗佩服刘俊，真不愧为侠客的门徒，果有随机应变之才。想到这里，遂向刘俊说道：“少侠客请释系念，我命人送你下山就是了。”遂回头对金亮说道：“我命你将少侠客送下山去。山中若有人拦阻刘俊的去路，回来禀报我知道，定按山令从事。”金亮答应一声。刘俊辞别庄主，金亮陪着刘俊绕走九宫连环堡，来到船坞，金亮叫人预备好小船儿，二人这才弃岸登舟。金亮将刘俊一直送到八卦山以外，江沿以前。

刘俊下了小船儿，与金亮拱手作别，迈开大步，直奔铁善寺走下来了。绕过了蜜蜂岭，来至在山门以前，金乌已经西坠。进了山门，来至大雄宝殿。此时童林正与众位侠客，谈论刘俊下书之事。正自放心不下，猛一抬头，只见刘俊走进大雄宝殿，童林开言问道：“刘俊，我命你下书之事，怎么样了？”刘俊说

道："恩师容禀。"刘俊就把下书之事，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然后又将包袱解下来，由里面将李昆的回书，及童林写的那封书信，双手递与童林，遂说道："李太极原书璧回。现有他的回书，恩师请看。"童林将书信接在手中，遂说道："好，你往下面休息去吧。"刘俊说道："弟子遵命。"遂够奔西配殿，休息去了。

此时童林将书信呈与贝勒爷。贝勒爷将书信接在手中，由书封的里面将信笺取出，铺在桌案之上，请众位侠客一同观看。就见上面写的是：

书复：童侠客如见。久闻大名，早欲瞻仰，只恨无缘，徒呼负负。荷蒙华翰下颁，捧诵之余使昆不寒而栗。二小罔法盗宝，萍踪无定，是否回山，容李昆严密查访，倘能缉获，必然缚与钧座。临书惶愧语希原谅是幸。专此奉复，李昆顿首。

众位将书信观看已毕，就听旁边儿有人说道："童贤弟，据我看这封书信的言词，有点儿不妥。我想李昆山令森严，二小回山，他不能够不知道。他这封书信，明着可是搪塞，其内中暗藏着引诱之法。他明知道贤弟你的性情刚暴，你一看这封书信的言词，必然是犹疑不断，一定要前去探山。他山中设摆好了牢笼，这岂不是叫贤弟你自入他的圈套吗？依我的主意，不如把这封书信暂且搁在一边，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议。况且这个事情也不是莽撞。"众人闻听，回头一看，答话者非是别人，正是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老侠客。大家一齐说道："还是老侠客的远见高明！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有什么事，明天再慢慢的计议。"此时众人也有用言语劝解童林的，也有夸奖刘俊的。

不想镇东侠身背后站立的徐源、邵甫，早将此事看明白啦。徐源冲着邵甫一递眼色，邵甫会意，二人一前一后，出离了大雄宝殿。来至外面，徐源看了看四外无人，这才向邵甫说道："贤弟，你看了没有？方才刘俊下书回来，众位侠客都赞扬他，

说他虽然年少，胆量过人，不愧为侠客的门徒。难道说你我，就不是侠客的门徒了吗？”邵甫接着说道：“依着您应当怎么样呢？”徐源说道：“我倒有一个主意，莫若到西配殿去找刘俊，叫他把咱们两个人带至八卦山九宫连环堡。据我想，刘俊既然下过一趟书信，他的道路必熟。若一到八卦山，探明盗宝的二寇是否果在山中。倘若果在山内，你我弟兄伸手捉拿盗宝的二寇。拿住之后，将他二人绑回了铁善寺，献于童师叔的面前，也叫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看看，咱们哥儿两个也不枉是侠客的门徒。”邵甫本来就是一个浑人，如今一听徐源这套话，甚是赞成，遂说道：“此计甚妙！”徐源一看他赞成啦，这才叫他在外面等候。自己这才来到西配殿，上了台阶，来到屋子里面一看，只见刘俊在椅子上坐着，正然吃茶休息。只见徐源由外面进来，向自己一递眼色。刘俊只得站起身形后面跟随，二人出离了西配殿。来到外面一看，邵甫站在那里等着呢。三个人凑在一起，刘俊这才问道：“二位哥哥，把小弟唤将出来，不知有何话讲？”徐源闻言随即说道：“刘贤弟有所不知，只因我弟兄二人，商议已定，打算夜探八卦山，采探盗宝的二寇是否果在山内。倘若二寇果在山中，我二人打算伸手将二寇拿住，绑回了铁善寺，献在童师叔面前，也聊为给他老人家分忧解愁。可就是有一样儿，我们两个人全不认识道路。我想贤弟既然往八卦山下一趟书信，对于路径，一定明白。我打算求贤弟你辛苦一趟，将我二人送到八卦山。”刘俊一闻此言，不由得心中为难。自己将要答言，徐源复又说道：“倘若贤弟不敢背师前往，就请您把道路告诉我们哥儿两个就行啦。”刘俊一听，心说：你二人太已小看我刘俊了！你二人既有探山的胆量，我刘俊岂是怕死贪生之辈！自己想到这里，遂慨然说道：“二位哥哥既有此雄心豪气，小弟我情愿在前面作为向导。可有一节，若要往八

卦山，可得带着水衣水靠，不然可渡不过大江去。”徐源邵甫一齐说道：“那么着，咱们各人收拾各人东西去吧。”说着话三人回归宿舍，各人暗暗收拾自己的兵刃包裹，带好了水衣水靠，三个人出离了铁善寺，越过了蜜蜂岭。此时天已放晴，皓月当空，满山片地的冰雪，寒风凛冽，冷气袭人。弟兄三人仰仗着一番的勇气，冒着寒风，直往八卦山走下来了。

走的工夫不小啦，刘俊抬头一看，赶紧叉手拦住徐源、邵甫，遂用手一指，口中说道：“二位哥哥请看，前面可就是金家道口了。”徐源、邵甫顺着刘俊的手向西北一看，只见前面有一片房屋，隐隐的由房屋之内射出来灯光。刘俊说道：“你我弟兄必须绕过前面这个酒店，然后由正西水面儿上进山。”三个人商议明白，由南面绕着雪林转到酒店的正西，就见北面的大江之中江水滔滔，沿路江岸之上满目败苇纵横。弟兄三人来到江沿的芦苇丛中，刘俊说道：“二位兄长，你们先换上水衣水靠吧。”二人闻言点头。各自把包裹解下来放在地下，将包裹打开，由里面取出了水衣水靠，然后把衣服脱下来。此时就听邵甫说道：“嚇，好冷！”徐源瞪了邵甫一眼说道：“大丈夫一死尚不足惜，何况就是这么一点儿冷风呢！”说着话二人将水衣水靠换好，头上戴好分水皮帽，相衬日月莲子箍。身上穿好香活鱼皮岔。用油绸子将白昼的衣服包好，围在了腰间，为的是透不进水去。又用绒绳儿将兵刃背在脊背之上。抬胳膊踢腿，不绷着不吊着。二人走至江边，将身形往水中一纵，并无多大的声音。此时刘俊也就把水衣水靠换好，纵身形跳在江中。刘俊一打手式，三个人浮着水，一直够奔八卦山的南山口而来。三个人浮着水，离南山口相隔不远，就听正西水声潺潺。还是刘俊眼快，回头一看，由西面来了一只麻洋的小船儿，在船桅之上，挂着一个红灯笼，上面写着黑字，写的是“巡逻船”三个字。刘俊一打

手式，三个人伏在水内。容小船过去，刘俊在前，徐邵二人在后跟随。刘俊用手一扳船舵，徐源、邵甫这两个人，用手一揪刘俊的腿，这只小船暗中带着他们三个人。刘俊在水内，侧耳细听船内说什么话。就听里面有两个饮酒的声音，说话都带有醉意。就听有人说道："你倒是喝呀！壶里还有的是哪。反正咱们是壶中酒、盘中菜，酒也喝完啦，也就到了换班的时候啦。把船往船坞那儿一湾，咱们哥儿两个一睡，给来个梦周公，是全不管，有什么事，明天再见。"刘俊一听，心说：这倒省了事啦。只要把我们哥儿三个带到了船坞，就算行啦。不言刘俊心中暗喜。再说这只小船，已经绕进了南山口，穿了数片芦苇潭，工夫不大，已然到了船坞，人家将小船一湾。刘俊一打手式，三个人往水底一沉，由水底下够奔正西，浮了不远儿，随着往上一提气，由水里往上一冒，把脑袋钻出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的西南山坡。刘俊带徐源、邵甫浮着水够奔有芦苇的江沿，一同上了岸，先让徐源、邵甫把水衣水靠脱下来，将夜行衣穿了，背好了兵刃。刘俊也将白昼的衣服换好，又将水衣水靠用油绸子包好，围在腰间。

此时就听徐源说道："刘贤弟，这时候可全看你的啦。我们可不认得道路，还是你在头前引路吧。"刘俊将头一点说道："二位兄长随我来。"说着话三个人顺着山坡，往上行走，来到九宫连环堡的粉壁落瓦墙之下。刘俊一看，前面仍然是四扇屏风门儿，上面是绿油洒着金星，四个红斗方儿，写着四个字是"斋庄中正"。刘俊虽然知道这是九宫连环堡，其实自己可也是不认识字。但是事情挤到那儿啦，只得在头前引路，进了四扇屏风门儿。前文已经表过，里面仍是三个屏风儿。进那个屏风门儿，都是一样。刘俊只好乱走。走了几道院子，必说想到了人家的八义厅，就是再想出去，也是万难了。来回转了半天，就听徐

源着急说道："怎么这么半天，还到不了里面呢？难道说，刘贤弟你不认识吗？"刘俊说的也好："我若认识，我为什么不把你们带进去呢？"徐源闻听，心说这倒好，闹了半天，他也不认的道路。遂又向刘俊说道："咱们既然进不去，要想出去又出不去，若要转到天亮，遇见了他们八卦山的人，咱们怎么办呢？"刘俊闻听说道："那就可没有别的主意。你们哥儿两个有主意，只管快想。"邵甫答言说道："我倒有个主意。"徐源说道："你有什么主意，只管快说。"邵甫说道："咱们虽然进不了他的八卦连环堡，你我都有高来高去工夫，咱们不会跳墙吗？"徐源一听，这个主意倒不错。于是三个人就一齐跳起墙来喽。他们三个人焉能知道呢，要不跳墙，还不甚糊涂，这一跳墙更糊涂的厉害啦。书中代言，他们由打坤为地、地泽临、地天泰，进的九宫连环堡，他们这么一跳墙，又跳到正西方兑为泽的方位，他们走的是兑为泽、泽水困、泽地萃、泽山咸、水山蹇、地山谦、雷山小过、雷泽归妹。这一绕不要紧，他们三个人连东西南北都不认识啦。三个人只急得如同热锅里的蚂蚁一样，来回的乱转。只急的邵甫热汗直流，遂含怒向刘俊说道："我要知道你不认道路，说什么我也不能跟了你来。"徐源在一旁说道："你不必抱怨人家，皆因是咱们哥儿两个叫人家来的，人家并不愿意再来。事到如今，你又抱怨作什么？"此时刘俊还是一语不发。就在这么个工夫，忽听见有梆锣的声音，刘俊说道："你们哥儿两个也不必为我口角。现在有巡更之人到此，咱们暂且在这花瓦子墙上隐身。倘若巡更之人由此经过，咱们跟着他进去，也未可知。"徐源、邵甫闻听，只得点头。于是三个人蹿上了花瓦子墙，在墙头上一躺，往四外观看。说也真巧，就见灯光一闪，巡更的人真往这边来啦。刘俊一看，由打屏风门儿外，来了两个更夫。这两个人都在三十多岁，每人穿着一身蓝棉裤棉

袄。外面罩着一个号褂子，前后心有两个白月光子，上面写着“更夫”二字。俱都是白袜洒鞋，头上戴着蓝毡帽。前面走的这个更夫，手里头提着一个铁丝的灯笼，腰里头带着一口朴刀。后面这个更夫，左手提着一面铜锣，还拿着一个梆子，右手拿着一个木锤儿。二人一面走着，一面口中说话。就听前边儿这个人说道：“咱们两个人可就是这一趟啦。由这儿转到中央戊己土，可就该换班啦。换完了班儿，先吃点儿点心。吃完了点心，蒙头一睡，有什么事明儿见。快着点儿走吧，转到了八义厅，可就算完了事啦。”刘俊将话听明白了，向徐源、邵甫一打手式，轻轻的顺着墙上跳下来，暗中跟着两个更夫，走下来了。转了不到五六个弯儿，已然转到了中央戊己土。刘俊一看前面有四扇屏风门儿，进了这四扇屏风门儿，里面就是八义厅，左右有东西的配房，与自己白天来的那个大厅一样。其实刘俊也没看明白。书中暗表，这个九宫连环堡之内，共合有三座八义亭。白昼间刘俊下书来的时候，那是东八义厅。如今他们来到的是中央的八义厅。此时就见那两个更夫，进了屏风门儿，往西去了。刘俊这才向徐源、邵甫低声说道：“你们哥儿两个，一位上东房，一位上西房。我够奔大厅的上面，我偷看他们有什么动作。”徐源、邵甫二人闻听，点头应允，一齐窜上花瓦子墙。徐源窜西厢房的后坡，邵甫窜上东厢房的后坡。刘俊先纵上了花瓦子墙，顺着西面儿，绕到了正北。见院中无人，由花瓦子墙上纵身形，窜上了大厅。由后坡纵到了前坡，来到房檐以前，用手扶住瓦沿儿，脚尖儿扣住了阴阳瓦垄儿，施展“燕子探海式”，就着有亮子的窗棂缝儿，往屋中观看。就见大厅之内，灯烛辉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迎着门儿有六扇围屏，前面一张大圆桌，四周围摆设着金交椅。只见八位庄主正陪着北侠秋田饮酒谈心。桌案上酒肴铁案，杯盘狼藉。就听李昆向北侠说道：

“贤弟，阁下由前几日至此，一来为看望你师弟法禅，二来为望看我们哥儿几个。我等弟兄本应加意的款待，只因我现在与铁善寺的童林，有些个细事，未能办完，因此让阁下避屈数日。今天这桌酒席，作为给贤弟你接风洗尘。虽然咱们弟兄礼节透着不恭，还望贤弟原谅是幸。”说罢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将酒饮毕，狂笑不止，脸上带着醉意。此时又听北侠说道：“自己弟兄，何必如此的太谦?”李昆又说道：“久闻阁下大名，北侠之称，名震寰宇。三十六路天罡剑，乃天下之绝艺。如今你我弟兄饮酒，并无别的娱乐。李昆虽术不精，尚可奉陪阁下。我意欲与贤弟舞剑为乐，不知贤弟尚肯赐教否?”北侠闻听，含笑说道：“厅前狭窄，岂是舞侠的所在?再说小弟剑术不精，岂敢当面献丑?”李昆闻听说道：“你我弟兄在酒席筵前，乃是互相游戏为乐，岂能够用真剑?你我可以以箸代剑。”此时北侠也有点儿醉意了，遂笑吟吟说道：“既然我兄要求，那么我就给你喂喂招吧。可有一节，我兄可要多多的承让。”李昆闻听说道：“贤弟何必太谦?”说着话二人将象牙筷子拿在手中，李昆将身一斜，面向北侠，双手捧箸，做作“湘子追魂”的姿势。北侠面对李昆，左手掐着剑诀，向前一指，右手将牙筷一举，这一招叫“举火烧天”，随着往下一落，牙箸直奔李昆的头顶便击。李昆随用牙箸由底下一剪北侠的腕子。北侠随往回撤手，将箸倒提，这两根牙箸，可就搭在一处啦。就在将变招的时候，就听李昆说道：“贤弟休要进招。”遂把牙箸放在桌案之上，左手撕髯，右手往外一指，口中说道：“贤弟你听。”北侠闻听，就是一怔，遂说道：“听什么?”李昆带笑说道：“我这九宫八卦连环堡，虽然不亚如铜墙铁壁，外面的人，他也进不来。今竟有人，前来探山，真乃是吃了熊心，喝了豹胆。”遂回头向左右的弟兄们说道：“你们那一位出去，把他给我拿进来?”将话说完，似面有

德色，毫不以此事为念。

这句话将才说完，就见旁边站起一人，非是别人，正是铁臂猿胡廷胡二庄主，遂向众人说道："众位少待，待我前去。"说着话站起身形，往外就走。用手掀毡帘儿，身形往外一纵，来到院中，举目向四外一看，就见东西北三面房上都有人，遂高声喊道："探山之人听真，尔等好大的胆量，竟敢夜入八卦山九宫连环堡，前来探山，岂不是飞蛾投火，自焚其身?还不下来受缚，等待何时？"徐源本来就是性如烈火之人，岂能听别人的闲话呢?自己由西房之上，站起身形，口中说道："鼠辈休要猖狂，你家少侠客来也!"将话说完，纵身形跳将下来，双足站稳，由背后将一对镔铁怀杖擎在手中，左手一晃，右手怀杖照定胡廷头顶便砸。胡廷此时乃是徒手，并未亮兵刃，见徐源兵刃来至切近，遂向左一上步，伸左臂往上一穿，右手掌够奔徐源的胁下便打。徐源打算撤步变招，未提防胡廷脚底下用了个"钩挂连环腿"，左脚尖挂住徐源的右脚跟往回一带。徐源这个乐儿可大啦，整个来了一个仰面朝天，险一点儿没摔出了声音来。再要打算起来，可就不行啦，早有人家八卦山的下人赶过来，将徐源绳捆二臂。胡廷刚一撤身，就听后面有金刃劈风之声。胡廷遂即转身形。原来是邵甫由东房上下来啦，亮双铲对准胡廷的后脑海便劈，胡廷转身之时，双铲已临头顶不远。胡廷抡右臂，反捋邵甫的双铲，跟着用左臂使了一个"单风贯耳"，这一掌直够邵甫的太阳穴便打。邵甫赶紧往旁边一闪，虽然躲开了太阳穴，未留神这一掌正打在肩头之上，邵甫站立不稳，往后倒退了数步，翻身栽倒。此时有人过来，拧胳膊将邵甫捆好。胡廷吩咐将他二人推在廊檐之下，将他二人的兵刃也给他搁在一处。这才转身形，冲着北房之上点手呼唤，口中说道："你还不下来，等待何时？你还等着我上去，提着拐子把你扔

下来是怎么着？”此时刘俊见徐源、邵甫被获遭擒，自己也就不想走啦。自己若是一走，见了镇东侠，当以何言答对？刘俊此时把心一横，不慌不忙由北房之上站起身形，回手把练子镢由腰中撤出来，身形向下一纵，假装不认识胡二先生，遂将练子镢一奔胡廷的面门便戳。胡廷见练子镢一到，自己仰仗双臂如铁的工夫，抡右臂向左一上步，右胳膊正砸在练子镢的软练儿之上，跟着往里一伸左臂。这一招叫“黄莺反掐嗉”，刘俊焉能闪的开？随着人家手，翻身栽倒。胡廷吩咐：“捆。”家人过来，将刘俊捆好，也推到廊檐之下。论起来三位小侠的武艺，全都不错，今与胡廷交手，不到一合，即行当场落败，这是怎么个原因呢？皆因三小要与胡廷动手，那个身分差的太远。

此时胡廷整理了整理衣服，迈步上了台阶，来到大厅的门口，掀起毡帘进了大厅，仍然入座，擎杯在手一饮而尽。李昆见胡廷进来，并无一语，遂开言问道：“贤弟，方才外面，拿住的是何种的英雄？”胡廷擎着酒杯，看着李昆，含笑说道：“若不是兄长问我，小弟把这件事就给忘啦。小弟一共拿住了三个，俱是无能之辈。现在外面。”李昆闻听，遂向下面说道：“把他们推进来，待我观看。”手下人答应一声。此时有人将毡帘卷起，由外面把刘俊等推到大厅里面。徐源、邵甫二人是横眉立目，似有不服的气相。惟有刘俊，仍然是低头不语，仰面看了看众人，将身一转，来了个面朝外站。李昆手拍桌案问道：“大厅之下被获之人，还不通上名姓，等待何时？”刘俊厉声说道：“知名何必再问？左右乃徐源、邵甫，我就是白昼下书的刘俊。今天被获遭擒，杀剐存留，速求一死，何必多问？”李昆闻听，一阵的狂笑，口中说道：“我指望安排窝弓射猛虎，不想引来糜鹿三只。”书中代言，白天刘俊下书至此，李昆含糊其词的答复了一封回书，据他自己算计着，夜间必有侠客前来探山。他山

中原没有巡逻船，也没有打更的更夫。因为外人不认识他们八卦山的道路，故此在外面预备了三十六只巡逻船，为的是往山里引人。这九宫八卦连环堡的更夫，也为的是往里边带人的，也是三十六拨。李昆为的是把探山的侠客引进来，自己练艺多年，为此是借着这个机会，与众侠客决一雌雄。不料想把三小给引进来啦，这才当场被获。李昆明知道铁善寺有高人，不入他的圈套，故此才说出这么两句话来。李昆将话说完，复又一阵大笑，站起了身形，离了座位，来到三小的面前，口中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三位少侠客。如今叫三位多多受屈了。待我来亲解其绑。"遂伸手将三位少侠客的绑绳儿解开，回头向手下人说道："将三位少侠客的兵刃还回。"遂又对刘俊说道："回去见着你们二位恩师，替我多多的问候，恕李昆款待不恭了。你们若再至我的八卦山，恕我李昆可就要得罪啦。"回头又向众人说道："将三少侠客送出九宫连环堡。"此时闹得刘俊他们三个人，倒不好意思的再说什么啦，万般无奈，遂把兵刃接过来，转身出了大厅。有人把他们三个人，引出九宫连环堡，转过了山坡，前面已到了船坞。此时家人将刘俊等送出之后，已转身回大厅回话去了。

单表刘俊等弟兄三人，来到船坞的东面。此时天气已到三更已过，刘俊遂向徐源说道："你们弟兄白来一趟，劳而无功，反倒取辱。不如把水衣水靠换好，浮水出山，也不必在此逗留啦。"徐源、邵甫只得应允。于是三个人先把白昼的衣服脱下来，把水衣水靠拿出来，三个人将水衣换好。把夜行衣包好，围在腰间，将兵刃背好。刚要下水的这么个工夫，猛听得正西有人喊道："三个小辈休要逃走，把人头留下！"刘俊等回头一看，就见正西灯笼火把，照如白昼，足有三十多人，追下来啦。各拿刀枪。刘俊一看，就知道不好，遂向正西问道："对面来的是

什么人?通上名来。”就听对面有人答言说道:“若问你家爷台的名姓，乃小粉蝶韩宝、闹海金蛟吴志广、入地金鳌贺豹、震横铁背龟雷春、一朵花韩庆、两头蛇刘洞的便是。”这一干人怎么来的呢？书中代言，这个事情，都由打七庄主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一人身上所起。只因李昆在八义厅义放三小，韩忠看着，心中不忿，心说：童林与八卦山，三次一掌成仇。今天拿住镇东侠、童林的徒弟，就应当把他们三人结果了性命，暂解众人心头之恨。没想到李昆反倒把他们仗义释放，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恐怕北侠从中挑唆，与他们解仇。韩忠心中想道：莫若这么办，我暗中命韩宝等，在九宫连环堡之外，劫住三小侠，将他们三个人的性命结果了。既然将他们三个弄死，李大哥要再打算与童林、镇东侠合好，也就势比登山还难了。他自己想到这里，遂向韩宝等一使眼色，韩宝这才带领众人，暗自出了八义厅。此时韩忠在北侠与李昆大众的面前告便，自己出离八义厅，用目一看，就见韩宝等在屏风门儿外等着呢。韩忠来到门儿外，点手把韩宝叫过来，低言耳语的说了几句话，然后回到自己的房中，去取自己的兵刃去了。究竟韩忠对韩宝说的是什么话呢？就是韩忠恐怕刘俊他们三个人逃走了，这才告诉韩宝，带领众人由正西兑为泽，绕出九宫八卦连环堡，去到船坞劫杀刘俊他们三个人。我去取兵刃，随后就到。韩宝这才吩咐命令下人，预备灯笼火把，各持刀枪，由正西兑为泽，绕出了九宫八卦连环堡，绕着弯儿，够奔船坞。他们由正西将绕出来，就见三位小侠客，正换水衣水靠呢。韩宝一看他们三个人要浮水逃走，这才抖丹田高声喊道:“三个鼠辈休要逃走，把人头留下!”刘俊一问他们的名姓，方知这群贼人之中，有盗宝的二寇。刘俊心中想道：这可是活该。我没去找你，想不到你找了我们来啦。若不趁此捉拿，等待何时？这才向徐源、邵甫说道:“二

位兄长，如今现有盗宝的二寇在此。他既来追赶你我弟兄，还不伸手捉拿，等待何时？”徐源、邵甫闻听，各亮兵刃，高声喊道：“两个盗宝的贼子，不思隐迹藏形，反倒前来送死，尔还不就缚，等待何时？”韩宝闻听，概不由己，气往上撞，捧跨花拦，往前一纵。此时徐源早就迎上来，左手怀杖在韩宝的面门一晃，右手的怀杖对准韩宝的头顶便砸。韩宝向左一步，将跨花拦往前一送，找徐源的臂膀。徐源将往回一撤怀杖，韩宝的跨花拦跟着往里一送，直奔徐源的小腹而来。徐源用双怀杖往下一砸韩宝的跨花拦，韩宝跟着将兵刃往回一撤。二人抽招换式，杀在一外。此时邵甫手捧荷叶莲花铲，与入地金鳌贺豹杀在一处。刘俊用练子双镢，战住了闹海金蛟吴志广。他们六个人，就在船坞的东面，杀在一处。此时还有雷春，带着自己那两个徒弟，也来助战。整是三个人一团儿，两个打一个。以先动手之时，刘俊他们三个人，以为韩宝、吴志广、贺豹他们三个人，没有多大的能为呢，因为每逢一遇见童侠客他们就跑，必没有多大的能为。其实他们那里知道，若论韩宝、吴志广、贺豹他们三个人，要在八卦山里面，除去八位庄主以外，也算属一属二的英雄。别看他们战不过镇东侠与童海川，若要与刘俊他们一比武，可就显出他们有能为来啦，何况今天又是两个战一个呢?刘俊、徐源、邵甫三个人，可就得甘败下风。刘俊一想，心说不好，若要战长了，不但拿不住盗宝的二寇，碰巧了就得把命白绕上。再说动手不得力。头一样儿，穿着水衣水靠不便利；第二样儿，穿着水袜子，踩着山坡的石头硌脚。刘俊一面动着手，向徐源、邵甫高声喊道：“此处风儿紧，扯活！”这两句话是吊坎，就是咱们不是他们敌手，想主意快跑。徐源说道：“咱们是龙沟儿里扯。”就是说由水里走。徐源将话说完，遂用怀杖打了个“三环套月”，抛下了韩宝够奔江沿儿，噗咚一

声，跳在水内。邵甫也趁着这个机会，将双铲一分，用了个“拨云现月”，反身跳出圈外，也来到了江沿，跳入水中。惟有刘俊，将练子镢施展开了，如同风车儿相似。遂用目一看，徐源、邵甫俱都跳出圈外，逃入水中。自己这才抽身换步，用了一手“野马分鬃”，临走留招，这才来到了江沿，纵身形跳在水中。韩宝等一齐喊道：“别叫他们三个人走了，下水快追！”这句话将才说完，就听正西有人喊道：“韩宝，别追他们了。”韩宝回头一看，正是自己的业师韩忠韩殿远。韩宝这才转身形，来到韩殿远的面前，商议追赶三小侠之事，暂且不提。

单说刘俊他们三个人，由八卦山的东南巽为风的山口，逃出了八卦山，来到江沿儿之上。此时天气是又寒又凉，又兼着是夜静更深，三位小英雄这才把水衣靠脱下来，换好了白昼的衣裳，又将兵刃背在背后。刘俊抬头一看，此时天上的星斗，已然看不甚真，东方已微微的发亮啦。刘俊这才向徐源、邵甫二人说道：“二位兄长，总算你我弟兄这趟八卦山没白来。虽然是被获遭擒，好在也未能殒命，也与北侠见着面啦。就是在坞被劫吧，总算是知道盗宝的二寇果然在山中了。咱们总算是没白来。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可想啦，将来八卦山的瘾也算过足啦，咱们只好是回庙吧。”徐源、邵甫闻听刘俊之言，明知道这是讥讽之词，但是事到如今，只得将头一低，口中说道：“走吧。”阅者诸君，别看三小侠来的时候那么英雄异常，这一回庙，可就低下了头啦。这可应了那俗语儿啦：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又兼着西北风甚紧，寒风儿透骨，遍体寒凉，小哥儿三个这一夜的劳乏，在道儿上这份狼狈不堪的形状，好有一比，真好似斗败了的公鸡一样。小哥儿三个已经走出三十多里来啦，此时天已大亮。小哥儿三个只顾低着头往前走啦，猛听得对面儿有人喊道：“来啦！”三小侠闻听，抬头向对面儿一看，就见在大

道的两旁，共有十八棵杨树。在杨树之下，站着二十多名喽啰兵。为首之人，怀抱一口雁翎刀。此人非是别人，正是清风过杨柳柳叶猫韩殿远。两边儿站着是韩宝、吴志广、贺豹、雷春等六个人，各擎兵刃，一个个都冲着三小侠，以怒目相视。书中暗表，他们这一干人由那儿来的呢？只因三小侠由山中逃走之时，依着韩宝，就要下山追赶。韩殿远把他们唤回，这才对他们六个人说道："他等既已下水，何必苦追？如今有一个以逸待劳之法。"何为以逸待劳之法呢？就是预备一只快船，要十六名水手，一个掌舵的头目。韩忠这才带领众人，乘快船出东山口，来到十八棵杨树之下，等候劫杀三小侠。这时候的天光，正是似亮不亮的时候，天气又冷，一阵阵寒风刺骨，也真难为他们这一干人，足踏着冰雪，直等到天光大亮，一个个只冻得呼天哈地。韩宝向韩忠说道："恩师，据我想咱们等的工夫不小啦，也没看见他们由此经过。莫非他们绕着道儿，回了庙了吗？"韩忠闻听，摇着头说道："不能。这个地方，乃是必由之路，他们是非由此处经过不可。大概他们还没走到了呢。咱们是船快之故，又占了大江不冻冰的光啦。咱们再等一会儿，他们就许来啦。"说着话，贺豹抬头一看，就见三小侠，狼狈不堪，已然来到。他这才高声喊道："来啦。"众人往西一看，就见三小侠，果然来到。刘俊等抬头一看，就见韩忠率领众人，在十八颗杨树之下，挡住了去路。三位小侠客虽然是一夜的劳乏，今见他们八卦山的众人挡住了去路，当然有句话说的却好，困兽犹斗。何况是英雄呢?刘俊回头说道："二位兄长，他们既要劫害你我，你我弟兄速亮兵刃，与他们决一死战。"说着话，刘俊等各亮兵刃，弟兄三人，猛力向前一拥，打算闯出重围。焉想到韩宝他们这六个人，也是一拥齐上。九个人一见面儿，一语不发，各亮兵刃，战在一处。好一场仇杀的恶战。三小侠比受惊的猛虎，

韩宝他们这六个人，恰似未得饱食的一群恶狼。三小侠恨不能杀出一条血路，闯出重围。这六个贼寇，岂肯相容?韩宝等意欲将三小侠碎尸万段，徐源、邵甫、刘俊恨不能将六寇打的脑浆迸裂。好一场拼命对垒的撕杀，由天亮直战到日色东升。三位小侠客本来受了一夜劳累，又兼着这一场拼命的决战，已然力不能敌，只得强抖精神，遮拦挡架。累得来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就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候，猛听得正西方，有一人高声喊道："你们大家快闪开，不然让我的骡子撞上，我可不管。"大家正动着手，一听正西有人喊嚷，声音甚猛。众人往圈外一纵，往正西一看，就见由正西跑下一匹骡子来，上面驼着一位老者，让骡子给颠簸的看不真相貌。这骡子应当到十八棵杨树这里，就跑过去啦。没想到这匹骡子，来到十八棵树之下，忽然站住，就见由骡子上，跳下一位老者。只见他鬓发皆白，手中提着一根铁棍，约有小手指的粗细，三尺来长。由打此人的身上，才引出来了，十老请八卦，八卦会太极，大破八卦山。许多热闹的节目，请看下回。

第 三十三 回

老侠客戏耍众庄主

赴广东十老请八卦

却说刘俊、徐源、邵甫三位小侠客，与八卦山的六寇韩宝、贺豹、吴智广等，九个人正在仇杀恶战之时，猛见由正西闯下一匹骡子来。九个人一齐撤兵刃，往正西一看，就见这匹骡子，来到十八棵杨树之下，猛然站住，骑骡子的这个人，由骡子上跳在尘埃。众人举目一看，却见这位老者与他那匹骡子的样儿这份难看，就不用提啦。先表此人，身量较比中等的身材还矮着一点儿，身穿旧米色绸子的破棉袍，还补着两块蓝补丁。腰中系着一条绒绳儿，脚底下穿着高桶儿的白袜子，两只方头踢死牛儿的青布皂鞋，还是厚底儿。手中提着一根铁条，大概是打骡以用的。两只手如同雕爪，胳膊上的皱皮，耷拉着足有二三寸长。往脸上观看，四方脸膛，红润润的脸面，稍微有点儿奔勒头。两道残眉，寿毫多长，堪可遮目。深眼窝子，一双金睛炯炯放光。大鹰鼻子头儿，厚嘴唇，方阔的海口，颌下一部银髯，根根见肉。大耳朝怀。还长着掩口的髭须，与嘴齐着，不问可知，大概必是一位清真教的回回。最可奇的就是，他那么大的年纪，白发苍苍，白剪子股的小辫，尚未卸顶。再一看

他这个骡子，更有点儿特别。他这个骡子，长了一身的白毛儿，可全都刽没啦。皆因这个骡子长了一身的料毒小疙疸，拴在那儿，他就在那儿刽，把毛兜全都刽了去啦，露着通红的肉皮。骡子的脑袋，跟驴脑袋一样，细一看还是地盖天的兜齿儿，顺着嘴角直流白沫。两个耳朵跟驴耳朵一个样，往下那么一耷拉，别提够多么难看啦。脖子上的鬃，也全都没有，就剩了一道肉岗儿啦。这匹骡子还有一点儿毛病，自己总是要吃自己的尾巴。这位老人家看着有气，一堵气，就把这个骡子尾巴上的毛儿，全给拔了去啦，后面剩了一根肉棍儿，来回一摇摆。你别看他这个骡子长的不好，他倒有样儿好处，肚子特别大。生就了的四个铁蹄儿，在蹄子底下长了一块肉皮。这个骡子要一站住，再看他那四个蹄子，如同滚蹄一样。你别看骡子难看，这一身披挂倒不错，双合股的皮嚼子，满饮着亮铜活，蓝绒绳的缰绳，备的六层毡子的软鞍。在迎面儿鞍子上，嵌着一个铁过梁，上面缠着蓝带子，三停过梁的肚带。在软鞍的过梁上，挂着两个牛皮镫。在鞍子上搭着一个蓝缎子的垫子，前面有三寸宽的皮盘胸，后面一巴掌宽的的皮坐鞦。就见这个骡子往那里一站，前腿儿一绷，后腿儿一躬，眼皮往下耷拉，隐隐的听见呼声，大概许是睡着啦。阅者诸君请想，韩殿远他够多么精明强干哪，今天他会没看出这位老人家来。书中代表，这位老叟，乃是世外的高人。这个骡子也是一个龙种。书中代言，当初这位老人家买这个骡子的时候，价钱太便宜啦，共合花了两吊五百钱。这个骡子是乡下财主的老马下的。这兽类之中，驴跳驴盖，下出来的就是驴。驴跳马盖，下出来的就是骡子。马跳驴盖，下出来就是马。皆因这个骡子，是骡跳马盖，就是龙给污哪，下出来可就是龙种。此兽的名称，就叫千里追风特。这个骡子下出来的时候，就是四个蹄子底下，每一块蹄子上有一块肉包。

能要用竹刀把他这块肉皮掀起，在蹄碗的心中长着一层黄毛儿。若一跳起，蹄心这层黄毛一热，可就扎撒开啦，若要跑开了，其形似龙，多快的马，都追不上。皆因这位乡下财主不懂的，以为这个小骡子是天生的来滚蹄儿，不能使用呢，这才叫庄稼人搭出来，卖给马肝儿铺里，下汤锅去。可巧让这位老爷子看见了，花了两吊五百钱，把这兽买到手中，用车拉到了家中。此兽是天生来的灵性。这位老爷子，从小慢慢的将此兽养大。老人家就拿他当倒玩艺儿，慢慢的传授他奇巧的技艺。老人家要让他颠，他就颠。叫他跑，他就跑。叫他咬人，他就咬人。叫他踢人，他就踢人。这一套工夫，要说也实在不容易教授的。因为此兽不长膘头，所以这位老爷子给他起了一个名儿，名叫透骨倭蹄龙、千里追风特。这位老者，在清真教的人称呼他，称为洒海。

他人家此次到此，也是为九月九日重阳大会来的，因被铁善寺所约，及至铁善寺与童林一和好，他老人家可就离了铁善寺啦，自己找了一家挂汤瓶的回回店住下。可巧住了几天，又赶上天降大雪，他老人家一心要逛逛雪景儿，就势还要到八卦山内去踏雪寻梅。又知道童林要接办八卦山，捉拿盗宝的二寇。老人家一高兴，这才骑着骡子，出了店房，直奔八卦山而来。一路之上，观看着雪景，老人家真是心意自如。工夫不大，已来到八卦山金家道口的南面儿，进了树林，老人家下了千里追风特，由软皮兜上将包裹解下来，将水衣水靠取出来。脱去白昼的衣服，将水衣水靠换好，又将自己应用的东西完全带好，包裹仍放在软皮兜里面。又把缰绳拴在铁过梁上，用手将骡子一推叫道："找草根子吃去吧。"这个千里追风特还是准丢不了，谁也不敢过去摸他，只要是生人一上他跟前去，此兽便连踢带咬，还是外带着放屁。老人家手提着铁条儿，将要奔江沿，就

见由正东来了三条黑影，老人家定睛一看，原来是镇东侠与童林的徒弟。老人家怎么认识三小侠呢？皆因在铁善寺赴会的时候见过。老人家心中想道：这三个孩子，好大的胆子呀，竟敢夜探八卦山，这可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了。我何不在后面跟随，观看个究竟。老人家这才坠下来啦。以至三小换好了水衣水靠，下了水之后，老人家也跳了水中。三小在前，老人家在后，浮水够奔南山口而来。以后小船将三小侠带到了船坞的西面，在芦苇丛中，将夜行衣换好，进了九宫八卦连环堡。这位老人家，皆因有寒暑不侵的工夫，连白昼的衣服都没换，就进了九宫八卦连环堡。以至三小被困，老人家看着他们在那里为难，不由得心中可笑。后来更夫把三小侠带进去，老人家也来到中央戊己土，在暗地里窥探。以至三小侠被获，李昆大义释放，老人家俱都是亲眼得见。李昆真要把三小侠杀了，到了那个时候，老人家可就不能相容啦。以后一看，事情能够和平解决啦，又一想，八卦山并没有自己什么事，莫若早作出山之计。这个九宫八卦连环堡，可拦不住这位老人家。他老人家绕着道，出了九宫八卦连环堡，来到山坡之上，自己采了两枝干枝儿的梅花，由船坞的西面，就跳入水中，浮着水出了八卦山。来到江沿之上，够奔南面儿的树林子。进了树林子，用手一捏下嘴唇儿，打了一个呼哨，就见自己那匹千里追风特，自对面儿跑来，来到老人家的面前一站。老人家先把梅花儿放在地下。先将包裹取出来，将白昼的衣服拿出来，脱下了水衣水靠，将白昼的衣服换好，水衣水靠用包裹包好，仍然放在皮兜子之内。然后把梅花压在软屉儿之下。手提着铁条，上了千里追风特，慢慢的由树林子出来。

这个时候，天可就快亮啦。老人家本打算是回店休息，遂就往东走下来了。越走天光越亮，眼看着离十八棵杨树不远，

老人家猛一抬头，就见前面已成了杀人的战场，九个人战在一处，正在杀的难解难分之际。老人家定睛一看，这才知道是韩殿远带领着徒弟们，在此劫杀三小侠。又一看刘俊、徐源、邵甫三个人，堪可不敌。老人家心中一想：三小在此被困，我岂能袖手旁观?莫若我想一个主意，与他们解围。自己想罢多时，主意拿定，这才一催座下千里追风特，说了一声："快！"这个千里追风特，将两个耳朵往上一竖，小肉棍儿的尾巴一摇，四蹄登开，跑下去了。只顾这一跑不要紧，把上八卦山内踏雪寻来的梅花也丢啦。他老人家这才高声喊道："前面众人，快点儿闪开，若要让我的牲口撞死，我可不管。"因此前面这九个人，这才撤手往圈外一跳。他老人家由千里追风特上往下一跳，手提着铁条，遂口中说道："嗳哟，差一点儿没摔着我。"又回头看了看自己那匹千里追风特，遂说道："这么会儿的工夫，你就睡着啦?我昨天晚上，不是喂饱你了吗？你吃了我两把条帚、半个枕头，难道说吃完了，你就睡吗？这么办，要睡别在这儿睡，跟着我上南边大树底下睡去。"说着话，牵着千里追风特，来到南边的树底下，用手一推千里追风特，遂说道："你就在这儿睡吧。"就见这匹千里追风特，随着这位老人家手，就躺在了地下。然后老人家转身形来到大道的当中，用铁条儿一指，向众人说道："你们众位的工夫，真不错。这么冷的天，你们怎么还在这儿练呐？可真是不怕冷了。"众人一听，心说：这倒好，闹了半天，他疑惑我们在这儿练着玩儿呢。此时韩殿远开言说道："老朋友，你快点儿走你的道儿去吧。我们这不是练着玩儿呢，我们这是遇见仇人啦，这就是我们拚命的战场。你是上了几岁年纪的人啦，要是一不留神，撞着你可就不轻。快躲开这儿吧。"老人家闻听此言，遂一阵的狂笑，口中说道："朋友，若是依着我说，谁跟谁也没有多么大的冤仇，何必在此拚命呢？常言有

句话说的却好：得放手来且放手，能容人处且容人。你们这个事，谁让叫我赶上了呢？依着我说，你们这三个年轻的，走你们的。你们这一群人们，走你们的。这个事情不就算完了吗？”韩殿远一听，心说：嘿，这倒省事。遂向这位老人家说道：“老朋友，你有所不知，皆因这三个人，”说着话，用手一指三小侠，遂又说道：“他们乃是镇东侠与童林的徒弟。我们是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的英雄。皆因童林与我们有仇，今夜他们三个人又夜探我们的八卦山，我们是决不能够放他们逃走，非将他们三个人结果了性命不可。此事你休要多管，快快给我躲开。”老人家闻听此言，将头一点，遂向刘俊等说道：“你们三个人是愿意战哪，还是愿意走呢？”此时刘俊早就看出这位老人家，必然是世外的高人，遂说道：“我们还是回庙的为是。”老人家闻听，将头一点，又回头向韩殿远说道：“你们这些个人，一定是要战啦?”韩殿远点头说道：“你不要多管闲事，我们是一定要战!”老人家闻听，往后仰身狂笑不止，口中说道：“我倒有个主意。你们要不愿意交战，算为无事。你们要非战不可呀，可别说我叫骡子过去，连踢带咬。”说着话够奔南面的大树底下，一手推他那匹骡子，遂说道：“你别睡啦，这里有这样凶恶的人，你还不过去咬他？”说着话用手一捏下嘴唇，打了一个呼哨。他这个骡子是自幼排练出来的，一听呼哨的呼声，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跟着站起来，张着嘴、竖着耳朵、摇着尾巴，冲着韩殿远发威。韩殿远心中想道：世界上真是什么都有，这个骡子怎么就会听他的调动呢？自己正在思想之际，就见那位老人家，用手把骡子向韩忠一领，口中说道：“还不过去咬他？”这个骡子一听，将四蹄登开，直奔韩忠而来。来到韩忠的面前，将前腿一抬，直奔韩忠扑去，张嘴就咬。韩殿远见来得势猛，遂往旁边一闪。这个骡子也真坏，跟着一掉身子，两条后腿往上一踢，跟着崩

的一声，就放了一个屁。韩忠遂将刀一捧，打算要把这个骡子给扎死。这位老人家原本是戏耍韩忠，今见韩忠要用刀扎自己的骡子，他焉能舍得?赶紧又打了一个呼哨，就见这匹千里追风特，仍然跑到南面儿大树之下一站。老人家又向韩忠说道："你倒是完不完哪？"韩忠一看这位老人家如此的奇怪，遂说道："你老人家若能够帮着我们，把他们三个结果了性命，我们定然以重礼相谢。"老人家闻听此言，含笑说道："我若帮着你们，要结果了他们三个人的性命，我焉能对得起镇东侠与童海川呢？"刘俊一听心说：大概这位老人家，一定是护庇我们的。自己想到这里，遂向这位老人家说道："您既是世外的高人，若能帮着我们三个人把他们结果了性命，我们决定不忘成全之德。"老人闻听说道："我若助你们，把他们杀死，我又对不起李昆了。"大众一听，心说：这个老头子，他倒是算哪一头儿的呢？

大家正在思想之际，就听那位老人家说道："要依着我说，你们不必在此拚命，我倒有个主意，与你们两造解决。"说着话，将铁条往地下一扦，就见这个铁条，稳稳当当的立在地上。老人家遂用手一指这根铁条说道："你们众人中，若有人在我这个铁条的上面能够站一会儿，我这个铁条不歪不倒，就任你们厮杀，我就不管你们的闲事。你们若都不能够在我这铁条上站一会儿，我就在这个铁条上头站着去，到那个时候，可就不许你们再动手啦。他们三个人，回他们的铁善寺，你们众人，回你们的八卦山。倘若你们那一家不服，没有别的，先与我动完了手，然后你们再厮杀。"韩殿远闻听，心中想道：这个老头儿，若能在铁条上站着，这一招名叫"登萍渡水"，似乎我的外号人称清风过柳柳叶猫，这一手工夫我都没有。他要能有"登萍渡水"之能，我要是跟他动上手，我也不是他的对手。莫若让他先试艺，然后再作计较。想到这里，遂向老人家说道："你老人

家若能够在铁条上站立片时，我们情愿退回八卦山。”老人家闻听，含笑说道：“那么着，我就先试一试。可不定行不行。”老人家将话说完，垫步拧腰，身形向上一纵，用右脚尖登在铁条之上，做出“金鸡独立”的架式，真是丝毫不动。然后又将右脚一抬，换左脚又登在铁条之上，就见这根铁条，也不歪，也不动，也不往地里头缩。这位老人家，仍然是“金鸡独立”的架式。众人一看这位老人家，虽然看着粗笨，真有这种小巧之技罕见之能。就见这位老人家，由铁条上跳将下来，双手鼓掌说道：“你们两造的事情，应当怎么样吧？”韩忠见事不佳，遂将刀一摆，向众人说道：“咱们今天这个面子，算赏给这位老人家啦。有什么事咱们是后会有期。”说着话，带领众人进了树林儿，够奔江沿儿走下去了。

老人家由地下将铁条拿在手中，遂向刘俊说道：“此处乃是蝎蛇之地，不可久待，你等还不回庙，等待何时？”刘俊见这位老人家施展绝艺，搭救了他们三个人的性命，刘俊遂用手一拉徐源、邵甫，一齐跪倒，口中说道：“多蒙你老人家献绝艺，搭救我们的性命。您一定是世外的高人，万望你老人家，留下您的高名贵姓。”老人家闻听此言，遂含笑说道：“我乃无名氏。”刘俊闻听，赶紧说道：“你要不留下了真名实姓，那可不行。就是我们小哥儿三个回到铁善寺，见了我之恩师，言说此事之时，我的恩师要是问弟子我们，是被何人搭救，弟子要说不出您的名姓来，必得受责。万望你老人家实言相告。虽不敢言报，也得铭于肺腑。望乞你老人家，明言赐教。”老人家闻听此言，万般无奈，遂说道：“难得你们如此的诚恳，恭敬于我，我就对你们实说了吧。老朽姓金名元，乃清真教的人氏，江湖人称老洒海便是。”将话说完，牵过了骡子，将身一纵，上了千里追风特，说了一声：“快！”就见这匹千里追风特，四蹄登开，如飞似电，

向正东走下去了，霎时之间，踪影不见。

三小侠见老洒海已走，刘俊说道："此处乃危险之地，你我弟兄不可久站，赶紧回归铁善寺要紧。"徐源、邵甫只得点头，三小侠这才一直够奔铁善寺而来。越过了蜜蜂岭，来到山门之下，此时天光已到巳时。三小侠一齐进了山门，来到大雄宝殿，正赶上童林与众位侠客正谈论三小侠夜不归宿之事呢。童林猛一抬头，只见三小侠由外面进来，形色仓惶，这种狼狈不堪的形状，就不用提啦。此时三小侠来到自己老师的面前，一齐跪倒说道："弟子参拜恩师。"童林说道："你们三个人，私自出门，夜不归宿，往那里去了？"刘俊闻听，就将夜探八卦山之事，前前后后，细说了一遍。童林听罢，厉声说道："有事不禀明为师，擅自私自行事，实在可恶！"此时就听有人在旁边说道："童贤弟暂且息怒，待我来问问他们。"童林一看，答话者非是别人，正是镇东侠侯振远。童林遂说道："老哥哥有话，请讲当面。"镇东侠说道："据我想，昨天贤弟你差他们下书去的时候，别人不肯前往，惟有刘俊冒风触雪总算是不辱师命前去下书。夜晚间他们三人虽是私去八卦山，也不是为他们己身之事，也为的你我弟兄。这样的寒凉不避险恶，在八卦山被获遭擒险些丧命，船坞被劫又是一死，在十八棵杨树下错非是老剑客赶到，焉有他们的命在？为你我弟兄身冒三死，也就很难为他们了。若要再用言语责备，他们岂不冤哉！"说到这里，回头向刘俊等说道："你们此一去，总不算白去一趟，一来得知北侠被他们软困在八卦山；再者你们是亲自目睹盗宝二寇。虽然是你们三个冒险成功，从今以后再不可有如此的举动。倘若再独出己见背着我们弟兄有如此行为，我是绝不宽恕。你们三人下去休息去吧。"说着话向三人一摆手，这三个人下来各自休息去了。

镇东侠回头又向童林说道："贤弟，既然他们探明盗宝的二

寇在山内，咱们应当如何办法？”童林正在余怒未消之际，一听此言，不由得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遂说道：“既然二寇回山，待小弟亲往八卦山捕盗。”镇东侠未及答言，就听旁边有人说道：“童侠客何必性急？据我想李昆久居八卦山，头一样地势纯熟。再者说，他也并非是无能之辈，‘太极十三式’独立一家。何况他还有七个盟弟协力相助。别说是阁下一人前往，就是所有在座的侠客与小僧亚然，若要与李昆交手，未必抢的了上风。”亚然说的这片话，所有在座的侠客一位位低头不语。因为什么不答话呢？若要直接答言，就把侠客的身分失去。既然要是亚然说出此人高明，此人必非俗手。惟有童林少年负气接着说道：“老方丈既说李昆掌法绝伦，难道说天下就没有敌手吗？”亚然闻听自知失言，遂含笑向童林说道：“童侠客休要急躁。老僧知晓有一人也会访过李昆，与李昆坐在一处盘桓终月，李昆能终月不倦。此人正是李昆的一个劲敌对手。好在此人在我庙中居住了两个月，我二人也倒情投意恰。若要此人到此，他又与李昆是至交，若要解决八卦山之事，我想不费吹灰之力。可惜此人离此太远。”童林随即问道：“但不知此人为谁？当面请教。”亚然闻听童林之言，遂说道：“若提此人，大大的有名。想当年此人三次到过少林寺，巧得镇庙之宝十三节人骨鞭。在后阁佛楼得过三十六路天罡鞭的鞭图，按图练鞭成名天下，可称起第一条鞭。本身一对五行八卦掌天下绝伦。此人到如今看江湖绿林道空空洞洞这才退归林下，弃绿林归医道。此人现居广东龙门县青龙街，开设一座八卦堂药铺，仰仗自己幼年受过高人的传授四大名医——针炙、脉案、施诊、门脉，济世活人，以折自己平生疏虞之罪。此人姓王双名十古，外号人称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此人若到八卦山此事不难解决。”和尚话音未住，就听贝勒爷说：“老方丈，我是久仰此人大名，未能晤面。

奈童林限期只有一个月之久。老方丈若肯跋涉远劳，能将此人请到铁善寺，岂不是成全童林？”亚然闻听贝勒爷之言，自知又是失口，又不好驳贝勒爷的面子，赶紧说道：“若是小僧一人前往，恐此人不肯前来。若要约上几位老侠客同去，人多面子重，王老先生驳不过众人的情面，必然前来协力相助也未可知。”贝勒爷闻听此言，遂向众位侠客说道：“那位愿随方丈前往？”这句话未能说完，就听众位侠客之中有几位答言愿意前往。贝勒爷用目观看所答言的这几位，就是镇东侠侯振远、童林童海川、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苗润雨、张子美，还有那陶氏昆仲、甘雨甘凤池。贝勒爷看了看一共九位，连水晶长老亚然一共是十位。贝勒爷一看人头倒够数啦，遂向亚然说道：“连阁下十位前往，据我想那十古王先生看在众人的情面上，必然应允。胤祯在庙中设酒以待接风。”和尚此时被贝勒爷一片言语说得也不能不去，只得点头应允。大家这才预备明日清晨起身上广东龙门。这里面惟有童林看着于老侠客低头不发一言，童林暗道：我们老哥儿两个素常不错，今日他老人家并不答话，其中莫非有什么情由？我倒要问问。遂迈步走至老侠客的面前，低声问道：“广东龙门这一趟，老侠客因何不作一语？”于成含笑说道：“童贤弟有所不知，我们俱都前往广东龙门县，庙中并无亲信之人，倘若贝勒爷有了什么闪失，何人负责担任？我所以不往龙门，就为的是在庙中保护贝勒爷为妙。童贤弟你想是不是？”童林闻听于成之言，不由得心中暗含着佩服，可见得老人家老成干练深谋远虑，遂说道：“还是老人家谅的到！小弟做事太已的粗鲁。庙中贝勒爷之事我就托付老哥哥担负啦。”于成含笑向童林说道：“贤弟不必嘱咐，那是于成当然的责任。”弟兄们商议已毕，这才商议带路费，于明晨起身。晚间一夜无事。

到次日清晨不言庙内的群雄，单表得是十位侠客各人收拾兵刃包裹，由清晨起身。僧道俗由云南起身，得穿过广西够奔广东。在路途之上，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广东龙门县够奔青龙街，以至到了青龙街天已经过午啦。僧道俗进青龙街的西镇口，举目一看，东西的街道，南北对面的铺户买卖，人烟稠密。正往前走，就听路南有一家栈房伙计在门前指手往里相让，口中说道："客官爷别往下走啦，打尖吧。里面吃什么都现成，洗脸吃茶不要钱。"亚然和尚用目观看，这座店大门带门洞儿，两旁边是白墙，上面写的无非是"安寓客商"字样。心中一想：莫若在此打尖吧，就势打听王老先生在那条街上居住，回头再为拜访。亚然和尚回头与众人一商议，大家俱都愿意。这才回头向伙计问道："我们要打尖，里面可有闲着的房间？"伙计闻听笑嘻嘻的说道："众位爷台往里请吧。南为上的上房又宽阔，屋子里面还是不冷。"亚然和尚点头，遂叫伙计头前带路。亚然和尚随同众人进了店房一看，院中果然宽畅。伙计将众人引至在南上房的屋里边，众人一看屋中极其清洁。原来是东屋隔断，是两明一暗。顺着西山墙一铺大炕，迎着面一张八仙桌，四周围杌凳。众人将包袱放在西边炕上，然后大家入座。此时伙计把脸水打进来，众人擦完了脸，伙计献上香茶，然后在旁边一站，听候客人要什么酒菜。童林众人吃着茶，遂向伙计问道："你们这里叫青龙街呀？"伙计接着说道："不错，您有什么事？"童林说道："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可知道？"伙计闻听说道："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但不知您打听那一位？"童林说道："我跟你打听一位姓王的。"伙计闻听带笑说道："您要打听别的姓，我们这里倒稀少，要找姓王的我们这个村子里头可是很多。但不知您打听是那一位？"童林闻听说道："提起此人也是大大有名望的人，此人姓王双名

十古……”这句话还未说完，伙计冲着童林摆手，口中说道：“您这个人好怔！”童林闻听说道：“我打听人的名字，怎么会好怔呢？”伙计说道：“您有所不知，简直的说吧，我们这个村子里头没有什么外姓，不差什么都姓王。方才您说的那位不是外人，那是我们王姓的族长。实不相瞒我也姓王。比喻这么说吧，这位老人家日后有个百年之后，赶到发引的那一天净钉红缨的，那就无其数啦。你就拿小子我说吧，若要论起辈数来，要往孝袍子上钉红缨的时候，我都没地方钉，我得先穿一个大红的大褂儿，上面再套上一个白冷布的大褂，您就知道我够什么辈数啦。您跟我们这位族长有什么认识？”童林闻听心中细一想，若由刘俊那里说，王先生的徒弟给我递帖拜我为师，只好说个平辈。童林正然思想，就听伙计又问：“你跟我们这位族长有什么认识？”童林遂说道：“这位王老先生跟我有交情。”伙计闻听，心里暗含着有点儿不愿意，口中说道：“嚇，您可是跟我开玩笑？您要那么说，我成了什么辈数了？”童林闻听，自知失口，遂含笑说道：“伙计你别往那里想，皆因我们众人面见他老人家有点儿要紧的事。他老人家在那一条街上住，我们不知，皆因这个跟你打听打听。”伙计接着说道：“若要问我们这个青龙街只有这一趟街，他老人家就住在街的当中，道南清水脊的门楼带门洞儿，门洞儿里头西面就是药铺八卦堂。你们几位这个时候去，也是白去。”童林闻听说道：“怎么见不着呢？”伙计说道：“你老人家有所不知，皆因我们这位老族长清晨施诊门脉二百号，如外人要多，算是号外。看完了病，跟着用完早饭，出马行医。若要打算见他老人家，就在治完了施诊门脉的那个时候见。除了那个时候呀，那时也见不着。”童林闻听遂说道：“怎么当一个医生就这样的忙吗？”伙计闻听遂说道：“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们这青龙街方圆四百里地没有医生。皆因

我们这位老族长针灸脉理各样皆通，不问人病的多么厉害，只要是他老人家经手一看，头一剂药下去见轻，二剂药就见好，三剂药下去完全病除。只要这个病人有一点儿气息，他老人家都能治的好。他老人家常说这么一句话：世界之上无不可医之病。又像寻常的大夫，他要看着这个病有点儿不受治，他就一推，只要保全他的名誉，不管人的生死性命。今天你也是爱问，我也是爱说，我先把普通大夫治病的那个意思说说，然后再把我们这位老人家济世活人的妙术我跟你说一说。”童林说道:“很好，那么说请你说说我听听吧。”伙计接着说了一片言词。童林不由得暗舒大指，心里说道：医道之中也有侠客。

为什么童林心里头这么想呢?但凡世界之上医生实有不同。要像市井寻常之辈，他的医术都不能够称全医。有时能够识病原之所至与现状如何，但是他用药不恰，皆因他的药性还未研究到了地步。再不然稍通药性，他对于脉理上未能得甚精妙，以致服药不效。这还算是可以的大夫呢；再要说到落魄他乡终日不获一饱，想了法子买了两本验方新编，又看了看脉诀，不但药性上分析不明瞭，病脉上有考查不清楚，他怔要充大夫应病家的聘请。赶到见了病人的时候，不但是无有东西给人家把病治好了，他看了半天连病的名儿都没叫出来，你想他还能够济世活人吗?虽然如此他还是大着胆子给人家乱开了两味甘草麻黄的方子。活该这个病人不该死，正是感冒风寒，吃了他的药竟能立奏功效。从此他便大吹大打的自命为名医，门脉如价出马尤其昂贵。由此就加意的研究敷衍的法子，小病不药而愈，遇见大病就先吃二三十付贵重药再说。如果是还未能见效，他就再给人家配上几料丸药。赶到人家吃了不但不能去病，反倒给人家添上许多的痛苦。好在没有拿药去退钱的这个规矩。他既把人家的金钱入了自己的腰啦，找个开心地方逍遥去了。这

一种是把人命当儿戏。若论到知其病不得其治，他给人家乱治。赶到治的这个病也沈啦，五脏的力量也太薄弱了，他这才说这个病乃是不善营养所致，最好是少吃药才好。于是人家就天天不去请他去的，隔了几天再把他请来一看。他说的也好，病已转轻大概是受了外寒的激刺啦。你再吃我这一付药，见效逞快再请我去，不见效的时候那么你就再另请高明吧。他就算把这个关系把脱干净。其实人家有病的这个人，原来没这么沈重，经他的草药冲刷腹胃一软食量减少，因此不得营养，病益加病，才演得沈病加身着床不起。考查这个原理这是何人之过呢?这一种的大夫叫作俗医。其中最厉害的可就是这一种，因为他有死人的能力；还有一种说医，乃是卖野药的性质。满嘴里讲究，生尅治化，肝青肺白，不是水火不能相济，就是脾尅着肝木。临到诊脉查病时候，什么七表八里他口中就念了一大片。其实他是只会说不会治。他所备的那几味药材原只是几种稗药，要按他那一就真就能够治疗万病有馀，故此他的这个名儿才叫作说医。各种的医生全都放到一块儿说，就是一个不换全艺。全艺乃是说的声中的术学，无微不透，无隐不明，还得广览多读，经验宏富，才能够称得起医家呢。那据你所说的言词，这医道之中就没有一个好的吗？有倒是很有许多名医，皆因受了他们这种医生的影响难以出世。

王十古这个医生可与市井的医生相反了。他这个医生治病，头一样就是不论贫富的阶级，号金不论多少，不论刮风下雨、路途远近，遇有紧急症候，不论时间。比如下着多大的雨，有人来请他老人家，王十古先生听来人说症候紧急，披好了雨衣，带上了应用的物件，随着来人急速前往。若到了病者的家中，一看住了一间斗室，四壁皆空。衣裳褴褛不堪。妻子流泪满面，带出可怜的情景。男子病卧床榻奄奄的气息，不问可知一家仰

仗此人劳动糊口。王十古并不憎嫌，如法医治。看那样子家中不能举火，买不起药。老先生开好了药方，叫他们上八卦堂去打药。这是为什么呢？八卦堂见着这个药单子把药捡好了不要钱。这就叫贫不取利。这还不算，他家中既不能举火做饭，病人如何能够调养呢？临行之时，还要与病家留下三二两银子叫他安心静养，以致病好了，好赚钱养家，一家好得其生活。要那么说王十古有多大的家私，如何能够赔得起呢？不要紧，赔不了钱。若要有贪官污吏、恶棍土豪、刁劣的乡绅，你可就别得病。只要是得了病，要把王十古请了去，分明他的病症不甚大，只要吃下王十古这剂药去，病可就厉害啦！别的地方又没有名医，只好叫王十古治。王老先生与他定日包治包好，价钱那就不问可知啦，不是三千两就是五千两。不治只好等死。这就叫穷汉吃药，富汉还钱，若不然童林怎么赞成王十古是医道之中的侠客呢？这就是书中代言。

童林听说今天不能与王十古见面，知道王十古是过午不候，这才与亚然和尚相商。亚然和尚已经把伙计话全都听明白啦，自己又深知王十古之为人诚挚不谀，大谅今天也不能见着。这才规定好了，明天清晨与童林前去相访。今天大家在店中住宿一夜，明日前去拜访。众人商议已定，这才叫伙计预备他们的早尖晚店，众人在店内住宿一夜。一夜晚景无事。

次日清晨众人梳洗已毕，亚然长老向众人说道："你我就此前往八卦堂。"说话之间大家站起身来，向伙计说道："好好与我们看锁门户，我们大家是去去就来。"大家这才由店房起身出离了王家老店，够奔青龙街而来。众人正在往前行走，就听亚然和尚用手一指说道："你看这许多的人真是络绎不绝。"随着大家往前走了不远，水晶长老这才冲着众人说道："你们众位看，这座门首就是那王老先生住宅。"说着用手一指路北的门首。众

人抬头顺着亚然和尚的手一看，就见坐北冲南清水脊门楼儿，黑大门带门洞，黑门红门心，上面写着黑字“读书几世，忠厚传家。”在西面后房山上有许多的匾槽子，上面挂着横匾，写的是“华扁真传”“今世和缓”“扁鹊再世”“仁心济世”等等字样。靠着西面是马号。此刻大门尚未开，大概是还没开诊呢。一看门前两旁，治病之人扶老携幼百十位俱都在门前等候诊治，众人只得退在南面影壁前站立，目望着大门口。

等了工夫不算甚大，就听呼噜一声，门分左右，里面出来一人，年纪约在四十上下，身穿蓝粗布棉袍，足下白袜洒鞋。往脸上观看，四方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光头未戴帽，黑发辫往后一耷拉。书中代言，这就是老人家王十古的大徒弟，名叫应太和，外号人称金睛红龙。就见他手中拿着一把白纸条。治病之人见他一出来，都想着要接这个第一号。敢情撒这个纸条还得看人的病轻重，要是病重的主把前三十号就先给了他们。看起来撒条的还是非常的公正呢。工夫不见甚大，手中的纸条儿俱都撒完。有没接着条儿的叫他们在马号那边等着，就算是号外，还要加细的医治。又见门洞之内，由北面挡上一个布帐子，留了一个门口，为是容人走路。由打西面搬出一张连二的小桌儿，迎着门放好，在西面放着一张凳子。这才又把连二的抽屉开开，由里面取出治病的东西以及文房四宝，都摆列在桌案之上。靠着北面桌案旁，放着一个脸盆架儿，上面搁着脸盆手巾，在地下搁着一个痰盂。在桌子两旁边还站着一个人，为是伺候先生的，一个个垂手侍立。众人细一看，原来这个药铺在门洞里头，靠西面有一槽隔扇儿，正当中门口，在门口的上面有一块匾写的是“八卦堂”三个字。这个隔扇里头才是柜台。

众人往里观看，就在这个工夫，由西边隔扇之内掀起软帘

出来一人。水晶长老用手一指向众人说道："这位就是十古王老先生。"童林举目观看，就见此人中等身材，虽然是年纪高迈，生就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米色绸子棉袍，腰中系着一根绒绳，内衬月白纺丝的夹裤袄。白绫子高腰的袜子，青缎子厚底云履。往脸上观看，有点长方脸，两道蚕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两耳有轮。颌下一部白髯，遮满了胸前。头顶上满卸了顶啦，白剪子股的小辫。虽然是年纪高迈，精神百倍。就见老人家来至在桌案近前，就坐凳子之上，看了看桌案之上应用物件已齐，这才冲着手下人说道："唤第一号来。"手下有人高声说道："谁是第一号？"就见门前人丛之中过来一个人，年纪也就在三十上下，高声答道："我是第一号！"只见他身上穿蓝粗布的棉裤袄，足下洒鞋白袜。往脸上观看，乃是一个乡下人的模样。就见他两只手托着他项下一个大疙疸，其形好像扎腮，连半个脸也都肿起来啦，哼唉之声不绝于口。走到老人家面前，口中说道："先生行好，千万可别叫他破了，给我点药叫他消了才好。"老头子这才用手一摸，按着软软活活，这才说道："你不用害怕，这个疙疸也用不着拿刀开。"虽然口中那么说啊，老人家早将刀子擎在手内，这才说："别动！"老头子用手一划，刀尖儿扎在疙疸之上，约挑了三分一个口子，随着把刀子一擦，用手给他一挤，这个脓血可就顺着刀口全都流出来啦。乡下人一看说："我这个疙疸怎么会漏啦？"老人家遂说道："别动！"这才把里面的脓血满都给他挤净了，然后给伤口敷上了面药，这才给他拿一贴膏药贴上。老人家向他说道："你这个疙疸就算好了。另外再给你一贴膏药带着，明天你也就不用来啦。"乡下人这才冲着老人家作揖，口中说道："谢谢老人家活命之恩。"别看他治这么大的疙疸，老人家因为见他衣服褴褛，连手术费带药材并不要他一文钱。一号治毕，金晴红龙又向门外高声喊

道："谁是二号？"就见人丛之中出来一位年纪有六十多岁的老者，口中说道："先生，我是二号。"应太和遂向这个老者点手说道："你上里边来。"这个老者进得门来，对着十古王先生深深的作了个揖，说道："我治内科，求先生给我细细的诊视。"王十古并不答言，用手一指座位，说道："这个老者落座。"王先生把脉枕放好，用手一指他的左手，这个老者把手放在脉枕之上，舒三指按在他的寸关尺，细细研究他表里的病症。诊完左手然后又诊右手的脉。诊完了脉看看他脸上的气色，叫他张开嘴看看他的舌苔。拿起药单来，提笔就把药方子开好，前面立了脉案：

老年之人不应当终日思索，劳心过度所致，治宜用养心补气之法。

药单子按了个戳记，回头叫他在八卦堂抓药。为什么单在自己的铺子打药呢？皆因所有的各样药材全都是王老先生自己亲自监视遵古炮制，用多少药多大力量，那是有一定的规矩。将药单子交与老者冲他一摆手，将第二号治完。别看治病的主儿多，一号挨着一号走，男妇老幼内外两科各种的病症，工夫不大将二百号治完。跟着再治号外。号外倒要细细的医治，因为他病体沉重接不着号条子，倒要给他细细的诊视。二十余名号外费不多大的时候一一治完，十古王先生这才告诉手下人问问还有治的没有。为什么问这一句呢？皆因王十古早看见亚然和尚率领着一干群雄，在影壁前站立，准知道亚然僧没有要紧的事轻易他不出庙，今率领众人至此，必有要事。问完了没有治病的，只要一进里头去，再要有人找，就说出马治病去了，可就不接见啦。这是王十古想个躲避之法，因此这才命手下人往外问。以至手下问过并没有治病之人，王十古站起身形将才要走，忽然由外面进来一人，拦住王先生的去路，口中说道："王先生留

步慢走！小僧问心过去了。”王十古一看正是水晶长老。皆因是亚然和尚看出王十古有意要躲，遂一纵身形进大门的门洞，才把王十古的去路拦住。王十古只得抱拳还礼说道：“禅师法驾光临，恕王十古不知，未能远迎，当面请罪。”亚然和尚含笑说道：“你我弟兄从打昔年分别，小僧每一念及，恨不得前来一叙。今尚有几位朋友因有要事特来相见。此处也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到里面与阁下再说。”此时童海川等已然进了门洞儿了。王十古举目观看一位位气度非凡，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只得抱拳说道：“此处也不是讲话的所在，请众位到寒舍待茶。”众人只得一抱拳说道：“请了。”

王十古在头前引路，由门洞儿进了屏风门儿，众人下了台阶，举目一看，南面儿乃是八卦堂的后柜，西面儿还有三间白虎平台，北面儿乃是垂花门。众人跟着王十古进了垂花门儿，抬头一看，乃是东西的配房，正当中的过厅。此时早就有人把过厅的软帘儿挑起，王十古将众位侠客让在过厅之内待茶。众人进了过厅一看，里面是通连的三间，俱都是方砖铺地，摆设着硬木紫檀的桌椅，桌案之上摆设着各种的玩物，墙壁上挂着名人的字画。屋子里面摆列的甚是齐整。大家正然观看，就听亚然说道：“王老先生，我给您介绍几位朋友。”由镇东侠头一位，挨着一位一位的介绍，各道了名姓。及至介绍到童林的面前，童林报过了自己的名姓，王十古含笑说道：“这一位可不是外人，小徒刘俊与阁下递帖，大概足下必然破格收录了，论起来咱们两个人还是偕手的亲家呢。”童林闻听，遂就把白马河甘家堡收刘俊的前后情由，细说了一遍。王十古甚为感谢童林。大家相见已毕，一同落座。王十古吩咐家人献茶，茶罢搁盏，王十古遂向亚然说道：“方丈不在庙中养性修真，今陪众位侠客到此，不知有何事故?王十古敢问。”亚然含笑说道：“只因小僧

一念之错，将清静禅林让与了小僧的两个师侄济慈、济源。谁知二子不肖，因听信他徒儿之言，才与童侠客故意作对，九月九日设摆重阳大会，以致把我那数百年的清静禅林，绕作了杀人之场。”亚然僧就把铁善寺重阳会的始末根由，滔滔不断，对王十古说了一遍。又把童林奉旨捕盗的情由细说了一回，“也是贫僧一言之失，才将阁下介绍到童林面前。此乃奉贝勒爷之谕，故此前来聘请老侠客二次出山，协助童林办理八卦山的一切。望求老侠客，一来看友谊之情，二来尽您那行侠作义的天职。若将此事办理解决之后，童林也可戴罪入都请罪，国宝也可还朝。我想阁下必能应允。小僧斗胆上言，待命座前。不知老侠客心意如何，我等愿听示下。”王十古一听此言，不由心中暗自思想：想李昆与我并非是故昔之交，不过就一见面之情。再者此事关系重大，我一人也难以为力。又一转想：每日我施诊门脉二百余号，这许多的病人，我又难以推辞。想到这里，真是事出万难。遂向亚然僧说道：“论起今天这个事来，不用说众位是奉贝勒爷的命令，就是众位侠客与方丈亲临小舍，王十古就应当慨然前往，以尽我王十古行侠作义的天职。适方才众位侠客在门前站着的时候，大概也都看见啦，在下每日所施诊二百余号，所有的病人皆在痛苦之中。本处又没有医士，俱都仰仗我一人治疗。我若随同众位侠客前往，这二百多号带病之人叫何人治疗？岂不是耽误了人家的病症吗？非是王十古不愿前往，请众位侠客与在下想情，在下实在是对不起众位侠客。”童林乃是口快心直之人，遂答言说道：“王老侠客此言甚是！童林有一言出口，老侠客休怪童林口直。老人家百年之后，这些个病人，又当如何呢？”王十古听童林说话虽然直率，然而也尽乎情理，反倒把个王十古问了一怔。王十古万般无奈，只得向童林说道：“童侠客既然欲命我前去，在下有不恭之请，必须要讲在当面。”

亚然闻听，口中说道："愿闻老侠客的高论。"王十古遂向众人说道："想当年我访李昆的时候，我也知道他有绝艺乾坤太极图，也是在下我年轻负气，实指望用我的五行八卦掌，与他那乾坤太极图分个上下。不料想我到了八卦山，蒙李昆将我接进山去，以礼相待，慇慇懃懃，他这一来，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啦，因此与李昆盘桓了一月之久。原来李昆也是一位高人，以'太极十三式'自立一家，还有他那七个盟弟，各有绝艺在身。我由八卦山告辞之后，这才到铁善寺拜访亚然老方丈。光阴荏苒，屈指算来已有二十余载。我与李昆并非是知己之交，不过就是一见面之缘。今众位侠客前来约请在下二次出世，以武力解决八卦山，王十古可不敢担负完全的责任。头一件，李昆身藏绝艺，以太极自立一家，在下不及李昆多多矣。众位侠客既然把我王十古看的这么重，如果在下到了八卦山，恐难收圆满之效。鄙意拟先以朋友资格，为两造排解之。咱们大家先奔铁善寺。到了铁善寺之后，在下修书命人前去下书，李昆若肯屈驾至铁善寺，我再与他直接谈话。他若按着朋友之交，不背行侠作义的天职，本着侠义道德宗旨，那时节我站在第三者之地位为两造说和。倘若他不以朋友为重，一味的蛮横，那可就没法子啦，我情愿以八卦掌，与众位侠客作为后盾。在下拟以先礼后兵之法，不知众位侠客意下如何？"众侠客听王十古之言，说的甚是有礼，均都赞成。王十古复又说道："众位侠客大概还没打早尖吧？"亚然老和尚说道："我们还是真没有吃早饭呢。"王十古遂吩咐家人，与众位侠客预备酒饭。遂又叫家人取过了文房四宝，王十古提起笔来，写了四个大字，写的是"今日停诊"。遂命家人将这个字条儿，贴在大门旁边的墙壁之上，为的是治病的人来到了一看，门口写着"今日停诊"，一定是明日再来。第二天来到了一看，还是今日停诊，可就不来啦。但等王老先

生回家，再将纸条儿揭下去，再行施诊。就在这个工夫，就见家人将桌椅调摆已毕，摆好了杯箸凉碟。工夫不大，将各种菜蔬上齐，又将酒温好。王十古遂向众人说道："请众位侠客入座吧。"众人这才按次序落座。伺后众人将饭用完，王十古遂命家人将残席撤去，预备手巾脸水漱口水，众人擦脸漱口已毕，家人将茶泡好，众位侠客仍然落座吃茶。亚然和尚这才向王十古说道："但不知老先生几时起程？"王十古说道："今天在下把家务料理停妥，明天清晨再走。"又陪众人说了会子闲话儿，也不过谈些个武术的精华。以至用完了晚饭，众侠客在前厅打坐，王十古回到后宅，安置一切事务，预备明日起身。一夜晚景无事。

第 三十四 回

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

次日清晨，王十古命金晴火龙应太和将自己的包裹预备好了，王十古带好了十三节人骨鞭、一对五行八卦掌，来到了前厅，一看众人业已梳洗已毕，王十古遂向众人说道："请众位侠客先在敝处打完了早尖，再行起身够奔铁善寺。"此时家人又将早饭摆好，众人将饭吃完，陪着王十古，一同出离八卦堂，顺着奔云南的大路，就走下来了。一路之上，无非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

这一日正行之间，抬头一看，已远远的望见铁善寺的山门，就见山门之外，有许多的英雄侠客欢迎王老先生。书中代言，众人还没到的时候，门头僧站在高坡之处，已远远的看见众位侠客，陪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直奔山门而来。门头僧这才赶紧进来报告。来至在大雄宝殿以内，只见贝勒爷正与众人谈论请王十古的事情呢。贝勒爷猛一抬头，只见门头僧行礼说道："叩禀贝勒爷得知，今有众位侠客陪着一位老者，已离山门不远。"贝勒爷闻听，遂向众人说道："大概众位侠客已将王老先生请到啦！你们随我速速的迎接才是。"大家遂一同站起身形，

跟随贝勒爷出离了大雄宝殿。来到山门以外，贝勒爷举目一看，但见众位侠客如同众星捧月相似，围护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已来到了面前。贝勒爷遂向亚然和尚说道："此位就是王老先生吗？"亚然和尚遂用手一指王十古说道："小僧我给爷您引见引见吧。这位就是广东龙门县八卦堂人称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老先生十古。"回手一指贝勒爷，遂说道："这位就是贝勒爷。"王十古闻听此言，赶紧抢步向前，口中说道："民人王十古参见贝勒爷。"说罢欲行大礼。贝勒爷赶紧用手相掺，口中说道："嗳呀，折煞胤祯了。"亚然和尚说道："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王老先生庙中休息。"说着话，众人来至大雄宝殿之内，从新行礼。此时贝勒爷向于成说道："老侠客，我给您引见引见。这位就是王老先生十古。"遂又向王十古说道："这位就是西方侠于成于洞海。"王十古遂抱拳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长臂昆仑飘髯叟镇西方于老侠客。"于成又夸奖了王十古一遍。然后大家落座，小和尚献茶。贝勒爷遂向亚然和尚问道："此去聘请王老先生，如何来得如此迅速？"亚然老方丈遂就把请王十古的前后情由，细说了一遍。贝勒爷闻听，含笑说道："王老先生既不辞千里而来相助童林，真可称得起见义勇为，慷慨仗义，令胤祯钦佩之至！王老侠客既已来到，但不知怎样与童林解决此事？"众人一听贝勒爷之言，未免太已紧急了。童林遂紧忙说道："王老侠客到此，尚未歇过鞍马的劳乏，有什么事，明天再议也不为迟。"贝勒爷闻听，也知道自己说话太紧啦，遂又将话拉回来说道："事情倒是不忙，我无非就是这么说说。反正王老先生也来啦，其余那就好办的多啦。"王十古闻听，急忙答言说道："回爷的话：王十古碌碌庸才，我倒不觉劳乏。爷您老人家倒不必多心。"说着话，遂就把那童林在自己家中所议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贝勒爷闻听王十古言语谨慎，遂说

道："还是老侠客想得周全，胤祯等实有所不及也。但不知这封书信，何时投递？命何人送去呢？"王十古闻听，遂说道："此时天气尚早，如有便当之人，此时就前去下书，不是更好了吗？"说着话，命小和尚取过来文房四宝，老先生将纸铺平，提笔在手，一挥而就，写好信封，双手递与贝勒爷。贝勒爷接过来观看，写的言辞甚是平和，不过叙当年之旧交等情。贝勒爷将书信看完，仍然交与了王老先生。王老侠客将信笺折叠已毕，装在信封之内，手擎书信，向众人说道："那位英雄愿替王十古辛苦这一趟？"言还未完，就听旁边有人说道："不才小道愿往。"王十古举目观看，答话者非是别人，正是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王十古随即说道："仙长尚未能休息，又要前去下书，令在下心下何忍？"南侠口念："无量佛，王老侠客既不辞千里而来，何况这是贫道分内之事呢？"说着话，由王十古手中将书信接过来，装在左边儿的袍袖之内，遂与众人当面告辞。

书中暗表，南侠此去八卦山下书，他心中单有他的意见。什么意见呢？就是北侠去到八卦山并无效果，自己打算独出己见，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说服了李昆献二寇与翡翠鸳鸯镯。不露王十古这封书信，仰仗自己的口才，打算要在人前露脸。这就是南侠的心意。自己出了铁善寺的山门，越过了蜜蜂岭，顺着大道就走下来了。脚底下稍为一用力，几十里地，不大的工夫远远的已看见了金家道口。来到酒店的门外，进了花棚儿，来到酒店的门内，掀毡帘儿往里面观看，就见酒店的伙计，正在那里擦抹桌案，南侠口念"无量佛"，遂向伙计说道："这里是金家道口儿吗？"伙计闻听，举目打量了南侠一番，随即说道："这位仙长，您贵法号怎么称呼？您由那儿来呀？打听金家道口，有何事故？"南侠闻听带笑说道："贫道由打铁善寺而来，复姓司马，单字名空。"伙计闻听，遂说道：

“莫非阁下就是昆仑道长南侠客吗？”南侠说道：“不错，你怎么会晓得？”伙计带笑说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善寺内有名的人物，我们都听人家说过焉能不知？此处正是金家道口。您如有要紧的事，我把我们金寨主叫出来，有什么话，你老人家向他说吧。”南侠闻听，遂说道：“那么着你就多受累吧，把金寨主请出来吧。”伙计说道：“好好，你老人家请坐吧。”说着话，伙计转身形，够奔东北角的那间柜房。将来到柜房的门口，就听柜房里面有一人答言说道：“我知道啦！”伙计闻听，急忙将毡帘儿挑起，就见由柜房里面出来一人。司马空抬头一看，此人身材高大，膀阔腰圆，身上穿蓝粗布的棉袍儿，足下穿白袜洒鞋。往脸上看，黑脸膛儿，一脸的黑麻子，真可称得起大麻子套着小麻子，上供的麻子五个一堆，看着实在是难看。两道粗眉，一双环眼，鼻直口阔，颌下无须，大耳朝怀。剪子股儿的小辫儿。长得精神百倍。仙长□□要问话，就见伙计用手一指此人说道：“仙长，这就是我们大寨主金钱豹金荣。”遂又一指南侠客，向□□□□□□位就是南侠客。”金荣赶紧抢步抱拳说道：“原来是南侠客。小子未能远迎，当面请罪。”南（此处缺 11 字）鲁莽请金寨主海涵。”说着话，一同落座。金荣遂向南侠说道：“仙长鹤驾光临□□□□□□□□□□含笑说道：“有劳金寨主代为通禀八位庄主，就说司马空前来拜访，面见大庄主□□□□□□□□□□，急忙站起身形，向司马空说道：“既然如此，请仙长屈等片刻，容小子前去进□□□□□□□□南侠，临行之时，向伙计说道：“好好伺候仙长。”吩咐已毕，金荣转身形，出门去□□□□□□□□，只见毡帘儿一起，金荣由外面笑嘻嘻的进来，遂向南侠说道：“我们八位庄主闻听□□□□□□□欢喜的了不得，命小子我前来恭请。我家庄主在江沿儿候驾。”南侠闻听，自觉扬扬得□□□□□□，南侠客

三字，天下皆知，李昆岂能慢待于我?自己想到这里，遂向金荣说道："有劳金□□□□□□吧。"说话之间，自己站起身形，随着金荣出了酒店，顺着大道，一直奔西。

走了约有一□□□□□见北面儿，就是大江的江沿了，真是白茫茫的江水滔滔。江岸之上，平坦异常。司马空闪□□□□□不见八位庄主前来迎接，遂回头向金荣说道："金寨主，你家庄主在那里?"金荣带笑说道："□□□□相候，我家庄主就来。"司马空只得徘徊在江沿儿之上。不大会儿的工夫，就听得大江正北，□□□□锣声响亮。南侠举目一看，就见正北之上，一片战船，盖着大江而来。两旁边的麻洋战船，□□□□余只，船上海旗帜，真是旗分五色。战船之上，满载的是喽啰兵，各人怀抱着兵刃，真是刀□□□穗，剑戟似寒林。战船是一行行，一片片，各按着队伍，排列在两厢。使船的水手，一个个也□□□着八卦山的军衣号褂，荡浆摇橹，精神百倍。正当中一只虎头大战船，船上竖着一根桅杆，悬□□□面大旗，大旗被上面，是白地儿，红火焰，红蜈蚣走穗，旗子当中，红月光儿，写着斗大的一□□□□大旗被风吹的，行舒就卷。在船的两旁，一面儿三十二名水手，后面单有掌船的头目。在船□□□□一边站着一百名刀斧手，没老的没少的，都在三十多岁，都是一边儿高，身穿着八卦山的军□□□□怀抱着鬼头刀。在刀斧手的后面，一边儿站着五十余名，俱都是八卦山的头目，一个个衣帽□□□□□百倍。船头之上，放着一把金交椅，上面铺被一张全虎皮。在交椅的两边儿，摆设着八把□□□□□八家寨主，在两旁交椅之上，端然坐定，一位位衣服鲜明，气度非凡。在船头之上，一边□□□□□□预备栽桩搭跳。有两名大头目怀抱着八卦山的令旗，顺流而来，船只把江水涌的翻花，声如牛吼。猛听得一声呼哨，就见上首持令旗的那个头目将令旗三

展。左右的战船一齐鸣锣，战船一齐拢了岸。就见八位庄主一同离座，此时头目已将跳板搭好，八位庄主一齐登岸。李昆说道："南侠客在那里？我们弟兄接待来迟，望乞恕罪！"书中暗表，适方才南侠见八卦山如此的举动，心疑李昆必然傲慢，自己故意在江沿儿之上施威。今见李昆和颜悦色摆队前来迎接，南侠心中这才稍定。此时就听金钱豹金荣说道："我家庄主前来迎接你老人家弃岸登舟，一同进山。"说着话，遂与南侠挨次的介绍引见已毕。李昆遂向南侠说道："我们弟兄久仰南侠客的大名，早就有心与您亲近，奈因缘浅，不能相会。今多蒙仙长鹤驾光临，真是草木生辉！望祈仙长，千万恕过我等弟兄接待不周之罪。"南侠口念"无量佛"，遂说道："司马空久仰贵山贤昆仲，早有意前来登山拜访，奈因终日碌碌，致使愿与心违。至今方才得登宝山，瞻仰贤昆仲之尊颜，也是贫道之万幸了！"李昆复又说道："仙长说的那里话来，何必如此太谦呢？此处并非谈话之所，你我山中一叙。"遂又道个"请"字。司马空只得随着八位庄主一同弃岸登舟，将仙长让在当中的虎皮金交椅之上，兄弟八人左右相陪。李昆遂向头目一摆手儿。持令旗的头目又将令旗展了三展。就听各战船之上一齐鸣锣。锣的声音，再借着江水的声音，真是震动天地。水手一齐起椿解缆、撤跳提锚，战船一掉头，仍然列开了队伍，直奔正北而来。南侠坐在船头之上，远远望见八卦山的山口两旁儿的山头直插云际。再一看山头之上，漫山遍野，俱都是人字儿的窝棚，锣鼓帐房。有一对对的喽啰兵排列在两厢，作迎接之势。司马空正自观看之际，战船已来到山口，猛听得山头之上，锣声一片，南侠也未在意。赶到战船进了山口，南侠再一看，原来是两山对峙，峦岩竖立，悬石吊矶，豁牙锯齿，好不险恶！但见山头之上，堆垒着滚木擂石。往里面走的道路，全是随山就势的道路不直。是有险要

的所在，俱都有喽啰兵据守。南侠观看已毕，心中想道：好一座天生险恶的八卦山！转了数十道湾儿，方才看见败萎的苇塘，里面水港子真是纵横不一。战船随着苇塘穿苇而过，这才看见白茫茫的一片江水。正北上的山坡平坦，随山就势砌出来的粉壁花瓦子墙。在山坡之下，有二十五间船坞，倒下的九层台阶。南侠正在观看之间，战船已然靠岸，喽啰兵搭好了跳板，转身形冲着李昆请安说道："请庄主弃舟登岸。请南侠客船坞待茶。"李昆向司马空抱拳说道："请仙长下船，在船坞待茶。"司马空站起身形，跟随八位庄主一齐下了战船，进了船坞。两旁单有伺候之人调摆桌椅。八位庄主陪着司马空一同落座，跟着左右献上茶点。稍为休息，就见金荣进来说道："回禀庄主得知，肩舆已预备停妥了，请庄主陪着南侠客进山。"众人一同站起身形，顺着穿堂门儿出来。南侠一看门外摆着九乘肩舆。八位庄主请南侠上了肩舆，然后八位庄主左右相陪。南侠一看山坡上喽啰兵，成双行雁式，列成军伍，直到船坞的门首，漫山遍野。皆因八卦山的队伍，好不威严，真是各方有各方的旗帜。

南侠正在观看之际，已来到九宫八卦连环堡的门首。李昆遂向头目说道："舆肩与落平。"李昆亲自请南侠客，一同进了九宫八卦连环堡。南侠遂道了一个"请"字。李昆在前，司马空与七位庄主在后。道爷抬头一看，只见前面有六扇屏风门，绿油洒金星儿，上面有四个红斗方儿，写的是"斋庄中正"。道爷暗含着心中纳闷，心说：这么大的一座八卦山，怎么没有奏门呢?及至进了屏风门儿，再往里面观看，三面俱都是屏风门儿，与方才那个屏风门儿，俱都是一样。司马空还是不解其意。又过了一个院子，复又一看，仍然是一样。连走了四五道院子，都是与先前一样。道爷心中暗含着有点儿着忙，心说：莫非这就是八卦山的九宫连环堡吗?书中代言，李昆这是给司马空留着

一点儿厚意，所以自己才在头前给引着路。真要是叫司马空在头里走哇，司马空要想进人家的九宫连环堡，势比登天还难。这就是李昆待司马空的那点儿厚意。李昆在前引着路，走的工夫不大，已来到八义厅。司马空举目一看，只见八义厅的院中，东西两面儿，一面儿共有四层喽啰兵，一个个都是雄纠纠，气昂昂，怀中抱着兵刃。在大厅之上，一面儿有十二名头目，俱都手捧鬼头刀，威风凛凛。大厅的正中间，有六扇围屏。围屏的西面，放着一张帅案，两旁边儿，一边摆着四把金交椅。及至进了八义厅，李昆说道："请仙长上坐。"司马空谦让一番，只得在上首落座，八位庄主在左右相陪。手下人献茶已毕。司马空一看八位庄主的身背后，站着有三十余位英雄，真是高高矮矮，丑丑俊俊，胖瘦不一。一个个衣冠楚楚。司马空一看，院中厅内，预备得如此森严，自知此来凶多吉少。自己想到这里，将要向李昆说话，就见李昆抱拳说道："仙长的大名，天下皆知，我们弟兄，钦仰已久。今阁下到此，正应加意的款待。皆因我们与童林，有点小纠纷，尚且未能解决。仙长此来，我们弟兄不得不问，你若是由扬州玉顶九龙山前来八卦山，拜访我们弟兄，我等弟兄，欢迎的了不得。咱们仍按陆友之交，留仙长在我的八卦山住些个日子。你就是走的话，我等弟兄也得挽留，还要在仙长的台前，受其情诲。阁下若是由打铁善寺而来，奉童林之重托，前来下说词，你就是苏秦之口，张仪之舌，良王陆贾之游说，风流随和之善辩，我们弟兄也不敢容纳招待，当即送阁下出山。非是我们弟兄情薄，实在惟恐仙长欲下说词之故耳。但不知你由何处而来，望仙长明白示下，我等弟兄好设法款待阁下。"司马空闻听，心中说道：我尚且未能开口问他，他先以恶言闭塞我口。反正我是既来者则安之，莫若我将话说明，看他们弟兄怎样的对待于我？道爷想到这里，遂向李昆说

道："太极公，贫道并非是游说之士，谅庄主必然知道。皆因重阳大会事毕之后，童林为八卦山之事万分的焦急，有意亲至八卦山，前来与阁下面议。童林自知失礼，恐怕庄主见责。有心若不来贵山，他乃是奉旨戴罪捕盗而来，若国宝不能还朝，童林如何进京交旨？因此童林在铁善寺内踟蹰，束手无策，百计不出。这才与贫道相商，令贫道前来面见庄主，备陈前事。庄主既有侠客之称，岂能违背国法王章?绝不能袒护弟子。望庄主将国宝交出来，交与贫道带回铁善寺，一则童林也可捧玉镯进京请罪；绝不牵连八卦山的各位庄主，二位小英雄，也可逍遥法外；国宝也可还朝：此所谓三全齐美。想庄主乃是大智慧之人，谅不难解决此事。贫道受童林之托，岂敢以巧言瞒昧？望庄主明鉴察纳。"李昆闻听，不由得一阵狂笑，遂向司马空说道："仙长，你所说的这片话，您是枉费了唇舌！不错，我李昆既有侠客之称，岂能不知国法王章？皆因童林前有铁善寺敲山震虎，分明是以武术示威于八卦山！若想要二小与翡翠鸳鸯镯，却也不难，必须童林亲自到此，或是同他所请的众位侠客前来我的八卦山，我与童林见面之时，此事不难解决。童林不来倒不要紧，就凭阁下这一面之词，焉能将国宝要去？今天您就是说的海枯石烂，舌敝唇焦，也是不济于事。今阁下既将话说明，我等弟兄实不敢领受钧谕。"遂回头向左右说道："吩咐外面，摆队送仙长。"司马空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恼怒，心说：这分明是轰我出山！好无情面，真乃欺我太甚！本应当亮剑与李昆决一胜负，免得叫李昆等藐视于我。又一回想：童林既与八卦山有势不两立之慨，可是至今尚未能用武。我今勿论受多大的委屈，我总算是两造说和的来人儿，我何必作此无味的蛮横呢？莫若我暂且忍耐。谁让我跟童林是莫逆之交呢？倘若日后真要以武力解决八卦山的时候，我再亮剑领教他们八卦山的弟兄，

也叫他们知道知道我司马空的厉害！这就是修道的好处。虽然气撞上来啦，明明知道李昆是以言语相欺，道爷反倒把气往下一沉。这就是素日仙长练气的苦功。

书中暗表，南侠真要是亮剑与李昆动手的时候，李昆他并不与南侠接战，他反倒说什么，两国相争都不杀来使，我们战的是童林与镇东侠，我们与仙长您并没有交战必要。分明被李昆奚落一场。况且李昆尚有暗中示威之意。头次刘俊下书，山中并不见有一名喽啰兵；二次三小侠探山，也未见山中有什么防范；惟独南侠客今来此下书，山内外便满布阵势，大江中便密布战船，大厅内外便摆列着刀斧手。这明明威嚇司马空，司马空焉能看不出来呢？此时司马空反视有如无，和颜悦色，并不与李昆反目动武，一来显出有侠客的身分，二来不受李昆的愚弄，还显着自己好看，李昆还得甘心佩服。看起来一个成名的侠客够多么难哪！闲言少叙。

却说南侠闻听李昆之言，不但不着急，反倒和颜悦色的说道："贫道此来，一则是代表童林而来，二则还有阁下一位良友，托我带来一封书信，要面呈庄主。"说着话，由袍袖里面取出王十古那封书信，遂双手递与了李昆。李昆将书信接过来一看，下款写的是"王十古拜缄"，并不拆信观看，遂说道："原来是我兄长的书信到此。"急忙将书信放在桌案之上，行了三鞠躬的大礼，然后把书信又拿在手中，将封口儿拆开，双手捧读。只顾李昆这么一来不要紧，险些把南侠客的鼻子给气歪了，心说：李昆他对待王十古这封书信都要这么恭敬，想我与王十古都是一样的侠客，他对待我就如此的薄情，真正令人可恼！自己正在思想之际，就听李昆说道："我兄长王十古的书信，休要放在大厅之内。若要放在大厅里面，显着你我弟兄不恭敬他老人家。"遂向手下人说道："将这封书信，供奉在后面佛堂之中。"司马

空明知李昆是戏弄自己，自己反倒谈笑自若。李昆遂向南侠客说道："小可李昆，实不知南侠客是与我兄长递书至此，实在是失于款待。仙长您为什么不早说呢？"将话说完，遂又向手下人说道："快快摆酒伺候。"此时南侠是一肚子的闷气，再者说借着王十古的情面，就是吃人家这一顿饭，也是不好消化。自己遂向李昆说道："庄主不必费心，贫道早饭早已用过了。但望庄主早作回书，贫道回去，好有个交待。"李昆闻听，遂向南侠说道："我与王老先生，乃是换心之交，李昆实不敢立作回书。有劳仙长，上复王老先生十古，就提李昆于明日遣人至铁善寺，面陈一切。特约阁下分神，代为致意，李昆就感情不尽了。"司马空闻听，遂说道："贫道不敢在此久留，惟恐王老先生候回信悬念，贫道要当面告辞。"李太极闻听，遂向司马空说道："仙长既然非走不可，我等弟兄也不敢强留。"遂回头向手下人说道："吩咐外面，摆队送仙长。"李太极这一声令下，跟着七位庄主也站起了身形，仍然将南侠送出了九宫连环堡。来到了船坞，给南侠预备了一只小船儿，李太极命金钱豹金荣："将南侠客送出八卦山。"吩咐已毕，遂抱拳与南侠作别。道爷连头都没回，上了小船，有金荣相陪，一同出了八卦山。来到了江沿儿，道爷遂与金荣告别，直奔铁善寺而来。

自己一面走着，一面思想此次去八卦山的事情。李太极不该戏弄于我。想到此处，不由得怒冲牛斗。自己又想：我乃出家之人，人称为练气士，为什么压不住五火呢？想起来，真正可笑。不由得就大笑起来。走着走着，又想起李昆的轻狂傲慢，只气得毫发倒竖。又一想：自己也太已的无才啦，险些失去了侠客的身分。自己复又大笑起来。真是气一阵，笑一阵，若癫若狂。自己又一回想：我若回到庙中，要被众位侠客看出我面带着怒容，我还怎么称为侠客呢？想到这里，自己这才把怒容

收敛。越过了蜜蜂岭，来到铁善寺的山门。进了山门，来到了大雄宝殿。此时众位侠客款待王十古已毕，大家正在谈话之际。刚谈到南侠下书之事，童林一抬头，只见南侠由外而来。王十古一看，赶紧站起身形，抱拳向南侠客说道："有劳仙长鹤驾！此去下书，但不知李昆是何等的举动，望仙长明白示知。"南侠客并不说自己在八卦山受辱之事，只得谎言说道李昆款待甚殷，见书信异常的恭敬。李太极回答，不敢作回书，明日遣人至铁善寺来面陈一切。王十古将话听完，遂向仙长说道："此去下书，仙长多多受累！"此时贝勒爷才与众人相商，等候明日八卦山的信息，再为决定。当日无事。

次日清晨，大家梳洗已毕，正陪着贝勒爷吃茶谈话之际，就见门头僧前来回话，言说外面有八卦山的二庄主胡廷，要面见王老侠客。贝勒爷闻听，这才约同众侠客，往外面迎接。众人来至山门以外，举目一看，就见对面站立一人，身穿蓝粗布的棉袍，脚底下白袜洒鞋。往脸上看，细眉朗目，高鼻梁儿，两个元宝式的耳朵，三角儿口，两撇掩口的胡须。形若猿猴。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胡廷由对面一看，只见由山门之中，出来数十位，正当中是王老侠客十古，遂赶紧向前抢步行礼，口中说道："老哥哥在上，受小弟大礼参拜。"王十古赶紧用手相掺，口中说道："贤弟免礼！随愚兄庙中一叙。"说着话，众人陪着胡廷，来到大雄宝殿之内，众人分宾主落座。胡廷坐在上首，王十古下首相陪。王十古遂向胡廷说道："二弟此来，有何金言，当面赐知。"胡二庄主随即说道："小弟奉我兄长之命，特来约请你老人家与众位侠客老少众位英雄，明日驾临敝山，有要事相商。其余别事，小弟一概不知。如果你老人家前去，小弟回山，禀明我那兄长，明日也好扫道恭候。如果你老人家不去，我也回明我那兄长。去与不去，敬听老哥哥示下。"言还

未尽，就听王十古说道："既然二弟枉驾至此，蒙李大弟又致意相约，我焉有不去之理？烦劳二弟，代一回信，就说愚兄明日清晨早到贵山，决不爽约。"胡二庄主闻听，这才站起身形，遂说道："既然如此，小弟回去禀明我兄长，明日专候众位侠客大驾光临。"王十古接着说道："二弟既然要走，愚兄也不敢多留。待愚兄相送我弟。"说着话，王老侠客这才率领众人，往外相送。仍然把二庄主胡廷送出了山门，胡廷遂向众人抱拳，告辞而去。王十古见胡廷走远，这才率众回庙。大家彼此落座，贝勒爷这才向王十古说道："李昆命胡廷前来约请老先生与众位侠客，前往八卦山，惟恐李昆居心叵测，老先生何故轻诺？"王十古含笑向贝勒爷说道："爷您请放宽心。十古深知李昆，决无暗昧的行为。"贝勒爷闻听，遂说道："老先生既知李昆的行为，我们也过于多虑了。"说罢，大家彼此哈哈一笑。王十古这才与大家相商，遂说道："那一位愿意随同王十古，去往八卦山？在下不敢指名要求。"话言未了，旁边有一人答言说道："老人家，小可理当前往。"王十古回头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接着就是镇东侠侯庭侯振远、长臂昆仑飘髯叟镇西侠于成于洞海、昆仑道长南侠司马空、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和尚、风流铁扇仙张鼎张子美、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还有望潭庄的二老——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过海乌龙展雄展大旺、水晶长老亚然老方丈，还有三义庄的三老——神刀红眉叟郑奎郑天雄、铁戟将高麟高元甫、左臂神刀洪立洪炳南，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神行赛罗宣老和尚普妙，还有李家庄的展翅大鹏杨万春。王十古看了看，连自己的徒弟金晴火龙应太和，再添上在八卦山被困的的北侠秋田秋佩雨，共合是二十一位。王十古看罢，说："既然众位愿意前往，在下也不敢拦。咱们是

明日清晨，预备一同前往八卦山。”众人一齐点头。当晚无事。

次日清晨，众位侠客各人带上各人的兵刃，各人收拾各人的包裹，一同与贝勒爷告辞，跟随王十古一同出离了铁善寺，越过了蜜蜂岭，一直够奔八卦山而来。众人脚底下稍微一用力，六十来里地的路程，工夫不大，已然来到金家道口，就见酒店的门口站着两个人，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金钱豹金荣、艾叶花斑豹金亮。金氏弟兄一见众位侠客到来，赶紧抱拳说道：“我弟兄二人奉庄主之命，在此迎请众位侠客爷。我家八位庄主在江沿儿候驾，已等候多时了。”王十古闻听，含笑说道：“有劳二位头前带路。”金氏弟兄遂在前面带路，众位侠客后面跟随。往西走了不远儿，已远远望见大江，就见八位庄主每位坐着一个马扎子。在两旁站着十数名从人，在两边儿垂手侍立。八位庄主见众位侠客到此，遂一同站起身形，率领手下人远远的迎接。这众位侠客之中，惟有南侠客看着，心中这个气就大啦！为什么南侠这么大气呢？皆因南侠下书来的时候，李昆将八卦山的内外密布着队伍，大江之中摆列着战船。如今江沿儿之上，并不见一兵一卒。前此分明是李昆他奚落于我。自己想到这里，暗暗的咬牙忿恨。不言南侠暗自生嗔。

单说李太极，带着他那七个兄弟，来到王十古的面前，一齐抢步向前行礼，口中说道：“兄长请上，受我等大礼参拜。你我弟兄当年会晤，小弟在兄长的面前，颇受你老人家的指教。自从握别以来，光阴荏苒，屈指算来，已有二十余载，不意我兄，就已须发斑白了。小弟渴想我兄，寝食难安。今幸我兄大驾光临，今又得见我兄之尊颜，已慰小弟之平生了。”王十古急忙用手相掺，口中说道：“贤弟免礼。自从我与贤弟分袂之后，劣兄回至家中，也是时常想念我弟。夜梦神驰，时刻思想。今又得见大弟，你也成了皓首苍翁了。”说着话，二庄主胡廷等，

一同过来见礼。挨次见礼已毕，由王十古与众位侠客一一介绍，各人报通各人的名姓，李太极这才约请众人进山。原来在江沿儿之上，早就湾着一只大船，船上的座位，早已安排停妥。李太极遂抱拳向众人说道："请众位侠客弃岸登舟。"众人这才顺着跳板，上了大船，按次序落座已毕，李昆遂吩咐水手："速速开船！"水手闻听，那敢怠慢，急忙解缆、撤跳、提锚，用篙一点江岸，水手一齐摇橹，船只一掉头，直奔山口而来。进了南山口，穿过了芦苇荡，到了船坞，大船靠岸，水手搭好了跳板，系好了缆绳。单有头目过来请安说道："请庄主与众位侠客弃舟登岸，船坞待茶。"李昆遂向众人说道："请众位侠客下船，船坞少坐。"众人遂一同来到了船坞，休息了片刻，方由船坞里面出来，李昆在前，众人在后，顺着山坡，来到了九宫连环堡的屏风门儿以外。李昆将身形往旁边一闪，遂向王十古说道："请兄长前行。"王十古闻听，心中早就明白了李昆的用意，这分明是以九宫连环堡相难于我。想我既称为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这小小的九宫连环堡，岂能相难于我？王十古遂用目看了看，原来是按先天八卦所摆，五行相生相克。王十古将方向看明白之后，率领众人往里就走，按着乾为天的方向，工夫不大，已然转到了中央戊己土，来到了八义厅。李昆在后面看着，心中暗含着佩服王十古，真不愧人称为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的妙手！及至来到大厅的台阶儿之前，李太极这才往里相让。此时八义厅的隔扇早已打开，大厅里面的座，已经排列停妥。众人随着李昆，进了八义厅，挨着次序落座。王十古与众位侠客坐在上首，李昆他们哥儿八个在下首相陪。手下人献茶已毕，茶罢搁盏，王十古遂向李昆说道："李大弟，今将劣兄约到了贵山，但不知有何金言？我等愿闻高论。"李昆闻听，遂含笑说道："提起来小弟我实在有些个惭愧，也是小弟山规不严，以致韩

宝等，才与童林童侠客故意为仇，入皇宫盗取国宝，罪大弥天。弟等一闻此信，不寒而栗，因此才设法将韩宝、吴智广找回八卦山，幸而国宝未失。又闻听童侠客，九月九日重阳大会，赴会于铁善寺。小弟本当绑二小、捧玉镯，去到铁善寺，献于童侠客的面前，我等再请罪于山门之下。怎奈童侠客约请天下的英雄，以武术意欲封闭铁善寺的山门。这明明是敲山震虎。我们弟兄八人真要将二小与翡翠鸳鸯镯献至铁善寺，那时节难免叫天下的英雄议论我李昆太已的软弱。再说我李昆又不敢违背国法。正在万难之时，可巧兄长到来，小弟倒想出一个主意来，所以我才请众位侠客随同我兄一同至此。小弟平生有五样儿绝艺，献丑于众位侠客的面前。如果众位侠客，勿论那位能够随着我练的上来我这五样儿绝艺，李昆情愿绑二小、献国宝，请罪于众位侠客的面前。如果众位侠客练不上来，我也不敢违背国法王章，我也绑二小、献国宝，我等弟兄也请罪在众位侠客的面前。”王十古心中想道：好厉害的李昆哪！我们要练的上他这五样绝艺来，他也将二小与国宝交与我等。我们要是练不上他这五样儿绝艺来，他也将国宝与二小交与我等。话虽如此的说法，但是我们大众的名誉，就得从此付于流水呀。老侠客想到这里，遂向李昆说道：“太极公，你既然说出你有五样儿绝艺，我也得听听是那五样儿呢？是一个人随着你练五样儿，还是大众随着你练五样儿呢？请你将话说明。我们还不定行不行呢。”李昆闻听，遂说道：“这五件绝艺，我先作出来，然后众位侠客随我之后，再试这五样儿绝艺。一位试下来也算，大家试下来也算。第一件绝艺，名叫‘八步打灯’，第二件绝艺，名叫‘空行八步’，第三件绝艺，乃是试艺，第四件绝艺，名叫‘登萍渡水’，第五件绝艺，名叫“平行十三丈五”，又名‘狸猫登树’：此即李昆平生所学，情愿献丑在众位侠客的面前。论到试此绝

艺，兄弟我这边儿，就是我们弟兄八人。我山中还有一个朋友，我把他也请出来，问问他是算你们那头儿的，还是算我们这头儿的，任凭他自择。”说着话吩咐手下人：“去至后面，把我那位朋友请了来。”手下人答应一声，去的工夫不大，就见家人陪着一位老者而来。众位侠客举目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北侠秋田秋佩雨。李太极遂向北侠说道：“所有在座的众位侠客，不知秋兄可曾认识？”北侠闻听，二眸子一转，冷笑说道：“在座的众位侠客，俱都是童林所请的英雄，在下我也在场，我为什么不认识呢？”说着话，遂与众人一一的相见。相见已毕，回头又向李昆说道：“太极公，将在下唤至八义厅，但不知有何金言示下？”李太极闻听，遂说道：“我将老侠客请到，非为别事，皆因我与王老侠客十古已然议决，我等大家试五绝艺。本山就是我们弟兄八人。您原是远来者为客，您是算他们那头儿的呢，还是算我们这头儿的呢？”北侠闻听，接着说道：“既然本山有你们八位庄主，我要在内，岂不是打搅？莫若在下就算他们那头儿的吧。”李昆闻听，心中想道：这倒好，吃了我这么些个日子，至到如今，他还是算他们那头儿的。想到这里，遂说道：“秋贤弟之言，理当如此。请落座吃茶。”李太极遂又向王十古说道：“小弟所议之事，但不知我兄意下如何？”王十古遂说道：“此事我也不敢自专，我得跟大家商议商议。”说着话，站起身形，向众位侠客说道：“适才李庄主所议之试五绝艺，但不知众位侠客，意下如何？”众人闻听，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俱都是面面相觑。书中暗表，皆因这五样儿绝艺，众人之中，有会三样儿的，有会四样儿的，有会两样儿的。这五手儿绝艺都不完全。不用说别人，就按童林说，就说“登萍渡水”这一招吧，顺水皮儿上走，童林就不成，因此童林未敢答言。王十古一看这种情形，就知道五手儿绝艺，众人不能全都会，自己

遂就把此事揽在自己的身上，遂向李昆说道："这五样儿绝艺，众人俱都赞成，我们情愿领教您的第一手儿绝艺。"

李昆闻听，遂向手下人说道："速速与本庄主预备一切。"手下人立刻预备了八仙桌儿，在桌案之上，放着一盏古铜的蜡扦，上面扦着一只羊油蜡。书中暗表，这只蜡是点过了的啦。先将蜡油燃化，在蜡油里面续上了几根羊毛，为的蜡油不往外流。李昆见家人收拾已毕，自己先出了大厅，用鼻子尖儿一找风头，可巧一点儿风都没有。书中暗表，外面要有风，可就不能在外面练啦，皆因灯烛的火头儿怕风。此时李昆见院内无风，遂命家人将八仙桌儿搭到院内，将蜡烛点着，将蜡燃融了，然后来到大厅之内，向众人说道："请众位侠客，到外面试艺。"众人跟着李昆来到院内，在东面儿一字儿排开。八位庄主在西面儿站着。李昆遂向王十古说道："那位侠客愿随李昆比试第一手儿绝艺？"王十古闻听，将要问那一位愿往，这句话尚未出口，就听旁边儿有一人答言说道："不才小弟愿试第一绝艺。"李昆举目一看，答话者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李昆看罢，心中暗想：童林要真能够"八步打灯"，就不枉他兴一家武术。正自思想之际，就听王十古说道："童贤弟，多受累吧。"童林遂向李昆抱拳说道："太极公，请先献艺，童林愿作第二者相随。"李昆抱拳说道："既然如此，李昆就要当场献丑了。"说着话，由桌案之前，向前走了八步，将身形转过来，面对着桌案上的蜡灯，施展打灯之法。这个打灯，也不是用兵刃打，也不是用暗器打，这一手儿，在拳术之内，名为"拳能变掌，掌能扑灯"，在八步之内，用掌一击，蜡烛立灭。要按着练武术的说，这一招儿，打的是内气。武术之中，有一手儿"挂画"，比如两个人动上手，这一掌能可将敌人打在墙上，双足离地，就仿佛贴在墙上一般。叫他在墙上贴一会儿，再掉下

来，还叫被打的这个人不能受伤，此名叫“挂画”。别看练丝竹管弦的，讲究五音六律，练武术的也讲究打手音。手音儿就是心肝脾肺肾，分用那一部分的力量。可是就是练不会“八步打灯”的手音。怎么单独八步打灯呢？不会十步打灯吗？不行。人的气力不足十步，皆因是上天、下地、八方合成十方万灵，除去上天那位主宰，可以占全十方。人生在天地之间，在娘的腹中怀胎，但凡男儿，都不能十个月满足，项多不过是九个月零十天，瓜熟自落。惟有女性，可是十月满足。所以人生天地之间，不足十者，十者为贯数。若不然怎么说八步打灯呢？皆因人不足十的贯数，就是补那二十天。练武术的大家，也不能欺天。此打灯之法，慢说是十步，就是八步将灯打灭，非得有混元一气之法不可。李太极今天站在众人的面前，站立在八步之内，双足并齐，身形向下一蹲，左脚往前一伸，脚尖儿朝天，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就仿佛足踏圆球，手扶着圆球的一般，按天地如卵形。此名叫“太极中心一点”。目往前视，左手往回一抽，右手掌往前一递，丹田一叫真力，喊了一声：“哈！”众人一看，桌案上的蜡烛，被李昆的右掌扑灭。众人齐声喝彩！李昆随着将手往回一撤，内气仍贯入丹田，遂含笑向童林说道：“请阁下当面显艺。”童林闻听，遂抱拳向众人说道：“在下学艺年浅，‘八步打灯’之法，不定行不行，望众位多多原谅。”说着话，站在李昆所站的原处。童林这个打灯之法，可不跟李昆一样。李昆打的乃是正式儿，童林这个架式是偏式儿。童林将身形一斜，面向东说道：“众位请看！”说着面向南一转，二目直看蜡灯。此时家人早将蜡烛燃着，火头儿着的正旺。童林上右步，右手顺着左手底下一穿，掌心对着蜡灯一击，口中喊道：“嘿！”就见蜡灯的火头儿，应手而灭。众人一齐喝彩！此时童林将架式往回一收，气归丹田，口中说道：“献丑献丑。”

遂退入东面儿。王十古又向李昆说道："这第一手儿绝艺，大概完了吧？我们情愿领教您那第二手绝艺。"

李昆又吩咐家人预备一切。工夫不大，家人抱来十六棵竹竿儿，全有核桃粗细。就见家人拿着铁镢子、铁锤子，在地下画好了圆形，在圆圈儿的四周围，用铁镢子凿了十六个窟窿，将这十六棵竹竿儿，全都插好。竹竿儿原是九尺长，插在地下一尺，外面还有八尺高。这个圆圈合在一处，整整的是八步。人迈一步为半步，迈两步为一步。二步为一弓。一弓五尺为一步。这手儿工夫，必须用十六棵竹竿儿。若运用着工夫在竹竿儿的顶儿上走一个圆圈儿，就为"空行八步"。若练好了"空行八步"，方称得起真实的飞檐走壁呢。李昆见家人安置停妥，遂向王十古说道："兄长，第二手儿'空行八步'，但不知那一位随着小弟试艺？"李昆将话说完，面有得色。

书中暗表，这手儿工夫最难。虽然看着不算回事，要按初练的时候说，可就难啦。先用沙板儿砖在院子当中平着摆一个圆圈儿，人先在沙板儿砖上走。刚一走的时候，一定双足没有工夫，总迈空步登不到砖上。工夫一长了，双足也有了准儿啦，一迈步就是砖，双足落不了空啦。然后把砖横着立起来，走沙板砖的棱儿，沙板砖一定一登就倒。日子长了，脚登在砖上，砖不倒啦，然后再按着夜行术的工夫，鹤行鹭伏，磕膝盖碰胸脯，脚后跟儿打屁股蛋儿，在砖上头跑。这个砖仍然不动，再将砖竖着立起来，走这个砖顶。练法与前一样。乃至在砖上练成啦，可就不走砖啦，走什么呢？走米面铺里那个出号儿的大笸箩。将笸箩放在平坦之处，里面满满的装一下子小砖头，都要核桃大小。天天按着夜行术的工夫，在笸箩边儿上走。一天往外拿一块砖头儿。日子一长了，笸箩里面的砖头儿，可就没啦，人仍然在簸罗边儿上走，还不能叫簸罗翻了个儿。因为什

么簸罗翻不了个儿呢?皆因这个人在簸罗边儿上，走的快啦，簸罗没有翻个儿的工夫啦。练完了簸罗，这才练这十六棵竹竿呢。刚一练的时候，地里面埋一尺，外面露一寸。仍按夜行术的工夫，用脚尖儿登着竹竿头儿。练来练去练的，脚底下有了准儿啦，再一寸一寸的往上长，长到八尺为度。这一手儿工夫，是为窜房越脊，不怕这间屋子离着那间房多远，只要是有一点儿接脚的东西，可以纵身形先奔那个接脚之处，用脚尖儿一点，就可以越到那间房子上去。闲言少叙。

单说李昆向王十古说道："老侠客，但不知那一位愿意随着小可，练这第二手儿绝艺?"未等王十古问，就听旁边儿有一人答言说道："小弟我来陪着你练这手儿'空行八步'。"李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北侠秋田。李昆遂说道："贤弟既然愿意随着我练这手儿'八步登空'，那么兄弟你就多辛苦吧。"说着话，李昆身形向上一纵，纵起有一丈多高来，右脚尖儿站在竹竿儿的顶儿上。身形往下一蹲，左腿往前面一伸，脚尖儿往上一扬。左手在前，右手在后，目往前视。腰眼一叠劲儿，身形向前一纵，左脚尖儿站在第二棵竹竿之上。右脚又换到前面，仍然扬着脚尖儿。将左手撤回，右手换到前面，把架式定住，再往前纵。两手来回的施转，就如同手扶着圆球，足踏着圆球一般。工夫不大，整转了一个圆圈，然后由竹竿儿上面跳将下来，气不涌出，面不改色。遂向北侠说道："请贤弟试验'空行八步'。"秋田闻听，遂说道："如此小弟就献丑了。"自己也来到竹竿儿的面前。书中代表，北侠的'空行八步'，跟李昆就不一样啦。李昆是按着太极的工夫，以两手作衬。北侠是以两膀作衬，他是按"青蜓三点水"之法。说着话北侠纵身形，纵起有一丈四五，先用左脚点住竿竹顶。右脚往前一伸，两只胳膊左右一伸，扬着头作"蜻蜓点水"之法。左脚一用力，往第二棵竹竿儿上

一纵。右脚又站在竹竿儿之上，仍是“蜻蜓点水”之式。工夫不大，将竹竿儿走完，纵身形跳将下来，气不涌出，谈笑自若。遂向李昆说道：“此第二绝艺，可曾完否?”李昆说道：“第二绝艺已完，请自休息。”遂又命家人将竹竿儿撤去。家人收拾已毕，照旧将院子垫平。

李昆遂向王十古说道:“这第三个问题，可就是比试武艺了。众位侠客若是胜的了我们弟兄八人，然后再比试第四绝艺。不知王大哥以为如何?”王十古闻听，带笑说道：“随阁下自便。”李太极闻听，遂向自己的兄弟们说道：“你们哪一个过去，与众位侠客比试?”话言未了，就听有一人口念：“阿弥陀佛，小弟愿往。”李太极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僧。李太极说道：“四弟多加小心。”法禅说道：“不劳兄长嘱咐。”

书中代言，由从杭州擂，法禅被童林掌震回山，病体痊愈，自己每日用功，现已工夫复原。今见李昆一问，自己这才答言，要报昔日一掌之仇。这才来到在院子的当中，手打问心，口念：“阿弥陀佛，小僧法禅，今奉我兄长之命，特为领教众位侠客英雄。勿论那一位过来赐教，小僧情愿奉陪。”言还未尽，就听东面儿有人答言说道：“待小可陪着你走两趟。”法禅抬头一看，就见此人乃是中等的身材，身穿蓝绸子薄棉袍儿，里面穿的月白绸子的夹裤夹袄，脚底下穿着白袜云鞋。往脸上看，两道黄焦焦的眉毛，一双金睛，鼻直口阔，大耳有轮，面皮发白，微有几根黄胡须。和尚一看，非是别人，正是湖南三义庄的神刀红眉叟郑奎郑天雄。和尚看罢，遂说道：“久闻阁下拳术精奇，小僧不才，正欲领教。老英雄请来上招罢。”郑奎闻听，遂说道：“禅师能为出众，掌法高强。郑奎乃微末之能，焉敢与你比试?不过给你垫垫招就是了。”和尚说道：“老英雄不必太谦，请速进招。”郑奎闻听，用左手一领和尚的眼神，右手照着和尚的胸

膛，就是一掌。和尚用右手往上搭，向左一岔步，左手掌对准郑奎的前心打来。郑奎往旁边一闪，不提防和尚的右手一反，用了一个“反臂撩阴掌”，正打在郑奎的小腹之上。老英雄应掌而倒。复又翻倒站起身形，双手握着小腹，双眉紧皱，败回了东面儿。

和尚复又开言说道：“方才这位郑老英雄，与我动手，他的武艺倒是不错，可是要与小僧动手，稍差着一点儿，皆因他一时没留神，被我一掌打倒。还有那一位请过来，小僧奉陪。”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东面儿又有人说道：“待小可我请教请教。”和尚一看此人的穿章打扮，此人在中等的身材，还高着一扁拳。身穿米色绸子的棉袍儿，里面是蓝绸子的夹裤夹袄，足下白袜云鞋。往脸上看，四方的脸面，两道长眉，一双虎目，神光炯炯。高鼻梁儿，四字方的海口，大耳有轮。颌下三绺墨髯，洒满了前胸。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高麟高元甫。和尚遂道了一个“请”字。高麟往前一抢步，使了一个“双风灌耳”，双拳直奔法禅的左右太阳穴打来。和尚见双拳临近，用了个“双手分云式”，将高麟的双拳往外一绷，随着将双掌向里一推。这一招儿名叫“推窗望月”。双掌正按在高麟的胸膛之上。高麟赶紧往后一撤身。法禅虽然双手落空，随着又一斜身躯，将在左手往回一撤，右手用了一手儿“单撞掌”，直奔高麟的华盖穴打来。就听和尚喊了一声，“嘿！”高麟倒退了几步，身形站立不稳，坐在尘埃。翻身站起，败回东面儿去了。

法禅口念：“阿弥陀佛，还有那一位过来，小僧再陪着你走个三合五趟的。”此时就听有人答言说道：“禅师武艺高强，不才要领教一二。”说着话，由东面儿绕出一人，也是中等的身材，生得细腰扎背，身穿蓝绸子棉袍儿，内衬灰色绸子的夹裤袄，足下白袜云鞋。往脸上观看，红润润的一张脸膛。两道残眉，

寿毫多长。一双虎目，神光足满。准头端正，唇似丹霞，大耳朝怀。颌下半部花白髯。精神百倍。带笑抱拳说道："我观看大家动手，技痒难挠，特地前来领教禅师。"将话说完，左手一晃，右手对准和尚面门，就是一掌。和尚上左步，用右手往下一落，左手跟着用了个"单风贯耳"。杨万春往下矮身，刚然躲过了这一掌，不提防和尚的左手，向回一撤，用了一手儿"辘轳翻车"，右手直奔杨万春的左太阳穴打来。杨万春一低头，虽然躲过了太阳穴，未曾躲过了肩头，只听"八"的一声，杨万春站立不稳，向前迈了两步，爬伏在地。和尚一撩手，口念："阿弥陀佛，"遂说道："小僧一时失手，阁下多要担待。"杨万春站起身形，一语不发，败回了东面儿去了。

法禅和尚连胜了三阵，不由得面有得色，说话可就有点儿狂啦。遂说道："适方才这三位老英雄，能为到是不少。若是与小僧动手，他们可差的多。此时我领教的是成名的侠客，高明的老师夫。如要全似方才那三位的武艺，就不必过来白费事啦。"和尚这句话将说完，就听东面儿有一位和尚，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人随声音至，此人已站在面前。法禅举目一看，面前站立一个和尚，胖大魁梧，身窗灰色的僧衣。腰中系着一条绒绳，足有核桃粗细。灯笼穗左右直摆。足下穿胖袜僧鞋。往脸上看，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漆亮的头皮儿。手中亦未拿着拂尘。法禅一看，非是别人，正是童林的师兄，长眉长老铁臂禅师普照。法禅手打问心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普照禅师。难道说你我同道之人，还要比试吗?"普照闻听，遂说道："小僧学过几手儿乡下的笨拳，正要陪着四庄主过两招儿。"将话说完，合掌当胸，作出"童子拜佛"之式。法禅也知道普照是童林的师兄，遂不敢自傲，只得将左手一领普照的眼神儿，右手直奔普照的头顶砸来。普照见法禅的掌来的甚猛，也知道

法禅的“劈挂掌”厉害。遂即向左一上步，用右臂向上一穿。法禅以为普照这一手儿，是实招儿呢。将要用臂往回挂，焉想道普照的左手，顺着自己的右臂穿过去，捋住了法禅的胳膊，往下一衬力。这一招名叫“千斤坠”。法禅往回一夺自己的臂膀，普照的右手，趁势按在法禅的胸膛之上，身形一横。这一手儿名叫“踏掌”。普照喊了一声，“哈！”法禅应手而倒。普照往回一撤身，仍作“童子拜佛”之式，遂说道：“小僧一时失手，得罪禅师，望祈恕过。”法禅翻身站起，败回了西面去了。

李昆见四弟落败，遂又向自己的兄弟们说道：“那一位再过去，陪着众位侠客走两趟?”这句话尚未说完，有一人答言说道：“小弟愿往。”李昆举目观看，原来是五弟贺永贺建章，外号人称火眼金睛貘。李昆说道：“五弟多加小心。”贺永说道：“不劳兄长嘱咐。”说着话，来到院子当中，遂向普照说道：“多蒙禅师手下留情，并未发真力。不才贺永也要领教领教。”普照闻听，遂含笑说道：“当场比试，不过是点到而已。阁下既要动手，小僧情愿奉陪。”说着话，仍是合掌当胸而站。贺永一看和尚，仍是等招，遂抱拳说道：“请阁下进招罢。”普照只得用右手使了一手儿“单攒掌”，直奔贺永的面门打来。普照一时的大意，那里者过贺永早晚留着神呢。见普照的掌到，并不躲闪，遂将身形一斜，左手顺着老和尚的手底下一穿，遂用右手又一穿，用了个“双手分云”，随着又向前一推。这一手儿名叫“虎扑子”。老和尚一个没留神，遂被贺永双掌打倒，复又翻身站起，退回了东面儿。

贺永此时一见普照落败，自己心中想道：普照乃是童林的师兄，交手未至一合，即当场落败，不问可知，童林的能为，也是平常了。书中代表，他那里知道童林的厉害呢?若论童林的武术，比他师兄可强多啦。普照乃是带艺投师，尚道明与何道

源并没有给他多少武艺。童林乃是十五载的坐科，昼夜的苦功合在一处，可比个三十年的功夫。受过二位老剑客真传。老和尚要跟童林比，他可就差的多而且多了。闲言少叙。

单说贺永，战胜了老和尚普照，未免的有点高趾鬼气扬，也就没把众位侠客放在了心上。遂向众位侠客说道："适方才我与那位禅师动手，也是他一时没留神，被我用'猛虎三绝艺'之内的'虎扑子'，将他打倒。还是那一位请过来，贺永情愿奉陪。"王十古遂向众人说道："那一位过去，陪着五庄主走上几合?"话言未了，有一人答言说道："五庄主休以大言欺人，待我李源领教领教。"说着话，纵身形来到贺永的面前，抱拳说道："请五庄主进招吧。"贺永一看李源，就在中等的身材，真是干把把的一团精神。遂口中说道："久闻阁下的英名，早已贯满了绿林。今贺永得受良教，真是欢喜的了不得。请你进招吧。"李源遂说道："还是阁下先进招的为是。李源无非是给你接接招就是了。"贺永闻听，遂说道："既蒙阁下承让，如今我就不恭了。"说着话向前上步，用右手直奔李源的华盖穴打来。这一手儿名叫"攒拳"。李源见拳已到，并不慌忙，遂用左手往下一接，右手拳直奔贺建章的胸前便打。贺永也用右手往下一按李源的右手，不提防李源左手往下一耷拉，随着贺永的手一转，使了一个"恶狼扒心"，手掌仍按在贺永的华盖穴上。贺永再想躲，可就来不及啦。李源丹田一叫真力，喊了一声："哼!"耳轮中就听"噗哧"一声，贺永随着李源的手，就倒在了尘埃。李源将手往回一撤，遂说道："得罪了。"贺永羞羞惭惭，败回了西面儿去了。

李源遂含笑向西面儿说道："五庄主乃是艺能性傲。他一时没留神，以致上我这么一个当。虽用'恶狼扒心'这一手儿，也没打算取胜。想不到真用上啦。还是那一位庄主过来，李源

情愿接拳。”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西面儿有人答言说道：“我领教领教这位李老英雄的掌法。”李源举目一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七庄主青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李源遂说道：“久闻七庄主小巧之艺，可称独步。李源有领教之心。今日时逢恰巧，李源正好请教。”韩忠闻听，心中说道：我五哥尚不是他的对手，待我首先发招儿打他。想到这里遂用左手一领李源的眼神儿，用右手的两个手指，直奔李源的双睛便戳。李源遂将身形向左一闪，双手用了个“双匀掌”，双掌直奔韩忠的两胁打来。韩忠一看双掌临近，跟着用右手往外一推，向左一上步，抡左臂直奔李源的太阳穴便打。李源一矮身形探右掌，直奔韩忠的胁下便打。韩忠见掌到得势猛，将要闪身形，李源岂肯相容，掌心一用力，遂说道：“你躺下罢！”韩忠也听话，“噗咚”一声，翻身栽倒。韩忠爬起来，双手捂着左胁，败回了西面儿。

李源往后一撤步，含笑抱拳说道：“方才我一时失手，得罪了七庄主。还有那一位请过来，李源奉陪。”话言未了，就听西面儿有人说道：“李老英雄掌法高明，不才唐龙要领教领教。”李源闻听，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六庄主。”唐龙抱拳说道：“李老英雄掌法奇巧，不才唐龙跟您抢一招儿罢。”说着话，对准李源的面门，就是一掌。李源是一时的大意，用右手一穿人家的胳膊，没提防唐龙用了个“迎面腿”，这一脚正登在李源右腿的迎面骨上，李源往后倒退几步，坐在地下。李源翻身站起，败回了东面儿。

唐龙将要发言，就听东面儿有人说道：“好腿！这么办，我也领教领教不咱。”唐龙举目一看，答话者非是别人，正是长臂昆仑飘髯叟西方侠于成于洞海。

第 三十五 回

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

书中代言，此次试艺，于成心中早有成竹。皆因前在金银烂石岛，于成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言说拿不住盗宝的二寇，绝不能回来。不料想事出意外，重阳会之事陡然而起。好容易把重阳会对付过去，如今八卦山的事情，又至当头。如今比试五样儿绝艺，就为的盗宝的二寇，自己岂肯落于他人之后?并非是老人家好胜斗勇，难道说真等着人家王十古过去吗？自己想到了这里，所以才身临当场。此时于成抱拳说道："六庄主，我看着你们大家当场动手，倒很有个意思。我看着实在是有点儿手贱。这么办，我陪着阁下走个三合两趟吧。咱们可说明白了，您可得让我个年迈，动手可是点到而已。您指到了，我就算输。"说着话，自己拉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架式，遂向唐龙说道："请阁下进招吧。"唐龙也知道，于成年老慎重，武术老辣。前在铁善寺，掌震铁面伽蓝佛济源，唐龙尽知，心中说道：别看老头子说话和气，要是动上手，我倒要多多的留神。想到这里，遂说道："既蒙老侠客承让，小子我就斗胆了。"说着话，身形向前一凑，左手一晃，右手对准于成的面门就是一掌。于

成身形并不躲闪，见掌已到，遂用双手一扶唐龙的右臂，唐龙将要撤手，不提防于成向左一上步，用了一手儿“叶底偷桃”。这一手儿可太厉害啦。于成向左一上步的时候，右腿跟着可就抬起来啦，趁着唐龙一斜身子的时候，于爷的腿直奔肾囊踢来。双手扶着唐龙的臂膀当拐杖。此时唐龙，也知道自己的性命难保，只得闭目等死。此时于爷的腿，已经踢到他的裆内，可并没用力，又撤回来啦。于爷也知道这个“叶底偷桃”厉害，不用说踢在肾囊上，就是踢在肛门穴上，也有性命之忧。于爷乃是年老之人，岂忍用此绝招?故此急忙将腿又撤回来。遂将身形倒退了几步，口中说道：“六庄主，保重身体。这一招儿算我赢啦。”唐龙一闻此言，就知道老人家手下留了情啦，遂抱拳说道：“多谢老侠客手下留情!”遂转身形，退回了西面去了。

于爷含笑说道：“还有那一位过来？老朽奉陪。”话言未了，就听有一人答言说道：“老侠客这一招‘叶底偷桃’，别人可作不到，可见得您武艺纯熟。在下胡廷，也要领教领教老侠客的掌法。”说着话，临至当场。于成举目一看，只见二庄主身体枯干，形若猿猴。于爷也知道，胡廷双臂如铁，武术天生的伶巧，我倒要留神。想到这里，遂含笑说道：“二庄主武艺精通，于成年迈，岂是您的对手？没有别的，二庄主您可得多承让。这一回这么办，我也进一招。”说着话，右手手掌直奔胡廷的面门打来。胡廷见掌已到，将要用右手穿于爷的右掌。他那里知道于爷招数的厉害，遂将手往回一圈，身形向前一进，用了个“定星肘”，右肘直奔胡廷的华盖穴便戳。胡廷用右手一托于成的右肘，身形将要向右闪。不提防于成这一招儿里面还套着招数呢。借着胡廷用手一托他的右肘的时候，将掌心往上一翻，手背往下一落，这一反掌，正砸在胡廷的面门之上。这一手儿名叫“摔掌”。打的个胡廷二目难睁，鼻子发酸，热泪直流，双手捂着面

门，败回去了。

于成往回一撤步，带笑说道："真便宜了这位二庄主，他要再不败回去，我的手再一翻个儿，我还得挠他一下子。既是二庄主回去啦，这一回许该大庄主了吧？"李昆闻听于成之言，遂向左右一看，就剩了自己的八弟田方田子步未能过去动手，真要教他过去，也得甘拜下风。想到这里，遂向众位兄弟们说道："你等不许过去动手，待我请教于老侠客。"说着话，自己来到于成的面前，含笑说道："多蒙阁下手下留情。我之盟弟总算是短练，不才李昆情愿奉陪，给老侠客您接接招数。"说着话，恭恭敬敬的将身形站稳，两手一穿，作出"韦驮捧杵"之式，遂向于成说道："老侠客您进招吧。"于成一听李昆之言，用目又一看李昆摆出来的架式不俗，于成就知道李昆比那七位强的多，自己必须小心留神，保全自己的名誉要紧。遂向李昆说道："咱们两个人动手，跟他们可就不同啦。阁下是以'太极十三式'，自立一家，武术的功夫，当然绝顶。今天同着天下的侠客英雄，老朽正好领教。"将话说完，仍然是花拳的架式，名叫"跨虎登山不用忙"，左手一领李昆的眼神，右手拳直奔李昆的胸膛便打。李昆见拳临身切近，遂向左一闪，用手打算要扶于成的右膀。于成遂将右手往下一耷拉，跟着又抡起右掌，向李昆的头顶便砸。李昆又往右一闪。不料想于爷这一招之中暗藏着两招，跟着又用了个"单风贯耳"，直奔李昆的太阳穴便打。李昆随即换式，将身形往下一矮，双手向前一递，直奔于成的小腹便打。这一招名叫"双托掌"。于爷准知道他这一招使不上，必要用"退步撩阴掌"。于成知道他这一家武术，变幻无常，自己并不碰他的锋锐。李昆一看于成并不还招，身形竟自闪躲，明知道于成是又要发坏，又是用"以逸待劳之法"。前次在铁善寺，于成掌打济源，就是这么打的，我可得多多的留神，因此李昆

也就不敢冒险进招啦。自己一面动着手，一面观看于爷的掌法。就见于成，虽然一百余岁的人真不亚似猿猴一般，身体非常的伶便。于成动着手，也暗自留神观看李昆，就见他处处仿佛拳脚至弱，其实里面暗藏着钢骨。拳术到了不用之时，守如处女，临到要用的时节，真是出如脱兔。于成一看李昆深得拳术的奥妙、掌法的变幻，于成也不敢轻易进招，因此二人战的这个时候可就大啦。因为他二人各自小心，一时胜败难分之际，就听厅东面儿有一人高声喊道："太极公武术绝顶，于老侠客掌法精奇，二位焉能分出胜败来呢？不如于老侠客暂时后退，太极公且请收招，待小可我领教领教。"于成动着手，忽听有人叫他撤下去，很对自己的心思，皆因自己不能进招取胜，究属是劳而无功。于爷这才用了个"断掌"，又打了个"反臂锤"。这乃是临走留招，恐怕李昆在后面暗算。李昆并不追赶。此时于爷一看，答话者非是别人，正是童林。

书中代言，皆因童林见李昆掌法出众，于老英雄难以进招，自己怕于老侠客年迈体弱，倘若一时疏忽，败在李昆的掌下，岂不将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又往左右一看，所有的侠客，俱都是如狼似虎，童林想道：虽然如此的状况，真要与李昆交下手，也未必就能取胜。自己又一想：捉拿盗宝二寇的责任，原是我本身的责任，难道说，真就仰仗人家王十古吗？若真倚赖他人，也叫天下的侠客耻笑于我。倒不如我将于老侠客换下来，我与李昆决一胜负。想到这里，这才高声喊喝，将于成换将下来，自己随即走至近前，向于成说道："请老侠客暂为休息。"于成遂抱拳说了一个"请"字，退回了东面儿。

童林含笑向李昆说道："方才观看阁下掌法出众，今童林情愿与阁下接招，不知太极公可肯赐教吗？"李昆今见童林身临当场，心中说道：我斗的就是你！我先将你战败，然后我再与

王十古周旋。想到这里，遂向童林抱拳说道："李昆久闻童侠客兴一家武术，威震寰宇，是我未能得见阁下的掌法。今既与阁下在此相见，正好请教！李昆武术不精，望阁下赐教是幸！"说着话，仍用了个"韦驮捧杵"之式，当中一站，遂说道："请您进招吧。"童林见李昆说话和蔼，遂说道："童林不过微末之技，乃是粗笨的拳脚，岂能合庄主之意？"说着话，将身形向前一纵，遂说道："小可得罪了！"左手向前一穿，右手顺着左手的底下，直奔李昆的胸膛打来。这一招名叫"叶底藏花"。李昆见掌临近，身形一斜，用了个"单匀手"，向童林胳膊上一按。童林又将左手往前一穿，用了个"抽梁换柱"，右手掌直奔李昆的胸膛。李昆双手又一扶童林的胳膊。童林左手向前一递，右手一圈，这一招名叫"小鬼掏腮"。李太极遂将身形向右一闪，右臂往上一撩童林的左臂，跟着就是一掌，直奔童林的面门。这一招名叫"单看掌"。童林遂又用了个"伏地龙"，穿着手绕到李昆的身背后，双掌一挤李昆的腰脊骨。李昆又用了个"鹞子翻身"，反臂就是一个劈掌，直奔童林的头顶砸来。童林右手往上一穿，这一招名叫"拨云显日"。李昆趁势换招，二人战在了一处。两旁的众位侠客，一个个都注目观看。李昆原是"太极十三式"的功夫，占了一个中心一点，是由内往外攻，形若圆球，所谓不来不拒，不离不弃。按拳经有云：任凭拳脚来得猛，全仗四两拨千斤。童林使的是"绵丝柳叶磨身掌"，占的是四象八卦，是由外往里攻，全凭着是借式变招，幻化无穷。按拳经上有云：人不近我，我欲近人，暗藏一动而八进。所以他们二个人，是刚柔相济，胜负难分。李昆暗地观看童林的出入进退之法，静则如同天地晴和，动则如同惊牛烈马，若稍微有一个不留神，手掌打在身上，当时就得成了废人。再一看童林脚底下的步眼清楚，掌法择的明白，真称得起，静生动，动生静，

丝毫不乱。李昆暗暗佩服，心说：也就是我，若是旁人，早就败在童林的掌下。工夫一大了，李昆见童林的招数太少。书中代言，童林的掌法，尚未学全呢。童林动着手，也暗自留神观看李昆。只见李昆虽然年迈，掌法却还不老，真是柔中有刚，取其敌不近我，我不近敌之势，明明是以柔克刚之法。童林暗自思索道：错非是我，今天早就输与李昆了。真不枉他名头远震，果然是名不虚传。童林与李昆动着手，彼此谁都不肯让谁，正在酣战之际，如同鹰拿雁雀，难以开交。

此时王十古看着他们两个人动手，不由心中想道：童林与众位侠客把我请出来，解决八卦山之事，真若教他二人分出胜败来，我看着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倘若童林输在李昆的掌下，我怎能对得起众位侠客呢？倒不如趁着他二人胜负未分之际，我将童林换下来，我用我的五行八卦掌，会战李昆的乾坤太极图。自己想到这里，急忙回头与自己的徒弟应太和说道："速速将我的八卦掌取出来。"应太和遂将包裹打开，将五行八卦掌交与王十古。何为五行八卦掌呢？这对兵刃约有核桃粗细，二尺四寸长，按天地二十四气。上面有五个云头儿，托着一个手掌，五指按五行。手掌的当中，上有八卦文。两柄一样。这对兵刃是用纯钢打造的，外面挂了一层乌金衣儿，越发的加重了。王十古将兵刃往怀中一抱，转身向众位侠客说道："列位给我看着一点儿，待我与李昆答话。"说着话，迈步来到院中，口中说道："二位武艺同等，战的工夫实在不小啦，又分不出胜败来。这也不是仇敌恶战，何必分出雌雄呢？不如童侠客让招，太极公退步。海川既然领教过太极公的掌术，不才王十古也要领教李大弟的乾坤太极图。"言还未尽，李昆与童林彼此往两旁一撤身，二人又彼此一抱拳说道："高明高明。"童林遂向王十古说道："童林已领教过了太极公。请你老人家向前答言。"王十古说道：

“童侠客，请您给我看着一点儿吧。”童林这才退回了东面。

王十古将五行八卦掌往背后一背，遂向李昆说道：“李大弟，当年你我弟兄对坐谈论武术，我也未能亲自领教贤弟乾坤太极图的招数。今天借着童侠客与您比试五绝艺，愚小兄要领教贤弟你的太极图，不知贤弟可肯赐教否？”李昆也早就有意与王十古比试。今听王十古之言，遂说道：“老哥哥既然要与兄弟比试，小弟焉敢不陪？”说着话，遂对手下人说道：“将我的太极图拿来。”工夫不大，将太极图拿到。大家一看这对兵刃，也有核桃粗细，也是二尺四寸长，上面有五个云头儿，托着一个碗口大的乾坤太极图。也是纯钢打造的，外挂一层乌金衣儿。李昆接过了太极图，遂向众位侠客说道：“我与王老侠客乃是旧交，今天不过是手谈。求众位侠客多多的指教，给我们哥儿两个看着点儿招。李昆要献丑了！”说着话，对着王十古一抱拳，遂说道：“兄长请！”随将身形向下一矮，两柄太极图一分，一个指天，一个指地。王十古将五行八卦掌分开，往怀中一抱，身形一矮，作出“双手捧日”的姿式，遂说道：“请贤弟进招。”李昆闻言，遂用乾坤太极图向王十古的面上一拍。王十古见太极图临近，遂向左一上步，用右手的单掌一搭太极图，趁势向里一滚，单掌直奔李昆的胸膛。李昆左手的太极图往前一递，与自己的右手太极图，合成一个十字架儿，打算要锁王十古的八卦掌。王十古右手的八卦掌往下一落，左手掌盖着李昆的头顶便打。李昆用双太极图往上一架。王十古趁势用右掌在底下用了个撩阴掌。李昆双太极图往下一落，将身形一闪。王十古随即换式，二人战在了一处。王十古一看李昆双图的招数，与当年所说的招数一样，不由得心中佩服李昆，是诚实的君子。李昆也留神观看王十古的掌法，也是与当年所谈的丝毫不差。他二人彼此都是三百六十招，说时迟，那时快，工夫不大，三百

六十招俱都用完。彼此都见着一样的招数啦。

两旁的众群雄，武术浅的，自不必说了，也看不清他们二人的招数。人物高尚的英雄、武术精熟的侠客，早就看出来啦，他们两个人的招数，都是一般不二。看他们两个人，四柄兵刃走开了，脚底下的步眼儿择的清楚，手底下异常的伶便，就仿佛似熟套子一样，二人各施所能，身形滴溜溜的乱转。别看他二人年迈，就是童子也没有他二人伶便。

二人动手的工夫，可不小啦。书中暗表，他们二人一个是无心，一个是有心。何为无心呢？就按李昆说吧，自从与王十古见面的那一天，李昆自知与王十古比肩之艺，他也不往深奥里头研究，这就叫作无心；王十古与李昆可不同啦。李昆当初就是个财主，他练武术不过就为得是游戏好交，凡事他都是大意的。王十古可就不然啦。他原先就是江湖人，凡在江湖绿林道内大小微细之事，皆都研究精细。由打与李昆分手之后，回到家中，自己想道：李昆武术与自己一样，在天下的绿林道之中，可称得起是我的劲敌对手。倘若日后有犯心之时，我这对五行八卦掌，就难胜他的乾坤太极图。自己一酌量，非得设法保住自己这对兵刃后来无虑方可。自己拿定了主意，在家中终日的研究，这才研究出一手儿败中取胜的招数来。今日跟李昆动着手，就要用这一招。遂用左手向李昆面前一点，随即转身形，左腿向前，作出了一个败势：右手掌护着自己的后面，左手掌在右肩头上一扛，看着就仿佛是敌不过李昆啦，欲要跳出圈外的形式。李昆动着手，见王十古气力衰弱，招数发疲，虚晃了一招，打算要跳出圈外，李昆心中想道：老哥哥今天我可有点儿对不过您，您要打算走可不成。李昆想到这里，往前一抢步，左手的太极图用了个“撩阴”，直奔王十古的肾囊打来，右手的太极图直奔王十古脑后便打。自己准知道王十古脱一躲

不开二，准得中上一下。自己打算倒不错。他要是不追，上不了当，只顾他这么一追，焉想到王十古暗藏败中取胜的招数。王十古一听后面的脚步临近，遂将身形往右一转，与李昆来了个对面儿，左手掌向上一支李昆的太极图，右手掌将李昆的太极图往下一按，煞是好看！一对五行八卦掌，拿住了一对乾坤太极图，就仿佛两只手抢了两个烧饼一样。王十古遂又将双掌顺着太极图的图杆往里一推。李太极若不撒手双图，两手必带重伤自己又舍不得，只得将左手一撒，耳轮中就听“当啷”一声响亮，左手的太极图坠地，李昆随即撤身。王十古并不往里进招，双手将八卦掌一捧，含笑说道：“太极公，将兵刃拾起，你我二人再战。”李太极将兵刃交与手下人，抱拳说道：“还是兄长武术高明。小弟业已败北，岂敢再战耶？”

王十古微笑说道：“贤弟既然败北，第四件绝艺，又当如何呢？”李太极遂说道：“愿请众位侠客，试第四绝艺，‘登萍渡水’。”王十古闻听，遂说道：“且慢！既然已到了第四绝艺，那盗宝的二位少庄主与翡翠鸳鸯镯何在？”李太极闻听，回头向手下人说道：“将韩宝、吴智广推出来！”左右答应一声，工夫不大，由西面儿两个家人推着一个，但见二小，俱都是牢绑二臂，押至李太极的面前。李昆遂由韩宝的兜囊之中，取出一个黄云缎子的包裹，上面四周围的钮扣。将钮扣解开，里面还有一个黄云缎子的软垫。把软垫撤下去，由里面将玉镯取出。这是李太极诚心为的是看看众位侠客，懂得国礼不懂。倘若众人见了玉镯不行见君之礼，那就失了侠客的身分啦。此时王十古一见李昆掌心中托着玉镯，即刻与众位侠客整衣行礼。众人礼毕，就听李昆说道：“那一位贤弟将这两个奴才，押到后面望云亭，看守玉镯？”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小弟愿往！”李昆回头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四弟法禅、五弟

贺永。李太极将包裹交与法禅，向手下人一摆手，吩咐："押下去。"说着话，早就有人推推拥拥，将二小押往望云亭去了。李太极这才说道："请众位侠客远劳相随，去到九宫连环堡之外，试验第四绝艺。"众人一同点头说道："请庄主头前带路。"

众人跟着李太极，出了九宫连环堡兑为泽的方位。王十古用目观看，山头之上，甚是平坦。往西走了不远，约在半里之遥，就见前面有一道山溪，南北看不见两岸，东西约有三丈多宽，里面是澄澄的清水。王十古正在观看之际，就听李太极说道："兄长，若要由此水皮儿上过去，名叫'登萍渡水'。这山内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小弟尽知。小弟时常在此用功。今日不知那位侠客，愿随李昆试此绝艺？"王十古遂向众人说道："此第四绝艺，那一位愿随太极公比试？"将话说完，一看众人俱都面有难色，王十古自知众人难以"登萍渡水"，遂又向李太极说道："这么办吧，这一回我陪着兄弟你练吧。"说着话，一哈腰由地下拾起了一小块石头，往水中一掷，只听"噗咚"一声。书中代言，王老侠客这是试试水的深浅。大凡登萍渡水的，都得先问问水的深浅。水若不过五尺，水的力量小，托不住一个人，故此王十古先测量测量水的深浅。一听水声一响，原来水的力量甚大。只顾王十古这么一来不要紧，李太极在旁边儿瞪了王十古一眼，心中想道：怨不得三国中的周瑜，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既生瑜而何生亮？要按而今我说，就得说：既生李太极，何生王十古？他真是我一个劲敌！自己正在凝神之际，猛听王十古说道："李大弟，你就先施展绝艺吧，待劣兄奉陪就是。"李太极闻听，遂向众人说道："列位侠客英雄，我要献丑了。"说着话，向正西一转身儿，将衣襟往腰中绒绳上一掖，随即将身形向下一矮，作出"弓登步"的架式，两手往前一伸，如同手按着圆球一般，跟着往前迈步，直奔水面而来。众人看

的真切，就见李太极鹭伏鹤行，双足踩的水皮儿作响，就听“吧吧吧”的声音，踏得溪水四溅，工夫不大，已走到彼岸。复又翻身，照旧走回来，仍然是谈笑自若。

著书的著到这里，必要表一表“登萍渡水”的功夫。一个人若要顺着水皮上走，阅者诸君看着似乎有点儿玄虚。前文书著者已经表过了，“登萍渡水”这样功夫，共有两种：一种是蛇行，练的是身体主于轻巧；一种混元一气之法，用上功夫能将满池子里的水蹬动，借着水的力量，顺着水皮儿上过去。这一招儿主于重。这两种功夫，在头集书中，业已注写清楚，也就不必再为赘叙，请阅者诸公看本书第一集，便知明白。闲言少叙。

单说李太极试完第四绝艺，这可就该王十古了。王十古（整理者注：以上《雍正剑侠图》原文，是《雍正剑侠十三部》相应回目内容由李鑫荃文本代替的部分。以下仍接原文）并不试艺，站立在西边儿观看这个池子里水的动作。李昆在旁边儿看着，心里可就明白啦，知道他方才看见我将这个池子的水登的翻花，他是绝不肯乘此显艺，他必须等候水凝到一处，他方才显艺呢。李昆还是真猜着啦。王十古果然等着水定住了性，这才向众人道：“众位请看，待王十古当众献艺。”说着话，将身形向下一矮，作出凹腹吸胸，空胸紧背，两脚方提膝并行，“龙骧虎坐”的架式，两只手往下一垂，迈步直奔水沿而来。众人举目观看，只见王十古直奔溪水而来，双足登着水面，水声如作钟鼓之音，走过了彼岸。遂又转身形，两只手往上一扬，作“两手插天”的架式，由西岸复又走回，仍是谈笑自若，向李昆说道：“此第四绝艺，我算领教过了。第五件绝艺应当如何？”李昆闻言，遂向王十古说道：“第四绝艺由兄长你老人家收场。恕我不让众位再进九宫连环堡啦，由这儿转至后山望云亭，试

第五绝艺。”

众人当时起身。王十古点头跟随着李昆，绕走九宫连环堡的西面儿，转到了正北，众人一看，此处地势平坦，远远的就望见正北望云亭，直插云霄。书中代表，这座亭子当初盖的时候，一半为练功夫，一半是为夏令凉爽。南北两旁是平面儿，用山石砌成的，上面再抹上一层石灰，如同镜子面儿一样。共是十三丈高。还有五尺的一段矮墙，共合是十三丈五尺。东西两旁作出来的马道式的台阶儿，在上面正当中盖了一座亭子，面南面儿悬上一块匾额，写的是“望云亭”三个字。这个亭子是四方的亭子，又可作敞亭，若要站在亭上，可以观看八卦山全图、各处的景致。每逢到了夏令的时候，顶到朔望之时，夜间李昆同着七个盟弟，在上面饮酒赏月，又可乘凉。若要饮酒饮到高兴的时候，李昆叫众兄弟在亭子上面看着，他就演习这个“平行十三丈五”“狸猫登树”的功夫。怎么练呢？他走到亭子的下面，面冲着亭子的正面儿，身子贴着墙，两只手往下垂，身子不动劲，竟用脚尖儿登着镜子面，用“一粒混元气”的功夫一气儿要走上这十三丈五，顺着这段矮墙，再纵到亭子里面。大家彼此一笑，拿着这手儿功夫，作为醒酒儿。王十古他们大家，那里知道李昆有这么一手儿熟技呢。

书著至这里，阅者诸君又说啦，当初他怎么练来着？著书的著到这里，可得给阅者诸君说明白了。这手儿功夫不算玄虚，在满清时代，练这手儿功夫的很多。著者在髫龄时代，时常的看见他们练。有一位董老师傅，他有几个徒弟，他们都在盛皇粮的仓库里面去练去。那时著者年纪尚幼，时常到仓库里面玩耍。在仓库里面，满贮着皇粮老米。那个米刚来的时候是白的，只要一入了仓库，年分一多了，米就要变为黄的啦，因此叫作老米。前清的官兵所吃的俸米，都是这个米。他们初起练的时

候，往米上边跑。方一跑去的时候，米是滑的，用脚一登米，连人带米都轱辘下来啦。多怎跑的用脚登着米，米不往下滑啦，这手儿功夫就算有点儿成效啦。可还不算到家。再练跑板子，将板子坡着搭在山墙之上，人从地上往上跑。日子一长了，一点儿一点儿的往起立，立来立去，立的跟墙一般平了，可就将板子撤下来啦。身子站在墙根底下，净仗着脚尖儿的力量、丹田的一口气，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果然能够走到仓库的墙上去啦，这手儿“狸猫登树”的功夫，才算完成。在前几年有一位武术大家孙福田，也曾在天津献过此艺。所有这一套书上所说的武术功夫，没有没有的，并非是信口胡言。那一招，那一式，那一家的武术，都有出处来历，才敢写在书上。闲言少叙。

且说众位侠客随同着李昆，来到了望云亭，仰面往上一看，就见亭子上面矮墙的后面，有一张桌案。在桌案上面捆着两个人，俱都是四马倒攒蹄，头对着头。在桌案之上，放着一个黄包裹，不问可知，一定是玉镯啦。众人正自观看，就听李昆说道：“列位英雄侠客请看，上面绑的是韩宝、吴智广，包裹里面乃是国宝。勿论那一位，能够随着我顺着南面儿的平面儿走上去，就可以伸手捉拿二小、请国宝，李昆情愿率领我那众位兄弟请罪。那一位愿意，可速速的答言。”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有人答言说道：“何必庄主再试此艺？待小可首先献艺，‘平行十三丈五’。”李昆闻听，回头观看，答话者，非是别人，正是童林。李昆遂说道：“既是童侠客愿意首先献艺，您就请吧。”

书中代言，童林因为什么答言呢？皆因童林由江西卧虎山学艺一十五载，总没离开那两棵柏树。转树之功，就是平行之法，若不然童林岂能答言献此绝艺呢？闲言少叙。且说童林转身向众人抱拳说道：“童林微末之技，不足以动众位侠客的瞻仰，千万不要见笑。”童林说完了话，够奔亭子之下。所有的众人，

有不会这手儿功夫的，以为童林是由远处往上跑呢。焉想到童林不慌不忙的走至望云亭之下，面向着里，气贯丹田，双手往下垂，凹腹吸胸，空胸紧背，提项吊裆，就用脚尖儿登着平面儿的墙，直着身子，往上就走。一丈是两步，十丈是二十步。众人观看，就见童林如走平地，只听得“吱吱吱”的声音，工夫不大，已走上十丈有余，再一用力，又走上了三丈。惟有这五尺，可就难啦。顶到十三丈上，有一道砖沿儿，若是迈的步儿小了，登到砖沿子的底下，只要气一不稳，脚底下一滑，就得溜下来。若要步一大了，迈过了砖沿子，身形只要往后一闪，就得掉下来。必须到这个地方，脚一登着砖沿子，身形往上一长，用手扶住上面这个矮墙的墙头儿，随着一片腿，就越进了亭子啦。童林深知道这个理由。赶到了五尺的砖沿子那儿，童林遂用脚尖找着砖沿子，往上一挺身形，手可就够着墙头啦，腰眼儿一叠劲，随着双腿往上一飘，就越到了里面。众位侠客齐声喝彩！

单说童林越进了矮墙，看见盗宝的二寇，四马倒攒蹄捆在桌案之上，童林一面向前走着，一面口中说道：“韩宝、吴智广，你二人也有今日吗？”说着话，用手向前一抓，打算把他们两个人提起来。以至手到处，就见这两个人身形向下一软，童林细一看，原来是两个皮人儿，穿的是韩宝、吴智广的衣服。童林一见是两个皮人儿，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不由得气冲牛斗，遂高声说道：“就是那李太极再献出了二小与国宝，我也不能与他善罢甘休！”童林因为什么说出这么两句话来呢？前文书已经表过，童林向来不失信于别人，他也是最恼恨别人失信与他。今天李昆请众人试五绝艺，幸而众人把五样儿绝艺全试下来啦，这才将众人的名誉保住。若是试不下这五样儿绝艺来，岂不将一世的英名，付于东流吗？这就是李昆作事

太已短见。童林的心内，本不愿意李昆如此的行为。如今李昆用两个假人儿顶替韩宝、吴智广，不用说他失信在众侠客的面前，这分明是拿着众位侠客当做了婴儿戏耍了。童林乃是直爽之人，焉能受得下去呢？前者就因为金银烂石岛的九寨失信，童林与镇东侠一怒，才将九寨斩首。今天童林这个气就大啦！遂又将黄云缎子的包裹打开，用目一看，将童林气的双眼发直。包裹里面若是翡翠鸳鸯镯，童林这个气还小点儿，及至一看，原来是一块半头砖。童林遂一伸手，将两个皮人儿提起来，来到短墙的前面，高声喊道："太极公，这就是你那两个师侄，你接'人'吧！"说着话，将双手一撒，就将这两个皮人儿往下一掷。

书中暗表，李昆并不知道这是两个皮人儿，心中想道：童林哪童林，你做事怎么这么鲁莽啊，这两人被你这一扔下来，岂不生生的摔死？再者他们两个人，乃是国家的要犯哪，你若将他二人摔死，你如何交差呀？想到这里，李太极打了一个箭步，往前一纵，伸双手将这两个"人"接住。等到把这两个皮人儿接在手里，才知道事中有变。遂回头一看，又不见自己那三个盟弟。那三个人呢？就是那四庄主法禅僧、五庄主贺永贺建章、七庄主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李昆明知道是他们三个人护短，不顾弟兄们的大义，今既做出此事，叫我如何对得起童林与众位侠客呢？猛然又想起了北侠秋田，双手托着皮人儿，口中说道："悔不听秋贤弟之言，方有今日之错！"说着话，双眼一发黑，气往上一撞，身形随着往后一仰，就要栽倒。就觉后面有一人，用双手扶住。若不是有人将李昆扶住，李昆就得当时栽倒，闭过气去。李昆将这口气缓上来，回头一看，有一人扶着自己，非是别人，正是北侠秋田。李昆一看见北侠，遂又说道："我不听贤弟之言，果然事出意外！叫我如何的处理？"

北侠闻听，只是低头不语，寻思良策。

书中代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事情如同在镜子里一般，众位侠客只知道其外的事情，不知道其内的事情，若不然李昆怎么说出悔不听秋贤弟之言，其事果出意外呢？所有这一片事，都在这两句话里头包括着呢。前者北侠秋田由铁善寺至八卦山，初次与两造说和，那时节北侠到了八卦山的时候，李昆弟兄八人把老侠客接到山内，李昆一问北侠因何至此，北侠以观看师弟法禅为名，李太极设宴款待。赶到夜间，李昆与北侠抵足而眠，为的是夜间谈话。北侠也不知道李昆是什么用意。以至到了晚间，七位庄主俱已安歇，李昆遂追究北侠的来意。北侠乃是堂堂的侠客，岂能被李昆苦苦的追究呢?遂就将自己被童林、镇东侠之托，明为探望师弟，暗中为给两造说和，解决二小与国宝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李昆暗含着佩服北侠，做事正大光明。遂向北侠说道："秋贤弟，你既为我们两造的事情远路而来，不畏劳顿，这份儿人情，我们弟兄实在是感谢不尽了，何况是您从中成全我们的事呢？真称得起朋友的义气！兄弟你既肯说了实话，我们两造的事情，非由兄弟你身上完结不可。我若是一驳兄弟你，我就枉称侠客啦。当初这件事情，其错就错在我的身上啦，皆因我既称为侠客，就应当规箴弟子，不能听他等胡作非为。因为我有乖教育，山令不严，才酿此祸。可有一样儿，童林他作事也有点太已粗鲁啦。他既知道盗宝二寇是我八卦山的人，我又有个小小的侠客的名誉，他就应当来到我的八卦山，前来见我，我还能说出什么无礼的话来吗？再者说，我也不能违背国法王章，我自当献国宝，绑二小，我们弟兄还得请罪在童林的面前。童海川他不但不来我的八卦山，反倒约请镇东侠，方有杭州擂掌打我四弟法禅之事。就说他打我四弟，我也不恼，皆因我四弟下山之时，我劝之再

四，他执意的不听，总是他祸由自取。最可叹童林，他乃是戴罪出都捉拿盗宝之人，他就应当寻踪捕盗，才是正理。不应当协助镇东侠，往太湖要镖，战败三寨，结怨于铁善寺。后来又在金银烂石岛，杀死了九寨，可谓与铁善寺冤上加冤，方有重阳会发生。童林若不赴重阳会，他若先来见我，那时我出头，不但献二小与国宝，我还得与他们两造讲和，取消重阳会。童林他并不前来，他反倒约请天下的侠客、各路的英雄，欲要封闭铁善寺的山门，分明是敲山震虎，恐嚇于我。只顾他作事好看啦，无奈我的脸上可就难看啦。最可怪的是，就没有一位侠客给他画策，请他前来见我，与我们两造说和。这还算好，幸而今天兄弟你来啦，倒是我一个台阶儿，若不然我们两造，就得落个骑虎难下之势！秋贤弟，您想想我说的这些话对不对？这件事情应当怎么办好？”北侠闻听，遂说道：“兄长您既是一位明白人，这个事情总算是一误再误，一错再错。要依着我的本意，兄长您避点儿委屈，就按着童林奉旨捕盗的题目，咱们弟兄不违背国法王章，遵守侠义道德的宗旨，将国宝与二小献出。借着这个原因，咱们还可多交几位朋友，好歹把这件事就敷衍过去啦。”李昆闻听北侠之言，虽然有理，究竟心里头有点儿气不平，遂向北侠说道：“这么办吧，事情就依贤弟你，算是和平的解决。可有一样儿，我得看看铁善寺的动作。你在我这儿先住两天，有什么事情再说。”北侠见李昆如此，也就不好往深里再劝啦，只得说道：“兄长凡事可要慎重为是。”李昆说道：“秋贤弟你就不用管了。”从此北侠被李昆软困在九宫连环堡。可巧没有几天，刘俊冒雪下书，当日晚间三小侠夜探八卦山。李昆命人下山一打听，探事人回来报道，言其水晶长老画策，十位侠客聘请王十古。李昆闻报，未免心中挂火。童林既不肯前来讲和，又请王十古协助与他，分明是要以势力相迫于我，

我岂肯受其屈服?由此常命人前去打探。来人回报，言说王十古已到铁善寺。李昆得着此信，将要派人再去打探，忽然外面有人报道："南侠客前来拜山。"李昆一闻此报，就知必是王十古的主使。这才故意聚众施威，在江面山头内外，为得是表示八卦山不受屈服，足可背山一战，暗含着叫南侠带信儿。南侠受奚落走后，李昆等到晚间，请北侠商议。要依着北侠的主意，打算叫李昆请王十古到八卦山，两下一说和也就完啦。李昆想道：既然王十古到此，若要由王十古他这儿说和，不如由北侠当初就说和啦。外人要是知道的，说我与王十古是故旧之交，由王老先生出头了和，我还好看一点。外人要不知道的，必说我惧怕王十古，再不然，必说我败在王十古的手下啦，难免被外人谈论于我。这才想出这么一个法子来，凭着自己平生所学的五样儿绝艺，打算要在八卦山试艺。秋田拦之再四，李太极执意的不听。最后北侠说了这么一句话:"既然兄长打算这么办，明天您派人到铁善寺，聘请王十古与众位侠客，来此比试五样绝艺。您可得跟您那几位盟弟商量好了，此事方可实现。若是你们哥儿八位意见不合，此事可千万别办。"李昆含笑说道:"秋贤弟，你这个人太小心啦。我们弟兄人称江湖八义，我待遇我这七个盟弟，解衣推食，推心置腹。我先与他们商议好了，我才与兄弟你商议。此事绝无有舛错。"北侠闻听，也就不便再往下问啦。这个地方，李昆的见识，可就不如北侠秋田啦。李昆以为他这七个盟弟与自己情同手足，必然顾全大义。他焉想到人跟人不同，木跟木不同，犬马不同类。李昆以为自己对待这七个盟弟情义高厚，他们待他绝不能无义薄情。焉想到这里头有好几位，很不赞成李昆的。平常就说李昆做事托大，看不起人。内中都有谁呢?头一个就是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他原是黑虎门的一个大贼，他就讲究偷盗窃取，偷来的金银，他

是任意的挥霍。就是李太极对待他多么好，他总说没有自己在外自由。这个人他的良心够多么黑呀；第二个就是五庄主贺永。他乃是陕西延津的一个大贼，就讲究断路劫财，什么叫道德公理，他是一概不懂，仰仗血气之勇，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他与李太极交友，让李昆用礼义把他们拘束住啦，并非是他们心中所愿，无非就是个将就服从；四庄主法禅的情由，前文也表过他，当初他就不是好人，由学艺的时候，他就恨师怨弟，目无长上。他虽然是个和尚，无奈他不守清规，不明白“和尚”这两个字怎么讲。因此他们三个人的秉性偏左，明着与李昆互相交友，暗中他三人自结党羽。其实李昆把试五绝艺的事情，也跟他们商议好啦，他们三个当面也允许啦。焉想到是日晚间，韩忠约请法禅、贺永，到他的院内，在密室之中开了个小小的会议。韩忠不说李太极顾全大义，以遵守国法为重，他反说李昆惧怕天下的侠客，不疼爱自己徒弟，要将二小献给与童林押解入都，为的是向童林买好儿。法禅、贺永这两个人，原是不明道理的人，听韩忠这么一蛊惑，可就计问与韩忠。韩忠这才说道：“咱们明着还与李大哥相和，等到今夜三更天，我到咱们老弟田方那儿，偷两个皮人儿去。明天试艺的时候，必然将韩宝、吴智广押往望云亭，那时你们哥儿两个应声，绑送二小。我暗中把皮人儿吹鼓了，把韩宝、吴智广的衣服给皮人儿穿上，用半头砖将玉镯换下来。然后我在西山坡预备一只小船儿，带着徒弟们等候你们，咱们驾小船一同够奔玲珑岛，投奔大爷司徒朗去。然后再命人打探咱们这位有能耐的李大哥，怎么解决这个事。”贺永、法禅一听韩忠之言，遂说道：“真要这么一办，等到五样儿绝艺试完，二小变成了皮人儿，李大哥不就受了热了吗？”韩忠闻听，带笑说道：“咱们管他呢？不是就为看他这手儿吗？”阅者诸君，看起来交朋友的这本儿书，可不可不加

深读啊。李昆当初交他们的时候，看他们全不错，这才倾心吐胆，拿他们当作亲手足看待。又谁知人心叵测。实指望交他们几条膀臂，互相扶助，没想到险些儿没把这条老命，送在他三人的手内。其实李昆与北侠交友，不过就是见面之情，面子都在法禅身上呢。这一场事要没有秋田，李昆不定落到什么地步呢。这就叫交朋友得朋友的益，受朋友的害。这三个人就是李昆的要命鬼。看起来交朋友够多么难哪！韩忠如今说出这么两句话来，阅者请看，他还有一点儿良心吗？若不然他们三个人，结果怎么不善呢？皆因他们心田太坏啦。这就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他们三个人把主意商议已定，果然就把这件事给作出来啦。以至李太极来到望云亭，童林献艺已毕，将皮人儿扔下了望云亭。李昆将皮人儿接在手中，用目一看，不见了法禅、贺永、韩忠，明知道事中的变动，由他们三人身上发起。自己又一想，平生对待他们三个人情同手足，不想会招惹出他们三个人下此毒手，未免的一阵寒心。又一想事已至此，如何与童林交代呢？自己心中一发堵，双眼一发黑，当时他才往后仰身形，若不是北侠将他扶住，李昆当时就得闭过气去，故此李昆才说悔不听秋贤弟之言，方有今日之事。自己这个事情又难以出口。一个盟弟不好，两个盟弟不好，难道说三个盟弟都不好吗？不用说，一定是自己的不好，镇压不住他们。但是事已至此，岂不将我难死吗？此时李昆真是千难万难，真是有口难分诉。那两旁的侠客英雄，一位位可就都耷拉了胳膊啦，谁也不肯出头了结。这是什么情由呢？就皆因李昆要试艺五绝，幸而大家好歹全试下来啦，这是没什么说的啦。倘若我们大家要试不下来，我们这侠客的英名，就得断送在李昆之手。如今大家把这五样儿绝艺也试完啦，原来是个皮人儿呀!我们倒要看看你与童林怎么样说话？因此大家才袖手旁观。

看起来法禅、贺永、韩忠，这三个小子够多么狠哪，把李昆害到这种地步，真是求生不得，求死又难。惟有这位血心热胆的北侠秋田，把这个事情早就看透啦，心中想道：李昆若听我的言语，焉有今日呢？此时我若不管，非得激出意外的变化不可。自己万般无奈，遂向李昆说道："事已至此，老哥哥您先后站，我把海川叫下来，有什么话咱们再说。"李昆只得往后倒退，不住的长吁短叹。北侠遂向着望云亭点手叫道："海川，你先下来，我有话对你言讲。"童林闻听，由望云亭上跃身而下，满面的怒容，遂向北侠说道："老哥哥，有话请讲。"北侠说道："童贤弟，你一定是为这两个皮人儿的来由，说李昆失信妄为。这个事情，并非是在李昆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事情为兄我担负着多一半儿的责任呢。话也不是一句半句可以说完。兄弟你这个人，也不是那难买难卖之人，你也是素能容人宽宏大量的侠客。此处也不是谈话之所，咱们九宫连环堡里面说去。"遂又回头向众人说道："众位多分神吧，这个面子全赏给我啦。把童大弟陪到八义厅里边，我再把其中的隐情，对大家说明，你们众位也就明白啦。常言有句话说的却好：席头盖的事都得了。咱们是事有事在，该怎么办怎么办。大概童大弟，你也不能不赏我这个脸儿?"童林方才在望云亭的上面，一见那两个皮人儿，恨不能当时就与李昆变脸，把李昆结果了性命。以至被北侠叫下来，听他所说的这片言语，童林这才知道另有别的情由。他又是个厚道人，又驳不过北侠的面子去，只得给北侠留了个退身步儿，遂说道："老哥哥，兄弟我是个不明白人，可是作事向来不敢粗鲁。事情既已到了这种地步啦，本应当我得当面质问太极公。既有兄长您在里面拦阻，我虽有千言万语，什么话我也不能说了。您不是说有什么事情，上八义厅里面说去吗？咱们就在八义厅里说去吧。"北侠将大指一伸，向众人说道："还是我兄弟疼我！

有什么话，咱们大厅里面说去吧。”

打字稿始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下午
终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中午
整理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上午 11.06 分
校对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14.46 分
再整理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上午 10.51 分

第 四十九 回

童海川扬名灯市口

武云飞伤人隆福寺

话说童林来至众恶奴的面前，将双手一分，高声说道："好你们这大胆小辈，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尔等抢夺民间妇女，快快与我放下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定将尔等拿获，交官衙治罪！"众豪奴闻听，上下一打量童林，不由得心中好笑，心说：这个老赶长的衣不惊人，貌不压众，也敢前来管此闲事？也别说是你，就连北京城中大小官员，他们那一个都不敢。

书中代言，这个抢人的主儿，乃是康熙老佛爷第十四位皇子允禵的少爷洪俦，年纪才二十来岁。虽然年岁不大，好色之心可不小，仰仗朝廷的势力，终朝在外横行。此时又是灯节，他这才前来逛灯，带着二十多名打手，四名看家护院的教师：一个叫赛燕青周兰，一个叫土蜘蛛何利，一个叫铁胳膊李四，一个叫神拳无双赵有来。这四个人的武学儿，就属周兰高。他练的是"青手八翻"。这门儿武术乃是水浒梁山浪子燕青所留。

燕青救了卢俊义，来到梁山。到后来张叔夜假意招安，全星归位，就是燕青逃出了虎口。自己复又落草为寇，在山上传出来的这套拳，名目就叫“青手八翻”，直流传到现在。练这门儿拳的主儿，还不在少数，俗称就叫“翻子拳”。闲言少叙。周兰自幼儿受过异人的传授，学得“青手八翻”的精奥。就是他的心术不端，耳软心活，目不识人，乃是他平生的坏处。他真要是涉身正途，虽然成不了侠客也能名闻四海。如在镖行作事，也有他相当的地位。皆因他心术不正，所以没人提拔他。后来他来到北京城，巧遇见踩盘子的伙计，土蜘蛛何利才将他荐到允贝勒的府中，教授公子洪俦洪阿哥练武。何利虽然武学儿平常，他却有一样儿长处，生就伶牙俐齿。随机应变，巧言令色，全叫这小子给占全啦。他在洪俦的面前还是个红人儿。由打他将周兰荐到府中，洪俦一看周兰的武学又高，他可就有了依仗啦，遂在外面无恶不作。要说势力，谁也惹不起他；要是私打，就仗着周兰的武艺超群。故此今天晚饭后，洪俦带领着四位教习、二十名打手，前来逛灯。正往前行走，只见人丛之中，有一半老的妇人同着一个大姑娘，长的十分美貌。遂打发土蜘蛛何利前去提亲，被老妇人当面拆驳。洪俦大怒，遂吩咐一声：“抢”。何利说道：“老哥儿们动手。”众恶奴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就将姑娘架到了小轿之中，搭起来就走。后面这位老太太拚命抓住了轿杆，高喊救人。就在这个工夫，童林可就赶到啦。这才用手相拦，高声恫嚇，叫他们将姑娘放下。土蜘蛛何利一看，心中想道：素常在少爷的面前，他们总说我的武功平常，今天可到了我露脸的日子了。此时我若过去把前面的老赶打倒，也叫我们少爷看看，我何利并不是无能之辈。何利想到这里，这才走至童林的面前，用手一指说道：“你这个老赶，放着灯你不好好的看，何必多管闲事呢？再说你也不打听打听吗？”说着

话，用手向后一指说道："我们少爷乃是当今万岁的第十四皇子允贝勒爷的公子洪阿哥，慢说是抢民间一个妇女，就是抢个十个二十个的，也算不了什么。"童林闻听此言，顺着何利的手用目观看，只见众恶奴的后面，有一匹白马，鞍鞯鲜明。马上端坐一人，约在二十一二岁，身穿紫宫绸的棉袍儿，外罩元青色的缎子马褂儿，足下穿青缎子三条皮脸的官靴。往脸上观看，白素素的脸膛儿，两道短眉毛，一双小圆眼儿，小鼻子头儿，薄片子嘴儿，一嘴的乌牙根儿。两个小元宝的耳朵，往前兜兜着。头上戴着一顶栗子皮色的细毡朝帽，手中拿着一根打马的藤鞭。童林一看，心中想道：不问可知，大概这小子一定是洪俦。他既是国家的贵族，就应当遵守国法，谁知他竟敢依仗朝廷的势力，胡作非为。今天我既然出头管这件事，若一惧怕了他们势力，岂不被旁观人小看于我。再者又有贝勒爷的话，无论是谁，准其我将他拿获交官。就是没有贝勒爷的话，我也得遵守侠义道德，为小民抱打不平，方不愧人称我为侠客。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向土蜘蛛何利说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在你家侠客爷的面前多说少道?尔等也不必以大言欺我，别说他是当今万岁爷的皇孙，就是皇太子有此举动，今天我也不能将他放过。"土蜘蛛一听此言，立时大怒，遂说道："小子你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猛虎尾上拔毛！来来来，你家教师爷给你个厉害。"说着话，往前一抢步，左手一晃，右手拳直奔童林的面门打来。童林不慌不忙将身形一闪，伸右手把何利手腕掳住，左手一托何利的胳膊肘儿，左手往上一托，右手往下一按，就听"哎哟"一声，土蜘蛛何利这小子的的胳膊可就折啦。童林跟着往外一推，何利应手而倒，疼的在就地来回的直滚。洪俦一看童林把何利打倒，不由大怒，遂向众打手说道："你等千万把对面这个小辈拿住。"众人闻听，一齐够奔童林而来，各自举拳便打。童

林焉能把这二十余人放在心上?自己遂不慌不忙，在当中一站，并不用自己的真能为，就用“金刚八式”“绷拳”的招数动手。这个名目就叫“虎抱龙”，又猛又狠。童林在当中一站，双手握拳往左右一分，身形往下一矮，来往的盘旋，行东就西，只要众人撞在拳上，虽然打不了一溜滚儿，也摔一个筋斗。童林在众人之中，如同虎入羊群，霎时间童林将众打手打的东倒西歪，躺在地下都不愿意起来啦。

就在这个工夫，看热闹的众人俱都纷纷议论。就听有人说道：“洪俦终日在街市之上横行，无人敢惹，今天他可碰在钉子上啦。”就听又有一人说道：“三哥，这话可别这么说。虽然这位乡下人把众打手打倒，那个周教师还没动手呢。听说那个姓周的教师，外号儿叫赛燕青，他要是一过去动手，恐怕这个乡下人不是他的对手吧？”那人复又说道：“不对。你看这个乡下人跟他们动手，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众人打的东倒西歪。那赛燕青周兰也未必是他的敌手。虽然他的武学儿好，但是这场事儿可完不了。何利受了伤啦，洪俦决不能善罢甘休，一定得使手眼，将这位乡下人拿住。你想想这个官司，乡下人那打的起呀？”众人正在谈论，又听有一人说道：“兄弟，你们两个人认的这位乡下人吗？这场事还除去他敢管，别人谁也管不了。此人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现在胤祯贝勒爷的府中当差，跟贝勒爷出都游天下，那是多大的威风啊！论能为，人家称为侠客；要说势力，他就算是一位站着的爱新觉罗贝勒爷。你们大家请想，要是别人也不敢管这件事，你们众位就看热闹吧。”众人说道：“要照这样一说，这位被抢的姑娘家中祖上有德，才遇上这个机会。再说洪俦今天一遇着童侠客，这也算他恶贯满盈。”不提大家纷纷议论。

单说童林把这二十余名打手打的，叫苦哀哉，猛听得又有一人高声喊道："你这个乡下人好不知自爱，真敢打我们府中的家人。你可晓得我赛燕青周兰的厉害？"童林闻听留神观看，只见说话的这个人已来到面前，身高约在五尺开外不足六尺，细腰扎背。身穿蓝绸子棉袍儿，青色绸子的搭包扎腰，足下白袜洒鞋，打着裹腿。往脸上观看，生就的一张洼脸面，两道短眉，一双环眼，大鹰鼻子，薄片子嘴，两个鼠耳，颔下微有掩口的髭须。精神百倍，可就是满脸的奸气，一见便知他决非善类。在童林的面前说话，摇头晃脑，扬眉吐气。童林一看，心说：就凭这小子的人样儿，也不准有什么绝艺在身。遂厉声说道："赛燕青周兰，听人传言，你跟洪俦无恶不作，简直你就是助纣为虐！今天你若听我的良言相劝，你叫洪俦好好的把姑娘放下，从此以后改过向善，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要取你的狗命。"赛燕青周兰闻听此言，不由大怒，用手一指童林说道："你是一派胡言！今在你家教师爷的面前，这样絮絮叨叨，尔分明是讨打。别走接拳。"说着话，他就把他的"青手八翻"工夫施展出来，阴阳手一扣，左手拳一晃童林的面门，往回一撤，跟着右手拳奔童林的前胸打去。童林见拳到，用了个凹腹吸胸的招数，身形往后一撤，伸手一掳周兰的拳。这一招真称得起迅雷不及掩耳。周兰赶紧将拳往回一撤，跟着下面就用了个"进步撩阴掌"。童林一看掌到，稍微往左一偏身，周兰一掌撩空，童林将双掌抡起，照定周兰两太阳穴打去。这一招名叫"双风贯耳"。周兰将身形向下一矮，用了个"缩颈藏头"，躲过了童林的双掌，随着用了个"屈腿"，够奔童林的双足便蹬。书中代言，练腿上的功夫，共合是十三种，内中有两样儿不好练的，一种是"截腿"，一种是"屈腿"。用"截腿"踹人，抬起来最高不过二尺，专讲究奔下部。"屈腿"可就不然啦，皆因这种腿

不讲究踢人，专讲究顺着地皮冲触敌人的双足。真要是叫他这一腿触上，这十个脚指头差不多全得折。就练的是这个巧劲儿。童林今天一看周兰这一腿，不由得暗自吃惊，心说：别看这小子品貌不扬，武学儿还是真高，差不多练把式的，练不了这一招。你既下此毒手，我也得给你个厉害。童林一看他的左腿站在那里，如同扎了根相似，右腿一横平着奔自己的双足冲来，童林不慌不忙把左腿一抬，照定周兰的右腿上一蹬。周兰再想撤腿可就难啦。童林跟着将身形往下一矮，用双掌够奔周兰的胸前便撞。这一招儿名叫“虎扑子”。耳轮中就听“嘣”的一声，周兰翻身栽倒，浑身上下热汗直流，疼的周兰咬牙切齿。童林一看这才知道自己这一招儿用错啦。原来用双掌撞周兰的时候，没把下面的脚抬起来，以致把周兰的骨环儿踩掉啦。周兰这一被打不要紧，众恶奴可全不敢上前啦。众人之中有胆大的向童林问道：“小辈你好大的胆量，竟敢把我们教师爷打伤！你真要是英雄，你报通你名姓。”童林闻听，不由的哈哈大笑，口中说道：“尔等要问你家侠客爷的名姓，你等可要站稳了。你家侠客爷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尔等敢把你家侠客爷怎样？”众恶奴一听，一个个俱都不寒而战。洪俦一听，吓的他险些由马上摔下来，赶紧一带丝缰，撒马就走。众打手把周兰背起，扔下了小轿，一哄而散。那位说童林在北京这么大的名望吗？皆因童林在贝勒府当教习，遇着五小侠闹府，被童林打掉单刀拐。在地坛会过二侠侯杰。后来二小盗国宝，童林与贝勒爷戴罪出都，由打去年将二小拿住，押解入都完案。又在北高峰贺号，得了侠客的美称，真是威名远震。北京的人全知道他是第二个贝勒爷，站在北京城中一跺脚，真是四门都乱颤，故此今天自己一报名姓，才嚇退了洪俦。那位老妇人急忙到轿子里面去掺姑娘。童林心中说道：我把他们主仆嚇跑，

这总算是我的便宜，我想不致再生枝节啦。

自己正自思想，就觉着自己的身后，有人一拉自己的衣裳。童林急忙回头一看，只见面前有一条黑影，伏着腰其行如飞，一直往前就跑下去了。童林一看，心说：不问可知，这一条黑影一定是给洪俦报仇的，有意要暗算于我，童某焉能将你放过？想到这里，赶紧也将身形一矮，紧紧的追赶。就见前面那一个人，顺着大道一直往北，脚底下还是真快，工夫不大，已然来到安定门的城根以下。童林堪堪的就要追上他啦，借月光一看，此人乃是五短的身材，身上穿着一件青色的三串吞口的夜行衣，密钉寸排骨头钮，下面青色兜裆滚裤，脚下穿白袜大掖根鱼鳞洒鞋，打着花裹腿。只见这个人来至城根以下，将身形站住，转过身来。童林一看他的五官，两道长眉，一双阔目，准头丰满，四字方海口，颔下无须，大耳垂轮，精神百倍。胸前勒着十字袢，背后背着一口刀。童林看罢，遂止住了脚步。就见那人抱拳带笑说道："今天多蒙童侠客爷出头露面，搭救敝亲，我这里当面谢过。"童林闻听，遂带笑说道："这位英雄不必客气。童林抱打人间不平，乃是分内之事，壮士何必挂齿。请问阁下尊姓大名？方才遭事的那位太太与那位姑娘，是阁下的什么人？"那人闻听，遂说道："侠客爷您要问那个妇人，乃是我的表姐。那个姑娘乃是我的外甥女。今天遇见你老人家，这也是我家门有德，要不然的话，那一位也不敢管这个闲事。我暂时先代我表姐谢谢您吧。"说着话就过来行礼。童林急忙用手相拦，口中说道："且慢，我看阁下仪表非俗，又身有武术，但不知阁下的姓字名谁？令师是那一位？童林斗胆请教。"那人闻听此言，遂扭项往四外观看，并无来往的行人，这才说道："侠客爷您既问我的名姓，我也不敢隐瞒。"童林说道："阁下请讲。"就见那人不慌不忙，从头至尾把自己的历史，细说了一遍。童林闻听，

不住点头赞叹。

书中代言，此人姓武，双名云飞，别号人称髡首龙，皆因他是油光秃子，故此才得了这么个外号儿。幼年七八岁的时候，就克去了父母，家中只剩了他一个人，孤苦伶仃，依赖舅父张善扶养。住家在永定门，张善乃是永定门的门斗。武云飞从小儿就顽皮异常，张善一看他没有多大的出息，所以也没供给他上学。武云飞天天儿吃完了饭，由家里出来，就到城墙根儿下爬城玩儿。永定门城根儿爬城玩的小孩儿，也不止武云飞一人，总有七八个，天天如是。到了掌灯以后，人家别的小孩儿都回家吃饭去了，惟独武云飞还爬的正在高兴之际，脸儿朝里爬一回，脸儿朝外再爬一回，来回掉换着，一个劲儿的爬。后来又单手抓住城墙砖往上爬，刚爬到半截腰忽然觉着有一物触头，把武云飞吓了一跳，险些由城墙上掉下来。赶紧将身形往城墙上一贴，左手扒住城砖，右手往头上一摸，原来是一口唾沫，自己不由得一怔。随着双手扒住城砖，抬头往上面观看，就见城墙上面坐定一人，两条腿在下面搭拉着。武云飞一看，不由得心中有气，遂急忙双手一倒，一步一步的仍往上爬。爬到城墙上面，自己双手一按垛口，站在城墙之上，细一看在城墙上坐着的这个人，身高约在五尺开外，身穿白绵绸的裤袄，外罩灰绸子的长袍儿，腰系杏黄色的绒绳，足下穿高腰儿的白袜，大红缎子的福字儿云履。往脸上细看，红润润的一张四方脸面。两道蚕眉，寿毫多长。二眸子神光灼灼，光华灿烂。准头丰满，酒糟的鼻子，通红的嘴唇儿。颔下一部银髯飘满胸前，根根见肉。一双大耳，堪可垂肩。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续着红头绳儿。虽然偌大的年纪，坐在那里，真是天然的威风。武云飞看罢，遂用手一指这位老人家说道："老头儿，我也没招你，我也没惹你，你为什么往我脑袋上吐唾沫呀？"老头儿闻听，冲着

武云飞一笑说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呀？你告诉我说，我很爱喜你的。"武云飞说道："我姓武名叫武云飞，家中父母双亡，现在跟随我舅舅度日。"老头儿说道："武云飞，我看你年纪不满十岁，跟他们别的小孩儿爬城，他们全都爬不过你，就属你爬的快。无奈一节，没有人告诉你爬城的秘诀，是不能成功的。真要有人告诉其中的奥妙，再教给你几手儿把式，将来你就是有能为的人了。"武云飞闻听，心说：虽然我的年岁小，谁对待我好，谁对待我不好，我全都看的出来。我舅舅天天不过是管我两顿饭，将来我长大了，也是一个失业的苦人。我想这个老头儿说话，以及他老人家的举动，必然大有来历。自己想到这里，遂向老头儿说道："老爷子，我想了半天才明白了，您不是故意的往我脑袋上吐唾沫，您是爱喜我。您既然爱喜，我情愿拜您为师，您收我作个徒弟教给我点儿能为，将来我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处。"这位老人家闻听此言，双手一托银髯，口中说道："孩儿呀，你怎么看出我有能耐来呢？"这也是武云飞福至心灵，遂说道："我看老爷子您这两只眼，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的放光，所以我看出您有能为来啦。"老人家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大笑，心说：这个孩儿也不过就是八九岁，竟有如此的眼力。我由打山东地面来到北京城，所为的就是访一个有福有德之人，将我平生的武术，传授于他，以作永远的纪念。这个孩子跟我倒是很有缘，要不然他小小的年纪，焉能有此灵机。

书中代言，这位老人家非是别人，乃是山东五老头一位，姓于名庭字子玉，外号人称醉仙翁，平生绝艺就是一套"八仙拳"、一百零八招上中下的"八仙剑"，威震天下。可就是一样儿，他老人家一辈子乏嗣无后，跟前就是一位姑娘。于爷有心把自己的武术传给姑娘，又皆因姑娘的年岁太小，自己这才遍游天下，打算访一个相当人才，把自己的武术传授于他，以了

自己的心愿。这才来到北京城，因为此处乃是最繁华的所在，故此自己才多住了几天。每天吃完了晚饭，于爷必要围着城绕个弯儿，就仗着自己的武术，行走如飞。这一天老人家来的早一点，只见城墙下面，有许多的小孩儿爬城，惟独武云飞比别人爬的快。要说众人之中还就是他岁数小。老人家看着，甚是喜爱。工夫不大，众孩童完全走去，只见武云飞仍然还是爬城不走，于爷这才故意的戏耍武云飞。如今武云飞要拜自己为师，于爷心中甚喜，遂说道："孩儿呀，如果你愿意练，每天如是，你由打掌灯以后，在永安门里南下洼子，前去等我，我教给你练武。除去阴雨的天气以外，寻常的日子不准你歇工。如果你家中不放心，可以跟你舅舅说明，叫他们放心。我本有意跟你到家中去练，皆因你父母双亡，诸多不便。此时天也不早啦，你回家去吧。明天可想着上南下洼子去等我。"武云飞答应一声，这才由打城墙上面慢慢的爬下来，回头再往上面观看，已不见于爷的踪影。武云飞心中欢喜，这才回到家中，见着舅父舅母把话说明，就提每天晚饭后，自己跟于爷前去练艺。在先前他舅舅不乐意，复又心中想道：也倒不错，既然这个老头儿情愿教给他把式，我何乐而不为呢？这才应允了武云飞。武云飞这才吃完了晚饭，够奔南下洼子而来。一看老头儿正在那里等候自己，要说武云飞也是福至心灵，赶紧抢步向前口中说道："师傅在上，弟子给你老人家磕头。"说着话，爬在地下就磕头。醉仙翁于庭一看武云飞给自己磕头，把老人家喜欢得眉开眼笑，遂用手扶起武云飞，先教给他几手儿小架子，然后再慢慢的教给他正式用功夫。书不可重叙，于爷整整的教了武云飞十二年，武云飞的能为。可就练成啦，学会长拳短打、刀枪棍棒各种的兵刃、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之法、小巧技艺。最得意的兵刃，就是一口单刀，招数精奇，十二颗铁莲子，百不空发。这一天于

爷遂向武云飞说道："云飞，你跟随为师练艺十二载，掌中一口刀，囊中十二颗铁莲子，若闯荡江湖也不致落于他人之后，自己若再加以追求，成名不难。这十二年工夫也真难为你。为师今有数言嘱咐于你，从此为师要告辞回家。"武云飞说道："弟子愿闻。"于爷说道："我走之后，你若是闯荡江湖，必须要正大光明，最要紧的要谨戒一'淫'字。如果你身归下流，在外面采花作案，若叫为师知晓，定取你陆阳魁首。汝要牢牢谨记。"武云飞说道："恩师你老人家只管望安，所有您嘱咐我的言语，我是样样谨记。弟子有一事不明，望恩师赐教。"于爷说道："有话只管言讲。"武云飞说道："恩师教授弟子一十二岁，此恩此德，弟子已铭于肺腑。只是弟子尚未孝敬您一日，您就要舍弟子回家，实令弟子难过。求你老人家将您的住址，对弟子说明，日后弟子若想念您的时候，也好前去探望。"于爷说道："为师此去，行无定所，不过是遍游江湖。三年之后，如果你在家中闷倦，你可到山东泰安州城北四十五里于家坡，前去找我，那时为师必在家中。"武云飞点头答应。醉仙翁于庭这才转身形说道："云飞你回家去吧，为师去也。"说着话，拧身形向竹塘中一纵，三晃两晃踪迹皆无。武云飞看罢，不由得长叹一声，心说：我跟他老人家学艺十二年，才练到如此的模样。真要是练到我恩师这个地步，还不定用几十年的苦功呢。自己思想至此，这才转身回家，见了舅父舅母，就把于爷已回山东的话，对二位老人家细说了一遍。张善说道："你这个孩子作事怎么这么荒疏啊？你的老师告辞，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人家白白的教授你十二年，咱们就是没有什么酬赠给他老人家，也得当面谢谢呀。"武云飞说道："我那老恩师今天走，今天才跟我说的。"张善闻听，也就无可如何了。

由打武云飞与于爷分手之后，自己在家中仍然用功。这一

天武云飞清晨起来，吃完了点心，遛遛达达一直够奔隆福寺而来。一看本寺的后院儿，有个摔交的场子。这个场子与寻常的摔交可不一样，这是专给吃钱粮的预备的。在前清的时候，这个摔交的讲究有头等的步快、二等的步快，只要穿上搭连摔死人就不偿命。今天武云飞到近前一看，只见场子里头正有两个人摔呢。这两人一个是真高，一个是真矮。高个的身材足够六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矮个的身量才四尺来往。只见他们两个人一照面儿，矮人用手一掳高个儿的搭连领子，这个高个儿的人用手往外一拨，跟着往前一上步，左手掳住矮个儿的搭连后脖领儿，右手由底下一抄，揪住矮个儿腰中系的棕绳，两膀一叫力，就把这个矮个儿的给提起来啦。这才是身大力不亏。随着将身形一转，双手一抡，转了好几个弯儿，那个意思打算把矮个儿的抡倒，也就不用使绊子了。谁想到转了半天，也没把矮个儿抡倒了。矮个儿这个人腿刚一沾地，就见他把左腿伸至高个儿双腿的当中，把脚一横，挂住了大个儿的脚后跟，然后用右手在高个儿的胸前一推，高个儿的人往后一退，焉想到下面被矮个儿的左脚一挂，身不由己，翻身栽倒，那个声音就如同倒了半面墙似的。武云飞一看，矮人不费吹灰之力，竟把大个儿的摔倒，自己心中一高兴，不由得哈哈大笑。他这一乐不要紧，在地下躺着的这个大个儿，有点儿羞愧难当，心中有气，遂双手一按地，站起身形说道："是那一位笑啦？方才我被我兄弟将我摔倒，输赢乃是常事。这也是给你们取笑的吗？你要是不爱听我这几句话，你就下来咱们比试比试。你要是汉子，及早答言。如果你贪生怕死，不敢答话，我就要骂啦。"武云飞闻听，不由得有气，心说我笑也不要紧哪，再说都不是外人，乡里乡亲的，你何必口出不逊呢？想到这里，遂高声说道："朋友，你先不要这样强暴。我笑了一两声，可也算不了什么呀，

你何必说比试比试呢？你已然输给那位矮个儿的啦，你要再想跟我比试，你也未必赢的。”高个儿这个人闻听此言，未免的挂火儿，遂说道：“朋友你就下来，咱们比试吧。”武云飞遂跳入场中，将双手一合，口中说道：“朋友你就进招儿吧。”高个儿一看武爷是个外行，进了场子也不穿搭连，把双手一叉，这个样儿哪像个摔交的呀？高个儿的看罢，心中甚喜，心说：今天要一上手，我非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不可。这才向武爷说道：“朋友你先别忙，你先把搭连穿上。穿上那件搭连有你的便宜，要是摔死人不偿命。”武爷闻听遂说道：“好。”随把搭连拿起来穿上。武爷不穿这件搭连还好，武爷一穿上这件搭连，招惹的众人俱都暗笑，皆因武爷身上穿着一件蓝布大褂儿，脚底下土黄布的袜子，土黄布的大洒鞋，光头未戴着帽子，脑袋上一根儿头发也没有，油光铮亮的秃脑袋。如今把搭连套在大褂儿的外边，就仿佛一件没领子的马褂似的，故此招的众人暗笑。此时武爷点手说道：“朋友，既然你不服，你就进招儿吧。”大个儿闻听，遂把身形一晃，赶奔上前一伸双手，打算掳住武云飞的搭连领子，底下一打泼腿，把武云飞摔个脆的。武云飞的能为，跟他就不一样啦。一看高个儿的双手来到胸前，自己把身形一闪，伸手掳住高个儿胳膊，底下一伸腿，上边儿猛力一领高个儿的胳膊，说道：“你躺下吧。”就见高个儿应手而倒，耳轮中就听“磕哧”一声，皆因武云飞用力过猛，大个儿的脑袋正撞在墙上，花红脑髓四下崩流，如同万朵桃花开。众人一看，彼此一怔，齐声说道：“秃子，你可走不了啦，你可知道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你今天还走的了吗？”武云飞说道：“你等先别闹，咱们不是有言在先吗，穿上搭连摔死人不偿命?”众人齐声说道：“你说这个话可不对。我们跟你讲的是摔交，你分明是用把式摔死的人，你不偿命可不行。”遂又向众人说道：“你

们去找地方，连给纳家去送信。”留下了两个人看守秃子，其余众人分头而去。

书中代言，原来死的这个大个在旗，他乃是镶蓝旗的旗人，姓纳名雷。工夫不大，纳雷的媳妇也来啦，地方也到啦，众人述说其中的理由儿。地方孙升遂向武云飞说道：“你姓什么？”武云飞说道：“我姓武双名云飞。不错，人是我摔死的，他们跟我说的明白，穿上搭连，死人不偿命，如今为什么叫我偿命呢？”地方说道：“武爷，你说的这话倒是很有情理。您在这儿说不成，人命关天，我担不了，您跟我辛苦一趟，您在堂上跟县太爷实话实说。据我想也没有多大的罪名，顶大罚你个十吊八吊钱，也就算完了。”武云飞闻听，遂说道：“既然如此，这场官司我跟你打去吧。”地方孙升带笑说道：“武爷，官司您既然打了，您就多受委屈吧，把国家的王法得戴上点儿。”说着话，由腰中掏出一根细锁练子来，往武爷脖子上一套，带着就走，一直够奔大兴县而来。在后面跟随纳雷的妻子，哭喊连天。工夫不大，来到大兴县的堂口，来到班房儿，地方说道：“今天那位头儿值班儿？”值班儿的张凯答言说道：“什么事？”地方把案情儿说了一遍。张头儿说道：“既然如此，你们在此稍候，待我前去回话。”说着话，站起身来一直够奔后面，前去回话。工夫不大，就听里面传出话来，太爷命人役预备升堂。书中代言，大兴县这位正堂姓戚名光甲，正在外书房吃茶，张凯前来回话，戚知县一听案情，人命关天，赶紧换上官衣，吩咐一声：“升堂。”霎时之间，三班人役站堂已毕。戚知县升入了公位，人役喊喝堂威。知县吩咐一声：“带地方。”孙升赶紧来到大堂，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太爷在上，地方孙升给太爷叩头。”知县一摆手，命地方站起身形，遂问道：“武云飞在隆福寺怎么把纳雷摔死的？”地方说道：“跟太爷回：肇事之时，小的虽然未曾亲眼

得见，现已把此事调查明白。”遂就把武云飞跟纳雷言语失和，当场动手，纳雷被武云飞用手拉倒，头撞墙角，因伤致命。戚知县闻听地方之言，这才说道：“带武云飞。”此时早有人给武爷戴上了刑具，带到堂口，众差人齐声嚷道：“跪下跪下。”武爷只得双膝跌倒，口中说道：“犯人武云飞给县太爷叩头。”知县说道：“下面跪的可是武云飞？”武爷答道：“正是小人。”知县吩咐：“抬起头来。”武云飞这才往上正面，知县留神观看，虽然说武云飞是个凶手，却是满面的正气。知县看罢，遂问道：“武云飞，你因何摔死纳雷，要你从实的讲来。”武爷向上叩头，口中说道：“跟太爷回，小人与纳雷素无仇恨，我二人只因摔交较力，也是我偶一失手，致将纳雷摔死。并且在未动手以先，我们有言在先，他叫我穿上搭连，他言说谁要把谁摔死不偿命。大老爷如果不信，您看搭连我还穿着呢。”知县闻听，把双眉一皱，口中说道：“据你所言并非无理。无奈一节，你并非是摔交法把他摔死的，你是用双手一拉，把他给撞死的。这分明是你有意寻仇，竟敢当堂抵赖，难道说你还等本县用大刑拷问你吗？”说罢，把惊堂木一拍。武爷在下面跪着想道：我与纳雷素不相识，今天无故口角，以致将他摔死，如今身入囹圄，这也是我情屈命不屈。如果我不当堂招认，知县必然用刑拷问于我，我也得皮肉受苦。不如我暂且招认，纵然受了一刀之苦，那么算我命该如此。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向上说道：“太爷不必再三的逼迫，我情愿当堂画招。”知县这才叫武云飞把招画完，标好了监牌，暂将武云飞收监。这才带领师爷忤作，吩咐差人打道隆福寺，前来验尸。来到尸场，忤作勘验完毕，向上回话：“纳雷实在撞碎头颅，因伤毙命。”知县命科房的师爷给填好了尸格。戚知县又命尸亲领尸葬埋，但等回文到县，将正犯正法，给纳雷报仇。知县这才回衙不表。

但表武云飞，来到监中一看，有无数的犯人俱都披枷带锁，蓬头垢面，那一种凄惨的情形，令人目不忍睹。武爷正在出神之际，就听有一人说道："朋友你上这边儿来吧。我听你这个案子，倒是汉子所为，因为你一时负气，将姓纳的撞死，真叫我佩服。"说着话，用手一指说道："朋友你先坐下。"武爷遂在方凳上落坐，一看说话的这个人，年约五十余岁，是个大身材，四方的脸面，两撇儿黑胡子，光头未戴着帽子。武爷看罢，就听那人说道："朋友你姓武啊？"武爷答道："不错。"那人说道："别看兄弟你是凶手，来到我这个地方，我还不能难为你。咱们哥儿两个交个朋友，无论有什么事，都有我一人照管。可有一件，我虽然全照顾的了您，就是对于钱财上头，我可不能维持。您想想您外面如果有亲戚有朋友，您只管告诉我，反正我们给你想法子弄两个钱来，决不至于难为你。"武云飞闻听，不由得一怔，心说：不问可知，这个人一定是牢头。这分明是要由我身上想点儿外财。我那里有朋友哇？亲戚就是我的亲娘舅，我由打八岁的时候，就跟随他老人家度日，到如今我已经二十多岁了，分文也没给家里挣过。现在我又遭了这场事，难道说还把他老人家牵连上吗？自己沉吟良久，遂说道："朋友，方才你所说的话，我也听明白啦，你的意思打算叫我想想外面那儿有朋友，你替我去弄几个钱来，也好垫补着花。我想着也不错。无奈一节，我是有心无力。我来到北京城举目无亲，要说我的朋友的话，就是头儿您一个人，您要不照顾我，我是一个朋友也没有啦。"牢头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姓武的，你倒是这里头的事你打算分文不化，来到我这里头还舒服。那你就想错啦。常言说的好：衙门口儿朝南开，无论何事得拿钱来。今天你既然没有钱，先给你个样儿看看。"说着话，遂向伙计们说道："把这个姓武的锁在橛子上去。"有一个小伙计答应一声，把武

云飞带至狱的旁道儿，把武爷头上的锁练往环上一锁，武爷这罪可就受上喽。木橛子约有三尺来高，武爷被锁在上面，想站起来吧不行，皆因铁练子太短。有心蹲着吧，脖子被铁练子抻的难受。只得毛着腰就和着这条练子。所幸武爷是个有功夫的人，虽然在那里锁着，倒不觉吃力。到了夜晚定更以后，牢头又过来说道："姓武的，你可别装傻呀，这已经多半天啦，你倒是有亲友没有？如果你再跟我装傻，我可要用新鲜的法子对待你啦。"武爷心中想道：这个小子真正可恶，可谓：阎王好见，小鬼儿难搪了。我已然在公堂之上画招，自认情屈命不屈，情愿抵偿对命，我就够冤的啦，不想这个牢头又如此的虐待于我。我本当就此越狱逃走，皆因我的老师也曾嘱咐于我，做事要正大光明，不能越理胡为。如果他再若凌辱于我，我可就要走啦。想到这里，武爷遂把双眼一瞪，向牢头说道："我已对你说明，并无亲友，尔何必苦苦的逼迫？"牢头闻听此言，冷笑说道："你不是没有朋友吗？你上这儿歇一会儿来吧。方才锁了你半天，你也怪累的了。"说着话用钥匙把锁开开，命禁卒带着武云飞，一直够奔里面。武爷一看，靠里面山墙有一铺木炕，上面躺着许多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挤得都不像样子啦。这还不算，就在众犯人的身上，还压着跟炕边儿长的三根木棒，分前胸、大腿、腿腕上中下三处，两边儿用木橛子一别。这种私刑就叫"鞭床"。这宗东西最厉害无比，无论你是多大的英雄，只要一上此床，就能叫你出声。武爷一看，遂将双眉一皱。又见柱子上面有两盏油灯，昏昏沉沉，众犯人哼咳不止，不次阴曹地府。此时就听牢头向禁卒说道："把这个姓武的也放在上面，倒要看看他含糊不含糊。"说着话，有一名狱卒先把木棒撤下来。把武云飞的脚镣子砸下来，光留着手捧子，用手拉着武爷，来到鞭床的旁边儿，牢头用脚一蹬鞭床上众犯人，口中说道："紧一紧。"

本来床上已经挤满啦，牢头用脚当当这么一蹬，只听众犯人一个个叫苦哀哉。好容易蹬出一个缝子，这才把武爷带到鞭床上面，双手往下一按，两旁边的众犯人一难受，来回的展转，又把武爷给挤起来啦。牢头一看，由墙上摘下皮鞭，照定众犯人“吧吧”就是几鞭子，众人疼痛难忍，都往两旁一躲，才把武云飞放下去。一伸手先把下面这根木棒拿起来，往木炕两旁边儿立着的橛子眼儿里一穿，然后用销子一别，正压在众犯人的脚脖子上头。武爷就觉着不好受，心说：就凭我跟随老师学艺一十二载，如今竟受这些无知小辈的私刑，真正气死我也！这可不算我不对，我可要告辞了。自己想到这里，将身形往起一坐，口中说道：“尔等这般私刑，只好叫别人受去，你家武大太爷要告辞了。”说着话，双足一用力，只听“磕嚓”一声，木棒折为两段，武爷由床上跳下来，手上的刑具往两边儿一晃，往大腿上一锉，又听“咯吧”一声，把手捧子锉折，一伸手掳住脖项上的锁练儿，用力一揪，一连三四下，锁练已折。此时把牢头吓得战战兢兢，一看不好，赶紧够奔狱门，那个意思打算要去到外面声张。武云飞岂肯相容?打垫步拧腰，蹿至狱门，伸手把牢头抓住，往怀里一带，牢头翻身栽倒。武爷蹿出狱门，就听狱内哗然大乱。武爷不敢久停，这才蹿房越脊，逃出牢狱。乘着黑夜之间，遂施展陆地飞腾之法，顺着大道往前逃跑。一面走着，一面思想，心说：回家是回不去啦。如果回家，再被官人拿获，二罪归一，那如何还能活的了呢？倒不如够奔塞北地面，找一个相当的地点一忍，倒是正理。自己想到这里，这才晓行夜住，饥餐渴饮，一直够奔塞北。一路之上，自己遂在大户人家又作了两水买卖，这才买了一口单刀、一把匕首刀，又打了十二颗铁莲子，带在身旁以为自己防身之用。

这一日来到塞北地界，一看地土风情，真称得起穷山恶水。

遂找了个店房住下。伙计伺候着自己吃喝已毕，这才安坐吃茶。自己一想，虽然说已然来到塞北，那里又是我的安身之处？我净在店里住着有什么用处呢？自己想到这里，真是闷闷不乐。遂站起身形，打算到外面去转个弯儿。就在这么个工夫，忽听儿有人喊道："开啦开啦，方才压的是三，这一回不压三了，这一回我压四。作宝的有胆子，再来个三。"武爷闻听，遂问道："伙计，这是那里的宝局？"伙计笑嘻嘻的说道："客人您要问这个宝局，就在后院一所儿跨院儿里。一共是四个股东，以后我们掌柜的又续了一股儿，也不往外拿钱，也不去人，皆因他们占着我们掌柜的房，不收房资，就算有我们掌柜的一股儿干股儿。那四位股东中主事的，名叫王强，外号儿人称坐地虎。这个人在官私两面儿，都有点儿手眼，真称得起躺下能挨，站起来能打。其余那三位，乃是他的盟兄弟：一个叫净街神孙立，一个叫铁算盘朱三，第三位就是我们店里的掌柜的叔伯兄弟，姓何叫铁胳膊何四。皆因这儿赌，输赢公道，又没有危险，所以好赌的主儿全上这里来赌。您要愿意压两盒儿，一会儿我把您陪过去解解闷儿，您看怎么样？"武爷点头说道："好。"自己又喝了两口茶，摸了摸腰中还有二十多两银子，遂向伙计说道："你带我进宝局上看看去。"伙计答应一声，在头前带路，武爷在后面跟随。

第 五十 回

跳宝局武爷镇塞北

三月三众侠赴镖会

来到跨院儿，武云飞举目观看，就见北为上的上房，东西的厢房，可都没有门儿，大概门口都在北房里头套着呢。伙计来到上房门首，伸手启帘笼把武爷让进去。武云飞来到屋中一看，就见赌钱的人位还是真不少，有也斗纸牌的，也有掷骰子的。迎面儿是压宝的案子，围着十几个人，赌的正在高兴之际。武爷来到宝案子头里一看，正中间坐着一个看宝的，旁边儿还有一位先生，在先生的面前，放着算盘跟筹码。武爷说道："我也压一盒儿。我不管方才开的是什么，我压个进门儿开三。"说着话，一伸手把兜囊之中那二十多两银子，完全掏出来，就在三上压了一个孤注。众人一看武爷的穿章打扮，谁也想不到他真敢压二十多两银子的孤注。武云飞是概不介意。大家把注儿完全下好，看宝的这个喊道："开了！"随着把宝盒儿一开，大家一看，果然就开了一个三。看案子的就是一怔，只得把武爷的银子交与先生，先生用戥子称了称，遂按分量赔了三份儿。武爷这一宝就红了七十多两银子，按说他就应当接着往下压，武爷就不然啦，自己将银子完全带起来，回身就走。来到前面

自己的屋中，把伙计叫过来给自己预备吃喝，另外又赏了伙计二两银子。天晚安歇，一夜晚景无书。次日天明，武爷起来，伙计给预备净面水，沏得了一壶茶，武爷洗脸喝茶吃点心，诸事已毕，仍然够奔后面宝局，来到案子前面，也不管方才开的是几，由打腰中掏出五十两的一封银子来，仍然放在三上，还是进门儿开三。一开盒儿果然又是三。这一盒儿武爷又红了一百多两。武爷照样儿要现银子，把银来点齐了，仍然回到自己的屋中吃早饭。吃完了饭，自己在屋中随便休息。到了次日早饭后，复又到局上压了五十两的进门开三，没想到又赢了。书要简断，这三四天的工夫，武云飞赢了足有三百多两银子。这一来不要紧，可就惊动了铁算盘朱三，遂跟王强、何四一商量，说:“这件事可不好办哪，一天白教这个秃子赢一百多两银子去，这样日子长了，不把你我众人给赔坏了吗？我倒有主意，就叫何四在院子里头站着，只要一看见姓武的来了，以咳嗽为号，宝要是没开，赶紧的开，要是已就开了，下一宝别作三。他要是仍然进门开三，他不就压黑了吗？”大家闻听，齐说有理。赶到次日天明，就按着朱三的主意，安排妥当了。赌钱的人来的也不少啦，何四站在外面专等武爷。工夫不大，果见武云飞到来，何四遂咳嗽了一声，给屋中送信儿。看案子的一得着信儿，没等着注儿压齐了就开啦。赶紧从新作宝，可就把三免啦。武爷进来还是五十两银子压三，及至把宝盒儿开开一看，是一个么。武爷一看没赢，仍然转身形就走。书要简断，由打今天为始，每天何四就在外面一站，只要一看见武云飞来，便以咳嗽为号，宝官儿准不作三。一连就是五六天，武爷一天准输五十两。及至武云飞将钱输完，自己坐定了一想，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受了人家的计算啦，宝局的人在外面插上旗，以咳嗽为号，自己压宝又是死点儿，以致把三百余两银子输净。自己要

不赌了，脸上未免又不好看，要是赌吧，自己又没了钱啦。武云飞想到这里，闷闷不乐，只得又忍耐了一天。

赶到次日起来，吃完了早点心，仍然够奔后面跨院儿。何四一见武爷到来，自己刚要咳嗽，武爷紧行了几步来到何四的面前，口中说道："不准你多声！你要再咳嗽，分明是给里面报信。你只要一出声，你家武大太爷就给你个厉害！"这一来倒把铁胳膊何四给吓嚇住了，他就真没敢言语。武爷赶紧抢步来到屋中宝案子的前面，口中说道："这一盒儿先别开，我再压一注儿。"说着话，一伸手撩起蓝布大褂儿，由腰中抽出匕首刀，将脚往案子上一蹬，一伸手把中衣儿扯了一个口子，然后用刀在大腿肉厚的地方，用刀割下一条儿肉来，足够六两多，鲜血淋漓。武云飞将这条儿肉一甩，扔在宝案子上面，口中说道："我压孤注开三！"看案子的一怔，有心开宝盒儿吧，倘若他这一宝压红了，谁割肉赔人家？有心不开这盒儿宝，再一看武爷瞪着双睛，手擎着明晃晃的匕首刀，非教开不可。书中代言，此时武云飞早把主意拿定，如果这一盒儿红不了，自己紧跟着还是往下割，就是一刀一刀的自己把自己割死，也得接着往下压。看宝案子的无法，只得把宝盒儿揭开。大家一看，真是不巧不成书，果然就是个三。武云飞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口中说道："想不到这一盒儿我又压红了三啦！今天我早就算好了，只要外面没人咳嗽，我这个三准能红的了。"看宝案子的无法，赶紧派伙计到后面去把大爷坐地虎王强、铁算盘朱三、何四、孙立全都请过来，叫他们四位来赔人家这注儿肉。工夫不大，四人一齐来到屋中，一看武爷一只脚蹬着案子，大腿上面鲜血直流，手中擎着匕首刀。王强本是精明强干之人，赶紧来到武云飞的面前，口中说道："兄弟，这是怎么说的？咱们是自己人，你何以弄这个呢？再者说你也没打听打听吗？买卖是哥哥我干

的，兄弟你既然来至此处，无论有什么事，你只管找哥哥我，姓王的绝不含糊。所有一切的事，我若说出一个不字儿来，我就不叫坐地虎王强。”将话说完，满面带笑，双手抱拳。武云飞一看王强身高不满六尺，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裤褂儿，脚底下土黄布的鞋袜，腰中系着一条土黄布搭包，还掖着一条土黄布的手巾。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面，两道粗眉，一双大眼，大狮子鼻，薄片子嘴，一口的白牙，两耳无轮，微有两撇儿黑髯。光头顶，细辫根儿。武爷看罢，遂说道：“你就是坐地虎王强吗？”王强答言说道：“不错。”武爷说道：“好，你是这宝局的掌柜的，我这一盒儿压红啦，但不知你叫我割你哪一条儿肉？我倒要看看你够朋友不够。”王强闻听，哈哈大笑说道：“朋友，我听伙计说您姓武。您既然来到这里，咱们就是朋友，您何必弄这些个事呢？”说着话，回头向伙计说道：“你去到后面把咱们那上等的刀疮药拿来，给武爷先止止疼。”将话说完，遂冲着伙计一递眼色。伙计点了点头，转身形而去。工夫不大，手中托着一个纸包儿，交与王强。王强接过来，走至武爷的身旁，将纸包儿打开，口中说道：“武爷，您把中衣儿撕开点儿，我给您上点儿刀疮药。”说着话将药往刀伤上一揉，武云飞就觉着伤口疼痛难忍，心说：好小子，这那是刀疮药哇？分明是碱面儿！为的是看看我含糊不含糊。如果我一出声儿，不但我这一条儿肉白割了，我还得算栽。想到这里，紧咬牙关。碱面儿把伤口拿的直哆嗦，疼的武爷顺着秃脑袋热汗直流，口中不住连声说道：“好药好药！”王强一看，武爷不但没含糊，反倒连称“好药”，自己遂暗伸大指赞美武云飞：果然是条英雄！遂又向伙计说道：“你这个可恶的东西，怎么这么不留神？我叫你拿刀疮药，你怎么把碱面儿拿了来啦？这不是显着暗含着较量我的朋友吗？这幸亏武大爷他老人家见识过，要不然不把武爷给较量短了

吗？真是岂有此理！你赶快把凉水拿来，把他老人家的伤口冲净，再上好药。”说着话，又冲着伙计一递眼色。伙计复又答应一声，转身出去，霎时间由外面端进一个小簸箩来，口中说道：“掌柜的，这是上等的刀疮药，您赶紧快给武大爷敷上点儿吧。”说着话，王强把簸箩接过来，来到武爷的面前，照样抓把药面儿，往伤口上一揉。武爷心说：这回许是刀疮药了。王强遂又抓了一把往那伤口上一揉，武云飞心中叫苦，原来这回是盐面儿。自己又一想：你无论如何的摆布，我暂时忍受，我也不能让你们把我较量短了。可有一样儿，如果你再想不出特别的招儿来，到那时我可要用武术对待你们了。武云飞正自思想，就听坐地虎王强用手一拍自己肩头说道：“姓武的，我们草地里算有你这一位朋友了。此时我们众人也都亲眼得见啦，今天您有话，只管说明，我们弟兄决不推辞。”武云飞闻听此言，不由得一阵的冷笑，遂说道：“王强，我也打听明白啦，你的外号儿叫坐地虎，所有你们弟兄的来历，我也略知大概。今天我跟你们把话说明，我有三件事，任凭你们弟兄挑捡。无论如何，你们弟兄也得领受一件。如果我说出来的条件，你们要是概不应允，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啦。俺武云飞由打北京城来到塞北贵宝地，说不得我要将你们众人赶出了草地。”王强等四人闻听此言，一齐说道：“既然如此，但不知第一件是什么？”武云飞说道：“俺武某来到塞北，举目无亲，并无立足之地，这可不算我不对，这个买卖得让我干两天；”众人闻听此言，不由得一怔，遂接着问道：“你这第二件呢？”武爷说道：“如果你们不让的话，我也不能强接，咱们是金赌银还。我既然压红啦，你们就照样儿赔我人肉三条儿；这第二件你们要不领受，那可就算逼虎下山了。也不论你们有多少人，俺武云飞单人独自要会会你们众位兄弟。或者你们众人一拥齐上，把我武云飞赢了，我就抖手一

走，永远不在北六省……”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铁胳膊何四用手一指自己的鼻梁儿说道：“姓武的你先别说这些个横话。你别拿我们弟兄当作无能之辈！我还告诉你一句容易明白的话，我们哥儿几个要没有点儿真的，也不敢干这个买卖。跟你动手也用不着以多为胜，就是你家何四爷这条铁胳膊，足可管教管教你。”说着话，跳到院中，点手呼唤武爷。武爷一见，气往上撞，遂将身形一纵，纵到院内。何四未等武爷站稳，就将左手一晃，右手照定武爷的头顶便打。武爷不慌不忙趁势一伸右手，抓住何四的手腕儿，左手向上一托何四的胳膊肘儿，就听“磕哧”一声，可了不的啦！铁胳膊何四，可就成了折胳膊何四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孙立向朱三说道：“咱们四爷胳膊可折了，咱们弟兄一齐上啊！”王强、朱三带领二十余人，遂一拥而至，照定武云飞七手八脚的打来。武爷遂看招定式，将身形站稳，在众人之中，指东打西，冲前突后，就听“吧吧”的乱响，只打的这二十几个人东倒西歪，总有七八个受伤的。王强一看不好，就知道武云飞扎手。只打的众伙计叫苦哀哉，有心说不打了吧，就得认栽。你说打吧，又不是武云飞的对手。就在这么个工夫，猛听得有人高声说道：“武大爷住手！王贤弟，你这是怎么啦？这都不是外人，都是咱们自己人，何必自己翻目呢？你们众人退下去，都有我呢。”王强等一听这几句话，各自顺着台阶儿就下啦。武云飞举目一看，就见说话的这个主儿是个大身材，身高足够六尺开外。身上穿白绵绸的裤褂儿，外罩蓝绸子大褂儿，足下白袜、青缎儿皂鞋。往脸上观看，青虚虚一张四方的脸面。两道长眉，直插入鬓。两只圆眼睛，通鼻梁儿。双颧高耸。四字方海口，两撇儿花白髯，一双大耳。剪子股儿的小辫儿。武云飞看罢，并不认识。书中代言，这就是何四的哥哥、本店的掌柜的，何光何焕文。就见他走至武云飞的面前，抱拳说道：

“武爷，无论你受了多大的委屈，先请到前面去，我有话跟您说。”说着话，何光把武爷仍然陪到武云飞的住房之中。那位说何掌柜怎么来的呢？乃是伺候武爷的那个伙计王三给送的信儿，言说武云飞跟后面宝局闹了事啦。何光恐怕出了人命，这才赶紧来到后面，把武爷劝回，这才说道：“武大爷，您先别着急，先请坐。”遂又吩咐伙计取来凉水，把武爷的伤痕洗净，这才拿出最高的刀疮药来，给武爷敷好了，遂说道：“武大爷，您说这场事应当怎么办？只要您说出一个条件来，我就能拿一半儿的主意。有话您只管说。”武云飞闻听，心中想道：此事已闹到这等地步，从中又有人排解，我就此就下吧。想到这里，遂说道：“掌柜的，并非武某怕死贪生，畏刀避剑，既是您出头了事，那里不是交朋友哇？但是我武云飞打北京城来到贵宝地，举目无亲，无事可作，所以现在才挤出这场事来。您为的是我们两造的事，只要您兜的住，我就当面要求一事。如果您兜不住，我们事有事在。”何光说道：“兄弟，我要是一驳了你，我就不叫何焕文。”武云飞接着说道：“好！那么您就把这话跟他们几位说明白了吧。宝局我是不干，我也不跟那几位怎么为难，我是冲着您这个人，我每天找他们几位要白银二十两。是这么着您要是看着不成的话，我还是接着跟他们几位闹事。”何光一听此言，不由得暗皱双眉，心说：你这个话说的未免有点儿霸气。这个宝局连我共合是五股儿，每天所挣也就是四五十两银子，每人分个十两八两的，他每天先要二十两。有心再向武爷说个人情要求少要几两，又因自己话已出口，无法挽回，万般无奈，这才说道：“武爷，您不是说一天要二十两白银吗，好吧，咱们就这么办啦。只要您赏脸，由今天起咱们别再闹事啦，我就能兜起来。”何光将话说完，这才站起身形，往外行走。来到后面宝局，见着王强、孙立、朱三。此时何四正然叫正骨科的先生

给捏胳膊呢。何光遂在众人的面前把话一说，王强也是无法，只得点头应允。就由打当日为始，每天给武云飞拿纹银二十两。这才叫：恶人自有恶人魔。要想干宝局的，也真得遇见武云飞这么个人，要不然他们终朝每日把毁人炉支起来，引诱良家子弟倾家败产，不知多少啦。闲言少叙。

却说武云飞终日在宝局里一住，不知不觉就是半月有余。也是该武云飞走运，宝局的买卖比先前还好，每天除去武爷那二十两银子，他们每股儿还分个五六两银子。这一来武爷就富余啦。自己买了几身儿衣服，换了换季。又买了一个盛铁莲子的皮囊。诸事全都预备的齐齐整整，武爷没事儿就在宝局上一坐，吃茶闲谈。自己手底下有钱，所有宝局上上下下的伙计，连店里的伙计，不断的给他们几个钱，所有前前后后的人，只要一见武云飞，没有一个儿不识武大爷的。王强等兄弟四人看着非常有气，就连那店掌柜的何光也有点儿不忿。大家彼此一计议，王强说道："众位你们看，这够多气人！每天给人家白拿二十两银子，上上下下还都是爷长爷短的称呼着人家。难道说咱们就这么听着吗？怎么咱们这几个人之中，连一个有能为的都没有吗？"众人闻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全都束手无策。此时就听铁算盘朱三说道："诸位，我倒有个主意，虽然不能制死武云飞，也得叫他脱一层皮。"王强说道："老三你有什么高明的主意，说出来咱们大家商议。"朱三说道："诸位哥哥兄弟们，并非是我灭咱们弟兄的威风，长人家姓武的锐气，真要是讲究跟他动手打架的话，也别说是咱们这哥儿几个，就是再加上几个，也不是武云飞对手。咱们不是不行吗，可有行的。"众人说道："老三你说这个行的主儿是谁？"朱三说道："不是别人，就是离咱们这儿二十五里地的那座山，名叫沙雁岭，内有三位寨主：大寨主姓焦名亮，外号人称独角鬼，掌中一条枣阳

槊，真称得起万人莫敌。二寨主跟三寨主乃是蒙古人。二寨主名叫达啦森，手使一条熟铜棍。三寨主名叫咕都野罕，手使一对铜人槊。这三位寨主都是勇力过人，武艺高强。咱们若用花言巧语，把武云飞打发到沙雁岭，要是遇见这三家寨主，言语激烈势必动手。到了动手的时候，那可就是姓武的报应临头。倘若把武云飞治死，岂不给咱们宝局里头去了个祸害吗？”大家一听，各自点头说道：“罢了，真有你的老三，不枉人称你为铁算盘，你这一盘算，盘算的还是真清楚。这才是与咱们有利无害。可有一件，但不知何人跟姓武的下这片说词呢？我们大家全都嘴笨，不会说花言巧语，怎能办的到啊？”朱三笑道：“你们众位不用管。回头我打发伙计把武云飞请过来，我跟他说话，你们哥儿几个不过跟着帮帮腔就行啦。”大家闻听，皆甚喜悦。赶紧打发伙计去请武云飞。伙计去不多时，就将武爷请到。众人一看，赶紧站起身形，彼此让座。武爷落座说道：“但不知众位把我武云飞唤来，有何事故？”未等别人答言，就见铁算盘朱三先叹了一口气说道：“咳！武大爷您既问，论起来这话可不应当跟您说，皆因您到此日浅，宝局里的事情，您也摸不清头绪。我跟您说句透底的话吧，在您没来的时候，咱们这个局上，平常的日子每天准赚三十多两银子。自您来了，咱们这个买卖还是真旺，比先前总多赚十数两银子。除去给您二十两之外，我们哥儿五个，每人还能落个四两五两的。这就叫：咱们大家的饭大家吃。无奈好事多磨，可就应了那句俗语儿啦：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如今沙雁岭那三位寨主，打发喽兵来到咱们局上，言说他们寨主已经打听明白啦，外人来到宝局，每天都能拿二十两银子，难道说我们沙雁岭这三家寨主，就不能拿这几十两银子了吗？他也叫宝局每天给他凑二十两银子拿了去。您想这位拿二十两，那位拿二十两，咱们这个局上也没有

这么大的进项啊。再者说咱们有钱也犯不着给他们哪。他们这三家寨主之中，有两个蒙古人。我们有心不给他吧，又恐怕闹起事来，我们还是真惹不起人家，皆因他们这三个人都力大无穷，武艺高强，要是动上手，我们哥儿几个真不行。因此才把你老人家请过来，咱们大家商量商量，此事应当怎么办？如果您能够出头维持呢，咱们一天就可省二十两银子，不怕把这笔钱余下来给了您，我们倒情心愿意，好在咱们都是中国人哪。如果武大爷您不能维持，那可就没法子啦，宁可宝局不干啦，也不能一天白给他二十两银子。武大爷您看这件事应当怎么办吧。”武爷闻听此言，心中想道：这那里是沙雁岭那三家寨主找你们要银子呀，这分明看我一天白拿二十两银子，你们嫌冤哩，巧用我武云飞去到沙雁岭，如果我赢的了这三家寨主，岂不是给宝局里长光彩吗？我要是赢不了那三家寨主，命丧在沙雁岭，不是给你们就除了后患吗？一天先省二十两银子。想我武云飞跟随我的老恩师练了一口单刀、十二颗铁莲子，我并未经过大敌。倒不如我先够奔沙雁岭去一趟，凭我的武术，要是赢的了那三家寨主，不但我脸上好看，我还可以长点儿经验。今天我要是不去，也叫他们小看我武某。武爷想到这里，随着用手一拍桌案说道：“众位，我武云飞由打北京城流落至塞北草地，多蒙你们弟兄照顾，每日赠我纹银二十两，武某心中非常感激。我武云飞并未以此为常，不过暂顾燃眉之急。沙雁岭既然前来搅闹宝局，分明是跟我武云飞过不去。既蒙你们哥儿几个抬爱于我，又没拿我武云飞当外人，如今他等既来找你们几位，我焉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呢？待我只身一人前往沙雁岭，面见三寇。如果他们赏我个全脸，从此不干涉宝局的事情，那就算是两全齐美；他要倚仗着他们山寨的势力，以多为胜，那时节俺武云飞只得凭我掌中一口刀，囊中十二颗铁莲子，与他们决一

死战!”说着话，武爷站起身形往外就走。王强等众人一齐相拦。朱三说道：“武爷您先别忙，我弟兄情愿跟您一同前往。倘若是两造里言语激烈，当场动手之时，我弟兄虽没有多大的本领，也可给您呐喊助威呀。再者说那三家寨主也不是好惹的，您一人前去，如何是他们三个人的敌手哇？”朱三这小子是反间计，明着是拦武云飞，暗含着是激武爷的火儿。武云飞闻听此言，不由得一笑说道：“朱三，你先不用说费话，这场事一定是我跟他们闹了。你们哥儿几个就听个回信儿吧。我要是赢了沙雁岭的三家寨主，我一天定然叫他给咱们拿几十两银子，你们大家一分，这不是一件喜事吗？如果我不是他人的敌手，命丧在沙雁岭，你们一天先省二十两银子，不是也是一件喜事吗？”武爷说完了这句话，遂目视众人冷笑了数声。大家一听，心说：这个姓武的真正不好惹。不用说别的事啦，这句话他都不吃，看起来人家真够个光棍儿。武爷遂向众人问明了道路，这才回到自己的屋中，收拾自己的单刀，带好十二颗铁莲子，由店中起身，一直够奔沙雁岭就走下去了。单说宝局内众人，一见武爷走后，俱都鼓掌大笑。朱三说道：“诸位，也不是姓朱的说句大话，就按武云飞那么大的能为，被我用三言两语，竟将他激的够奔沙雁岭。他此去就是死不了，也得身带重伤，我看他还有什脸面回来见你我弟兄？”王强说道：“兄弟，不愧人称你为铁算盘，果然名不虚传。”不表宝局众人欢欢喜喜。

单表武云飞，顺着大道行走，工夫不大，已来到沙雁岭。武爷举目一看，就见前面的穷山恶岭，怪石横生。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一阵锣声响亮，顺着矮岭的岭口，出来五十余名喽兵，没老的没少的，全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的岁数，每人身穿着一身儿蓝，头上蓝布手巾包头，每人怀中抱着一把双手带拦马刀。为首一家寨主，身高约在七尺开外，身上穿汗搭汗的

夹裤夹袄，脚底下鱼鳞洒鞋，打着花裹腿。往脸上观看，清虚虚的一张脸面，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大狮子鼻子，手中擎着一条熟铜棍。就见他把棍一摆，喽兵一齐喊唱山歌："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杀死不管埋。"武爷一看众喽卒一字儿排开，自己遂伸手由背后抽刀，作出"夜战八方藏刀式"，站住了身形，用手一指，高声说道："吠！我把你这群强盗！光天化日，尔竟敢拦路行劫，难道说你们就不怕王法吗？"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那家寨主一摆熟铜棍，来到武爷的面前，用棍一指，口中说的是半口儿中国话，说你这个人，把你腰中所有的钱，全都留下，你要不给我留下，我一棍就把你打死。武爷听他讲话哩哩鲁鲁，自己全都听不明白。有心问问他是否到宝局前去要钱，又恐怕没有这件事，莫若不提这件事，倒省的费事。自己想到这里，遂高声说道："小子，尔等终日断路劫财，今天遇见你家武大爷，就算你的报应到了。别走接刀！"说着话，武爷往起一纵，摆刀够奔二寨主达啦森顶梁就剁。达啦森一看武爷的刀到，遂双手擎棍往上一迎。武爷急忙将刀往回一撤。达啦森换手举棍就砸。武云飞身形往左一纵。二人抽招换式，当场动手。别看达啦森是蒙古人，这条棍的招数还是真快。武爷仰仗着身体灵便，刀法精奇。二人动手约在二十余个回合，武爷心中想到，此贼努力甚大，如果战长了，我偶一失神，被他一棍打上，焉有我的命在?倒不如施展我进手的招术，将他结果了性命。自己想到这里，一看达啦森的棍到，自己赶紧一转身，双手捧刀，照定达啦森的胸前便刺。说时迟那时快，武爷的刀已点在达啦森的前胸。达啦森心中一发慌，双手擎棍照定武爷的刀背往下就压。只听"噗哧"一声，红光迸现，鲜血流出，达啦森翻身栽倒。原来武爷的刀正扎在他心口之上，他用棍往下这么一压，自己

反倒给自己来了个大开膛，所以达啦森翻身栽倒，死于非命。众喽兵一看二寨主被人杀死，急忙够奔山中前去报信。武爷手中擎刀，在山口外面观看。

工夫不大，就听山岭之上，一阵叫喊，由山口出来一百多名喽兵，各持长短的兵刃，一字排开。在后面闪出了二家寨主。第一个身高约在六尺，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儿，外罩蓝布大褂，足下白袜洒鞋。往脸上看，长方脸儿，尖头顶，两道黄焦焦的眉毛，深眼窝子，黄眼珠子，高鼻梁儿，四字海口。头上剪子股儿的小辫儿。手中擎着一条枣杨槊。在他后面这个寨主，身高足有七尺开外，肩宽背阔，膀扎腰圆，身上穿着香牛皮的夹裤袄，脚底下踢死牛的大皮靴子。手中擎着一条童人槊。武爷正自观看，就见使枣杨槊的那个人，用手一指高声说道："好鼠辈，尔竟敢打死我本山的二寨主达啦森。今天我看你往那里走？"武云飞闻听此言，遂将双眼一瞪说道："我把你这群无法的强盗！速速通名受死，你家武大爷的刀下不死无名之鬼。"那人将槊一横说道："你要问你家大寨主我姓焦名亮，外号人称独角鬼。这是我的三弟咕都野罕。小辈你别走，待我与我二弟报仇。"说着话一摆枣杨槊，够奔武爷搂头便打。咕都野罕也一抡童人槊前来助战。武爷一看不好，这两个人要双战。自己急忙摆动了单刀，抖擞精神，与这两家寨主动手。一看焦亮这条枣杨槊，真有神出鬼没之能。咕都野罕是槊沉力猛。武爷不由得心中想到，他二人武艺高强，槊法精奇，时间一大，必遭他二人的毒手。莫若我用铁莲子伤他。自己想到这里，留神一看，焦亮的枣杨槊贯顶砸下。武云飞趁势往左一闪，打垫步拧腰往外纵，刀交左手，伸右手由囊中取出两颗铁莲子，将手一抖够奔焦亮二目"二龙斗宝"打来。焦亮一看，两道寒光直奔面门而来，口中说道："不好。"急忙把身形向左一闪，就听"噗哧"一声，这

一颗铁莲子不偏不歪，正打在焦亮的右眼之上，立时血流满面，把那焦亮疼的“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撒手扔槊，翻身栽倒。武云飞一看，赶紧纵身形来至近前，双手举刀恶狠狠就在焦亮的胸前就刺，只听“嘭”的一声，肠肚皆崩，焦亮当时废命。武爷就听脑后有风声响亮，明知是咕都野罕暗算自己，这才赶紧打垫步向前一纵，就听身后“噗哧”一声，武爷回头一看，咕都野罕这对铜人槊正砸在焦亮的胸前。武爷随着往回一纵，飞起一腿正踹在三寨主的后胯之上，咕都野罕撒手扔铜人槊，翻身栽倒。武云飞用脚蹬住咕都野罕的前胸，用刀一指，口中说道：“我把你这可恶的东西！终日在此断路劫人，今天你遇着你家武大太爷，也是你的报应到了。本当一刀结果你的性命，我念其你是个蒙古人，性情憨傻，现有两条道路，任凭你挑捡，你如果愿死，我手起刀落，将你结果了性命；你要是愿意活，从今以后在沙雁岭三十里地以内，不许你作案。每天你还得给我四十两银子。如若不然，我就取你的首级，铲除后患。”咕都野罕在地下躺着，虽然没把武爷所说的话全听懂，亦明白了个大概。自己有心不应允这件事，准知道不行，不如暂且应允，再图报复之策。想到这里，遂向武爷说道：“朋友，你所说的话，我全都应允了。”武爷抬起腿来，三寨主站起身形，遂向武爷说道：“我有一件事情，当面与你商议。皆因我本山的大寨主与二寨主，俱在你的刀下亡命，本山实在缺少英雄。我有意要求你上山，为头把交椅的寨主，可不知朋友你的意下如何？”武爷闻听，连连的摆手说道：“不可，武某并非喧宾夺主之辈。既然我所要求的事，你完全应允，每天你就派手下人，给我把银子送到坐地虎王强的局上就行啦。”咕都野罕只得满口应承。武爷这才顺着旧路回转宝局不提。咕都野罕遂命喽兵把大寨主二寨主的尸身，搭到山寨的里面。由当日为始，每日预备四十两纹

银，就命喽兵送到何光的店中。

这一来武爷名望可就大啦，威震塞北草地一带，无人不知髡首龙武云飞的。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武爷在塞北住了整整的三年，银子存的可就不少啦。这一天武爷遂向王强说道："王大哥，每日我所有的进项，暂归何光何大哥收存。我要够奔南七北六各省，历练江湖。"王强说道："好吧，您只管放心，此事交给我们哥儿俩了。"武云飞这才把自己的兵刃暗器，包至在包袱以内，与众人告辞。武爷遂由打草地起身，在各省这么一闯荡，真就把名姓闯响了，绿林中全知道有这么一位髡首龙武云飞了。他又是山东五老醉仙翁于庭的徒弟，从此武爷的名望可就更大啦。在绿林中又阅历了十年，后来又回了塞北，到了何光的店中。众人见武爷回来啦，全都请安问好。何光还是真不含糊，所有武爷所进的钱，还给武爷存着呢。这十年连宝局带沙雁岭所给的钱，存了足有两万多两。要依着众人，打算跟武爷商量着立个买卖，武云飞说道："立个买卖我也是操心。由打今天为始，连宝局带沙雁岭这两边儿的钱，你们都不用给了。你们哥儿几个要是用钱，只管随便拿。可得正用。我还许下了一个心愿，如果有南七北六各省的人，流落在塞北不能回家者，就发给他几两银子的路费，救济他等回家。"这个信儿一传出去，真就有异乡人来找武爷，武爷真救济不少的人。这个时候沙雁岭的大寨主，可就是咕都野罕了。又收了三个徒弟，全都是蒙古人：大徒弟叫金咕都，二徒弟叫银咕都，三徒弟叫铁咕都。又招募一位二寨主，就是黄风鬼燕凯。因被铁善寺所约，赴九月九的重阳会，师徒爷儿四个与燕凯俱都命丧铁善寺内。沙雁岭一得着这个信儿，可就传到武爷的耳朵里来啦。武云飞当时有心够奔江西，去访童林，因他事牵挂，故而作罢。又过了二年，武云飞忽然想起自己的舅父张善来啦，有心回到北京城前

去探望，皆因自己是越狱的要犯，恐怕回到北京，再出是非。又一想我武云飞已离家二十余载，别说没人认的我，就是有人再认的我，大概也不要紧啦。还是回趟北京的为是。自己把主意拿定，这才把诸事安置停妥，暗带兵刃暗器，这才回归北京城。赶来到北京城，正赶上正月十五，自己打算先逛逛灯，然后再看望舅舅去。来到灯市口，自己正然看灯，猛听得有一老妇人喊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敢抢夺良家的长女，我这条老命跟你们拼啦！"武云飞闻听，顺着声音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表嫂。被抢的姑娘，乃是自己的侄女。本有意向前与表嫂解危，忽见一个乡下人，赶上前去打倒了众恶奴，救了自己表嫂娘儿两个。后来童林一通报名姓，嚇退了洪俦，自己才知道是久已慕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自己心中非常的感激。自己的表嫂跟姑娘平平安安的回家，自己这才慢慢的脱下了长大的衣服，来到童林的身背后，用手一拉童林的大褂儿，才把童林引至城墙根儿下，遂向童林致谢。童林问他的名姓，武云飞遂把自己的来历，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童林闻听，遂点头说道："原来阁下是于老英雄的高足。童林久闻大名，恨相见太晚耳！"武云飞抱拳说道："侠客爷如不弃嫌，日后我还要与侠客爷您亲近亲近呢。"童林说道："好，你我弟兄改日再见吧。"将话说完，二人这才拱手作别。

不表武云飞。单说童林又顺着大道回到灯市口儿，再找贝勒爷跟年羹尧，已经都回去了。自己这才回归贝勒府，来到外书房里面一看，贝勒爷正自吃茶。童林赶上前请安说道："爷您早回来啦?年大人哪儿去啦？"贝勒爷说道："海川少礼，一旁坐下。皆因我命你去搭救被抢的姑娘，何吉、何春就把我给劝回来啦。年羹尧也回家啦。究竟抢人的是谁，结果如何，你对我说说。"童林遂把解围的情形，以及巧遇武云飞，就连武云飞

的历史，都与贝勒爷细说了一遍。贝勒爷闻听，遂说道："海川，你这就不对啦。你既然知道武云飞是位高人，为何不把他陪到府里来，跟我谈谈呢？别的话我不问你，这个抢人的主儿，他姓字名谁？这东西眼睛里真没有王法了！"童林闻听，带笑说道："这个抢人的主儿可不是外人，乃是当今万岁爷第十四皇子允禔允贝勒爷之子，洪俦洪阿哥。"贝勒爷闻听一怔。暗说：不好，原来是我十四弟之子洪俦。这个奴才争如此的大胆，作出这样犯法之事！这幸亏是叫我知道啦，如果叫别人知道了，一定得递摺本在我父王的面前参奏于他，我那十四弟他也担待不起呀。又一想，就凭我十四弟身为皇子，竟生下这样不肖的子弟，岂不将皇室的名誉，一旦扫地吗？此时我若不禀知我父王，叫我父王认真办理，要等别位的奏折上去，倒显着有许多的不便。再者说我若不管，也叫童林小视于我，他必说我袒护子侄。贝勒爷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海川，既然你将事实打听明白，回头我请本府的先生修摺子，参奏允贝勒父子。"童林又跟贝勒爷说了会儿闲话，这才退出书房，前去安歇。

贝勒爷遂命何吉把储师爷请了来。贝勒爷就把洪俦如何抢掠良家的妇女的话，跟储师爷细说了一遍。储师爷提笔先起出摺底儿，给贝勒爷看了看，上面写的不过是允贝勒家教不严，恶奴周兰、何利诱主为非，正月十五日，在灯市口儿逛灯，搔扰民间的女子等情由。贝勒爷看罢，遂说道："储师爷，你就照着这个稿儿誊清吧。"储先生就在灯下慢慢的恭书缮写。工夫不大，把摺子写完了，重新递于贝勒爷看了看，然后用黄绫子包好，放在硬木匣内。贝勒爷吩咐何吉，明天五鼓派人送交奏事处不表。到了次日天明，康熙老佛爷在养心殿办理国政，一看有胤祯的摺子，圣主急忙打开一看，原来是参奏允禔父子行为不法。康熙圣主心中想道：看起来我子胤祯办事认真。允禔奴

才竟敢纵子行凶，我必得重办他一下子。康熙爷想到这里，提笔亲自御批：

允禔教子不严，越理非法，本应重办。姑念失于检点，暂降三级，罚俸三年。洪俦身为皇孙，乃国家贝勒之子，竟敢依势胡为，在外面搔扰民间的妇女，本应当将他处以徒刑，念他年幼无知，暂且宽免。恶奴周兰、何利，哄弄青年家主，仗势招摇，充发云南永军不回。

康熙爷这道御批一下，满朝文武大臣，无不称赞圣上有道的，真可称当世的明君。康熙把诸事办理完毕，这才传口旨："众卿有本早奏，无事退朝。"众大臣山呼万岁，天子退朝。不表周兰、何利永军云南。单说贝勒爷一看见宫门邸抄，暗自点了点头，心中非常欢喜自己的父王办事秉公。正然观看，童林由外面进来，贝勒爷遂向童林说道："我这一本把允贝勒父子全给参啦。你看看这不是宫门邸抄吗？"童林看罢，遂说道："老佛爷真乃有道的明君。"爷儿俩正然谈话，手下人已经给开上饭来啦，爷儿两个吃喝已毕，终日谈论武学。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已来到二月中旬。童林与贝勒爷正在书房吃茶，由打外面进来一个回事的，见了贝勒爷，单腿打千儿说道："跟贝勒爷回：今有两份请帖，请爷您过目。"说着话，把请帖呈上。贝勒爷伸手把请帖接来，遂向童林说道："这一定是镖局子里来的。我算计着也该来啦。"说着话打开一看，一份是童林的，一份是给自己的。果然是双龙镖局子送来的。童林说道："既然镖局子给您来了一份请帖，但不知三月三亮镖的那一天，您去不去呢？"贝勒爷带笑说道："海川你这不是说笑话吗？你又知道我爱看热闹，你怎么还问我去不去呢？不但我同你去，我再给你请上一位朋友。"童林说道："但不知您请那一位？"贝勒爷闻听，遂带笑说道："还用我说吗？不就是咱

们那位老年。”童林说道：“很好。可不知年大人愿意去不愿意去？”贝勒爷说道：“这么大的热闹，要是告诉他，他焉能不去呢？海川你想想咱们那一天去好，定一个准日子，好给年羹尧送信。”童林说道：“咱们要是初三去，倒显着咱们临阵磨枪啦。咱们初二去还消停些。爷您想对不对？”贝勒爷闻听，连连点头，跟着叫道：“何吉，回头你派人到年大人的家中去送个信儿，就提本爵我说的，三月初二日早晨，叫年羹尧到咱们府里来，有要事相商。”何吉答应一声，这才出来派人到年宅送信。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这一天已到了三月初二，童林早晨起来，看着众弟子练完了工夫，这才说道：“你们哥儿几个收拾收拾，把自己的兵刃暗器带好，跟随我到贝勒爷那里去，一同前往双龙镖局子。明天可就到了亮镖会啦。”众弟子闻听此言，人人欢喜，个个踊跃，各自收拾兵刃包裹，全都拾掇紧趁利落。童林命刘俊给提着包裹，这才够奔贝勒爷的府中。来到外书房，此时年羹尧已然来到，正跟贝勒爷吃茶谈话呢。童林来到屋中，见过了贝勒爷与年羹尧，又命众弟子过来与贝勒爷、年大人行礼已毕。贝勒爷遂向童林说道：“海川，咱们也别紧着坐着啦，早早的到镖局子里坐着去，你看好不好？”童林说道：“好吧。”说着话贝勒爷与年羹尧一同站起身形。何吉、何春带着四名家丁，跟随着贝勒爷。年羹尧带着年福、年禄，童林带领着众弟子，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围随着贝勒爷，由打富贵巷出来，一直够奔前门外。远远的就看见双龙镖局子啦。众人还没走到镖局的门首，就走过了一个伙计来，向童林请安说道：“童侠客爷，我已然回禀进去啦，各位老侠客这就出来迎接您。”说话之间，贝勒爷等抬头一看，就见由打镖局子里面，走出人位不少。在正当中就是年迈苍苍的老侠客于成于洞海，上垂首是神手昆仑镇东侠侯庭侯振远，下垂首就是南极昆仑子北侠秋田秋佩雨，

后面就是被请的各路侠客。此时人位过多，暂不细表，但等到了亮镖的镖棚之中，天下的侠客入座之时，再为细表。老侠客于成抱拳说道："贝勒爷驾到，恕我等未曾远迎，求贝勒爷多多海涵。"贝勒爷说道："老侠客说的那里话来?胤祯来的鲁莽，望诸位老侠客恕过。"众人寒喧已毕，这才谦谦让让，把贝勒爷、年羹尧、童林让至里面厅房。贝勒爷遂给众侠客引见年羹尧。引见已毕，镇东侠遂抱拳向贝勒爷说道："前两天我跟我哥哥秋田商议，给了爷您一份请帖，也别管是我们哥儿几个高攀吧，咱们总算过的着。蒙你老人家不弃，又转请年大人，他老人家又肯赏脸赐光，去到镖棚助威，这算是我们想不到的事。"贝勒爷带笑说道："老侠客，别说您还赏给我一付帖，您就是不给我信儿，我也得来。再说年大人也是自己人。老侠客你又何必客气呢？"说话之间，伙计献上茶水。贝勒爷一面吃着茶，遂向众位侠客说道："我跟海川商议的，我们今天早到一天，省的明天时间匆迫。再者我为的是跟众位谈论谈论，真要谈论到武术精妙之处，我不是又得些个高招吗？"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于爷说道："贝勒爷，我看您也不惦记着别的啦，见面就谈武术，您可真上心哪。真要您的武学儿成了，准比我们哥儿几个强的多。"贝勒爷闻听，哈哈大笑说："老侠客高抬了。"此时可就到了饭口啦，镇东侠吩咐伙计调摆桌椅，安放杯箸，预备早饭。霎时间洒肴满案，群侠入座。镇东侠执壶在手，亲自把盏。小弟兄们以及聘请的群雄，俱都在场。要说北侠秋田秋佩雨，真正关心亮镖会，下帖的时候，还给了八卦山一份儿，聘请大庄主逍遥叟李昆李太极。李昆本是负气之人，由打八卦山试艺五绝之后，自己总以为对不起众位侠客，一接着这份儿请帖，自己觉着无颜再见众位侠客，但是情面难却，这才派二庄主铁臂猿胡廷胡元霸、八庄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代表自己，弟兄二

人各带趁手的兵刃，前往北京双龙镖局。此时弟兄二人已来到了两天啦，今天也随着群侠跟贝勒爷高谈阔论。工夫不大，众人吃喝已毕，伙计将残席撤下，沏得了茶水，群侠这才散座，陪着贝勒爷吃茶谈话。贝勒爷遂说道："侯老侠客，这个亮镖的事情，我还有点儿不明白，您把其中大概的情形，跟我说说。"镇东侠说道："爷您真不明白吗？听我对您慢慢的谈谈。在先前北京城的镖局子之中，本有一位十三省的总镖头胜英，由打他老人家故去之后，就是他的弟子黄三太接替。接办不到二年，皆因黄三太无力支持，遂无形解散。这个十三省的总镖头，责任最大，专给国家护送饷银以及各国进宝土产，兼代国家的御马侠。由打十三省镖局收市，就是我们这十二个镖局，轮流着值年分任了。今年本是我们双龙镖局的值年，要不然各种的物件，以及吃喝搭棚等等，全是我们预备。但等三月三日亮镖事毕，核算总账共合花费了多少钱，十二个镖局子再公摊这笔费用。明天初三这一天，也没有什么热闹，不过就是各镖局子所有新收的徒弟，都写在花名册上，呈递于值年的镖局，然后再按着秩序，呼唤他们的名姓，在梅花圈里面献艺。也不论打一套拳，踢一趟腿，练个一招两招儿的就成。可得当众报通自己的名姓，在某家镖局拜某人为师，完全说明白了，为的是让众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啦，将来在镖行里面，就算有了饭啦。无奈今天的亮镖会，跟往年就大不相同了，其中关系着我们双龙镖局改字号的关系。此事爷您也知道，原先咱们这两个镖局子，字号一个是金龙，一个是飞龙。自从两个镖局子合并，改为双龙镖局，并未通知各同业，这一次亮镖，未免因此就许生出麻烦来。我跟您说的这就是个大概，有什么事您明天就看出来啦。"贝勒爷闻听，不住的连连点头，口中说道："看起来我是个门外汉。"此时就听北侠答言说道："侯大弟，我还有两句

话跟你商量。咱们双龙镖局子这二家镖主，一个是黄灿黄金铎，一个是潘龙潘鸿鼎。明天在镖棚里面，与各家镖主接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不能出头，那可就得你我弟兄替他们啦。我本是个嘴笨的人，不善于言谈，你是知道的。赶到明天与他们接谈的时候，净看兄弟你的啦。甚至于言语不和，当场动手的时候，别看哥哥我比你大几岁，那可就看我的啦。”镇东侠闻听北侠之言，遂说道：“老哥哥您只管望安，明天镖棚的事，咱们是随机应变。各家镖主果然要是不发难题相迫，是他们的福气。倘若真谈到激烈的地步，也不是侯庭我说句大话，现有天下的侠客在此，谅他们也难讨公道。”贝勒爷在旁边儿插言说道：“二位老侠客深于历练，据你们二位的眼光看，这场事的结果应该落到怎么地步？”镇东侠说道：“咳，爷您那里知道哇，亮镖这场事倒是小事，从中别含用意，较比原题反觉事大。要依我们所料，可也不一定对。要说这件事一点儿风波不起，平平安安的善罢甘休恐怕不易。也许有贝勒爷您在场，一福压百祸，他事不出也未可知。”贝勒爷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老侠客说的那里话来？胤祯此来参加亮镖大会，所为的就是等着天下的群雄，当场动手之时，各施展绝艺论武，胤祯也好广开眼界。”镇东侠一听，心说：这倒好，我们众人盼的不出事情好，要依他老人家这么一说，原来是盼着出事。我们动上手，他老人家好看个热闹。由此看来这场事非闹起来不可。镇东侠心中虽然这么想，自己可也没说什么，只得跟贝勒爷又说了会儿闲话。用过了晚饭，这才把贝勒爷陪到厅房暗间儿，先请他老人家安歇。然后又命小弟兄们到厢房内休息。群侠遂在外间屋中，每人一张兀凳，打坐养神。一夜无书。

到了次日清晨老少英雄起来，梳洗已毕，大家用过了早点心，又休息了一会儿，镇东侠遂向黄灿说道：“你跟你徒弟张雄

到外面看看去，马全都备好了没有。如果预备齐毕，速报我知。”黄灿闻听，遂带领落地雁子张雄来到马号，吩咐号头将马备好。然后黄灿又派了二十名伙计，先到镖棚将里面所用的物件以及桌椅茶水等物，预先准备好了。这二十伙计应声走去。黄灿又挑了八名身体健壮的伙计，专等起身之时，好命他们在头前轰赶闲人。黄灿把诸事安置已毕，这才回到厅房，回禀自己的老师镇东侠。侯庭闻听，点了点头，这才向贝勒爷说道：“外面诸事俱已安置停妥，咱们就此够奔镖棚吧。”贝勒爷笑嘻嘻的答道：“好吧。”说着话老少群雄站起身形，陪贝勒爷与年羹尧往外行走。来到镖局子门首一看，伙计等牵着马匹不少。童林站在台阶儿说道：“那一匹马是给贝勒爷预备的？”黄灿遂向旁边一点手，只见有一名伙计单拉着一匹白马，来到黄灿的面前。黄灿遂向童林说道：“师叔，这匹马是给贝勒爷预备的。”童林一看这匹马还是真不坏，周身并无一根杂毛，通身上下雪花白，鞍鞯鲜明，甚是美观。童林遂上前伸手接过丝缰，用胳膊比了比镫绳长短，贝勒爷骑着还是正合适。遂回头向贝勒爷说道：“爷您请上马吧。”贝勒爷遂向群侠说道：“胤祯抢先了。”众位老侠客齐声说道：“理当如此。”贝勒爷这才走至近前扳鞍纫镫，飞身上马。众人又请年羹尧上马，群侠这才各自飞身上马。小弟兄们手提着众位老侠客的包裹，尾随马后徒步而行。前面八名伙计，每人都手中拿着打马的藤鞭，在头前轰赶闲人。还有落地雁子张雄，在头前跨马带路。由打前门外起身，一直够奔东便门外蟠桃宫。这个亮镖的镖棚，就在蟠桃宫斜对过。众人正然往前行走，影影绰绰就见前面有一座大棚，方圆总得占几十亩地，皆因这十二个镖局的人以及请来的天下群雄太多，当中还有一个试艺的梅花圈，棚要是小了可不行。众人催马来到镖棚切近，就见镖棚前面扎着五彩的牌坊。在镖棚的门首悬挂着

宫灯彩绸，十分周密。两边儿有两杆大旗，是黑旗面、白火焰、白蜈蚣走穗儿、白飘带，飘带上面嵌挂着白铜铃，被风吹的“花嘟嘟”的乱响。在旗面儿的上面，横着有八个桃红的小字，乃是“杭州分此双龙镖局”，正当中有斗大的两个字，上垂首是“黄”字，下垂首是“潘”字。这就为的是赴会来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双龙镖局值年。众人看罢，各自翻身下了坐骡。伙计过去接过马来前去喂遛。大家这才谦谦让让进了镖棚。来到里面一看，敢情这十二个镖局子的人，除了双龙镖局以外，人家全都来啦。镇东侠用目把各镖棚大概的情形看了看，然后遂向群侠说道：“众位，咱们在双龙镖局这两个镖棚之中随便入座吧。”大家全都坐定了，镇东侠与北侠童林这才陪着贝勒爷、年羹尧到各镖棚参观。

书中代言，此总镖棚的内容，一共是四面，一面儿分为三家小镖棚。大概长里下一面儿足有十丈，深里下都有六七丈。就见北面儿当中这个镖棚搭的讲究，其形就仿佛罩棚一样。迎面儿门口上面悬挂着一块匾额，是用花儿堆成的字，乃是“辅盛镖局”。靠着棚口的柱子上面挑着两杆旗帜，黑旗面、黑蜈蚣走穗、黑飘带，在旗面儿上立着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辅盛镖局鼓上飞仙”，正当中一个“丁”字。在旗帜下面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位大英雄。身上穿蓝绸子裤褂儿，外罩蓝绸子大褂儿，脚底下白袜青鞋。往脸上观看，白净的面皮，生得长眉朗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三绺须髯，精神百倍。镇东侠一看，原来正是辅盛镖局的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往镖棚里面观看，迎面摆着八扇围屏，高有八尺，全是南绣平金。在围屏前面，横着摆着一溜方桌，上面都铺着红毡，前面挂着桌围子。在桌案的后面，坐着几位英雄，镇东侠与北侠全不认识，惟有童林认的。正当中坐的是二爷铁木金，上垂首是神行无影武英武金

堂，下垂首是生铁牛飘鹿，其余便是本镖局的镖师、各路的达官。在他们身背后站着二十余名伙计，每人都身穿一身蓝，足下白袜洒鞋，打着花裹腿，十分的庄严。

众人看罢，又往前行走，越过了辅盛镖局，紧挨着西北角儿一座镖棚，上面也悬有一块匾额，写的是“双龙镖局北号”。两边儿柱子上面高挑着镖旗，黑旗面、白火焰、白蜈蚣走穗、白飘带，在旗子上面有一行桃红的小字，写的是“杭州天竺街双龙镖局北号神手昆仑镇东侠”，在当中有个“侯”字。在旗帜下面，也放着一把椅子，上面可没坐着人。此时镇东侠正陪着贝勒爷参观呢。往镖棚里面观看，迎面也是八扇戳屏，在戳屏的前面，也横摆着一溜八仙桌儿，各挂着桌围子。在桌案后面正当中，坐的是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上垂首是铁戟将美髯公高麟高元甫，下垂首是金刀红眉叟郑奎郑天雄，紧挨着就是神行赛罗宣普妙和尚。高二爷的肩上就是展翅大鹏杨万春。在两旁就是本镖局里的镖师。众人背后站着二十余名伙计，全都雄赳赳气昂昂，青年力壮。

贝勒爷跟着各位侠客，又往前走了走，就见西面儿偏北头一个镖棚，上面也悬挂着一块匾，乃是“利胜镖局”。靠着柱子上面高挑着两面镖旗，白旗面、黑火焰、黑蜈蚣走穗、黑飘带，上有桃红的字，写的是“湖广汉阳府利胜镖局陆地仙狐玉面小灵狐”，正当中有两个大字“上官”。旗帜下面坐着两位英雄，上垂首坐着的这位英雄，站起来是个中等的身材，身上穿白绵绸的褥褂儿，脚底下白袜洒鞋，打着花裹腿，白绢帕罩头。红润润的一张脸面，生得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胸前黄绒绳勒定十字绊，背后背着一对亮银双镩。在下垂首椅子上坐的这位英雄，生就细条身材，面如美女，唇似涂朱，眉清目秀，准头丰满，大耳朝怀。在镖棚里面，迎面放着八扇围屏，

前面也是摆放着桌椅，坐定英雄不少。两旁是众镖师。镖师后面站着伙计。

镇东侠看罢，遂用手一指正西当中这座镖棚，向贝勒爷说道："爷您看这座镖棚。"贝勒爷、年羹尧、北侠、童林都顺着镇东侠的手一看，就见这座镖棚的匾额，写的是"镇北镖局"。棚口左右的柱子上面各挑着一杆大旗，白旗面、白火焰、白蜈蚣走穗、白飘带，旗面上有行桃红的小字，写的是"北京正阳门外镇北镖局镇北天尊"，正当中斗大的一个"罗"字。在棚口以外椅子上端坐一人，生得仪表不俗。身体魁梧，站起身来足有六尺开外，肩宽背厚，膀扎腰圆。往脸上观看，面如重枣，两道扫帚眉，直插入鬓，一双阔目，皂白分明，大狮子鼻子，方阔海口。颔下一部连鬓络缌的钢髯，根根见肉。大耳垂轮。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真不愧人称为镇北天尊。在他的镖棚里面也是立着围屏，头里摆着桌椅，上面坐的俱是被请来的英雄，两边儿是本镖局的镖师，后面站的是伙计。贝勒爷看罢，并不认识棚口坐着的这位英雄，遂问道："二位老侠客，我看此人堂堂的仪表，两次杭州立擂，并未见此人，但不知他的姓字名谁？"北侠答言说道："您真不认识他吗？此人在群雄队内，也算数得着的英雄。他姓罗单字名雷，江湖人称镇北天尊。在北京城内自立镇北镖局多年，做买卖向来不与旁人联络，全凭掌中一口单刀，囊中没羽飞蝗石子，三只亮银镖，真是当世的豪杰。还有一种特长的性质，性如烈火，专爱管路见不平，也不请问对方有多大的势力人情，他非得身临其境分别曲直不可。江湖绿林中做买卖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厉害的。要不是有这个镖局子累赘着他，他若闯遍江湖，又比我们哥儿几个胜强百倍了，皆因他正在血气方刚，英勇无敌。"贝勒爷闻听，不由得连连点头，遂说道："老侠客如果跟这位罗镖主有交情的话，等着亮镖

事毕，您费神给我陪到府里去，咱们跟他近乎近乎。”北侠未及答言，年羹尧插言说道：“要照爷您这么一来，见朋友就交，真比孟尝君交的还广。人家孟尝君是来投者必交，您是看见能人就爱。”童林在旁答言说道：“年大人您可不知道，贝勒爷同我在江西走了几省，要说成了名的英雄，遇着的总算不少，他老人家是见一个爱一个。到如今还是这个秉性。”大家闻听，彼此一笑。

复又往南行走，就见西南角上一家镖棚，上面也悬挂着一块匾额，写的是“永发镖局”。在门柱之上高挑着两杆镖旗，白旗面、红火焰、红蜈蚣走穗、红飘带，旗面上有行桃红的小字，写的是“营口永发镖局神枪”，正当中一个大“张”字。棚口外面，放着一把椅子，上面端坐一人，贝勒爷一看认的，原来是神枪张凯。镖棚里面安置的与别家镖局一样。

众人复又走到南面儿头一个镖棚，迎面的匾额，写的是“镇南镖局”，外面的柱子上也挑着旗帜，是红旗面、白火焰、白蜈蚣走穗、白飘带，旗面上桃红小字，写的是“苏州府镇南镖局长臂仙猿”，正当中一个大“陆”字。在柱子一旁椅子上坐着一位英雄，贝勒爷一看也认的，正是长臂仙猿陆永杰。镖棚以内的摆设如常。

众人来到南面正当中，一看这座镖棚，可就与众不同了，修饰的杀气腾腾，威风凛凛，镖旗森立，悬灯结彩，迎面儿悬着一块匾额，写的是“西胜镖局”。在棚口外左右的柱子上高挑着两杆镖旗，红旗面、红火焰、红蜈蚣走穗、红飘带，上面桃红的小字，写的是“北京城前门外西胜镖局镇西方闪电神”，正当中一个大“鲍”字。棚口的两旁，一边一把椅子，上垂首坐的是大镖主镇西方鲍古鲍天机，下垂首坐的是二镖主闪电神鲍杰鲍殿元。往镖棚里面观看，并没摆着八扇围屏。在正当中是

用木板搭起来的高台，约有六七尺高，上面放着一张八仙桌，后面一把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位老道，鹤发童颜，一部银髯，飘洒胸前。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搭撒着眼皮，手中拿着拂尘。在老道的左右，坐着四个人，就是英王的四名站殿的将军。镇东侠心中想道：不问可知，上面坐着的这个人，一定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在高台的下面，有一溜八仙桌，挂着围桌椅靠，后面正当中的椅子上，坐定一人，童林一看认识，正是野飞龙燕雷燕子坡。燕雷的上垂首，坐的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下垂首就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在两旁边儿就是本镖局的镖师，后面站着三十多名伙计。

第 五十一 回

铁罗汉台上胜十杰

童海川力战野飞龙

贝勒爷看罢，不由得纳闷，遂向镇东侠问道："老侠客，这个西胜镖局，怎么不跟别家一样儿呢？人家都是八扇戳屏，惟独他们搭起这么一个高台来，是何原故呢？"镇东侠闻听，遂将身形一凑，向贝勒爷低言说道："今天的亮镖会我所虑者，就是他们这个镖局。大概台上这几个人，您一个也不认的。别人我全不介意，就是正当中坐的那个老道最要紧。他姓燕名普字云风，外号人称云台剑客。闻听人言，这个老道在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保着英王富昌富保臣，拜为护国军师。此人武艺绝伦，比我等高的多。此次他带领他们的羽翼进北京城，明是辅助西胜镖局来此赴会，暗含着是图谋不轨，别有作用。今天若是平安无事还好，倘若起了纠纷，他必然出头露面，与天下的群雄比赛武艺，夺去十三省的总镖头。真要他亲自出头，恐怕在场的众人，都难以敌挡于他。"贝勒爷闻听此言，不由得双眉紧皱，遂扭项回头向童林说道："海川你听见了没有？要按侯老侠客这么一说，这个燕普简直的就无人抵敌。可惜一样儿，令师不曾在场。真要是有令师他们老二位，据我想燕普未必能

胜。”这一句话可就给童林提了醒儿啦，心说：对呀，我等观看各家镖棚，怎么会没看见我的老师呢？他老人家在清真寺对我说过，三月三亮镖的那天，他老人家必然出头维持。我可不知他老人家帮助那家镖局。为什么这般时候，他们二位老人家还没来呢？

书中代言，原来清真寺那四位剑客全来啦。尚道明、何道源、宝镜禅师、老洒海金元，他们老四位由打三月初二，就宿在辅盛镖局。初三早晨四位剑客随同了丁瑞龙以及本镖局的镖师、外请的各路英雄，他们是头一拨儿就来到镖棚啦。四剑客进了辅盛镖局的镖棚，就在围屏后面，每人一个兀凳，盘膝打坐，把丁瑞龙叫过来说道：“如果梅花圈中有人动手之时，别人不必说，只要老道燕普一上场，你速报我等知道，我等就亲自出头，解决此事。”丁瑞龙诺诺连声，这才来到棚口外面，坐在椅子上观看，只要是双方一激烈之时，燕老道一上梅花圈，自己就进去回话。要不然怎么童林等参观各镖棚之时，没看见自己的老师呢。如今贝勒爷这么一问，童林遂顺口答道：“爷您只管望安，在清真寺里，老师已对我说过啦，亮镖的这天，他们几位老人家必然出头维持。虽然暂时未到，早晚必到。他老人家决不说诳语。”众人闻听童林之言，这才放心。

众人一面说着话，复又往前行走，只见东南角儿偏南这一座镖棚，上面悬挂着一块匾额，写的是“镇海镖局”。镖棚门口的左右柱子上高挑着两面镖旗，红旗面、蓝火焰、蓝蜈蚣走穗、蓝飘带，上面桃红的小字，写的是“苏州府镇海镖局巡海夜叉”，正当中一个大“石”字。棚口外椅子上坐的是巡海夜叉石伦。镖棚里面也是围棚，前面摆放着桌椅，后面坐着不少的英雄，身后站着镖局子的伙计，不必细表。

在东南角偏东又是一家镖棚，匾额上写的是“镇远镖局”。

棚口外有两杆镖旗，蓝旗面、红火焰、红蜈蚣走穗、红飘带，上有桃红的小字，写的是“镇远镖局神镖手”，当中一个大“黄”字。棚口外椅子上坐的是神镖手黄仙舟。里面是被请的英雄、镖师伙计等。

挨着镇远镖局，就是远东镖局，棚口外高挑着镖旗，蓝旗面、蓝火焰、蓝蜈蚣走穗、蓝飘带，上面桃红的小字，乃是“辽阳远东镖局”，正当中有三个大字，是“边金侯”三字。在棚口有三把椅子，上面坐的就是关东三老——边老桥、金老寿、侯老佩。镖棚里面的摆设，与众相同。

众人走到辽东镖局，可就到东光裕镖局的镖棚了，镖旗是蓝旗面、黑火焰、黑蜈蚣走穗、黑飘带，上面桃红的小字，是“北京城西河沿东光裕镖局金弓小二郎”，正当中一个“李”字。棚口外坐的就是金弓小二郎李国梁。

贝勒爷与年羹尧跟随三侠参观已毕，这才回到双龙镖棚南号，门外也挑有两杆镖旗，是黑旗面、蓝火焰、蓝蜈蚣走穗、蓝飘带，上面桃红的小字，写的是“杭州双龙镖局南号南极昆仑子北侠客”，当中一个“秋”字。贝勒爷跟随童林、年大人来至在镖棚的里面，一看在场的群雄全都挨着次序坐好了。迎面一张桌后面的椅子，左右也放着椅子。桌子前面挂着围桌。这一张桌儿是给贝勒爷、年大人、童林他们爷儿三个预备的。后面也是八扇落地的围屏，在旁边两溜长摆的桌子前面全都挂着围桌。靠东面这一溜头一位，就是那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第二位是南侠客昆仑道长司马空，第三位是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第四位是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第五位是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第六位是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第七位是扬州钞关街龙泉寺的住持长眉长老铁臂禅师普照，他本是童林的二师兄；靠西面这一溜座，头一位是八卦山二庄主

铁臂猿胡廷胡元霸，第二位是八庄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第三位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第四位是二侠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第五位是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第六位是过海乌龙展雄展大望，第七位铁善寺的老方丈水晶长老亚然和尚，第八位只有一张空椅子在那里，上面并未坐着人。在桌子的后面站着的可不是镖局子的伙计，就是这干侠客的徒弟们，不过就是牛儿小子于恒于宝元、虎儿小子霹雳狂风甘虎、胼胁犀牛吴霸、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孔春芳、阮和、阮璧、徐源、邵甫、侯俊、侯玉、斜睛太岁阎宝、滋毛吼鲍信，小弟兄们站至在两旁耀武扬威。镇东侠遂向贝勒爷说道："爷您跟我看看去，如果您要是坐的疲倦了，咱们这里还给您预备好了一间休息的屋子。"说着话镇东侠在头前走，后面跟随着贝勒爷、年羹尧、童林，绕过了围屏，在后面有一间大屋子，长有三间、宽下足有两间那么大，全都用席做出来的。在迎面放着一张床，床上面坐褥靠枕俱已齐备。在正当中还放着一张小方桌，下面在床的两旁摆设着方桌太师椅子，在里面预备的茶水点心样样俱全。贝勒爷说道："老侠客你先别照顾我，你办你的公事要紧。再者说，咱们这都不是外人。"说着话众人陪着贝勒爷从后面绕出来，来到这张方桌上，贝勒爷在当中落座，上垂首是年大人，下垂首可就是童林。

镇东侠一看大家均以归座，这才随同北侠老哥儿俩个，一同来到镖棚的棚口。要是按理说镇东侠应该得到北双龙镖局去坐着才对呢，这么一来可就不用了，所为的是在这个镖棚里面有什么事，好与北侠秋田哥儿俩个就近就计议了。再说还有贝勒爷在这里。老哥儿俩个这才在棚口椅子上面落座。镇东侠背后站着黄灿黄金铎，北侠背后站着潘龙潘鸿鼎。镇东侠扭项回头叫道："黄灿，你到外面对他们各镖棚把话说明白了，今年不

是双龙值年吗，叫他们各镖局子有出亮镖的新徒弟们各递花名册，回头好按册子叫他们在梅花圈上试艺。”黄灿答应一声，转身形来至在棚口的外面将身形站住，口中高声朗道：“各位镖主听真：黄灿奉师命令在此通知，所有各镖棚新徒弟的花名册，请各自交过来，回头好点名试艺。”这一句话将然说完，就见各镖棚的镖主打发各镖局的伙计，把花名册都交过来。一个一个都交到黄金铎的手内。黄灿接过来数了数，整整的十份花名册，就是自己这两个双龙镖局的花名册未曾拿过来。一面看着走进了镖棚，向镇东侠说道：“老师请看，这是他们十家镖局的花名册。”老人家看罢，就听北侠说道：“侯大弟，既然花名册全都拿了过来，你就出头把话跟他们说明，就着就让他们试艺吧，敷衍敷衍就算完了。把他们众人压住了，避免这一场是非，那可就全仗兄弟你这三寸不烂之舌了。”镇东侠听北侠说的这番话有理，随着站起身形往棚外而来，来至在棚口正当中，笑嘻嘻冲着众镖棚作了一个罗圈揖，口中说道：“诸位，在下侯庭出头替我弟子黄灿代办亮镖会，虽然说我是外行，对于镖局里面旧有的规则我也算是略知一二。今年三月三亮镖会与往年的景况大不相同，据我的眼光看，各镖局聘请的这天下英雄来此赴会的不少。这才叫群雄云集，百年不遇之机会。方才侯某听我弟子黄灿他对我说明，往年亮镖，所有新人门徒弟们先到梅花圈试艺，然后入座吃酒，庆祝亮镖的大会。今天我再说一句，倒不如各位英雄入座大家吃着酒，然后再叫徒弟们试艺，以助各位英雄畅饮之豪性。不知群雄意下如何？”他老人家说这个话不过就是压事。但等大家一吃一喝，回头再叫徒弟们在梅花圈随意练两招就算得了。这个压事还并非是压别的事，他恐怕有人问他金龙镖店飞龙镖局，他们自己改成了双龙镖局，并不通知同业，其中未免有点缺理，真要是叫人家把自己问倒了的话，

未免显着脸上不好看。要不然怎么说话不说明白了呢?所为就是压这一段事。众人一听镇东侠所说这片话，也有说有理的，也有说不对的。就在这么个工夫，镇东侠吩咐一声："伙计们摆座。"霎时之间伙计们忙个不了，急忙调摆桌椅，安放杯箸，把压桌碟摆上，不过就是冷荤热素干鲜的果品，摆满了桌案。镇东侠一看，众人落座都是欢欢喜喜，这才又吩咐一声："取酒。"把老人家秋田秋佩雨请出来，老哥儿两个挨着桌子这么一走，不过是斟酒布菜，挨桌儿谦让谦让。这还是在先前镖行公议的章程，谁家的值年谁就到各桌子头里斟酒布菜。众人一看今天二位老侠客亲自来至在桌案的前面，这就叫十分的恭敬，大家俱都是欢欢喜喜。镇东侠一看，遂向北侠说道："老哥哥您看见没有？今天有贝勒爷在此，这一场大事就许善化了。真要是这么一来，那才叫一福压百祸。"北侠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侯大弟，此事虽有贝勒爷镇压，还仗着兄弟你能谈。真是兄弟你这一片话，要搁在哥哥我的这笨嘴里头，不但不能和平，还不定挤出多大事来。"镇东侠闻听连连的抱拳说道："老哥哥您先别夸奖啦。今天这个事虽然是这么说，还未能算十成的和平。但等他们新徒弟们在梅花圈试完了艺，要是不起什么风波，那才算是和平到底了呢。"哥儿俩说着话，镇东侠回头叫道："黄灿，你急速拿着花名册，按着花名册叫他们入梅花圈试艺，好与大家助酒兴。"黄灿答应，把花名册拿过来按名点唤。头一本册子就是镇远镖局神镖手黄仙舟所收的几个新徒弟，按着名字叫他们够奔梅花圈。这座梅花圈就在众镖棚的正当中稍为偏着一点儿西。方圆足有十丈开外，四周围用土培出来的土围子，高约五尺多不足六尺。土围子外面转遭栽的是一人高的木桩，四周绕着红绳。所有各镖局子的徒弟们听着黄灿在那里按着名字叫，叫谁谁就够奔梅花圈练艺。在先前神镖手黄仙舟这些个

徒弟上来，每人不过就是打一趟拳踢趟腿，再不然就是练练军刃。后来因为人位太多，镇东侠出的主意，所有徒弟们到了梅花圈只露一招二式那就算行了。这也是镇东侠的用意，打算简简便便的大家也练了，也吃完啦，所为就是省事。要说在梅花圈上试艺，每人只显一招那可就太快了，工夫不见甚大，所有各镖局的徒弟们，俱都在梅花圈试艺已毕。

镇东侠看着心中欢喜，心说：试艺已毕，大家尚未有别的变动，大概这场事许完了吧。正然想到这里，就听有人高声说道："侯老侠客，我有一段事情不明白，要在老侠客台前请教。"镇东侠闻听此言，顺着声音观看，一看说话的非是别人，正是永发镖局镖主神枪张凯。镇东侠看罢，遂抱拳说道："张老师傅有何言语当面请讲，侯庭愿闻。"张凯接着说道："老侠客，既然今年是贵局值年，我可就不能不问了。前者在杭州市有两次杭州擂也有我张凯在内，两下里两次开擂群雄动手，后来和平解决。从中也有老侠客在场。金龙镖局、飞龙镖局这两个镖局子，已然改为双龙镖局。改字号也罢，可有一件，他并未下帖通知，我等众人商议够奔杭州质问质问黄灿与潘龙他们两个人。后来大家公议，恐怕此事北侠跟老侠客未在场，也许事后再为通知，因此只等了一年有余，始终也没见着信息。今逢亮镖会众镖主皆在场，请老侠客乘此通知大家一声，不知老侠客意下如何？再者也免得人说镖局是侠客开的，老侠客一口宝剑艺业绝伦，再加上秋老侠客剑术精奇，天下皆知，故此做事才如此蔑视我等。今天我斗胆发言，并非是我敢质问，不过是二位老人家既有侠客之名，不致落各镖局子的怨言。我说的这片话，算我高攀一步，跟老侠客就算有交情。这个事要换别家镖主用言相诘，老侠客脸面处于何地？"镇东侠闻听张凯这一片话，不由得暗自点头，心想：张凯这个人够多么可气！要是论起来，

我跟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今天首先发言质问于我，还口口声声说跟我侯庭有交情。这才叫真厉害。镇东侠想到这里，这才笑嘻嘻的说道："张老镖头勿出此言。我侯庭从出世以来，到如今已是年近古稀，生平绝不以势压人。要说起来这两个镖局子更换字号未通知众同业，那是侯某之过。可有一样儿，镖局子主事并非侯庭、秋田等辈，再者说我们弟兄二人闯荡江湖，对于镖行这一节，我们还算是个外行。再说潘龙、黄灿他们两个人虽然是镖主，有我弟兄二人在场，凡事未便擅打独专，故此两方面无意之中致成此失。今天亮镖正赶上我们双龙的值年。往年亮镖没有我们弟兄在场。今日我等参加此会，所为的是在各家镖主面前赔礼，再者还要表说表说其中的原委。我尚未及开言，张老师傅你就发言质问，看起来这还算是咱们有交情。这要是没交情的话呢，张老师傅你还没有工夫提这个醒呢。"镇东侠三言两语把个张凯说的面红过耳，自己无法，只得抱拳说道："老侠客，这一片话总算我多说啦。"遂转身形归到自己永发的镖棚。镇东侠一看张凯退下去，自己心中这才欢喜，暗想到：这就叫，疮毒不出脓，一辈子也好不了。别看张凯出头被我用话将他问倒，这叫：打骡子马也惊。不过是敲山震虎而已。据我看真要是这么平平安安就完了，恐怕不易，因见今天镖棚里面各镖局所请的群雄皆都有跃跃欲试之意。心中正自怙惙，就听有人说道："侯老侠客对于这一场事，三月三亮镖会徒弟们试艺，那不过按着历年的常例，那倒不必细表。今年这场亮镖所为的就是凭武术夺取十三省总路镖局。要是有了这个总镖局子，可也就用不着这个轮流值年了，所有一切，大家也不用管，自有总镖局一面承当。不用说别的，就拿双龙镖局改了字号这段事说吧，要是有总路镖局，还能等到今天亮镖各家镖主质问吗？总镖局早就审查明白通知众人了。我说这话众位请想对不

对？”这句话一说不要紧，所有镖棚的大家听了这一片话，各个皆有争强好胜之心。此次各镖局亮镖请来的人位都不在少处，皆因众人预先就得着这么个荒信，要夺这个十三省总路的镖头。无论那个镖局子要是得了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岂不是又得了一大部分势力吗？故此今天众人闻听此言，大众齐声喝喊：“愿以武术夺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镇东侠正在喜悦之际，猛然间闻听了这么句话，老人家留神观看，说话的这人非是别人，正是西胜镖局镖主镇西方鲍古鲍天机。镇东侠闻听他说完了这话，遂抱拳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鲍镖主。据我看这个十三路总镖头也不用夺，每年轮流按着次序该班，也没有什么不行的事。真要是夺这个总路镖头，动手论武术未免各有损伤。再者说真要打轻了还不要紧，倘若是打重了，或者有了性命之忧，那不就倒显着麻烦了吗？”镇东侠正说到这里，众人齐声喝喊：“老侠客不必相拦了！倒不如还是大家凭武术夺取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这位镇西方鲍古鲍天机一面跟镇东侠说着话，一面向他们的西胜镖棚口中说道：“那位英雄愿意出头露面，够奔梅花圈请教天下的豪杰武术？真要是能为出众，艺业超群，天下群雄不是敌手者，大家公举他为十三省总路的镖头。”这句话未说完，就见从西胜镖棚打垫步拧腰纵出一人，口中喧嚷：“你等勿忙，十三省总路的镖头是某家的！”镇东侠在旁边看着这般光景，也是无法。自己准知道这场事，西胜镖局的二位镖主受了剑山蓬莱岛英王的指使了，他故此首先发言夺十三省总路镖头。他们已然有了准备，不过是仰仗着燕普燕云风剑术绝伦，打算压倒了一切。

镇东侠正然思索，就见那人已然跳到了梅花圈的上面，冲着四周围作了一个揖，口中说道：“诸位，在下姓班双名豆生，别号人称天海神鳖。我今天出头替西胜镖局拔刀相助，无论何

人，要能赢的了我班豆生，这十三省总路的镖头我可就不管了，那只可是再会斗别人。”把话说完了，往各处里观看，耀武扬威站至在梅花圈的里面。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就听有人高声说道：“朋友休要张狂，某家来也。”说着话就见从双龙镖棚的里面走出一人。来至在梅花圈切近，垫步拧腰往上一纵，纵到梅花圈的里面。班豆生留神观看，见这人长的好样儿，中等身材，身穿青绸子裤褂，脚底下青缎子踢死牛的鞋，白袜子打着花裹腿。往脸上看，青虚虚四方脸面，两道浓眉直插入鬓，虎目圆睁，大狮子鼻子，方海口，连鬓络腮胡子。青绢帕罩头，鬓边斜打麻花蝴蝶扣。将身站稳用手一指，口中说道：“朋友，方才你报通名姓，我也未曾听得明白。我倒要问问你名姓。”班豆生闻言哈哈大笑，遂说道：“你要问不才姓班双名豆生，外号人称天海神鳖。我来问问你是何人?那家镖局所请?”那人闻听口中说道：“你要问我，我乃是双龙镖局二位老侠客所请。我是跟随我的老师前来助拳。像你这样的武术，我也不用说我的老师的姓名。俺姓吴单字名霸，外号人称铁罗汉。”吴爷把话说完，并不客气往前一伸左手，幌班豆生的面，右手的拳对准了班豆生胸膛打来。班豆生一看吴霸的拳到，不由得心中暗恨，心说：好小子，真叫不说理。往前进招并不发言，实在是令人可恼。正要想到这里，一看拳离胸前切近，赶紧把身形往右一闪。吴霸这一拳走空了不要紧，人家班豆生跟着伸左手那个意思打算掳吴霸的腕子。真要是把手腕子掳住，右手一伸，向胳膊肘上一托，吴霸这只胳膊就得折了。要按着真正的话说，这个铁罗汉吴霸本来没有多大的能为。想当初未拜童林之时，跟随云霞道士杜清风所练，也不过就是“靠山背”这一门工夫，并且还不算很出奇的。今天一看班豆生掳他的腕子，赶紧把身形往后一闪，把身子往右一转，双胳膊一扎撒，口中喊道：“小子，别

走接招。”他用他的后脊背对准班豆生的前胸撞来。诸位看着这一招不算什么，这一手就是他所练的“靠山背”的绝手。这手工夫，就是按着照有拔树靠山之力。古时轩辕黄帝，他老人家看飞禽走兽护命之招，仿而效之著为武术。今天吴霸这一招虽非真能，他也练过浑身横练的工夫，要是叫他撞上，也禁受不住。班豆生一看，他这招“靠山背”来得凶猛，自己本打算要躲，那如何来得及呢?只听得“崩咚”一声，这一招正撞在班豆生的胸膛，就听“噗咚”一声反身栽倒。就见吴霸用手指着班豆生说道：“小子，谅你有多大的能为，你真敢在梅花圈上耀武扬威。也并非我说句大话，要打算赢你们，那简直的就像老叟戏婴儿的一般。要论工夫你们还差的远着呢。今天把你打倒也叫你知道知道铁罗汉的厉害。”这句话不要紧，把个天海神鳖班豆生羞得面红过耳，双手一按地，站起身形恶狠狠的瞪了吴霸一眼，跳下了梅花圈去了。

吴霸站在梅花圈的正当中，自己心中觉着高兴，将手一合将要开言，话尚未说出口来，猛然间就听有人说：“姓吴的你先不用美。方才我兄长虽然是栽倒在地，那也不是你用工夫赢的，不过我的兄长未能留神故而落败。今天待二爷前来会你。”说着话就见从正南面镖棚里面连蹿带跳纵过一人，来到梅花圈切近，纵身到了里面。吴霸一看这个人，比班豆生微然矮点儿。身上穿瓦灰色的绸子裤褂，脚底下洒鞋白袜。往脸上观看，长条儿的脸膛儿，两道细长眉毛，一双圆眼睛，绿眼珠儿，两颧高耸，通天鼻子，薄片子嘴，鼠耳，灰色绢帕罩头。倒是精神百倍。铁罗汉吴霸看罢，口中说道：“小子你是何人，也敢在我的面前发威？”班二爷闻听此言，笑了一声，遂说道：“你要问，二爷姓班双名豆佛，外号人称碧目金蝉。我今上梅花圈要给我的兄长雪这一背之耻。”说话之间，将身形往前一纵，双手一分，两

拳够奔吴霸的两太阳穴打来。这一招叫“双风贯耳”。要按班家弟兄们的武术，总算是不弱，要不然他也不能在剑山蓬莱岛把守青龙闸。吴霸留神观看，人家双拳带风够奔自己太阳穴打来，暗说不好。吴霸的能耐别无长技，不过就是“靠山背”。也搭着自己身体鲁笨，对于蹿高纵矮，小巧之艺，也不大什么灵便。要想着躲人家这一招，就应当缩颈藏头，躲了人家的双拳，然后再想法子进招。吴霸一看人家举拳离两太阳穴切近，他不但不缩颈藏头，反倒把胸脯一挺。

他只顾这么一来不要紧，在北面双龙镖棚镇东侠看的切真，遂走至在童林的面前说道：“童贤弟，你来看，你的徒弟要输招。”童林正在那里皱着双眉看的明白，准知道吴霸这么还招非输不可，随即答言说道：“老哥哥，你不知道吴霸这个人非得碰个钉子，他才认输呢，要不然他是绝不服人。”老哥儿俩正在谈论之时，猛听得“噗咚”一声，就仿佛倒了半面山墙的相似。镇东侠双手托银髯定睛往梅花圈上观看，不由得心中大喜，就见班豆佛倒卧在尘埃。镇东侠遂扭项回头向童林问道：“海川哪，你看了没有？人家吴霸这个功夫这才叫神出鬼入。方才就看他那个样式还招，无论那一位会武术的，也得说他不对，准赢不了。你瞧人家竟会赢啦！咱们只顾说话也没瞧见他倒是怎么进的招。”

书中代言，别看吴霸的武术平常，对于用招倒是很用心，皆因班豆佛的双拳堪堪到了他的双太阳穴，他遂用双手握拳，向当中一穿，用力往左右一分。这一招的名目唤作“绷拳”，又叫“拨云现日”，对于进手还招也未尝不可以用。人家班豆佛可也瞧出来了，一看他双手往左右一分，赶紧自己把拳就撤回来了，预防着他进招。自己心中明白他进招必然是双掌够奔我的前胸撞来，我还真得防备他这一手儿。说时迟那时快，班豆佛

留神观瞧，吴霸不但不用双掌够奔自己胸前进招，反倒把身形一转。班豆佛一瞧心中欢喜，暗自想到：这个浑小子活该输招。那里有跟人家动手眼看着赢招不进，反倒将身形一转，把后脊背给人家？这不是诚心冒险吗？班豆佛以为正可乘机而入，随着往前一进步，双手够奔吴霸的后脊背打来。吴霸这个人要说武术里面别的招数他还是用不惯，非得用这个“靠山背”不能赢招。故此他才把身形一转，往前进步，打算用“靠山背”打这个班豆佛。把主意拿定了，跟着身形一转，暗自扭项偷睛观瞧，正赶上班豆佛往里进招，自己瞧着心中欢喜，赶紧把身形稍微的一偏，班豆佛的双掌走空，吴霸跟着往前一进步，用左臂膀叫足了力量够奔班豆佛的胸膛就撞，就听“噗咚”一声，把个班豆佛撞了个仰面朝天。吴霸回头一瞧哈哈大笑，遂说道：“小子你别害怕，慢慢的起，你家吴老太爷不要你的命就是了。”班豆佛躺至在埃尘好半天的工夫，才把这口气缓过来，然后慢慢的坐起，脸面带惭愧，轻轻的起来，双手握住胸膛跳出了梅花圈。

吴霸一连赢了两阵，未免的透着有点儿自豪，遂用手向各镖棚里一指，口中说道：“诸位，瞧见了没有？我吴霸在梅花圈上连胜了两场，你们众人总算是亲眼得见。据我看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就是我吴霸的了。要不然的话，你们诸位就上得梅花圈来比试比试。”说话之际，表现得意洋洋的态度。

童林听着这一片话不由得心中有气，这才扭项回头向贝勒爷说道：“爷您瞧见了没有？要不然我说这个武术不传人呢。真要是传给知时达务的人还好，就像吴霸这类人您瞧他说话够多么猖狂。照着他这个样儿，将来必招大祸。要是真碰见有能耐的主儿，遇见人家要是有容人之量的，或者能够保全他的性命。真要是遇见无容人之量的人，他焉能保的住性命？我当初性傲

不服人，自跟随恩师练艺，昼夜的教诲，到而今虽未能把暴烈的性质完全打消，要谈到武术上我较比吴霸许强点吧，论到动手我都不敢大言不惭的猖狂，何况他呢？”贝勒爷闻听此言遂拍手大笑，向着童林说道：“海川哪，你所说的还是一点儿也不错。但是要据我的眼光瞧，你这个弟子吴霸生就的天真漫烂，费点儿精神把他教练出来，日后成了名准能够胜似一切。”

童林未及答言，就听有人高声喊说：“呔！好吴霸！就凭你这点儿能耐就敢蔑视天下的英雄吗？”说话之间就见他由打西胜镖棚的里面施展“燕子三抄水”的功夫，“哧哧哧”一连就是三纵，来在梅花圈的切近，就瞧他倏的往上一蹿，就仿佛飞上来的相似。吴霸留神观看上来的这个人，长的这个难看就别提了。但见他身高约在七尺多，长脸，两腮无肉，凹太阳。尖头顶也不用绢帕罩头，溜尖溜尖的尖头顶梳着一个小发辫儿，这个辫顶也就有烧饼那么大。两道半截黄眼眉，深眼窝子，小黄眼珠子，小薄片嘴，一嘴的乌牙根，一双大薄片耳朵。身上穿着白绵绸的裤褂儿，腰里还系着一根搭包。脚底下白袜子，青缎子的皂鞋。长胳膊长腿亚赛过面条鱼相仿。由打他一上来，吴霸看着他就好笑，随着用手一指口中说道：“小子，你叫什么玩艺？”就见那个人随口说道：“某家姓周，单字名忠，外号人称拦江蛇的便是。小子你别走，你就接招吧。”铁罗汉吴霸虽然是说着话，早已就留着神啦，一看拦江蛇的拳到并不慌忙，身形往前一上步，脑袋瓜儿往后一闪，随着伸左手往周忠胳膊上一搭，身形一转，两臂膀一乍，口中喊道：“接招。”仍然用他那手“靠山背”的功夫，够奔胸膛撞来。你说这个人要是走运处处都巧。他只顾往后面一撞，正赶上拦江蛇他是个大个儿，未免身体显着不大什么灵便，胳膊被吴霸压住，尚且未能还招，吴霸的肩头就撞上来，这个时候想躲那算万万的不能了，就听

得“唰”的一声，拦江蛇周忠反身栽倒。吴霸心中欢喜，自想到：这不是该着我吴霸露脸吗？同着各位侠客、天下的英雄，又逢贝勒爷在场，我连赢了三阵，也叫天下的豪杰瞧俺吴霸不枉为侠客的门人弟子。

正然心中暗想，就听有人说道：“吴霸你休要逞强！别看方才他们三位输给你，皆因他们都是未能留神。来来来，待某家会会你，倒要瞧瞧你有多大的能为。”吴霸闻听此言抬头观看，就见在自己对面站着一个人，穿章打扮、五官像貌看着不由得心中有气。你说刚才那个周忠长的像个面条鱼似的挺细很长，这个小子跟那一个周忠一比大相反。这个小子身高也就三尺多不足四尺，肩宽背厚，膀乍腰圆，脯子肉翻着，翅子肉横着，两只短胳膊，两条小短腿。身上穿青绸子裤褂儿，脚底下小洒鞋。白袜子，打着裹腿。绢帕罩头。往脸上观瞧，青虚虚一张圆方脸膛，两道短眉，一只小圆眼，小鼻子小嘴。你说长的这个可气啊，连鼻子带眼，五官他都凑和到一块儿啦。吴霸看着心说：这两个小子他们这是怎么凑来的？一个是细长一个是短粗。心里想着遂用手点指，口中说道：“矮小子你叫什么东西？站在我的面前像个小碌碡似的。”那人闻听口中说道：“呸！”用口唾着遂说道：“吴霸你是满嘴里乱道！我要不对你说明谅你也不知道。方才那一位拦江蛇周忠乃是我家大爷，二爷唤作横江蟹周义的便是。”他把话说完了，使“鸳鸯扣”的架式往前一蹿，左手在吴霸面前一晃，右手够奔吴霸的胸前打来。吴霸一看，把身往后一撤，用手一拨他的拳，跟着右腿往前一转，两个就来了一个脊背对着脊背。吴霸一看心中欢喜，跟着往后一用力，口中喊道：“着！”又听得“噗咚”一声，周义这个乐可大啦，来了个狗吃屎嘴啃地。周义一咕噜站起身形，面红过耳跳下了梅花圈。书不可重叙，西胜镖棚里面剑山蓬莱岛的军师云台剑

客燕普，他所带来的在蓬莱岛把守青龙闸的八位寨主：天海神鳖、碧目金蝉、拦江蛇、横江蟹、九尾龟、镇江鳅、闹海金甲、海底金虾——班豆生、班豆佛、周忠、周义、谢文志、谢文丑、何清太、何阳太，一共是八位，全都在梅花圈上都被铁罗汉吴霸打将下来。

吴霸一口气连胜了八阵，不但双龙镖棚童林、年大人、贝勒爷，就连这十家镖棚以及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没有一个不赞美吴霸的能为的。最可笑让人家纳闷就是一样儿，就凭人家西胜镖局请来的这八位，都是武术高强，并非是无能之辈，吴霸跟着人家动手始终没换招，就用一手儿的“靠山背”真就赢的了八位。大家纳闷还不算，惟独童林在镖棚的里面，把两个眼睛瞪圆，不住的留神看着吴霸进招动手，心中也是纳闷，暗想到：这个孩子跟我见面之时要领教我的武术，不过就是一招被我将他打倒。我亲眼得见没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为何他今天能连赢了八阵呢？真是叫我莫明其妙。猛然一想心说：对呀，原来这八个人的武术高，未曾来到梅花圈，他们心里就先看不起吴霸。再说吴霸所用的招数不过就是“靠山背”，众人看着也没有多少招，故此人人心里这么一大意，焉想到他招术虽然是不多，施用之际变幻无穷。你说这个孩子要果然照着这样的用心练能耐，日后倒许成的了名。想当初我在江西卧虎山练艺之时，二位恩师也曾对我提过，武术练到了身上，与人动手的时候倒不在乎招数多寡，用的切当当然必赢。从此之后对于吴霸这个孩子我倒要提拔提拔他。童林正然想到这里，再往梅花圈上观瞧，已然跳上一个人去。就见他身高约在五尺，细腰扎背。身上穿白绵绸的裤褂，脚底下青缎子豆包鞋，白袜子，打着花裹腿。往脸上观瞧，四方的脸面黄淡淡，两道半截的黄眉毛似有如无，深眼窝子圆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两颧高耸，小鹰鼻子，

薄片嘴，一双鼠耳。勒着十字绊在胸前打着麻花蝴蝶扣。在背后背着一条军刃，雪霜白纯钢打造的鹅眉刺。精神百倍，摇头晃脑。就瞧他用手指着吴霸高声喊嚷："呔！吴霸，别看你连赢了八位，你今天遇见老太爷我你就算性命当绝！"童林睄着这个人面貌阴险，心中不悦。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年大人说道："童教师，你看这个人长的面目奸诈，心术一定阴险。咱们仔细听听这个小子他叫什么名字。"又说："海川你认的他吗？"童林闻听，连连的摇头："不认的。"说着话童林站起身形，那个意思打算过去问问老人家镇东侠，认得梅花圈上站着的这个人不认得。正然想到这里，就见对面站着年迈苍苍的于洞海，自己一想倒不如问问老人家吧，他老人家对于江湖绿林中无论老少，大概都有个认识。想到这里随着向于爷一抱拳口中说道："老人家，我跟您打听打听，您认的梅花圈上这个小子吗？"老头子闻听，不由得一笑，口中说道："童贤弟，就凭你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连这个人都不认的?真是岂有此理。他们是亲叔侄爷儿两个。这个小子名字叫马俊，外号人称红毛秃头狸子。他还有一个叔叔，外号人称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他们叔侄专讲究在西路上作买卖，武术高强能为出众，差不多的绿林道还是真惹不起他们，生来的奸诈。由打我在家中隐遁，洗手不做江湖之业，马俊这小子才出来名扬四海到处皆知。我不过跟他见两三次面以后，就不见了他们叔侄。由打而今这一年来的，有走西路镖的朋友对我言讲，马俊叔侄爷儿两个已投至在剑山蓬莱岛，辅佐着英王富保臣。他们这一次跟着老道燕普来到北京城赴三月三亮镖会，他们乃是别有用意。如果兄弟你看着他不顺眼，我亲自到梅花圈上把小子掰坏了，你看怎么样？"童林闻言一笑说道："老人家，谅此无名小辈，何敢劳你老人家动手？"说着话，童林这才绕至在年大人的桌案前，遂就把老人家于洞

海所说的这片言语对着年大人诉说了一遍。年羹尧闻听将头点了一点。

再往梅花圈上观看，就见吴霸已然跟他答了话啦。遂说道："小子你叫什么玩艺呀？告诉我，我把你也打下去就完了么。"马俊随着一笑说道："吴霸，要问老太爷，姓马单字名俊，外号人称红毛秃头狸子。今天你与我相遇，你就算撞上太岁了。"吴霸看着他有气，遂说道："小子你先别这么狂，就凭你这个样儿，要比刚才叫我打下去的那几人，你还差的多啦。我要叫你在我的眼前头走上两个照面我就不姓吴。"这一句话说的未免太大。不用说是吴霸，就是童林所有的徒弟跟马俊比上也都未必赢的了。今天吴霸这一句话也并非是出于本心故意卖狂，皆因他看着马俊长的体貌不扬，再加上他赢的那七八个人都比马俊长的雄壮，尚且未费吹灰之力就被他打下去了，故此他才说了这么一句话。马俊闻听吴霸言语狂傲，心中不免有气，暗自想道：你不过就是个"靠山背"的功夫，你就敢在我的面前如此的狂言?别看方才那几位输招这么容易，你要打算赢我恐怕不行。无论你怎样变招我也明白，你怎能够赢的了我呢？想到这里，随着向吴霸说道："吴霸你休要说些狂言大话，别走接招。"说着话往前抢步进身，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拳够奔吴霸的胸膛便打。吴霸一看人家拳到，遂把身形向右一闪，用左臂在马俊胳膊上一搭。马俊看的明白，准知道吴霸是要搭住自己的胳膊，必然将身形一转两膀臂一乍还用他那手"靠山背"，心中想到：我要不算计他一下子，他也不知道我的厉害。想到这里，他把身形往后一撤，他那个意思打算撤到旁边，吴霸要用"靠山背"岂不是就撞空了吗？还用打他吗？他自己就躺到梅花圈上了。你说他也算该着。吴霸跟他动手，见他一进招，吴霸心中一想：我如果一招赢不了他，岂不被他耻笑于我？我输招倒是事小，

与我的老师他老人家脸上不好看。再者说各位侠客也在场，人家不说我的能为平常，他说我说话大言欺人。心中虽然这么想着，那个时候招数来的可快，吴霸自己主意已定，仍然要用“靠山背”的功夫。身形已然撤下来了，两臂膀一乍，将然用力要撞，斜目观看，但见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个小子已然把身形撤开啦，自己心里头说：好悬哪，这亏了是我没往上撞，真个我要是撞了，不用人家进招，我自己就得栽倒。说时迟那时快，马俊将身形站稳，用目观看，净等着吴霸用“靠山背”撞他呢。把双睛瞪圆，直勾勾的看着吴霸的肩头。铁罗汉心中早已明白，准知道再用“靠山背”那算赢不了啦。猛然间想起访老师之时，在他老人家厅房前面跟着他老人家动手，就见他把双手一伸，矮下身形够奔我的小腹一撞，我不知不觉就来了个翻筋斗。由打那一天我就爱惜这一招，可有一样儿，我总没试用过。今天这可也是无法，莫若我试试。想到这里，随着把身形向下一矮，双掌伸出够奔马俊的小腹用力撞来。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正在双睛瞪圆，看着吴霸的双肩头，未提防双掌由下面打来了，此时想躲势比登天还难，只听得“噗咚”一声，把个马俊由打梅花圈的上面打下去了。

这一来不要紧，四周围的十二家镖棚天下的英雄，大家不由得鼓掌赞美齐声喝彩。在旁边厢把一个年迈苍苍的于洞海直乐得拍手打掌前仰后合，乐嘻嘻的凑至在童林的切近，口中说道：“海川哪，吴霸的这能耐是你教的吗？据我看，他的武术虽然平常，用之得法，这样的进招跟我差不离。真要是仗着‘靠山背’的功夫不用赢马俊，他是无论谁都赢不了。这个武术本当如此，随机应变因时制宜，那一样得力就用那一样。别看他赋性生来的天真漫烂，对于用招真正叫高。据我看这才叫后起之秀。拿他这么一比就应了两句俗语了：长江后浪催前浪，一

代英雄换英雄。真要是把武术练成了，闯荡江湖绿林道，要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总得比我高。这就是师傅英雄，徒弟就好汉。这也是你们门户的发达，不枉你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童林闻听于爷这一片言语赶紧连连的抱拳，口中说道：“老人家休得谬奖了。我师徒些小的微名皆是老人家跟各位侠客抬举的，要不然谁人认我这个童林哪？”正然老哥儿两个在那里闲谈，就听旁边有人说道：“老人家老人家，您别捧啦，您看这一回吴霸大概就赢不了啦。您看看这个小子来了，他还能够赢吗？”老人家于成转身形观看，谈话者非是别人，正是北侠客秋田南极昆仑子。于爷遂说道：“秋贤弟，怎么就知道吴霸赢不了呢？”北侠闻听此言不由得一笑，用手一指口中说道：“老人家，难道说连这个小子都不认的吗？”于爷、童林闻言仔细往梅花圈上观看，但只见梅花圈当中站着一个人，身高约在六尺，细腰扎背，双肩抱拢。身上穿白绵绸的裤褂，腰里头系着一根绒绳，脚底下搬尖大掖根洒鞋，打着花裹腿。往脸上观看，他这个脑袋好像个嘎嘎两头尖——尖头顶、尖下颏，面赛过瓜皮，两道黄眉毛似有如无，一双斗鸡眼，小鹰鼻子，两颧高耸，三角菱角口，两撇雪霜白的白胡子，一双鼠耳。光头未戴帽，四周围没长头发，是个花斑秃子。在当顶上有一簇白头发有一拃多长，可也梳不了辫子，就那么披散着，亚赛金钱顶。众人看罢，北侠这才说道：“这个小子就是马俊的叔父，名叫马亮，外号人称一棵苗秃头义士。”

书中代言，马亮一看他的侄儿马俊，被吴霸在梅花圈上打了下来，自己看着不由得心中有气，伸手一理两撇白胡子，口中说道：“好小子，马俊哪，马俊哪，你把能耐都练到那里去了？你怎么连这个浑小子都赢不了？你这还怎能辅保着王驾开疆展土裂土分茅？真正气死我也！”说着话他就在西胜镖局的八尺台

下面，用“燕子三抄水”的功夫，拧身往前纵，蹿到梅花圈的上面，用手点指说道：“好小子，你竟敢在梅花圈上连赢数阵，把你宠起来了。今天老义士爷出头露面，我要不把你掰拆坏了我不姓马。”铁罗汉吴霸一听哈哈大笑：“我告诉你小子，也别说是你一个糟老头子，就是比你年青点儿，也在手底下讨不了便宜去。你先报报你叫什么玩艺儿，回头你等着我好把你打下去。”马亮闻听不由的一笑，口中说道：“你要问，告诉你小子，我姓马名亮，外号人称一棵苗秃头义士。方才马俊那是我的侄儿。他被你打下了梅花圈我看着有气，故此前来，到底看看你有多大的能为。”吴霸一听遂说道：“好，你是马俊的叔叔更好了。方才我不是把话说明白了吗，一招见输赢。你来了我也不能亏负你，谁叫你们都姓马呢？来吧小子，你就进招吧。”马亮看着不由得暗笑，心说：这还了得！像姓马的我自从少年间闯荡江湖，到而今我年过了古稀，净说成了名的英雄，我已经会过多少，他们尚且不是我的敌手，何况这个浑小子，竟敢在我的面前卖狂?想到这里，随着转身形用左手一晃吴霸的面门，右手顺着左胳膊底下一穿，用了个“单撞掌”够奔吴霸的胸膛打来。吴霸一看人家掌到，并不慌忙，把身形往下一撤，马亮把掌走空了。吴霸跟着往里面进招，把身形往下一矮，用了个“黑狗蹿裆”，抬起左腿来，照着马亮裆部踹来。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一看，心中欢喜，暗自想到：好小子，真活该是我马亮成名露脸。那有跟我动手，将要进招，就用腿踹的？你看你这腿那有功夫？不用说叫你踹人，我要叫你把腿拿回去，我枉叫一棵苗。想到这里随着把手往下一抄，掳住了吴霸的左腿。铁罗汉自己也明白，这一腿算是输招。可有一样儿，你说这个招数我要不胡进，简直的就算赢不了，净指着我那“靠山背”，他们早就都知道了。正然想着，人家马亮已然攒住自己的腿啦。马亮

那个心里，把吴霸的腿掳住，双手搬脚用力一拧，把吴霸拧个筋斗。吴霸腿叫人家掳住，他赶紧用力往下一踩，那个意思是要把这条腿拿回来。这要说到练功夫，就讲究的是根基。想当初吴霸跟随云霞道士杜清风练艺之时，浑身横练遍体过操，对于脚底下的根基很好。也搭着是个急劲儿，用力勇猛，这个马亮双手掳住他这条腿，他那个意思总想吴霸往回夺，他可没想到他往下踩。只顾他往下这一踩不要紧，往下一戳的这个劲头儿，马亮跟着往前纵了两步，吴霸这条腿可就落了地了，把身形站稳，留神再看马亮正毛着腰在自己的面前，双拳一举照着了马亮的后脊背用力往下便打，声若擂鼓。马亮这个乐可就大了。往前一栽还算他的功夫好，若不然他这个前脸就得平了。虽然是这么说，两只手掌已然都擦破了。急忙站起身形，冲着吴霸瞪着眼，两手理了理两撇白胡，口中说道："好小子，你记着吧，今天老太爷一时未能留神以致落败，日后我必有相当的报复。老太爷我走了。"随着就把身形一纵跳下了梅花圈。

吴霸站至在梅花圈的上面，不由得喜气扬扬。自己算了算，不知不觉已然赢了十阵，未免的觉着有点儿自满。用目往西胜镖棚里一看，就见台上坐着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他这才说道："老道，我看着你倒有个玩艺，你上梅花圈咱们两个人比比。大概我看别人也赢不了我啦，也就你了。我真要是把你打了，十三省的总路镖头就是我的了。"这句话没说完，就听有人高声喊嚷，如同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雳相仿，口中说道："吴霸，谅你有多大的能为，你竟敢蔑视天下的英雄？休要逞强，某家来也！"说话之间，就见由打西胜镖棚纵出一个人来，打垫步拧腰往前飞纵，用的是"燕子三抄水"的功夫。来在梅花圈的近前，把身形一晃，纵到了上面。真叫是走如风，站如钉。吴霸留神观看，上来的这个人好样儿。身穿蓝绸子裤褂儿，脚底下洒鞋白

袜，打着裹腿。中等的身材，肩宽背后，膀乍腰圆，虎臂熊腰。青虚虚的脸膛，豹子环眼。吴霸一看认得，非是别人，就是在西胜镖局掌打霹雳狂风甘虎的那个小子——野飞龙燕雷。看罢心说：好小子，你这就算是不说理。掌打我们师哥甘虎，又来在梅花圈上耀武扬威。今天我要是把你打了，也好给我师哥甘虎报仇。这个时候吴霸的眼就算红了。他也不等野飞龙燕雷进招，他自己把身形一晃，抡双拳够奔燕雷的两太阳穴打来。别看这个吴霸虽然说是天真烂漫，生就的是血心热胆。他见甘虎被打的那个景况心中难过，有意找到西胜镖局给师哥报仇。无奈一节，连自己的老师要去，众人尚且相拦，何况是别人呢？今天既然在梅花圈相遇，吴霸是决不甘心，故此双手进招。燕雷一看吴霸的双拳带定了风声，够奔自己两太阳打来，燕雷并不慌忙，双手往上一穿，向左右一分，把吴霸的双拳分开，跟着双掌就在吴霸的胸膛上一按，鼻孔之中一醒力。燕雷这一手的功夫，名目叫作“双手扶轮”，看着不理会这手功夫，全仗着是气功。这就应了俗语说的好：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双手只要是按住吴霸的胸膛，口中喊着，这就进招打人。这一手功夫最厉害无比。要说吴霸真也听说，应手而倒。寸步未能移动，反身栽倒，声似坍塌了半堵墙。吴霸摔躺下，当时口中往外喷血。野飞龙看着他这个样儿，哈哈大笑用手点指，口中说道：“吴霸，我这叫儆戒你。从今以后你还狂不狂？慢说你这点武术，就是你师傅在我的面前，他也难保必赢。”野飞龙燕雷这句话说出来不要紧，猛然间就听有人冷笑，说道：“吴霸，为师怎样嘱咐于你？练艺之时多加小心。今天出头露面来到梅花圈领教天下的群雄武术，不过是逢场作戏点到为止。有谁想你来至在梅花圈连赢了几阵，所遇的不过是无能之辈，你就任意的猖狂。虽然说咱们师徒的武术平常，只是咱们所学的都是正大

光明，要像以德报怨，仗势欺人，以多为胜，不伦不类，无廉无耻的人在梅花圈上与你动上手，你就不应当让招，必发招要准，打上要狠，不怕失手将他结果了性命，那就算是他恶贯满盈咎由自取。时常为师也会对你提过，对于武术不可轻易的让步。据我的眼光看，方才被你打下去的这些个人，屈指一算整整十名。看他等的武术，也并非实在都是寻常之辈，竟被你不费吹灰之力打下梅花圈，何况这位燕老师傅呢？显然你是让步。你可别跟着我学。我以先看着这位燕老师傅，倒很够个朋友，有谁想他的所作所为居心叵测，真是叫我无法。你还不走了下去，等待何时？”铁罗汉吴霸躺在埃尘，心中正在难过，猛然间听见老师说了这一片话，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暗想到：这是我的老师他老人家护庇于我。虽然我被野飞龙燕雷将我打倒，他老人家说了这一片话，足能保持我的名誉跟脸面。想罢自己双手按地，慢慢的站起身形。这也就是吴霸，口吐鲜血尚能站起，要是搁在平常人的身上，这两掌焉能受的了？说着话自己双手握住了胸膛，跳下了梅花圈。此时早有双龙镖棚的伙计走过了两名，掺着吴霸，到了双龙的镖棚里面不表。

单表童林冲着野飞龙燕雷一抱拳，口中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燕老师傅。方才吴霸招您生气，要不然我也不出头露面。数日前在九公主坟，您的武术我已然领教过了。可有一节，彼时你们是三位，对于阁下的武术我也未能切实的看见。今天既然您说吴霸的老师武术平常，也未必赢的了您，我这才出头。虽然说我的武术平常，可也不一定准输，倒不如咱们二位试试吧。”童林将话说完，身里一叠劲身形一晃，“哧”的一声，纵到梅花圈上面。

童林这一上来不要紧，在双龙镖棚的里面，把这一位年迈苍苍的神手昆仑镇东侠老人家侯庭侯振远吓了一跳。暗说道：

不好。扭项回头向着北侠客秋田说道："老哥哥您看见了没有？海川这一上去，这就叫二虎相争，必有一场。再者说他们是原有宿仇。燕雷打他徒弟霹雳狂风甘虎，口吐鲜血，到而今尚且未能痊愈，海川本就怀恨在心。今吴霸又叫他打伤，您想他这一上梅花圈，他岂能够轻轻将野飞龙放过？虽然说童贤弟武术精奇，但是野飞龙也不是好惹的。"不提老哥儿俩个低言悄语。

单说的是梅花圈上面，野飞龙燕雷燕子坡把吴霸打倒了在地，正然心中喜悦，就见由打下面纵上一个人来，一看才知童林，这才明白自己这一句话说错了，未免的脸一红。又一想童林跟我不错，我由打剑山蓬莱岛来到了北京城，多亏了童林，他把我带到双龙镖局摆酒款待，我反伤他弟子口吐鲜血，我就算不对。心中正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又听童林乐嘻嘻的说道："燕老师傅，我这一次上梅花圈上来，我可不是替我徒弟吴霸。方才我说的那几句话，不过是戏谈，你可别计较我。您总算是替西胜镖局帮拳助武，我这一出头替的是双龙镖局。咱们二位比比不过是接招换式，可不能像在九公主坟那样仇敌恶战。"可有一节，童林话虽是这么说，可把老师时常对他所提的那两句话想起来了：真要是与人动手，武术与自己不差往来，不可着急动气，必须要心气稳住方能够与人交手。所以此时一见燕雷心中虽然有气，自己可也不敢暴躁，恐怕的是肝气震动，对于动手大意亡神。燕雷闻听童林这一片的言语，倒觉着自己面上带了一份惭愧。又一想，我这是何必呢？这就应了那句俗语了：吃黑饭保乌王。我既然辅佐了英王，我的眼内只有富保臣，有人要是反对王驾那就算是我的仇敌。思想至此，燕雷这才向着童林说道："童老师傅，以前的事咱们全都不谈啦。今天在梅花圈上，我燕雷总要请教您的拳术，也教天下的英雄以旷眼界。"把话说完双手一拱，口中说道："童侠客请您进招。"童林闻听

此言，将阴阳手一扣并不慌忙，遂说道："燕老师傅进招吧。"燕雷闻听此言随着说了一声"请"，身形往前一纵，对着童林的面门就是一掌，掌上带风。童林一看掌到，把身形向右一闪，伸左手往燕雷的胳膊上一搭，右手由打左胳膊底下一穿，够奔燕雷的胸膛打来。燕雷一看童林的掌，随着用左胳膊一拐，把童林的掌躲开，跟着双手一扬，先在童林的面门一晃，跟着身形向下一矮，双掌对着童林胸膛便按。这一招的名目叫作"云手三现"。武术之中这一招最厉害无比，到而今还有练的呢。这个"云手"还不止是一样，有"大云手"有"小云手"，分两种，真称得起是武术中的绝技，平常人不易多得。童林一看燕雷的招数来的紧急，堪堪双掌已来到自己的胸膛，赶紧身形向下一矮，双掌往上一穿，左右一分往前一上步，右臂膀拳回来用胳膊肘照准燕雷胸前便顶。武术之中绝手就是腕、肘、胯、膝、肩。童林这一招用的就是"定心肘"，真要是打至胸膛上面，当时就得亡命。燕雷一看童林的肘到了，赶紧撤步抽身接架相还。他们这两个人比上手，可与方才在梅花圈上面动手的那些个人比较起来，大不相同。这两个人在梅花圈的上面，当场动手各施所能，耳轮中就听脚底下微有声音。

众人看到这个地方才叫不关心则已，关心则乱。惟独老人家侯振远和年迈苍苍的于洞海，还有北侠客秋田，老哥儿三个出离了镖棚，站至在棚口的外面瞪睛观看留神童林动手，各个都是提心吊胆。镇东侠扭项回头向着老人家于成说道："老哥哥您看见了没有？在梅花圈上面海川跟燕雷动手，您看海川输的了吗？"于洞海闻听此言不由得一笑，口中说道："二位贤弟这是怎么啦？就凭你们哥儿两个，身为侠客，武术颇称绝妙，难道说连他们两个人的输赢你们都看不出来？"北侠客秋田秋佩雨闻听遂说道："虽然我们哥儿两个练过两天武术，要是跟老人

家您比，那可差的太远了，故此才请教你老人家。”于洞海闻听北侠说的这一片话，不由得双手一托银髯，带笑说道：“秋大弟，你说的这个话可是也对。这不是你们哥儿俩相难我吗，据我的眼光观看，他二人此时正在平手，要论到输赢胜负一时之间难以断定。”三位老侠正在互相谈论，在镖棚的里面贝勒爷他老人家看见童林上得梅花圈跟燕雷动手，不由得拍手打掌喜乐非常，口中说道：“老年哪，你看见了没有？你老说你会武术我就不服，今天也叫你开开眼，你看看海川的拳术。”年羹尧闻听随着一笑说道：“爷，像我这点儿武术乃是微末之技，别说跟童侠客比，就是跟爷您比上我也不行。”贝勒爷闻听不由得拍手大笑，口中说道：“不错不错。”不表众人互相谈论。

第 五十二 回

童海川掌镇燕子坡

西方侠巧夺蛇骨鞭

单表梅花圈上面动手，在先前可是慢，赶到后来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燕雷心中早已把主意想定，今朝跟童林动手，要说善罢甘休，那算不用想了，只可是一死相拼。招数加紧，恨不能一拳将童林打倒，方趁他的心怀。可有一样儿，童林的拳脚精通“柳叶绵丝磨身掌”，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的功夫，里面含着各种的武术，类乎“狮子滚球”“狮子捧球”“狮子抱球”“银蛇串地”“伏地龙”这些个招数，都是童林掌内绝招。今天燕雷遇上了童林，这才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来一往也有四十多个回合。童林不由得暗想，心说道：不好。据我看这个燕雷的拳术还是真正的高，工夫若是大了恐怕我还赢不了。何不用我的师伯他老人家传授我的“进步连环绵丝掌”的后面六十四手。想到这里随着把招数一换门路一改，再跟燕雷进招。燕雷一看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明白童林的招数换了，门路也改啦，不觉吓了一跳。我这是幸亏看出来，他变换招数啦，要不然我准得受他的暗算。燕雷想罢随着也把招数一变，施展缠、小、绵、软、巧、挨、帮、挤、靠，蹦高纵

矮，围着童林来回打盘。童林虽然把招数改换了门路，可也看出人家燕雷也换了招啦，不但人家换出招来，准能够接的住自己，并且人家后力加增势若活虎一般。童林看着不由得心中暗想：我由奉师命下山以来，跟随着各位老侠客遍游各省，所遇见与我敌手之人可也不算少，不过是武术与我平手的很少。今天就凭这个小小的燕雷要是赢不了他，岂不叫天下的英雄、各路的豪杰和贝勒爷他老人家耻笑我吗？想到这里自己的招数一加紧，可就用两只胳膊把燕雷围至在里面。可是燕雷这两只胳膊也裹住了童林。两个人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童林一想：我不使毒手于人，人必下毒手于我。我何不先发制人。他若知我施用毒手，他也未必就能乖乖的入我圈套。倒不如给他个便宜，如果他要一贪这个便宜，他是必遭大害，那时我才能够成名。倘若他不贪便宜，我只可再另想别法。童林把主意拿定，这才双手一分往前一上步，两只手往燕雷的两肩头上一搭。看着不算什么，童林这一招的名目在“猴儿拳”里头啦。别看他双手轻轻的一搭，真要叫他搭住了肩头，那可就了不的啦，皆因这手功夫里面，暗藏着点穴招数。人的肩头有两个穴道，名叫肩井穴，如果搭上虽然不至于当时亡命，也得身带重伤。童林用这一手功夫，高的地方就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叫燕雷看不明白，你说真要接招换式，他的来法又慢；你说要是不按着他这一招接，真要叫他搭上，就有性命之忧。燕雷看罢，随着双手对准了童林两只胳膊，“大鹏展翅”向左右一分。童林一看燕雷双手一进，就知燕雷入了自己的圈套啦，赶紧把双手往回一撤。燕雷的两条胳膊可就走空了，他往左右一分用力过猛，遂把胸膛明显出来露了空啦。童林一看心中欢喜，跟着往前一上步，伸左手平着一掌，够奔燕雷的胸膛便戳。燕雷一看不好，赶紧把手往下一搭，那个意思是打算掳童林的左手的腕子。童林跟

着把手一撤，右手顺着底下一穿，仍然在胸膛就是一掌。燕雷想躲这一掌焉得能够？前面手平着往上一戳，正戳在燕雷的胸前胃脘的上面。燕雷觉乎着不好，往里这么一吸气。童林跟着把脸往外一甩，一看掌按上了，这才运用丹田气力往前一坐劲，真得说是十二成的膂力，对准了燕雷胸前打来，耳轮中只听得“咕咚”的一声，把个燕雷打出去足有四五尺远，“噗咚”一声反身栽倒，口中吐血二目紧闭不省人事。童林不是这一掌把燕雷打了吗，自己用力过猛，就觉乎眼前冒金星，耳轮中“嗡嗡”的山响，心里头“突突”的乱跳，由打丹田之中上来一股热气。自己心说：不好，想当初我在九公主坟跟他们三个人比武动手，皆因我一时的力猛，由打丹田之中，一股热血几乎夺口而出。多亏我的师祖他老人家赐我丹药一粒，暂时止住腹内之血不会吐出。可有一样儿，日后或者因累或者因气，这个瘀血必须还要发作出来。凡人肝下藏血，血在血海，血要腾沸起来，出离了血海那就成了瘀血了，绝不能再还回血海。不过这一粒丹药，暂时将他止在腹内，不能涌出罢了。今天童林跟燕雷动手，虽然面上带着一种沈着的样儿，但是心中的怒气难消，他这一招打上燕雷啦，未免用的力量过猛，遂把胸中的瘀血震动热气上升，自己明知不好，打算要用茹气之法，把这个瘀血暂时压住。心中正这么想着，不由得身形连晃了数晃，双眉紧皱咬定了牙关，瞪着双睛，那一份的难过，真是言语都不能形容了。

童林正在这般光景，双龙镖棚里面各位侠客大家看的明白，就见海川把身形连晃了数晃，大家不知所因何故。众人之中惟独老人家于洞海看的明白，准知道童林他要失血。赶紧的打垫步拧腰纵出了镖棚，连蹿带纵，来在梅花圈切近，真是身快如箭。说时迟行时快，打垫步拧腰纵到了上面，赶紧把身形凑至童林的近前。此时童林已然面如白纸，堪堪就要栽倒。老人家

往前一凑，童林把双手往老人家肩头上一搭，口中“噗”的一声，鲜血溅满了埃尘。此时童林可就不省人事了。老人家看着这份难过，那才是满腔凄惨哪，尽在不言中。随着把童林往臂下一挟，由打前面往下一跳，一直够奔双龙的镖棚里面。大家一看俱都是一怔。大家帮助把童林架至在里面，幸亏有给贝勒爷预备的一张床榻，就把童林放在上面。在旁边放着一个靠枕，给童林放在背后叫他倚着。可没敢让他躺下，身形是半躺半坐。就见他搭撒着眼皮，微有呼吸之声，已是失了知觉。于洞海把童林安放好了，他老人家仔细观看童林这般模样，不由得心中难受，双手把银髯一抖，口中说道：“海川哪，像我于成并非是口狂，家有巨万，良田千倾，足能够在家中以终天年。为访兄弟你，我才来到龙潭镇，在店房中巧遇见兄弟你与镇东侠，咱们见面之时，是道义相投一见如故。虽然兄弟你岁数不大，对于做事上面，是大量宽宏，实在是叫残年之人钦佩。后来三侠打赌斗智，破达摩堂九九八十一门武术，得罪了金银乱石岛的九寨，事可就叫我赶上啦，拿住两名云南采花的淫贼叫他们归案。紧接着我跟兄弟你到了一趟云南铁善寺。九月九的重阳会未能事毕，又赶上八卦山。后来在玲珑岛我拿住盗宝的贼人，我才得回杭州府。要不是因为兄弟你，我何苦遍游各省？就皆因访你迄今未得还乡。我都是为的兄弟你，要不然三月三的亮镖会我也不能来到北京城。像我残年之人，还逞的什么强，好的什么胜呢？不过就是为保护兄弟你。到而今你这一时的情急，瘀血上升，二目紧闭，你叫哥哥我心里怎么受？”说着话，一百零三岁的老英雄，顺着虎目中热泪滚滚而下。老人家雨泪交流，湿透了衣襟。于洞海这么一来不要紧，在两旁的诸位侠客、天下的英雄闻听这一片言语，是个个心酸。于爷这才向着在场众人，用手一指，口中说道：“你们诸位看海川这个样，我看着

心中难过。我不管你们众人，我豁着我这一百零三岁的这条老命，我要跟燕雷分一个死活高低。”说着话老人家转身形往外就走。就在这么个工夫，早有贝勒爷双手一横，拦住了于洞海，口中说道：“老侠客不必着急。您的年纪太大啦，倘若有个一差二错，他等诸人谁能担待的了？再者说，我跟海川爷儿两个感情，是人人皆知，我都不敢难过。方才我看见掌打燕雷，因为他是用力过啦，震发了瘀血。咱们大家设法维持，但愿海川无恙。如果有个万一之虞，还是真不用你们列位老侠客着急，我自有相当的法子，与他报仇雪恨。”贝勒爷正在拦阻老人家于洞海这么个时候，在童林的身前，把一位一轮明月照九洲苍首白猿侯杰侯敬山老头子两只眼睛都哭红了，就见他伸手理着两撇雪霜白的白胡子，口中说道：“兄弟我不曾想到如今你落到这般光景。想你为人忠厚，急公好义，见义勇为，惜老怜贫，正大光明的英雄，因一时之间，竟会如此。想哥哥我别看我岁数比你大的多，对于做事我可比不了你。就说那一年他们小兄弟闹府被你打掉了单刀拐，在地坛你我弟兄相会之时，当场比武，多蒙兄弟让招，才能保全了我这个一轮明月照九洲些小的微名。要不然的话我数十年的微名，岂不付于了东流？这都是仗着兄弟你成全我。”老人家越说心里头越恸。大家暗自思索：侯二爷这一片话对呀。真要是童林不认识侯二爷，他焉能结交这一干的侠客？在旁边童林这些个徒弟们，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蛮子孔秀孔春芳，大家看着都是呆呆发怔，眼中不住的滚下珠泪。别人还不要紧，就听旁边猛英雄口中说道：“了不的啦！姓燕的小子把我哥哥气的这个样儿口中吐血完的了吗？还有一样，你要欺辱我的师哥，你就不打听打听吗，牛儿小子是好惹的吗？你敢欺辱我的师哥你这不是找死吗？”说着话用手点指，口中说道：

“师哥，你不用跟他生这么大的气。无论有谁欺辱你，你就告诉牛儿小子，我就打他们去啦。分明这就是欺辱咱们！那一天姓燕的这小子打了我们虎儿小子，如今又把师哥气的吐血，我把棚下这些小子们的脑袋全都揪下来。”牛儿小子于恒于宝元说出这一片话，足能够招的大家哈哈大笑。此时大家不但不笑，个个都是酸鼻伤心暗自饮泣，都知道童林疼兄爱弟血心热胆。大家正在纷纷谈论，就见旁边北侠客秋田秋佩雨向着众人说道：“诸位别乱。要说海川交朋友也不是交的一位，他跟那一位都有交情。咱们大家净心中难受，也当不了什么，倒不如到外面留神观看梅花圈上，如果再有西胜镖局的人上来，咱们大家想法把他打下去，那就算给海川报了仇啦。还有一样儿，你们大家只顾哭哭啼啼，倒显着不好看。这话又说回来，海川不过是失血，与性命无关，何必大家这么样的悲恸呢？我辈既称侠义，终日里在刀枪林内与人排难解纷，就是身带重伤，亦所不惜，何况海川这还不是被敌人所伤。我说这片话请诸位英雄、大家侠客想有情理没有？”贝勒爷闻听老人家秋田的言语，不住连连的点头，口中称：“是，还是秋老侠客所说的言语为正当。”这才一面吩咐精明强干的伙计在里面看着童林。二侠侯杰也在童林的身旁坐守。不表童林在镖棚的后面。

单表众人绕在了前面，站在棚口外面往梅花圈上观看。此时燕雷早有西胜镖局的伙计，把他由打上面搭回了西胜镖棚不表。单说的是各镖局子大家早已看明白了，在梅花圈的上面，镇八方紫面昆仑童侠客，为争十三省总路镖头，因此失血，燕雷被打吐血，才招惹的众镖棚大家注了意啦。早有永发镖局的掌柜的神枪张凯张四爷，在镖棚里面早已将主意拿妥，心中暗想：前两次杭州擂，我在擂台上面两次败北，未免显着脸上不好看。今天既然各镖棚全到啦，所为夺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

在梅花圈试艺要说全赢我可赢不了，要赢个三阵两阵的，也好转转我自己的脸面。还有一节，我既然是个镖主啦，与人动手屡战屡败，岂不令人小视于我？今天这个机会实在不可错过。神枪张凯把主意拿妥，他这才并不言语，由打自己镖棚里面手中拉着一杆蜡杆枪，打垫步拧腰纵出来，一直来在梅花圈的上面，把手中的蜡杆枪一顺，乐嘻嘻他先向四周围作了个罗圈揖，然后满面带笑把枪一合。这也叫艺高人胆大。神枪张凯向着四周围镖棚说道："诸位，方才在梅花圈的上面，童侠客跟那燕老师傅两造里出头，不过是各人替各人镖局子里面助拳，所为就是夺这个十三省总镖头。我可没有这么大能耐，就凭二位最著名的武术家，还落到那样光景，何况我张凯呢？我这一次上梅花圈，对于夺十三省总路镖头这个心思我可没有，我不过是请教请教各位老师傅的武术，我也藉此增长知识。再者说我在营口干了个小买卖，永发镖局，差不多诸位也都认识我，我这一次亮镖，要不出头露面，未免叫各位耻笑。我这一出头呢，不过是给各位有了名的英雄接接招。可有一样儿，平常武术的，我可不客气，也不必上梅花圈上来，如果要是上来恕我不陪。"神枪张凯刚把这个话说完了。

书中代言，就凭张凯张四爷别号人称神枪，对于武术也颇著名，真要说跟各镖棚所请来的群雄比，那可就算差的太远了。因为什么他今天要出头露面呢？从中他还有一样最放不过去的心思，就是那镇南镖局长臂仙猿陆永杰，皆因他们两个人原先在一块儿做买卖，时常用大言欺压于他，因此他才出号干了个永发镖局。三年前正赶上镇南镖局值年，也是三月三亮镖这一天，所有各镖棚所来的徒弟，递花名册梅花圈上试艺。惟独我们永发镖局的徒弟们，不但他不叫他们上梅花圈试艺，他还说了许多奚落的言语。他倒不是看不起永发镖局的徒弟们，分明

小看我神枪张凯。要说人家长臂仙猿陆爷可没有那种行为。不过是各镖棚都递花名册，那是陆爷的徒弟们办事一时的疏忽，把永发镖局的花名册可就给丢啦。然后按着花名册叫，所有的徒弟们上梅花圈试艺，所有徒弟们在梅花圈上不过就是打一拳踢一腿，应应三月三这天的日子。赶到全试完了艺，此时正在忙乱之际，徒弟们明知道把永发镖局的花名册丢失，可也没敢对长臂仙猿陆爷提及。陆永杰一看所有的徒弟们全都练完啦，吩咐摆酒席，大家好都入座谈欢。惟独把这一位神枪张四爷可就气坏了，暗说道：我跟陆永杰可没有过节，为什么十二个镖棚的徒弟全都在梅花圈上试了艺啦，我们永发镖棚的徒弟们为什么不往上叫？再者现今年不过是他的值年哪，论说花钱的公份应当摊多少就得摊多少，今天他这么一来，分明是看不起我。张爷这个气可就算按不住了，赶紧站起身形，口中说道："陆镖主，今年值年亮镖会是那位？"陆爷赶紧带笑口中说道："四哥因何明知故问？今年是小弟的值年。如若会中有什么秩序不整，事理不明的地方，你只管明言，也用不着以言语奚落。"张爷闻听一笑，口中说道："陆永杰，你不用向我说这一套。我来问你，今年这个亮镖，徒弟们在梅花圈上练艺，就是你们十二家镖局啊，还是连我十三家呢？如果要是十三家，为什么不叫我们永发镖局的徒弟们上梅花圈？这明明白白是看不起我们徒弟们和我。咱们两个人这么办，出来比比。如果你看我的武术平常，不堪在镖局子里面，做这事业跟你们不配，就出来与我比较比较，倒要看看谁行谁不行。"张爷这个话说的都是邪话，不过还是记当日之口仇。长臂仙猿陆永杰闻听张凯这一片话，不由得就是一怔，扭项回头把自己的徒弟们叫过来一问："因为什么不叫永发镖局的徒弟们上圈？"陆爷的徒弟们不敢隐瞒，这才把丢失花名册的话一说。陆爷闻言遂说道："你们这群不留神的东

西们！丢失别人的花名册，还倒不要紧，惟独永发镖局丢不的，皆因张凯这个老儿，他与我素有不睦。”陆爷说到这里自己一想也是无法，遂向张凯说道：“张老镖主勿要多疑，你这本花名册是徒弟们未曾留神给遗失了。这么办吧，您把您的徒弟们都请过来，照样叫他们在梅花圈上试艺吧。”张凯闻言冷笑了一声，口中说道：“陆永杰，这是我问到你这里啦，要不然的话，你还理我们哪？”此时各镖棚的镖主大家出来极力的解劝，这才把这一段事给压下。徒弟们也没上梅花圈试艺，不过是叫了出来给大家都见了见，众人知道这是张凯张四爷的徒弟就算完了。由打那一年不要紧，张四爷就算跟陆永杰有点儿不睦，一直怀恨至今。今天又是三月三的亮镖会，想起旧日之仇，他这才来至在梅花圈说这一片话。把话说完瞪着双睛，立目横眉，看着镇南镖局。

只顾张凯在梅花圈上发威不大要紧，在旁边恼了一位，就是西胜镖局子里面的随着燕普来的英王手下的站殿将军，姓赵名叫赵登，外号人称金头龙。由打西胜镖棚里面跳出来，一直够奔梅花圈将身形往上一纵，乐嘻嘻口中说道：“张镖主，久闻阁下别号人称神枪，今天某家请教请教。”张凯留神观看，但只见面前站着一个人，身高五尺以外，穿着蓝绸子裤褂，蓝绸子搭包系腰，脚底下洒鞋白袜。勒着十字绊，胸前系着麻花蝴蝶扣。背后背着一口雁翅刀。往脸上观看，黄淡淡的脸面，菱角骨高耸，两道黄眼眉似有如无，大三角眼，黄眼珠子，大鹰鼻子，两颧高耸，高菱角口。两撇燕尾的黄胡须，当中还是断梁。冲着张凯一抱拳。神枪张四爷遂向着赵登问道：“未领教阁下尊姓高名？”金头龙遂说道：“俺姓赵，单字名登，外号人称金头龙。”张凯说道：“好，既然阁下到此，请你亮刀进招。”说话之间赵登一回手探臂压刀，往手中一擎，“夜战八方藏刀式”，将

身形站稳，口中说道：“张老师傅进招吧。”张凯随着也说了一声“请”，把手中蜡杆枪一抖，只见枪缨轮圆在枪头上面如冰盘大小，里头现出无数的枪头，可见得神枪张凯的枪，真正有功夫。再者说花枪这种兵刃最讲究吃工夫。往前一抖手中枪够奔赵登胸前便刺，招到如同闪电一般。赵登一看枪到啦，赶紧往左一上步身形一闪，让过了枪头，把刀往枪杆上一压，刀刃在前，身形往下一矮，“顺水推舟”往里边递。神枪张凯一看人家招到了，赶紧前把一低，后把一高，双手用力往外一绷。赵登赶紧回手撤刀。两个人把身形一转，各施所能。张凯这条枪吞吐撤放，来回盘旋。赵登这口刀上下翻转，也来回盘旋。张爷既称神枪，就见他这条枪，不亚如乌龙搅海、怪蟒反身，招数灵敏，身体轻便。动手之间，约有个五六个照面，赵登手中单刀，往前进步，够奔张凯搂头盖顶往下便剁。张凯赶紧把身形一闪，用枪往刀背上一罩，趁势一上步，枪对准了金头龙小腹便刺。赵登一看不好，赶紧把身形一闪。还算是不错，把肚腹闪开，枪头儿刺在大腿的根上，就听“噗”的一声，红光崩现。张凯赶紧把枪一撤，身形往旁一闪，口中说道：“多多的得罪！”赵登脸一红遂说道：“多承你老人家相让。”把话说完，手中刀往背后一插，随着转身形跳下梅花圈，回归了西胜镖棚。

张凯将然要发言，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下面有一人一晃身纵上了梅花圈，冲着张凯一拱手，口中说道：“张老师傅，方才输招的非是别人，乃是我的家兄。跟阁下动手，因为一时未曾留神，故而落败。在下赵亮，外号人称银头龙。我可不敢说给我兄长报仇雪恨，我陪着您走两趟。”说话之间，一伸手探臂膀由打背后十字绊上掣出两把双刀，双刀一擎把身形站住，然后用刀一指，口中说道：“张老师傅进招吧。”张凯照样说了一个“请”字，把手中枪一拧，够奔赵亮的哽嗓咽喉便扎。赵亮

赶紧闪身形让过了枪头，左手刀压他的枪杆，右手刀够奔张凯的胸膛便刺。张凯随着把枪往回一撤，双手一擎，立起枪杆来，对准了赵亮的右手刀刀背往后便撞。赵亮赶紧撤刀。张凯乘势把枪一平，“噗噜”一抖，对准赵亮的前胸扎来。赵亮见枪到，手中擎着双刀，十字花搭好，闪身形用刀照着枪往外一推。别看枪来的力猛，他可是个竖力。赵亮用刀往外一推可是个横力，并不费吹灰之力把枪推开。这就应了练武术说的那句话了：任凭拳脚来打咱，全凭四两破千钧。说时迟行时快，赵亮把枪推开了，右手刀顺着枪杆往前一上步，够奔张凯的双手削来。神枪张四爷一看心中难过，有心换招焉得能够？万般无奈，只可撒手扔枪，将身形一晃，纵到旁边，双手托髯脸上微然一红，乐嘻嘻抱拳说道：“阁下高抬贵手让招，我这里谢谢。”赵亮说道：“岂敢岂敢，还是张老师傅让着手呢。”张爷把话说完，毛下腰捡枪，站起身形，跳下梅花圈，回归永发镖局不表。

单表银头龙赵亮，手中擎着双刀，用目往四外观看，然后乐嘻嘻把嘴这么一撇，口中说道：“诸位镖主、天下的英雄听真：方才这位神枪张凯张老师，鼎鼎大名永发镖局的掌柜的，跟我动手，工夫稍欠一点。我可不是蔑视天下的英雄，若是平常武术的不必请上梅花圈，我这一次上梅花圈，所为的是领教天下的侠客、成名露脸的英雄，跟我过招动手，长点儿见识。”把话说完了表现出来的一派扬扬得意的样式。只顾他这么一来不要紧，在双龙镖棚北号的那边，戳屏里头坐着五位，非是别人，那就是湖南三义庄的三老。当中坐的乃是左臂神刀洪立，上垂首就是金刀红眉叟郑奎郑天雄，下垂首高麟高元甫。高爷的肩下就是火神庙的和尚神行赛罗宣普妙。郑爷的肩下可就是杨家庄的展翅大鹏杨万春。老哥儿几个看着赵亮那个扬眉吐气的模样，跟他所说的这片狂言，心中有点儿不忿。在正当中炳南公

洪利，遂向着众人说道："诸位你看这个小子，够多么狂啊！要说别的武术我可不敢，要说对于论刀，我自从跟我的老师练会左手刀上中下十二盘，闯荡江湖走遍了各省，我都尚且不敢狂，何况是他呢？你们哥儿几个给我看着，待我到梅花圈上请教他的双刀。"旁边的和尚普妙口中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遂说道："洪施主，你老人家何必这么大气呢？谅此无名小辈，何劳老人家前往。我贫僧自有相当的法子，对待于他。"说着话普师傅站起身形，出离镖棚，一直够奔梅花圈，来到切近将身形一晃，纵到了上面，双手合掌口诵佛号，遂说道："这位英雄武术高强，方才动手贫僧看着技痒，故此斗胆来到梅花圈上要与阁下比试比试，不知阁下能允贫僧吗？"赵亮闻听和尚这一片言语，留神一看上下打量和尚，倒是带着一份举动非凡。遂说道："既然高僧肯出头露面，未领教贵上下怎么称呼？"和尚接着说道："贫僧上普下妙，别号人称神行赛罗宣的便是。"赵亮他本溷居四川，对于各省未曾游历过，又搭着他这个人天生的眼空，稍为的名望小一点儿，他就不大注意。今天一听普师傅，他那里看得起呀，随着带笑说道："好，既然如此，就请高僧亮军刃你我过招。"普师傅遂也带笑说道："赵老师傅，贫僧本是出尘之人，皈依三宝，守五戒清规，杀、盗、淫、妄、酒，早就戒除，贫僧那里有军刃？再者说我这一次来也并非是仇敌恶战，此来无非是与阁下作为游戏而已。我再要说一句话未免透着放肆一点儿，别看阁下方才在梅花圈上赢的了神枪张凯张老师，恐怕你赢不了贫僧我。我还对你说一句叫你放心的话，贫僧这一次与你比较我要徒手进刀。"普妙将话说完，把身形站在梅花圈的当中，双手一摆，口中说道："赵老师傅不要客气，你就进招吧。"赵亮一看不由得暗自生气，心说：这个和尚未免的太狂。就凭我也并非是那无名之辈，在我们剑山蓬莱岛也数的着的，今天

他竟敢大言欺人。事已至此，我要不给他个厉害，他也不知道我是何如人也。想到这里，把手中刀一摆，口中说道："好！既然普师傅这么说，某家可要得罪了。"说着身形向前一纵摆动手中的双刀，左手刀够奔顶梁，右手刀照准和尚的胸膛便扎。神行赛罗宣的普师傅并不慌忙，看着刀离切近，就见他把身形一晃，纵出去足有六七尺远，口中念佛，遂说道："赵亮武术果然高强，贫僧不是敌手，求你多多让招。"说着话把手一合，那意思是冲着赵亮打问讯。焉想到和尚把手一顺的工夫，他用指甲盖弹出一块白药饼儿。这个药饼就是他自己配的放火药。前文书已经说得明白，此时也不必细说。他这种药饼在江湖上称为第一，不怕你是高楼大厦弹上一块，立时就燃烧起来。要不然他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空手进人家双刀。敢情他把主意早就想妥。他由打镖棚里面一出来的时候，就把药饼扣至在手里头一块，要不然今天和尚也不能那么自如。他这么一闪身的工夫，双手一合掌，他就把这块药饼弹在赵亮的身上。赵亮正然摆着双刀，要往前进招，一看和尚对面与他说话，他就在这么一怔神之时，鼻孔之中就闻得一股燃布味儿，不由得摆着双刀各处观看。正然看着，自己胸膛前面火着起来啦。自己一看不觉心中着急，连连的跺脚，赶紧把双刀抛弃在埃尘，连忙用手拍打身上的火，越拍越着急，越着急这个火苗是越着的旺。一时灵机发动，赶紧将身形往地下一躺，来回的打滚儿，连压连滚还是算把火给压灭了。赶紧站起身形捡起双刀，冲着和尚瞪着双睛呆呆的注视。神行赛罗宣普妙一看赵亮这个样儿不由得好笑，口中说道："赵老师傅你还算不离，遭了这一场回禄，真没把你烧坏。老僧得罪了。"赵亮本有许多话要说，此时脸上觉得难看，因为方才说了许多狂言大话，到如今只落得如此狼狈，一言不发把身形一晃跳下了梅花圈。

和尚一看赵亮走啦，自己站在梅花圈的当中，口诵佛号，遂说道："还有那位施主前来，贫僧奉陪。"这个话还未说完，在西胜镖棚早有人往外飞跑，口中说道："和尚休要逞强，某家来也！"说话之间到了梅花圈纵至在上面。和尚这才留神观看。但只见上来的这个人，身高六尺开外，长条儿的身子，穿著白绵绸的裤褂，脚底下洒鞋白袜。胸前勒着十字绊，背后背着一口刀。往脸上观看，白脸膛，两道长眉如同漆刷墨染，一双圆目皂白分明，高鼻梁儿，薄片嘴，红嘴唇，新刮的青虚虚的胡子碴，两只薄片耳朵往里兜兜着。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普妙看罢不认得，遂说道："这位英雄来到梅花圈，未领教尊姓大名？"就见那人说道："在下姓左双名金童，外号人称展翅白鹤的便是。"和尚闻听遂说道："好，就请阁下亮军刃动手。"就见金童一笑口中说道："普师傅既然您不肯亮军刃，我焉能亮军刃跟您赌斗？我情愿意徒手比较，领教领教普师傅的拳术。"说话之间，一抱拳两个人各把门户站好。就见普妙站的是"金鸡独立"，合掌当胸，口中说道："既然如此，左老师傅你就进招吧。"左金童双手一拱，说了一声"请"，就见他把身形一晃，往前一纵，用左手一晃和尚的面门，右手劈面就是一掌。普妙一看左金童的掌身形往后一撤，舒左臂照着左金童的胳膊上一搭，跟着往前一上步，右手单掌够奔左金童脑袋打来。这一掌的名目叫作"切掌"，真要是叫他打上，就是一溜滚儿。左爷一看，赶紧把身形向下一矮，双手对准和尚的胸膛用力便撞。普师傅随着用双手往左右一分，那个意思是往前进招。焉想到左金童伸右腿用脚尖钩住了和尚右脚的脚后跟，跟着用了个"担手"往下一担，随着把身形一晃，左手对准了和尚的胸膛一按。普师傅身形往后一撤，焉想到自己的脚被人家掳住了，站立不稳整个儿的来了个屁股墩儿。神行赛罗宣普妙双手一按

地站起身形，不由得脸一发红，口诵佛号遂说道："左老师傅果然是名不虚传，多承您让招。"将话说完，跳下了梅花圈。左金童一看和尚跳下了，乐嘻嘻的用手一指下面各镖棚，口中说道："诸位，还有那一位大英雄豪杰有真本领的，请上梅花圈过招，在下我左金童奉陪。"说话的那个意思，带着一番得意的形色。

就在这般时候，在辅胜镖棚的里面，三爸铁禄铁木金看得明白，所有梅花圈上面动手的群雄，武术都比自己高，暗想道：像我铁三爸自幼好武，所有的家产为学武术俱已花尽。练了一条棍，花去三顷二十亩地。我以为打遍了天下无敌，武术之中考我为第一。今天一看群雄动手，那一个的武术都比我强。想到这里，不住的长吁短叹。正然自己想着，就见旁边厢猛英雄生铁牛瓢鹿用手一拍三爸的肩头，口中说道："你这是怎么啦？"铁三爸看了看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瓢少师傅。我自己正然想着，心中难过呢。可惜我今天连见这个三月三的亮镖会，天下的英雄均能在梅花圈上动手，战胜了几阵脸上多么有光。惟独俺铁木金武学平常，未敢出头岂不可惜。我要有少师傅的武术，早到梅花圈上，人前显耀鳌里夺尊赢几阵呢。但是没有那个能耐，故此叹息。"生铁牛瓢鹿闻听这一片话，连着点了点头遂说道："那么我就上去试试。"铁三爸一听，我真要把瓢鹿打发上去，倘若有失，我可对不过人家的师傅，这是何苦呢？遂又说道："且慢！像你我之间，最好别出头。"铁三爸说的这片话未免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瓢鹿一听铁三爸前后言语不符，他倒有了气啦，遂说道："姓铁的，我听你这片话大概你是看不起我瓢鹿。我还告诉你，我在青云山青云寺练艺多年，我不过是没在外面闯荡过。今天我冲你说这个话，我非上那个梅花圈，我把他们全赢了不可。我也当一回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我看看有怎么个好处。"说着话就见他把长条包袱打开，取

出他那条虎尾三节棍，复用包袱将师傅的那条九耳八环杖包好收在旁边，转身形走出了辅胜的镖棚。在棚口椅子上坐着辅胜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听瓢鹿跟铁三爸所说这片言语，将然要用言语相拦，就见瓢鹿走出来了，赶紧站起身形，用手一拦，口中说道："少师傅不用出去了。恐怕你这一出头，招惹得众人注目，恐怕把大事倒耽误了。"双手一分，那个意思是挡住瓢鹿，不让他出去。焉想到瓢鹿急啦，一看鼓上飞仙一拦，用手一扒拉，口中说道："你别管。"复用手往丁瑞龙的胳膊上一搭，然后用手又往身上一推。那丁瑞龙未加防备，"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差点儿没来了个坐蹲儿。那位说就凭丁瑞龙也是镖局的一位镖主，怎么那么没有能耐呢？皆因是丁瑞龙跟瓢鹿说着话未能留神。再者说这一手也是瓢鹿的绝艺，皆因他在家里练艺的时候，撞过门前的八棵柳树，故此胳膊膂力颇大。不表丁瑞龙站在旁边发怔。

单表猛英雄瓢鹿迈步够奔梅花圈，晃动了身躯往前行走。来至在梅花圈的切近，一看就怔啦。原来这个梅花圈的土台，高够六尺多不足七尺，自己不会蹿高纵矮上不了梅花圈。这倒是一件难事。看了半天无法，围着梅花圈绕了一个弯儿，心里头一着急，他把主意想出来了，赶紧双手一扒梅花圈的土墩儿，也仗着自己是个大个儿，一抬腿双手一撑往上一爬，你说这个乐儿可就大啦，招惹的各镖棚里面的群雄，没有不哈哈大笑的。好在一样儿，生铁牛瓢鹿他满不在乎这个。爬至在梅花圈的上面，双手一按地，站起来身形，用手把周身的尘土掸了掸，然后走至左金童的面前，用手一指，口中说道："小子，这个十三省镖局子头儿，你不用干了，匀给我吧。"左金童早就看见啦，就由打他往上爬时看着就好笑，心说：我的时运不至。我头一次出头露面来至在梅花圈，所为的是会一会天下的英雄、成名

的侠客，不过为显露显露我的能耐。这个猛汉上来，就算我把他打下去，与我的脸面又有什么光辉？真是岂有此理！心中正然想着，就见这个猛汉已然走至在自己的面前，留神观看，但又见这个大个儿，长的真正叫好看。身躯伟大，相貌魁梧，肩宽背厚，膀乍腰圆，真称得起虎背熊腰。身上穿土黄布裤褂，土黄布的搭包系腰，脚底下土黄布的踢死牛的豆包鞋，土黄布的袜子。往脸上观看，虎头燕颔，浓眉阔目，狮鼻海口，大耳垂轮。左金童看罢，遂说道："你这个猛汉姓字名谁？报通你的名姓。"瓢鹿遂说道："你要问，我叫瓢鹿，师傅给起的外号叫生铁牛。告诉你啦。"说着话双手一叉，又说道："小子你就过来动手吧，不用唠唠叨叨的问。你问我也得把你打倒了。"左金童一听这个话遂说道："好，既然这么说，你就过招动手吧。"生铁牛瓢鹿随着把手一摆，口中说道："小子，要说动手还是你先进招。"左金童一听，口中说了一声："接招。"说着话对准了生铁牛瓢鹿胸前就是一拳"饿虎掏心"。瓢鹿一看左金童的拳到并不慌忙，看着离胸膛切近，这才把身形一闪，伸左手照着他的腕子上一抓，掳住腕子跟着左胳膊底下一穿，用力一掌照准了左金童的右胁便打，只听得"嘣"的一声，这个劲头儿还是真足，把一个左金童由打梅花圈上打了下去。生铁牛瓢鹿站在梅花圈的上面，也觉不出来自己有多大的能为。自从幼年跟老师在一块儿练艺，到而今也没在外面练达过，今天在梅花圈上动手，一个照面就把左金童打下了梅花圈。要说这个左金童也并非是个无能之辈，他的艺业高强能为出众。今天输招就输在拿着傻大个儿没放在心上的缘故，总以为是这种混浊猛怔之人，不过就是以力欺人，其余并没有别的能耐，故此才至于输招落败。

此时瓢鹿站至在梅花圈的当中，用手往各处一指，口中说

道:“你们还有那一个上来跟我比比？要是小子们没有能耐不敢上来，这个十三省镖局子头儿，可就是我的啦。”这句话没说完，早有远东镖局子的三老——边老桥、侯老佩、金老寿，老哥儿三个看着有点儿不忿。金老爷遂向着边大爷说道:“大哥您给我看着，我会会这个猛汉。我看他倒有意思。待小弟我上梅花圈把他打下去，您听听这个声音总比别人大一点儿。”金老爷把话说完，由打远东镖棚把身形一纵，跳至在外面，来至在梅花圈切近，脚尖点地身形一晃，纵至在上面。瓢鹿正然往各处观看，猛然间就见由打下面飞也相似，由打下面跳上一个人来。仔细观瞧，就看金爷身量不高，约在四尺多不足五尺，身上穿着蓝绸裤褂，脚底下穿着小洒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面，一脸的小疙瘩，酒糟的鼻子，两道长眉，一双阔目，精神百倍。大耳垂轮，两撇花白髯。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生铁牛看罢遂问道:“来的这个老头儿你叫什么名字？就凭你这么大年纪，你还要夺这个十三省的镖头吗？真要是我把你打坏，我不是缺德吗？可惜你这个年纪。”金老爷一听不由得有气，随着一手捋着胡须一手点指，口中说道:“猛汉，你不要逞强。我告诉你，我在辽沈开远东镖局子，你可晓得有个关东三老？我排行在末，姓金双名老寿。”瓢鹿一听金老爷报名，遂说道:“好小子，你老啦老啦还‘受’哪？”他把话说完，遂冲着金老寿把身形一晃，伸右手一拳够奔金老爷的顶梁，“泰山压顶”往下便打，胳膊力大带定了风声。金老爷一看大个儿的拳到，把身形一闪伸左胳膊，那个意思打算用手往瓢鹿胳膊上一搭，右手要进招。他焉想到瓢鹿这两臂膀膂力可跟普通寻常之人不一样，他这臂是操练过的。金老爷胳膊刚往上一搭，就觉乎人家瓢鹿的胳膊比铁还硬，就仿佛是一条铁门闩似的，自知不好，打算往回撤手。不曾想生铁牛反手掳住了金老爷的手腕子，口

中喊了一声："过来。"用力往身前一拉，底下把腿一舒。这么大名望的金老寿，身不由自主往前"噔噔噔"连迈了好几步，整个儿的来了一个嘴啃地。就见生铁牛瓢鹿往前赶步，伸手把金老爷的脖领抓住往起一提，把金老爷提站起来，对着金老爷的脸说道："我看还'受'不'受'？"金老爷站起身形，脸红着恶狠狠看了瓢鹿一眼，不由得自己长叹了一口气，遂说道："好小子，老爷我是一时的失神被你打倒。咱们是改日再会。"说着话把身形往下一跳，回归了远东镖棚，面上带着那份惭愧就不用提了。不表金老寿。

单说是瓢鹿，不费吹灰之力连着赢了两阵，他这才乐嘻嘻的说道："还有谁来呀？要是没有人来，这个十三省总镖头算我的啦。这也不是我说大话，你们这些小子不上来还好，看样儿要是上来也得叫我把你打下去。"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就听有人口念："无量佛，好大胆的猛汉，休要逞强，山人来也！"就见他由西胜镖棚往前紧走，飞也相似，来至在梅花圈，脚尖一点，身形一晃，纵至在梅花圈的上面。瓢鹿留神观看，看了看老道长得好样儿，仙风道骨，银髯飘撒，看着那个态度倒是好看。瓢鹿仔细一看不由得纳闷儿：你说他白胡白眼眉，因为什么他是黑头发呢？书中代言，老道非是别人，正是云霞道士杜清风。瓢鹿他那里认识这个老道。他站至在梅花圈的上面，用手点着，口中说道："猛汉，你可认识山人吗？"瓢鹿说道："不认的，你就说你叫什么玩艺吧。"老道闻听不由得带着气说道："孽障！你要问，我姓杜双名清风，外号人称云霞道士，就是你家祖师爷到了。"生铁牛瓢鹿遂说道："小子，你是谁的祖师爷呀？我还告诉你，你还别觉乎着怎么样，就凭你个化小缘的老道，你跟我动手行吗？"生铁牛他可不知道云霞道士杜清风的厉害。就是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若非抛钺

亮剑焉能够赢的了？今天生铁牛他竟敢看不起杜老道，这就叫：乍出犊儿不畏虎，长出犄角反怕狼。瓢鹿冲着杜清风用手点指，口中说道："老道，咱们两个人比比，你就进招吧。"老道闻听此言不由的暗笑，就凭这么一个猛汉，动手他还不讲究先进招，你们看看他这个架子够多么大。想到这里遂说道："好，既然瓢鹿你不肯先进招，别走接掌。"左手一晃瓢鹿的面门，右手的拳对准了瓢鹿的胸膛打来。瓢鹿这个能耐，想当初在青云山练艺之时，受过剑客的指点，对于人家发招打他，拳不离近他不发招打人。这是武术之中的秘诀。往往有练武的谈到动手，不过就是见招赢招见势打势，差不多的讲究不到这个地步。今天生铁牛观看老道的招离着胸膛约在一尺往来他还不还招，堪堪临到切近，也不过就是三寸来往，生铁牛一看拳到啦，他这才把身形一闪。别看人笨，顶到还招的时候可就不笨了。身形一闪的光景，老道的力量用的过猛。他因为看着生铁牛的个儿大，要是力气小了，恐怕打不倒他。稍微往前一栽身的光景，生铁牛可就进手。按规矩说生铁牛就应该掳住他的胳膊，然后用掌照他的软胁往外一撞，用"单撞掌"的功夫"顺水推舟"才算对。焉想到此时生铁牛因为老道的招数来的急，猛然之间生铁牛可就想起他从小之时，端牛犊之招。今天他把这个招想起来，也是云霞道士杜清风报应临头。瓢鹿他不是看老道往前一栽身的时候么，他一伸左手就在老道的后脊背上一拳，伸右手顺着老道的小腹上一穿，双手往起一拨。这也算是急劲儿，老道也算是一时不曾留神。瓢鹿就趁着双手一拨的这个劲儿，两只手平着一端，把老道可就整个儿的给端起来啦。云霞道士杜清风原打算"鲤鱼打挺"，纵起来再跟瓢鹿动手。焉想到瓢鹿拿他当了小牛犊啦，"哼啊哼"连着这么一掳，一连就是三四次。

这么一来不要紧，把各镖棚天下的英雄招的没有一个不鼓

掌大笑的。在双龙镖棚的里面年迈苍苍的于洞海，手托着银髯口中说道："哎哟哟，这个小子是那里的？我怎么会不认得呢？就凭杜清风的武术是我亲眼得见，在镖局子里面夜晚前去行刺，众人跟他动手，杜清风的武术高强。今天怎么会让这个大个儿会把他给端了起来？看起来这才叫天理昭彰。"老人家正在纳闷之时，旁边走过来神手昆仑镇东侠侯庭，遂向着年迈苍苍的于成说道："老人家，您认的这个大个儿吗？"于爷说道："我不认的他。"侯爷说："您不认得他，我告诉您。我跟海川到清真寺拜见二位剑客爷去，里面就有这个人在内。我听说这个人姓瓢名鹿，外号叫生铁牛。他住家在昌黎县。他乃是青云山青云寺青云长老宝镜禅师的高徒。要不然您看他的武术就这么高了吗，皆因为是剑客的亲传。"

二位老人家正在谈话之时，再往梅花圈上一看，云霞道士杜清风这个乐可就大啦。瓢鹿双手托着老道，一下挨着一下的往上扔，一连扔了三四下，自己口中不言心中思想：我由打这时候扔老道，赶扔到多怎晚算完呢？倒不如我把他扔起来别接，恶狠狠的摔他一下子，我好再会别人。生铁牛瓢鹿自己把主意想定，这才双手往上一抖，仍然把老道杜清风扔起来有六七尺高。你说瓢鹿是真狠，不但不用手接，二目瞪圆留神的观看，他打算不用手也不能便宜他，要用脚踢一下子。老道还是真倒运。他被瓢鹿一连扔了数次，本有心用"鲤鱼打挺"的功夫，无奈这个劲儿使不上。将然要用力往旁边纵，瓢鹿就用双手接住了，跟着就又往上扔。赶到这一次老道心中想着我也不用力了，我看你这个畜生把我扔到多怎晚儿才算完？他可没想到这一回生铁牛不用手接啦，他要拿脚踢。就听"咚"的一声，把老道由打梅花圈的上面踢将下来。生铁牛的力量本大，用的又猛，迅雷不及掩耳，这么一来老道这个乐儿可就大啦，把老道

踢起来足有七八尺高，掉下来整个儿的来了一个烧鸡窝脖儿，把老道摔的“铿”的一声，道冠也摔掉啦，短发蓬松。双手一按地站起身形，捡起来道冠，口念“无量佛”，脸上现出来百般的惭愧，实在是难看。有心还要说个三言两语，又一想已经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再说几句也是无味。不由得自己心中暗自思想：想恩师传艺一共我们师兄弟三个人。要说我的大师哥我可比不了，他老人家身为剑客，复姓万俟双名羽修，外号人称无形剑客。他老人家手内一对量天尺，打遍了天下无敌；我的二师哥可就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剑术高强。要是拿我比他们老哥儿俩我可比不了，不想今天我遇见这个猛汉竟会落败，实在是令人惭愧。云霞道士杜清风想到这里，垂头丧气回归西胜镖棚。不表杜清风。

单表梅花圈上面的生铁牛，他把老道打下去，不由得心里头高兴，扭项回头往四外观看，口中说道：“不是说把老道打下去，我就为十三省总镖头吗？大概这许没有人跟我比啦。你们快把十三省总镖头的凭据给我，我就要走啦。”就在这么个光景，西胜镖棚里面，高台上面坐着的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看着有气。又搭着云霞道士杜清风狼狈不堪站在自己的面前，越看越着急。遂向左右问道：“那一位将军前往够奔梅花圈，打倒了猛汉给杜将军报仇？”这句话未说完，在旁边有人答言，口称：“军师，不才某家愿意前往。”军师抬头一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百步神拳石天龙。燕普说道：“好，既然石将军前往，你须要小心留神。别看猛汉身体鲁笨，招数精奇，必然受过高传。我已然看得明白。”石天龙答应一声，由高台上跳下来，一直够奔梅花圈，把身形一纵跳至在上面，大声喝道：“猛汉，要夺十三省总路的镖头，你得胜过某家。”生铁牛留神观看，就见对面站着这个人，身量不大甚高也就在五尺往来。身上穿着蓝绸子的裤褂

儿，洒鞋白袜，绢帕罩头。往脸上观看，长方的脸膛沾点儿扎脑门儿，两道长眉直插入鬓，大三角眼，大鹰鼻子，三角菱角口，两撇髭髯，两只元宝耳朵。倒是带着一份精神的模样。生铁牛看罢，随着问道："来啦，小子？不是说这个十三省总镖头是我的吗？你还要跟我比比，真要比上你行的了吗？你当真要比，你先报通报通你的名姓。"百步神拳石天龙遂说："你要问我，我姓石双名天龙，外号人称百步神拳。"把话说完随着一拱手，口中说道："猛汉，不必多问，你就进招吧。"生铁牛并不慌忙，一看石天龙把架式站好，自己这才往前抢走了三四步，口中说道："好小子，你就接招吧。"话到人到拳也到，这一拳够奔石天龙的顶梁打来。石天龙一看拳到啦，并不着急，把身形往后一闪，左胳膊一搭生铁牛的右胳膊，跟着往前一上步，右手掌就在生铁牛的左肩头用着十成力量打来。要说拳脚的话，这个百步神拳石天龙，他用的招数乃是"隔山打牛"百步打空。这宗招数真乃高明。而今这个技艺，还是失了传啦。生铁牛的武术虽然是剑客的亲传，要论变换他可是差着点儿，他是怎么学来的怎么用，一招挨着一招，一势挨着一势。今天一看石天龙的掌到了自己的肩头，本打算把身形一磨，转过了身形，再往里进招。没想到自己身体过于鲁笨，动转稍欠敏捷，要想躲开焉能得够?只听"哼"的一声，石爷这一掌，正打在生铁牛的肩头上面。别看是一掌，生铁牛就觉着重似百斤，把身形砸得连晃了两三晃。就在这么个工夫，石天龙蹦起来一腿正踢在生铁牛的左胯上，生铁牛反身栽倒。就见石天龙双手抱拳，口中说道："猛汉，这你可别怨我，是你自己站立不稳，反身栽倒。"生铁牛站起身形，冲着人家恶狠狠的瞪了一眼，口中说道："你把我赢了，你就不用说便宜话啦，就算我栽了不就完了吗。"这才气恨恨的扭转身形，跳下了梅花圈，回转辅胜镖局去了。

百步神拳石天龙站在梅花圈上扬扬得意，用手向四外镖棚一指，口中说道："诸位，我这一次出头露面，为的是请教天下的英雄、成名的侠客，像无知的猛汉，我就赢了他，与我也无甚光彩。我要再说一句得罪人的话吧，类乎瓢鹿这样人，不过是就凭着一力降十会，要谈到武术上面，也就是乡间的笨拳，难道说还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不成吗？我可不敢自夸其能。我练艺二十余年，闯荡江湖，我可不敢说成。像这样的猛汉就不必上梅花圈的上面来较量，即或上了来我也不陪。"百步神拳石天龙把这番话说完了，看他那个样儿，带着一份自满的气象。

只顾他这么一狂肆不大要紧，各镖棚里面心中不忿的主儿可就多啦。就在这么个光景，在双龙镖棚的里面，这一群小弟兄们大家看着更为有气。要说机伶的主儿有几位。就见夏九龄低言巧语，向着洪玉耳口中说道："老兄弟，你看见了没有？就凭这个百步神拳石天龙，这个小子够多么放肆！不用说他，就拿咱们的老师他老人家，也没说过这样自满的话。这一次兄弟你给我看着，我跟他在梅花圈上比试比试。如果我要是不行，再看兄弟你这口左臂刀。"洪玉耳一听一摆手，遂说道："二哥，你可别捧我，我这个能耐要跟有功夫的比上可就差的远了。咱们可不是长人家石天龙的威风，灭咱们弟兄们的锐气，咱们跟人家比上，未必准能够赢的了。要打算赢他却也不难。二哥你顺着我的手看，真要是把他架弄上去，倒可以对付一气。就是有一样儿，你要是不跟他说明白了，他准不上梅花圈。"夏九龄闻听洪玉耳所说的这一片话，遂顺着他的手一看，不由得心中喜悦。一看洪玉耳用手所指的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叔叔，于恒于宝元——叱海金牛牛儿小子。看罢遂说道："老兄弟，好，你要是不提我还真忘啦。真要是把牛儿小子架弄到梅花圈上，与他们这一群人赌斗输赢，差不多还是真赢不了他。老兄弟你

随我来，我用言语激怒牛儿小子，你在旁边帮腔。这也算巧啦。”说着话小哥儿两个凑至在牛儿小子的切近，夏九龄这才说道：“我说牛儿小子，你看见了没有？今天这个事由热闹不热闹？”于恒闻听遂说道：“怎么不热闹，小子？”“你既然知道热闹，你知道是什么样事吗？”牛儿小子道：“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不是亮膘会吗？回头都脱了光膀子，亮亮身上的膘头儿，看看谁的膘肥。我早看明白了。你们两个人干什么来了？”夏九龄一听不由得一笑，心说：这个傻小子，已然这么些个场的事啦，他会没看明白。二眸子一转心说：我何不如此如此。这才说道：“牛儿小子，你看这么半天，简直的你看全没看明白。那不是亮膘头儿。方才我的老师、你的师兄跟人家动手，因为一时情急甚至于呕血，你看明白了没有？”牛儿小子说道：“我看明白啦，我师哥跟人家那个怔小子比膘头儿，比不过人家，他打人家，他还着急。我要是看不出来是他膘头儿比不过人家，自己急的吐血，我早就火啦。可有一样儿，我那个时候看着有气，本打算出来给我师哥报仇，把他全都掰拆了。”夏九龄一听，遂连连摆手，口中说道：“牛儿小子，你全都给弄错啦。我告诉你吧，你没看见这镖棚里面，一共是十二个镖局子?今天这个三月三，他们在梅花圈上面动手，谁的能为大，各家都赢不了他，他就算这些个镖局子的头儿。我们可没本事，不敢上那个梅花圈上面动手去。虽然这么说，你看见了没有？那不是在高台的上面站着一个人吗，他姓石名天龙。方才在上面与他动手的那个大个儿，是辅胜镖局请来助拳的。这个姓石的武艺不错，他把那个大个儿给打下去了。打下去也不要紧，输赢那都是常事，姓石的不应矜夸自诩，卖弄他的威风。他看不起别人还可以，他说大个儿就像你似的这种人，他全都看不起。我听他这个话心里头有气，你是我的师叔，我不得不告诉你一声。如果你要

是不敢上去的话，我豁着我这条小命，我得跟他拚个输赢胜负。”牛儿小子一听，把眼一瞪说道：“小子，你说什么来着？小子他敢小看牛儿小子吗？我这个气还没消呢。我们虎儿小子还病着呢，我师哥也吐了血啦，我还火着呢。小子他敢小看牛儿小子，我得叫他认的认的我。”说着话牛儿小子站起身形出离了镖棚，迈开了大步一直来到梅花圈切近，一看梅花圈高有六尺多不足七尺，牛儿小子看着着急，围着梅花圈转两个弯儿。自己不会蹿高纵矮，这才急中生巧，双手把住了梅花圈的立柱上面圈绳，两手一用力，这才上到了梅花圈的上面，来到石天龙的切近，用手一指，口中说道：“小子，你怎么这么狂呢？你说我们这个大个儿的人，身体鲁笨都没有多大的能为我就不信。今天我倒要跟你比比，这个十三省镖局子头儿是我的。”石天龙正在扬扬得意之时，忽听牛儿小子说了这片话，留神观看，一看牛儿小子好样儿，大身材，肩宽背厚，虎背熊腰。身穿土黄布裤褂左大襟，大洒鞋，高桶的白袜子。往脸上观看，豹头环眼，两道长眉，狮子鼻子，方阔海口，大耳朝怀。紫花布手巾罩头，胸前勒着十字绊，背后背着个皮褡子，明露着黄澄澄的杵把。百步神拳石天龙看了看不由得一皱眉，暗自说道：好大的个儿。看罢遂问道：“猛汉，先报报你的名姓。”牛儿小子把眼一瞪说道：“小子，你是头里问后头问，还是当中问哪？”石天龙那里知道他这些个麻烦，遂说道：“我是头里问。”牛儿小子遂说道：“头里问我告诉你，家住在淮安府漂母祠前于家庄的人氏，姓于名恒号叫宝元，外号叱海金牛，小名叫牛儿小子。告诉你啦。”百步神拳石天龙一听遂说道：“原来你叫牛儿小子。”这一说不要紧把牛儿小子吓的直摆手说道：“小子，你怎么知道我叫牛儿小子呢？”他这么一问不要紧，石天龙不由得就是一笑，口中说道：“小子，你自己说的叫牛儿小子，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牛儿小子连连的摆手说道："我告诉你我叫牛儿小子，你可别告诉别人哪。"石天龙用手一指，口中说道："牛儿小子，不用麻里麻烦，你就动手吧。"牛儿小子闻听此言，他才把双手一合，往小腹上一握，瞪睛看着石天龙，口中说道："小子，你就进招吧。"石天龙一看牛儿小子，心说：别看他天真漫烂，愚鲁不堪，跟人家动手，他还不想先进招，可见得这个小子武术不坏了。想到这里，遂用手一指，说道："既然如此，小子你就别走接拳。"蹦起来一拳"泰山压顶"够奔牛儿小子顶梁砸来。别看牛儿小子浑身横练遍体过操，真要叫石天龙砸上，他也受不了，皆因他这个拳脚全都带着气功。牛儿小子瞪眼往上面观看，一看上面的拳离着自己的顶梁切近，口中不住连连的说道："再来点儿，再来点儿。"石天龙一听牛儿小子口中不住直嚷再来点儿，倒把自己吓了一跳，遂把拳撤将回来，用手点指，遂问道："牛儿小子，我往里进招你喊什么？"牛儿小子说道："你知道吗？拳要来的不够地步，我要还了招，二十五个馒头没啦，老道师傅问下来你管哪？"牛儿小子不说还好，他这一说倒把个百步神拳石天龙给说糊涂啦。石天龙他那里知道牛儿小子所说的这个话呢，皆因牛儿小子当初在漂母祠跟随老剑客尚道明练艺之时，牛儿小子所会的武术，都是老剑客每一顿用二十五个馒头给喂出来的，那一招要是用的不对，他这一顿的二十五个馒头，老剑客爷就不给他吃。今天牛儿小子所说的这都是他心里头的话，石天龙焉能够知道的了？再说石天龙百步神拳是家传的能为，他也没拿牛儿小子介意。遂说道："牛儿小子，休得满口胡说，什么叫二十五个馒头？别走接招。"说着话并未改换招数，仍然"泰山压顶"一拳砸来。牛儿小子留神观看，一看拳离自己头顶约在四五寸，把身形往右一闪，石天龙的拳可就走空了，跟着牛儿小子用自己的左胳膊向石天龙的右胳膊上一搭，跟着又

一上步，右手顺着左胳膊底下一穿，够奔石天龙的胸膛打来。这手的名目就叫“降龙罗汉力千钧”。只听得“嘣”的一声，石天龙的这个乐儿可就大啦，由打梅花圈的上面打将下来，就凭石天龙这么坚硬的小伙子，被牛儿小子打下来，躺在地下打滚足有一袋旱烟的工夫，这才双手按地，站起身形，用手握住胸腔，疼痛难忍，一句话也没说，抱头鼠窜回归了西胜镖棚。不表石天龙。

单说牛儿小子站在梅花圈上，把大嘴一撇，口中说道：“小子，你们还有那个来？都叫牛儿小子把你们打下去就完了吗。”说着话，扭转身形，冲着西胜镖棚用手点指：“老道你还不上来吗？听说你是个头儿么。你要上来牛儿小子把你打下去，这个十三省总镖头不就是我的了吗？”他这句话还未说完，这就叫：打仗总是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石天龙落败在梅花圈，那旁隔山打虎石天凤早就火儿啦，由打西胜镖棚奔梅花圈把身形一晃，纵至在上面，用手一指，口中说道：“牛儿小子休要发狂，你可认识你家石二爷吗？”牛儿小子闻听此言，留神观看。但只见纵上来这个人，身高约在五尺多，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蓝绸子扎腰，脚底下大掖根洒鞋，打着裹腿。往脸上观看，是一张四方的脸面，两道半截的扫帚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大鼻子头儿，两颧高耸，微有胡须，两只元宝耳朵。青绸子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牛儿小子看罢，遂问道：“小子，你叫什么玩艺？”石天凤闻听说道：“牛儿小子，你要问某家，姓石双名天凤，外号人称隔山打虎。方才在梅花圈上跟你动手的非是别人，乃是我的兄长。他老人家一时未能留神，故此落败。你家二爷特此前来替兄报仇。”这句未说完，身形往前一凑，左手一晃牛儿小子的面门，右手一拳平着够奔牛儿小子胸膛打来。要说石家弟兄的拳脚真称得起叫神妙。他们弟兄的这拳名叫“五

祖点穴拳”，他要是跟人家动手，只许他打人不许人家打他。再者说今天来到梅花圈上动手，他那里把牛儿小子放到心上。方才他哥哥跟牛儿小子动手，他已然看得明白，他以为是这个牛儿小子不过就仰仗着一力降十会，没有多大的能为，故此他这才毫无介意，往前进招。牛儿小子的能为，论起来不过就是“金刚八式”拆开了六十四手，也不算什么出奇的能耐。可有一样儿，人家的来历深，又是剑客的亲传，那一招那一式都是脚踏实地的功夫。再者说剑客爷还嘱咐他几句话，每逢要是跟人交手，眼要贼、步要随、心要稳、手要准、打上要狠，要不然就凭牛儿小子这么个天真漫烂愚鲁不堪的人，本领就会这么大？今天石天凤照着他这一拳打来，他并不慌忙，离着远了他还不还手，赶着拳离自己胸膛约在半尺来远，牛儿小子把身形向右一闪，躲过了他这一拳，随着伸左手照着石天凤的手腕子一拿，就听“嘣”的一声，牛儿小子可就把腕子捉住了，随着往前一上步，右手这一掌，对准了石天龙的裆里头用力一托。石天龙一看掌带风声力量过猛，心说：不好，这一掌要让他托上，当时就得亡命。自己赶紧把身形往后一坐，把裆门躲开了。牛儿小子随着一松左手，这一下子可把石天凤冤苦啦，也是石天凤向后退的劲儿太猛了，摔出去了有七八尺远，“噗咚”栽倒在地。牛儿小子透出他那个大仁大义的模样，把双手一叉，口中说道：“这可不怨我，可是你自己栽倒的。我看着你这个样儿就不行么，你快着回去吧。”牛儿小子把话说完了，就看石天凤含羞带着愧，双手按地站起身形，晃晃悠悠自回西胜镖局去了。

牛儿小子一连着打下去石氏昆仲，心中别提多么高兴啦，遂问道：“你们还有谁来，就快着来吧。”牛儿小子正自发威，在西胜镖棚里面，玉面童子白昆早就看出来了，就知道石家弟兄因为看不起牛儿小子，上了牛儿小子当了。以为人家是有力

不会进招，故此动手之时毫不加意，才叫牛儿小子用“金刚八式”，把他们哥儿两个打下来。自己想到这里，由打西胜镖棚一晃身纵至梅花圈，把身形一纵跳到了上面，用手一指，口中说道：“牛儿小子，别看方才那两个人输给你，这一次我上来恐怕你要赢不了。”牛儿小子一看上来这个人，长的真好看，面如敷粉，光艳如花，两道长眉，目似点漆，高鼻梁儿，通红的嘴唇，大耳有轮。绢帕罩头，穿着一身青。年纪有二十多岁不足三十。真要是说白昆的年纪已经是四十多啦，猛然一看就仿佛像二十多岁的。这是天然长的俊俏，故此他的外号才叫作玉面童子。他上得梅花圈见了牛儿小子，并不着急，反倒向着牛儿小子乐嘻嘻说道：“牛儿小子，咱们两个人比比吧。你也用不着找寻别人，你要真能够把我赢了，你就算是头儿。”这么一说把个牛儿小子喜欢的张牙舞爪。因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呢？他又看着白昆长的形如女子，他心里头想着：这样人还有多大的能为吗？就凭方才那两个人长的都比他厉害的多，尚且不是敌手，何况他这个样儿?不用说是准不成。牛儿小子想到这里，这才问：“小白脸，你叫什么？就凭你这个样儿，你还要到梅花圈上动手？回头牛儿小子打你一拳，你可别哭。”白昆闻言一笑，接着说道：“牛儿小子你别忙，你要问，我告诉你，我姓白单字名昆，别号人称玉面童子。”牛儿小子一听，乐嘻嘻的说道：“好，小子你是童子啊？牛儿小子可要打童子啦。”说着话把双手一叉，站至在梅花圈的正当中，目不转睛把二目瞪圆，单看玉面童子白昆往里如何进招。白昆一看牛儿小子这个样儿，暗自好笑，自己随着向牛儿小子说道：“牛儿小子，你往里进招吧。我看你是个傻大个儿，我也不能欺辱你，叫你先进招。”于恒一听把眼一瞪，接着说道：“小子你进招吧。我要是先进招，谁发给我火灼吃呢？”这一句话说的，把白昆也招的笑了，怎么动手还有火

灼呢？玉面童子那里知道牛儿小子的来历。牛儿小子在漂母祠跟随剑客爷练艺，这个能耐都是拿火灼喂出来的，今天白昆他焉能够知道呢？一看牛儿小子不肯先动手，自己这才带笑说道："牛儿小子，既然如此你就接招吧。"将话说完，身形跟着就是往前一纵，双拳抡开，够奔牛儿小子的两太阳穴便打。牛儿小子一看白昆的招到了，够奔自己两太阳穴，他这才把双手向左右一分，用了个"拨云现日"遂把人家的双拳拨开，跟着往前进招，双手在白昆的胸膛上一按，口中喊着。白昆一看心说：别看他身体伟大像迟钝似的，敢情是一点儿也不笨，稍为一大意就得输招。一看牛儿小子的双掌到啦，赶紧往下一撤步，把身形一闪躲开了他的双掌，跟着一伸左手磕开他的双掌，右手顺着左胳膊底下一穿，够奔牛儿小子左胁上便打。于恒一看人家的掌到了，赶紧那么一搭拉手往外一拨，打算变招递手。焉想到玉面童子早就留着神啦，乘着他往下一搭拉手这个工夫，白昆把脚往牛儿小子裆中一伸，跟着右手在面门上一晃，于恒向后一退步，被白昆的脚一绊，整个的来了个屁股蹲儿。牛儿小子不由得就是一怔。就见人家玉面童子白昆冲着牛儿小子一抱拳，乐嘻嘻口中说道："牛儿小子，这可不怨我，这是你自己摔蹚了的。你站起身形，咱们两个人重新再比试。"牛儿小子一听，把两只眼睛一瞪，口中说道："小子你就不用得了便宜卖这个乖啦。是我一时未留神，你用脚把我给绊倒啦。算我输啦不就结了吗。别看我输啦，小子你还别美，回头一定有往下面打你的，到了那时候你可别哭。牛儿小子算输啦。"说着话跳下梅花圈，回归双龙镖棚去了。

玉面童子白昆一看牛儿小子下去，他这才乐嘻嘻心中欢喜，不由得暗自想道：牛儿小子这个人还是真正不错，别看他天真漫烂，说出话来却含有真理。想罢这才用手向四外一指，口中

说道:“那位英雄前来上梅花圈比试？在下玉面童子白昆奉陪。”他这一说话不要紧，在双龙镖棚里面坐着一位，非是别人，正是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第八位的庄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坐在那里腹内思索：像我们弟兄八人居住在九宫连环堡，蒙我的兄长另眼看待，人称我们弟兄为八义。不承想四哥五哥七哥他们弟兄三人背却了侠义道，得罪了侠客，直落得在玲珑岛战船以上倾生丧命。到如今各位侠客作事宽洪量大，不念旧恶，这一次三月三的亮镖，人家各位侠客对于我们弟兄反倒垂以青眼，下帖相请，替双龙镖局助拳。所有的群雄俱已在梅花圈的上面试艺，惟独我们八卦山来的这两个人未曾出头。论起来我的二哥他老人家年纪高迈，他老人家要是不出头，倒还情有可原，我田方如若是不敢出头露面，岂不让群侠小视于我？还有一样儿，我们八卦山总算欠情于人，倘若来此不稍尽绵薄，未免与人情有亏。我看梅花圈上这个玉面童子白昆，倒够个朋友，莫若我上梅花圈与他人比试比试，无论输赢也叫两个双龙镖局的众人看着我田方是朋友。自己想到这里抬头一看，正赶上玉面童子白昆在梅花圈上指手画脚，唤请各路的英雄登圈比武。田方这才把身形一纵，跳出了双龙的镖棚，打垫步一拧腰用“燕子三抄水”的功夫够奔梅花圈，来到上面，带笑抱拳口中说道：“白老师傅，方才我在下面看够多时，你老人家的武术果然高明。不才我姓田名叫田方，住家在云南，云南府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的人氏。今被双龙镖局所约，来此助拳。我的武术本就平常，我还有一样儿癖，见了人家动手，我就技痒。今天我来到梅花圈，不过就是给您接招领教，我的那一招那一式若是不对，望求您指教一二。”玉面童子白昆闻听这一片言语，不由得留神观看，但见他长的温文而雅，相貌不俗，气度非凡。猛然间想起他乃是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的第八位庄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子

步，心说：别看这个人说话如此和蔼，要说八位庄主，就是此人难惹。久闻他使一对军刃名叫亮银练子双镢，今在梅花圈上面我何不请教请教？想到这里遂说道："八庄主说的那里话来？我久仰你们弟兄八人，个个都是武术高强。惟有八庄主您有一对练子双镢，我有意当面领教领教。咱们不过就是点到为止，在天下英雄侠客的面前作一个试艺的比较。"田方一听白昆叫他亮军刃，这才一伸手把长大衣服撩起来，由打腰间取出来他那一对亮银双镢，将挽手套好，用手一抖，"咯啷啷"的声音震耳。这对军刃二尺四寸长，加钢绞铁打造，外面镀着一层银，三尺多长钢练儿带着挽手。田方把军刃往左右一分，遂说道："白老师傅，既然如此，你我就过过军刃吧。"将话说完再一看玉面童子早已把军刃取出来了。白昆的军刃是一对镔铁的双镢，也是二尺四寸长，外面包着一层乌金叶，可是比田方的那对粗，分量加重了。他遂也把军刃左右一分，把身形一转冲着田方，口中说道："田老师傅请你进招吧。"田方说了一声："使得。"把身形往起一纵，双镢往起一抖，"哗啷"一声，军刃够奔白昆的二眸子。要说这宗军刃，也别管带练不带练，类乎平常的武术，他还用不了，皆因这个镢的里面，暗藏着三十六手点穴的招数。今天这可巧，练子镢遇上镔铁双镢了。白昆分着军刃观看，堪堪双镢的尖儿离二目不远，这才不慌不忙，把身形向右一闪，用左手的镢照着田方的那一对军刃的练上便按，右手的镢往前一上步，够奔田方肩头上便点。田子步赶紧把身形一撤。

这两个人这么一换招动手不要紧，双龙镖局的群侠都不住的瞪眼观看。就看这两个人的武术，真称的起是棋逢对手。别看是一个带练的，一个不带练的，招数还是真差不多。在旁边厢年迈苍苍的于洞海用手一指北侠客，口中说道："秋贤弟，你来看这个八庄主招数高明，技术老练，这个人品又好。八卦山

这弟兄八人，就数着他年青，我还是就爱惜他。由打咱们弟兄在八卦山试艺五绝之时，我就看着他不错。想到事毕之后，我还要求秋大弟你从中介绍，我要跟这个田老八亲近亲近。”北侠客秋田说道：“老人家您是真正的好交，这才叫爱才之癖。赶到闲暇之时我非给你们老二位在一块儿介绍介绍不可。”正然在谈话之际，猛然间就见镇东侠向着梅花圈上一指，口中说道：“老人家不用说人，您看看这位八庄主，果然不出您的所料，他真把那个姓白的给打下去了。”于成、北侠老二位这才顺着镇东侠的手往梅花圈上一看，此时玉面童子早已跳下去了。

书中代言，这老二位说话的这个工夫，梅花圈上玉面童子他也是一时的大意，把手中的双镢往前一凑身，够奔田方的胸膛华盖穴上便点。田方一看随着把身形往后一撤，跟着把他手中的练子亮银双镢往上一抡，正砸至在白昆的双镢上面。这一说田方的军刃就占着便宜啦，因为他有这三尺多的钢练，抡起来一两就顶一斤。虎口一发酸，“当啷啷”二镢落在埃尘，自己身形往后退了好几步，徒手观看，但只见田方把他一对亮银双镢一擎，军刃搭着军刃向着白昆行礼，口中说道：“白老师傅，多承您让招。这是怎么说的?”玉面童子本来就长的好看，他又这么一害臊，真是红里套白白中套红格外的好看。他也是乐嘻嘻的说道：“八庄主，贵手高抬，我这里谢过。”将话说完，下腰捡起他的双镢，跳下梅花圈仍然回归西胜镖棚。

田方田子步一看白昆回去了，他这才擎着军刃向四外观看，遂说道：“诸位，在下姓田单字名方字子步，我可是人家双龙镖局的助拳的。方才这一位姓白，白老师傅，人家武术很好，跟我动手是因一时失神，被我打掉了军刃。还有那一位上来，我再陪着走个三合两趟的?再有第二位上来我可就陪了。”田方早已把事看透了，别看自己赢了一个玉面童子，比玉面童子能耐

高的主儿还有的是，我如果要是见好不收，早晚必败。要是输了，岂不是给我们八卦山大爷太极李昆他老人家失了英名么？田方他说的这个话，以为是谦恭和蔼，那里想的到在西胜镖局里面早有一位看着不耐烦，心说：这个小子在梅花圈上面赢了一阵两阵的，算怎么个人物？何必说这些个酸文假作的话呢？倒不如我把他打下去，省得他说这样的狂话。自己想到这里，这才由打西胜镖棚里面这个高台上跳下来，出离了西胜镖棚，一直够奔梅花圈，来到切近，纵身形到了上面，用手点指，口中说道："田老师傅，我来领教领教。"说罢上了梅花圈。田方猛然见由打下面蹿上一人，留神观看，但只见上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着白绵绸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腰里扎着一根绒绳，脚底下厚底云鞋，高桶白袜。往脸上观看，年纪不小了，微沾一点儿贲勒头，雪白的剪子股的小辫儿，须若银条，二眸子光华灿烂，形赛南极，貌如寿星。田方看罢遂问道："这位老人家，未领教你尊姓大名？"老头儿闻听，抱拳带笑说道："我复姓诸葛，单字名建，号鸿图，外号人称赛南极的便是。"田方一听不由得一怔，心中暗想：听人传言，江湖绿林有这么一位老英雄，听说此人久在西方，因何一时之间为亮镖他也来到北京城？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诸葛老英雄。此时你老人家既然来到梅花圈上试艺，你我动手但不知还是用军刃还是徒手？无论那样，我田方情心愿意给老人家接招。"诸葛建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田老师傅已然是手擎着军刃，简直的就不用放下了，倒不如你我过过军刃。"说着话就见赛南极的诸葛建伸手一撩大褂，由打腰间掣出一条军刃"噗噜噜"的一抖。田方一看，但见他这条军刃长够三尺多不足四尺，漆黑乌亮，形同长虫，有头有尾张着嘴。田方那里知道他这条军刃的厉害。前文书在九公主坟与童

林比试已然表得明白，他这条军刃名叫三十六节蛇骨鞭，翻天三十六手，厉害非常。只见他把军刃一抖，乐嘻嘻向着田方说道："田老师傅请进招吧。"田方一看人家这条军刃心中纳闷，遂说道："还是诸葛老师傅您先进招吧。"诸葛建闻听这句话，随着把蛇骨鞭一抖，口中说道："如此说来我可要得罪了。""噗噜"一声，长虫的脑袋瓜儿够奔田方的面门打来。田方一看长虫的脑袋够奔自己的面门而来，两只眼睛光华灿灿，自己赶紧把身形一闪，躲过了这一鞭，跟着摆手中的双镢往里递招接架相还。诸葛建动着手留神观看，仔细看了看田方的双镢，如同两道银龙一般，不由得点头心说：就按田子步这个年纪，有这么一身好功夫，又时常受他的大哥太极公李昆的指点，将来何愁不成名？自己一面想着，一面把三十六节蛇骨鞭的招数施展开了，这条鞭不亚如乌龙搅海。正在动手之际，就见田方手中亮银的双镢一抖，钢练"哗啷"一声，双镢照定诸葛建的两太阳穴便砸。这一招的名目叫作"美女双纫针"。诸葛建一看招到，赶紧把身形往下一矮，上面躲开了双镢，下面一抖手，把三十六节的蛇骨鞭，照着田方的两脚面便砸。他这一条鞭三十六招，分为三盘——上盘、中盘、下盘。他这一抖手就用了个"枯树盘根"。田方一看自己的双镢走空啦，人家的鞭可就进来了，赶紧一抖手，把双镢擎到手中，"旱地拔葱"往上一纵，把诸葛建的鞭躲过，这才要脚落实地。焉想到脚踏实地尚未站稳，诸葛鸿图的鞭"噗噜"一声，鞭走中盘，够奔田方的腰上便缠。田方一看鞭到了，跟着身形往旁边一闪，一抖手中的双镢，那个意思打算双镢要打诸葛建的左右二肩。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诸葛建抖手撤鞭身形向下一矮，跟着往前一步，随着把鞭一晃，够奔田方的裆中打来。这一招名叫"乌龙蹿裆"又叫"撩阴鞭"。田方一看不好，赶紧用了个"金鸡独立""张飞骗马"，把右腿

站稳左腿往起一抬，那个意思打算把鞭由打裆里头掏过去。自己心中想的可好。就见诸葛建把三十六节蛇骨鞭正在田方的腿一搭，那个长虫头儿就把腿绕住了，诸葛建跟着一抖手，就把田方打了个仰面朝天。跟着诸葛建把鞭撤回，左手托髯乐嘻嘻口中说道："八庄主，这是怎么说的？是我一时失手多有得罪，要求八庄主格外海涵。"田方闻听此言站起身形，把自己的军刃往腰间一带，遂向着诸葛建说道："诸葛老英雄武术高强，果然名不虚传，使我落败。"说罢转身形跳下梅花圈，回归双龙镖棚不表。

单说的是诸葛建，手中擎着三十六节的蛇骨鞭，乐嘻嘻的向着四外镖棚说道："诸位，方才这一位是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的田方，别看他年岁小，武术还是真受过高人的传授。他与我动手因为见我老迈年残，不肯赶尽杀绝故而让招。这是他成全我。你说我由打这里就跳下梅花圈不领教别人，未免显着有点儿不好看。这一次无论那一位上来我诸葛建奉陪。"这句话未说完，就听下面有人答言："诸葛建休要你猖狂！来来来，待某家跟你走个三合两趟，分个高矮输赢。"把话说完，由打下面跳上了梅花圈。诸葛建留神观看，但只见上来的这个人在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穿白绸子裤褂，外罩宝蓝绸子大褂，脚底下穿着一双青缎子的福字履，高腰儿的白袜。往脸上观看，两道蚕眉，一双阔目，大狮子鼻子，方阔海口，颔下一部花白的胡须。诸葛建看罢随着把手中的三十六节蛇骨鞭一理，口中说道："这位老英雄姓字名谁？"就见那人闻听此言，不由得一笑，口中说道："你要问我，家住清河油坊镇，姓李单字名源，别号人称展翅金雕铁掌李的便是。"诸葛建一听二眸子一转，心说：不错，江湖上有这么一位英雄。想罢遂答言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李老英雄。既然如此我就当场奉陪。"

李源闻听随着一伸手撩起大褂，由打腰间双手一合，把他老人家一条鹿筋藤蛇棍取出来，左手一托花白髯，右手荷定白猿棍往肩头上一搭，乐嘻嘻的说道："诸葛老英雄，请你进招吧。"诸葛建一看，遂把自己手中的三十六节蛇骨鞭一抖，"噗噜"一声，照定李爷胸膛便打。李源一看人家的鞭头到了，赶紧把身形一闪，双手擎着棍用左手的棍头一压蛇骨鞭，右手的棍头对准了诸葛建的胁下便戳。要说李源这条鹿筋藤蛇棍家伙三十六手白猿棍，前文已经表过里面的招数，不是净会"泼风八打"，这里面的招数加着气功。也无论是你何种家伙，只要是碰上他的藤棍，"噗噜"一声就得出手，乃是最厉害无比。诸葛建一看人家棍到了，赶紧把身形向右一撤步，躲开了李爷的棍，跟着一抖三十六节蛇骨鞭，用长虫的脑袋瓜儿，照着李爷的肩头便打。李爷一看鞭到啦，这才赶紧接架相还。这二人当场动起手来，这两个人要是比上，就跟方才田方大不相同，皆因李爷的能耐，三十六手白猿棍棍里加棒的招数天下闻名，这个铁掌李源展翅金雕的名誉，就是凭仗这一条棍创出来的。

今天他与诸葛建二人当场比试，招惹的众人注目观看，就把双龙镖棚各位侠客、众位英雄，都瞪睛往梅花圈上观看。惟独年迈苍苍的于洞海老人家，把眼都瞪圆啦，仔细留神一看，不住暗自点头。遂向两旁边各位侠客说道："诸位看见了没有？诸葛建这小子真正可气！凭着手招数紧急扬扬得意，他以为着天下的英雄，俱都不是他的敌手。今天我也不是说句大话，只要我的徒弟李源当场落败，别看我人老一百零三岁，我要到梅花圈上抻拔抻拔他。"这句话还未说完，就听北侠客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雨说道："老人家别着急，您看李源输啦。"

说话之间老头子留神往梅花圈上一看，就见李爷手中擎着鹿筋藤蛇棍，身形向下一矮，用棍照定诸葛建的磕膝盖便打。

虽然这条棍是藤子的，这两头儿的铜疙瘩真要是打至在迎面骨上，当时就得骨断筋折。人家诸葛建一看他的棍到了，跟着一提气“旱地拔葱”往上一纵，李爷这一条鹿筋藤蛇棍可就走空了，将然要换式往里面进招，诸葛建手中擎着三十六节蛇骨鞭一转身，他可就后脊背冲着李爷，那个意思是要迈步就走。李爷也是一时的大意，手中擎棍对准了诸葛建的后脊背用力便戳。他们两个人相隔约在六七尺远近，也用不着往前抢步进招，李爷胳膊再加这条棍的长短，一舒手棍头可就离诸葛建的后脊背相隔就在五六寸远。就见诸葛建把身形一转，右手擎着鞭头，左手握住鞭尾，向左一撤步，用三十六节蛇骨鞭对准了李爷的藤蛇棍往外一推，把李源的棍推开了，跟着左手一撤鞭，右手一抖鞭头，三十六节蛇骨鞭宛然就是一条活长虫，照着李爷的面门便打。李爷一看人家的招数来的紧急，想要躲闪可就来不及了，有心要用自己白猿棍双手擎着往外绷人家的家伙，那里还有那个工夫？这就是功夫练到家的好处。赶紧把身向后一仰，手擎着那条鹿筋藤蛇棍，往后面一支，这一条三十六节蛇骨鞭“噗噜”一声，由打面门上过去是将将躲过。诸葛建把鞭撤回来，有意再往里头进招，就见展翅金雕铁掌李双手把白猿棍往腰中一缠，用手一托颌下的银髯，口中说道：“我输啦。”把话说完，一转身就跳下了梅花圈。李爷这就是知时达务的地方。准知道自己的武术不能胜诸葛建，这一招又险些未被他用鞭打在了面门，如果再要恋战必致遭逢不测。这就是保持自己的名誉。这才见好就收，跳下了梅花圈，回归双龙镖局的镖棚。

再说诸葛建他要是赢了别人倒不以为然，惟独他今天赢了李源，他就在梅花圈上面显出一种得意扬扬来了。这才向着四外说道：“诸位，方才这一位展翅金雕铁掌李，招数是三十六手白猿棍，棍法高强，今既不肯恋战，别的英雄也就不必来了。

我简直的说吧，请成了名的侠客上梅花圈施展施展绝技，使我诸葛建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他这句话未说完，就听下面有人高声喊嚷：“诸葛建哪，你说话先别这么狂啊，就凭你那个武术还敢说请教天下的侠客吗？我可不敢说我是个侠客，皆因众朋友抬爱我，全都以侠客相称。究竟我的武术也是平常，可有一样儿，要像你这个样儿的跟我动上手，你是准不行。我这点儿能耐，约略着可就打的了你，要是换个别人我还是真打不了。”把话说完“哧”的一声，纵至在梅花圈的上面。诸葛建留神观看，这个人由打下面往上一纵，声息皆无，就见人家身形一拐一摇，就如像蜜蜂戏花蕊的一般。再一看他老人家身高约在五尺，身上穿着白绵绸的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褂，腰里头扎着一根绒绳，脚底下厚底云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年纪太大啦，银髯皓叟，白剪子股的小辫儿，还续的是红辫绳儿。赛南极诸葛建看罢，认得原来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的于成于洞海。这才倒提三十六节蛇骨鞭冲着于爷一抱拳，口中说道：“原来是老侠客。久闻你老人家大名，如雷灌耳，练就了二十四式的‘行拳’、十八趟‘通臂拳’，真称得起打遍了天下无敌。今天得会老人家，真是我诸葛建之幸也！可有一样儿，方才与我赌斗输赢等辈，也不是我诸葛建说句大话，他们焉能够行的了？今天老人家既然赏脸，出头露面上得梅花圈，请老人家亮出军刃，待俺诸葛建相陪。”说着话遂把手中三十六节蛇骨鞭一抖，往上垂首一站。于爷留神观看，只见诸葛建现出一种得意的样子，于爷心中不由得甚为不满。这才一伸手理银髯，用手一指，口中说道：“诸葛建，方才你动手我已然看见了，果然是武学不错。我于成今年已然是老迈年残一百零三岁了，跟你动手我还用不着取出兵刃，就凭我赤手空拳，我要空手夺鞭。把你赢了那不用说，就是老道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他亲自登梅花圈，到了那

个时候，我再亮我的军刃也还不迟。我说诸葛建你看怎么样？”诸葛建闻听老人家这一片言语，不由得心中暗笑，心里说道：好个于成，你这个话未免说的太狂啦，拿我诸葛建当作无能之辈。我可不敢说高，方才我动手你也看见了，类乎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手中那条鹿筋藤蛇棍那个能耐就不算软，难道说你还比李源能够高的了多少吗?此时跟我动手竟敢说空手夺鞭?还不用说你把我的鞭夺不了走，真要是你赢不了我，你都算栽。自己想到这里，遂向于成说道：“好，既然老人家您相让，我诸葛建感情了。那么就请老人家您进招吧。”说话之间把二目睁圆留神观看，不住的打量年迈苍苍的西方侠。就见于成故意的两手一理白剪子股的小辫儿，先把小辫挽了一个髻儿，乐嘻嘻的说道：“既然如此，还是诸葛建先进招吧。”诸葛建说了一声：“使得，老人家相让了。”说着话把手中三十六节蛇骨鞭一抖，“咯啷”的一声，前面的那个长虫脑袋瓜儿够奔于爷的面门便打。于爷知道他这个军刃厉害，翻天三十六手的鞭招，那真正叫千人莫敌。自己可不敢慌忙，倘若空手不能夺鞭，未免显着脸上不好看。一看鞭头到啦，乐嘻嘻往旁边儿一闪，伸左手往鞭上便掳，跟着右手顺着鞭底下一穿，往前一上步，横着一掌，够奔诸葛建小肚子上便打。诸葛建一看掌进来啦，赶紧打垫步拧腰往旁边一纵，留神观看老人家于爷的招数。就见老爷子头里的架子先拉了一个跨虎儿，口中还不住念着歌子说道：“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绕步逞刚强。上打葵花势，下踢抱虎椿。喜鹊登枝沿边走，童子拜佛一柱香。”诸葛建看罢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这个人只可闻名，不可见面。都说于成武术高强，今天叫我一看他这个武术，这也不过就是由打“大红拳”、“花拳”里头摘出来的这么一套，他身为侠客使用这样的招数，未免有失侠客的身分。只顾诸葛建他这么一看不起不大要紧，

他可就算输了招啦。他焉能够知道于成他老人家所用的主意乃是以逸待劳之法。他先把诸葛建先耗乏了然后他再进招。这个地方这就是不枉他老人家一百零三岁。说话之间诸葛建跟老人家于成大概也就有十几个照面，猛然间就见老人家一转身把招数变啦。留神观看，看了看老人家变换的那门把式。看了看不由得一怔，就见于爷用的这个招很透着眼生。猛然之间想起来了，虽然说这套拳的招数不能说全知道，我也认个三招两招的。听人传言这套拳出在云南府铁善寺二位掌教的老师，一位叫紫面迦蓝佛济慈，一位叫铁面伽蓝佛济源，他们弟兄二人专门研究这套拳脚。这宗拳的名目叫作“铁蝠拳”，一共是一百单八招，我可未能得览全豹，不过是有知道的，有听人谈论的。可怪就是这套拳脚，怎么会落在于成他的手内？诸葛建正然想着，手中可不敢延迟，这一条蛇骨鞭抖开了够奔于爷的肩头便打。这一招里面还含带着点穴，皆因人的肩头上面有个穴道名唤肩井穴，他这条蛇骨鞭的鞭头上，在长虫脑袋瓜儿口内隐含着一棵子午问心针，这棵子午问心针真要叫他打至在老人家肩井穴上，别看老人家一世的童男、浑身的横练，打上还是真闭不住。于爷一看蛇头离着自己的肩头切近，把身形一闪，往前一抢步，双手够奔诸葛建的胸膛往下便按。这一招的名目叫“飞蝠落地”。诸葛建一看老人家的招数来的紧急，赶紧把身形一转，躲过了“飞蝠落地”这一招。焉想到老人家于成不容诸葛建还招，跟着把手一变用了个“飞蝠展翅”，横着一掌够奔诸葛建面门打来。诸葛建一看不好，赶紧把身一闪，垫步拧腰往外一纵，纵出去足有四五尺远，这才把于爷这一招躲开。赶紧一抖手把三十六节蛇骨鞭抖了个笔管条直，够奔于爷的华盖穴上便打。老人家一看招来啦，不由得心中暗想：我把话说敞了。我跟诸葛建动手，来往足够二十多个照面，论手也有五十多手，我们二人尚

称平手。要照着这个样，多怎才能够分出了输赢？就是我再战个三五十招，我把他赢了，我也就力尽筋乏，回头燕普要上得梅花圈，那时我是准输无疑。我乘此时我还不想个相当的招数，把诸葛建赢了，尚且等待何时？但是我要打算赢他何不如此如此。把主意拿妥，说时迟行时快，堪堪诸葛建的蛇骨鞭相离自己胸膛约在一尺来往，遂不慌不忙一伸左手照着他那一条鞭上便拿，只听“嘣”的一声，将鞭掳住，随着把身形一转一飘颔下的银髯，用手掳住鞭往前便夺。诸葛建一看自己的鞭被老人家于成掳住了鞭头，自己不由得着急，再一看老人家把身形转过去了，不解其中的缘故，心中暗想：他既然把我的鞭夺住，他不跟我对着面夺，倒把身形转过去，这是何意？又一想：分明是他年已百岁有零，当然是筋力不足，他把身形转过去，所为的是迈步好运用他遍身的全力好夺鞭。正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就见于成左手掳住鞭，往前迈步似乎像用力的样子。诸葛建双手攒住鞭尾，用力往回夺。就在这般光景，于成把身形一转，右手一合，一掌够奔诸葛建顶梁打来。这一招的名目叫作“飞蝠转身”。诸葛建一看掌到了顶梁，想要躲可就来不及啦，只听得“噗咚”一声，诸葛建应手而倒。这还算是便宜，老人家这一掌放在他的顶梁上那个中指未动，真要是把中指抠在诸葛建的枕骨穴上，这一掌必得打的他口吐鲜血，皆因于成爱惜诸葛建这一身的武术，偌大年纪，不忍一掌把他打坏。再说诸葛建的行为，还算不错，故此手下留情。诸葛建坐在埃尘，伸手先捡起来三十六节蛇骨鞭，然后站起身形，倒提着军刃，双手抱拳，乐嘻嘻口中说道：“老侠客果然是名不虚传，技艺高强，空手夺鞭，话应前言。我诸葛建实在是甘心佩服。”说话之间面上带着十分惭愧的样子。于爷一看诸葛建是位朋友，倒也不肯多说话，随着“哎哟”了一声说道：“倒不是你输了，皆因你的武

术火候尚欠，再要是练习个十年二十年的，我于成就赢不了你啦。这一次虽然说是我赢啦，还得算是诸葛老英雄你让招。”两下里各自说了几句客气话，诸葛建这才伸手把大衣裳一撩，将自己的三十六节蛇骨鞭往腰间一围，遂扭转身形下了梅花圈，回归西胜镖棚不表。

第 五十三 回

众侠客会战燕云风

老仙长亲临梅花圈

单说是老人家准知道这一场事完不了，所有在场出名的英雄，俱都亲自登过梅花圈。别人就不用说啦，惟独那个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他尚在西胜镖棚里面高台之上端然正坐。今天我既然把诸葛建打下去，也就没有别的人了，大概就是燕普出头。老头子将然想到这里，还未及对着各镖棚发言，猛然间就听有人口念“无量佛”，于爷留神观看，但只见由打西胜镖棚出来一位老道，就见他白髯如霜，在当顶上扣着一个檀木的道冠，银簪别顶。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儿，青虚虚两道残眉，寿毫多长，一双大三角眼光灼灼，大狮子鼻子，方阔海口，颌下一部银髯撒满胸膛，一双大耳朝怀。身上穿着蓝绸子道服，青缎子护领，腰系水火云绦，胁下悬剑。这一口宝剑绿沙鱼皮鞘，真金什件，真金吞口，杏黄色的挽手，杏黄色的灯笼穗。脚底下是厚底的云鞋，高腰儿的白袜。右手拿着一个拂尘。就见他由打西胜镖棚够奔梅花圈行走如风，来至在梅花圈的下面，把身形一晃，已然跳到了梅花圈的正当中。看那个样儿人家是并不费力，可见的人家是位高人。于爷看罢这才笑道：“哎哟，我

打量是何人，原来是云台剑客燕道长吗？”就听老道燕普遂口诵了声佛号说道：“不错，正是我燕云风。”于爷一笑口中说道：“既然是燕道长，我有两句话说出来，虽不敢说是金石良言，与道爷大大有益。我可不知道说的说不得？”燕普跟着把拂尘一背，用手一指，口中说道：“于老侠客有话请讲当面，我燕普愿闻。”于爷遂说道：“既然如此，您听我慢慢的说两句。这一次三月三的亮镖，本是他们各镖行的常例，可与咱们外行没有多大的关系。今天我于成虽然出头露面，皆因是今年正赶上双龙镖棚的值年，我们为的是在一处聚会聚会，也谈不到助拳两个字。后来他们大家意欲夺十三省总路的镖头，这件事也总得说是多谈，既然有十二个镖棚，他们按三年轮流调换着当值，也跟有总镖头差不了许多。这那里是夺十三省总路镖头，分明是各镖局的人要在梅花圈上比试比试，也不过是显露显露他们的能耐。可是我这一次上得梅花圈也是多来。我现年已是一百零三岁的人啦，我还出的什么头露的什么脸？只皆因我看着人家众人在梅花圈上动手，一时的技痒，故此我才来在梅花圈上现丑。就凭我的武术别说不能把天下的英雄全都赢了，就打算是天下的英雄全不是我的敌手，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我也不能要。因为什么呢？皆因我这个年纪，再说我还有个小小的虚名。我说这一片所为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为的仙长你的名誉高大，寰宇皆知，又是一位出家人，身在玄门，偌大的年纪难道说还为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吗？堂堂仪表的剑客，来至在梅花圈，难道说就不知道练武术的艰难吗？成了名的侠客俱已在此，如果您要在梅花圈上面请叫他们动手，设他等众人俱皆败北，岂不可惜他们闯荡江湖这世的英名。再者说据我想，他们既然身为侠客，必有长艺在身，如果仙长失神被他们打倒，岂不尤为可惜。于成几句拙言，但不知燕道长你心意如何？”云台剑客

听罢于成这一片言语，不由得念佛，心中暗想：好厉害的一个于成！他在梅花圈的上面，他把人全都赢了，他的脸也露够啦。他见我上得梅花圈，他明知道非是我的敌手，故用这一片言语相难，你说可气不可气？想到这里念了一声“无量佛”口中说道：“于老侠客，我这一次来至在梅花圈，也不是为夺这十三省的总路镖头，皆因是久闻各位侠客，大名鼎鼎，如雷灌耳。再者说各位侠客俱都是武术精奇，我燕普早就有意拜会，只是未得其便。今乘亮镖之期各位侠客云集在此，这才叫百年不逢的机会，故我特意请教请教各位侠客的武术，并且也可以长点儿学问。”于成闻听此言，遂抱拳带笑说道：“燕道长说那里话来？我等之辈不过就是有名无实。要是跟您比试，焉能够是道长的敌手？依我的良言相劝，还是不比的为是。”燕云风闻听遂说道：“于老侠客，别的客套咱们也不必往下多谈了。久闻老侠客有一对碧眼神缚，招数绝伦。今天在梅花圈上面我既然与于老侠客相逢，无论如何总要请教请教。老侠客还是快快的把军刃亮出为是。”把话说完，就见老道把拂尘往背后大领上一插，左手握剑匣，右手擎剑把，只听“呛啷”一声响亮，宝剑出匣，然后将剑匣往丝绦上面一绕，右手擎剑，左手捏定剑诀，作出“举火烧天”的架式，口中说道：“于老侠客，亮军刃进招吧。”于爷一看不由得一怔，遂把颔下长髯一抖，口中说道：“哎哟。”真有心不亮军刃动手，再用言语相劝于他，那简直的就等于以水浇石，徒费唇舌。自己想到这里，也就叫无法，遂说道：“好，既蒙道长你肯为赐教，我就陪着您走两趟吧。”说着话老人家伸手把自己米色绸子大褂一撩，在腰间先套好了挽手，取出他老人家那对军刃，“哗啷”一抖，在当中一站，乐嘻嘻遂说道：“道长请进招。”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接着高声朗诵，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于老侠客接招。”宝剑一举往下一落，够奔于

爷的顶梁劈来。那位说宝剑还有这么一招吗？这一招乃是剑中不可离的，这乃是击剑之法。宝剑就讲的是四个大字：击、刺、合、协。可见得老道的剑法高强，头一招就是用的击剑之法。老人家一看赶紧把身形一闪，随着把手中的碧眼神缚一抖，“哗啷”的一声，这一对碧眼神缚抖开了，左手这一只够奔老道的面前，右手这一只就够奔燕普的胸膛。您看这对军刃不要紧，平常的武术还用不着了。这一对双缚类乎小龙抓，有三尺三的钢练，后边带着挽手。这对碧眼神缚，老人家成名就仗着这对军刃，要不然因为什么他老人家叫作镇西方长臂昆仑呢？就因他老人家使的这对军刃。这对双缚并不甚大，也就在碗口大小，上面有绷簧，五把钢钩乃是纯钢打造，全凭的是这个练儿，练儿能够绷的住劲儿轧的住绷簧，要真正让他抓上扣住，任凭你有多大力气也跑不了，故此老人家成名皆在于此。老人家的招数，行前就后，忽左忽右，吞吐撒放，撤步抽身。在未动手之先，老人家早已把主意拿定，准知道云台剑客燕云风的武术精奇。一共他们师兄弟是三个人，他的大师哥可就是剑山蓬莱岛的那个万俟羽修，燕普排行在二，他的师弟就是云霞道士杜清风。要是论起来，万俟羽修的武术身为剑客，在这一套书里面上八剑之中，能够赢了他的，也不过就是有限的几位。至于燕普虽然说比万俟羽修稍逊一筹，可是也还差不多。惟独云霞道士杜清风那可就差的远了。虽然差的远，众位侠客尚不是他的敌手，由打这里一看，可见得燕普这个武术高的多了。动手之间老人家手中一对碧眼神缚走开了，就好比两条银龙相仿，虽然说是练子家伙，舞动如飞，只听得带定风声“嗡嗡”山响，可是听不见这个练子的声音。燕普手中掌住这口宝剑，常有神出鬼入之能。一面动着手一面思想：就凭于成这一对碧眼神缚，真称得起叫招数绝伦。这也就遇见我燕普，倘若是换一个旁人

跟于成动手，不过也就是三招两式必得甘拜下风。一面思想一面招数加紧，宝剑如飞似舞成了一座剑山。老人家于成再一看，自己的碧眼神缚再想往里面进招，势比登天还难。自己无法，只可以看关定势，封闭躲闪，闪展腾挪，并不进招。燕云风他一看于爷不往里进招，他这才暗含着佩服，果然于成名不虚传，这才叫真高。他这个地方才叫对，知进知退方为俊杰，可见得他是个老成干练。

只顾他们两个人动手在梅花圈的上面，把双龙镖棚里面的诸位侠客，大家看的俱都是如痴如呆，没有不称赞燕普本领的，各竖大指赞不绝口。动手之间大概有三十多招，也有个五六十手，猛然间就见于成他老人家的招数对于还招未免透着迟慢一点儿。北侠客秋田看罢，不由得吓了一跳，口中说道："诸位看见了没有？老人家的招数透着迟慢，倘若工夫大了，必落下风。燕普意狠心毒，如果老人家失神，身带重伤那还了得？倒不如诸位给我看着点儿，我秋田亲自登梅花圈，我会会这个燕普，把老人家换下来。可不知道诸位意下如何？"这句话未能说完，就听旁边有人答言，口中说道："老哥哥，你老人家不要忙。您本是双龙镖棚的主人，如果你老人家要是首先登梅花圈，叫燕普岂不小看我们大家？待小弟前往，我会燕云风。如果小弟不成，老人家再上梅花圈不迟。"北侠闻听此言，留神观看，发言者非是别人，正是常州府的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北侠看罢遂说道："苗大弟，既然如此，就请即速上梅花圈，把老人家于成替换回来。"苗爷闻言赶紧站起身形，由打胁下摘下他老人家的那口红毛宝刀，刀鞘子冲着侯二爷一递，侯敬山双手掳住了刀鞘，苗爷用手擎住刀把，用力一掣，只听得呛啷一声响宝刀离鞘。苗爷把刀交于左手，幌身形出离了双龙镖棚，徒步够奔梅花圈，来在下面随着高声朗诵："燕道长剑术精奇，名不虚

传。于老侠双缚奥妙非常。看起来真是棋逢对手。倒不如于老侠暂且退下休息，某家特来与燕道长接招换式。”此时于成正然动着手，听了这一片的言语，不由得心中喜悦，暗想到这是那一位兄弟前来替换于我?分明是保全我这个镇西方长臂昆仑飘然叟。这才叫恰当其可，如若不然，再有四五个照面，我就得甘拜下风。他老人家赶紧把手中一对碧眼神缚转身形对准了燕普面门上一抖，“花棱”的一声，照着燕普的面门上便打。燕云风一看缚到啦，赶紧把身形往后一撤。于爷就乘着这个时候往旁边一纵。就在这般光景，就听“飕”的一声，这一位赛判儿飞行侠苗爷跳在梅花圈的上面，左手背刀，右手托虬髯，冲着老人家于爷乐嘻嘻的口中说道：“老人家请自休息。某家暂且替你老人家，跟燕普走个三合两趟的。”于爷赶紧把手上一对碧眼神缚围在腰间，鼻孔之中一醒气，气贯丹田还于气海。老人家把这口气换过来，把身形一晃，口中说道：“苗大弟，既然兄弟你来在梅花圈的上面，我暂时先把燕普让给于你。如果兄弟你要是累了，哥哥吾再换你。”老人家把话说完，扭转身形跳下了梅花圈，回归双龙镖棚。心中暗想：这就是我于成交朋友的好处。如果我于成要是没有朋友，真个没有人上梅花圈替换于我，可惜我这一百零三岁的人，势必死在燕普之手。不表老人家回归镖棚。

单说的是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站在梅花圈的上面，左手托刀，右手托着一部虬髯，那一份的威风真是天然生就的。遂用手一指，口中说道：“燕道长，方才我在镖棚以内看着你与西方老侠动手，苗泽在旁边看着技痒。这一次我来在梅花圈的上面，我就是看着你的剑术，给你接招换式以开眼界。”把话说完，刀交右手，“夜战八方藏刀势”，把架式站好。燕云风手擎着宝剑，留神细看。但只见苗爷长的好看，生就的六尺多高的

身躯，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外罩宝蓝绸子大褂，腰间扎着一根酱紫的的绒绳，脚底下厚底云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一张黑紫的脸面光阔无比，两道短眉直插入鬓，二目圆翻，大狮子鼻子，方阔海口，颌下一部的虬髯，大耳朝怀。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手中擎着一口明晃晃的刀，光闪闪，冷森森，无价之宝。切金断玉，削铜砍铁，希世的奇珍。老道看罢高声念了一句："无量佛，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常州府的苗老侠。耳听人说老侠有一口红毛宝刀，刀招三十六手。今天在梅花圈上面相逢，真我之幸也。"说着话左手掐着剑诀，右手擎着宝剑，口中说道："苗老侠请来进招。"苗泽闻听此言，随着把刀双手一擎，刀刃冲上，刀尖在前，身形往下一矮，照定燕普的小腹上便扎，口中说道："燕道长别走，接招。"这口刀如同闪电的一般，"猛虎出洞"往前扎来。燕普一看，赶紧把身形往左一闪，把刀让过，遂用宝剑照着苗爷的手腕上便击。苗泽赶紧将刀往回一撤，扭转身形往前一迈步，反臂就是一刀。这一招的名目叫作"反臂倒劈"。这就是三十六路"天罡刀"，刀走上盘，亚赛闪电的一般。您看我这么一说不算什么，到而今这趟三十六路"天罡刀"，还真正叫失了传啦。如今在沧州城里有一位回回爸爸，他老人家姓黑，乃是一大户人家，人家是家传的两种绝艺：一种"天罡刀"，一种就是"青手的八翻"。这个"青手八翻"，就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之中的浪子燕青所传，到而今这个"青手八翻"叫白啦就叫"翻子"，到现在练的主儿可就太多了。闲言不表。单说的是苗泽手中这口红毛利刃，用了这么一手"反臂倒劈"，一直够奔燕普的顶梁往下剁来。燕普赶紧把身形一撤宝剑一横，用了个"白鹤亮翅"，够奔苗泽的哽嗓咽喉刺来。苗泽一看人家剑到啦，赶紧身形一闪用他的红毛宝刃往老道的剑柄上一压，跟着用了个"顺水推舟"，宝刀够奔燕普的腰推来。

燕云风赶紧垫步拧腰往外一纵。这二人一来一往，眨眼之间就是二十多个照面。苗泽自己留神一看云台剑客燕普的招数，不但不散并且还是特别的加快，那才叫一招紧似一招。苗泽心中暗想：要照着这个样儿，时间一延长，我苗泽恐怕敌不了燕云风。如果他的宝剑要递在我的身上，焉有我的命在？倒不是我苗泽贪生怕死畏刀避剑，可有一样儿，真要是我死在梅花圈上面，我那才叫死不得其所。自己一面动着手，一面想着，手中的军刃可就看关定势，封闭门户，不向里进招。别看苗爷暂时不往里面进招，要说一时半时输了可也不易。

就在这么个光景，双龙镖棚里面众位侠客大家纷纷议论。南侠客昆仑道长司马空看着老道燕普战苗爷，遂说道："诸位，你们大家看见了没有？就凭苗爷这口'天罡刀'尚且不能进招，何况是别位呢？我说秋大哥，您还比我长着几岁呢，您的武术我是尽知，三十六路'天罡剑'四海皆闻。你老人家斟酌斟酌，咱们得想个相当的法子，在梅花圈上面战胜了燕云风，如若不然，把咱们双龙镖棚所有的一干侠客英名扫尽。这里还有一说，暂时之间，苗老侠的招数已然透着慢了，并且津津见汗，堪堪就要落败。咱们先想一个相当的人先把苗老侠替换下来，有什么事回头再说。"这句话未说完，在旁边的于成向着众人抱了抱拳，口中说道："诸位，这个话咱们这么说，也不是夸张燕普的武术，长他的身分，实在他的剑术比我等高的多。虽然是这么说，我们还不能不跟他动手，倘若不跟他动手，我们身分可全丢了。这不是苗爷现在堪堪落败，我豁出我这年迈苍苍，老朽再上梅花圈，与他拚出个强存弱死。"正然说到这里，旁边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接着说道："你们诸位给我看着点儿，我先到梅花圈上面把苗老侠客替下来，有什么话我们是回头再说。我说列位，你们看我张鼎说的这个话怎么样？"大家一听也无可如何。

如果张爷不行的话，咱们是轮流着上去。如果众人都不是燕云风的敌手，这一个十三省总路的镖头，也不能轻轻的送在云台剑客燕云风的手中。大家准知道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要是落在燕普的手与国无益，要不然众位侠客也不能那么着急。不表众人。

单说的是张子美由打双龙镖棚出来，并不慌忙，遛遛达达一直够奔梅花圈。来至在梅花圈的下面，用手一指，口中说道："苗老侠刀法出众，技术高强。燕道长的剑术实在是高明。你们二位各不相下，倒不如请苗老侠暂时退下去，某家前来领教。"说话之间，打垫步拧腰往上一纵，纵到了梅花圈的上面。苗爷赶紧虚晃一刀，刀交左手，托髯一看，才知道是风流侠张子美。苗爷遂着一笑说道："哎哟，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张老侠。既然来在梅花圈请教燕道长，某家失陪了。"说着话扭转身形，跳下了梅花圈，回归双龙镖棚不表。

单说的是燕普一看由打下面跳上来的这个人，站在梅花圈的正当中，一看这个人天然生就的威风，中等身材，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穿蓝绸子裤褂，外罩宝蓝绸子大褂，脚底下厚底云鞋，高腰白袜，腰里头还系着一根绒绳。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膛，光润无比，两道蚕眉直插入鬓，二眸子神光炯炯，光华灿烂，鼻直口方，唇赛涂朱，颔下一部苍白髯，大耳朝怀。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手拿着一把扇子。这把扇子长有一尺五，要是打开看是黑面儿黑骨儿。外行家那里看的出来呢，张爷一辈子成名全凭这把扇子。这把扇子乃是浑铁打造，大小骨都是铁的，面儿可是布的，另外上了一层漆，铮光耀亮。张爷要跟人家动手，全凭的是点穴。这个点穴不一样，有点穴、踢穴、打穴、撞穴等名目，点穴的招数一共是三十六手——九手轻穴、九手重穴、九手醉穴、九手软麻穴。这不过是点穴里头的这么

四种奥妙，咱们也不必多谈，前在铁善寺张爷跟和尚动手已然叙过。燕普看罢，不由得二眸子一转，剑交左手，右手撕髯，口中念佛，心中暗想：我这才明白，这分明是他们各位侠客看着不是我的敌手，倒替着用轮战法。这也不是我燕云风说句大话，就你们在场的侠客，一拥齐上又奈我何？燕普想到这里，随着剑交右手用手点指，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瓜州的张老侠客。二十年前久闻老侠客的大名，铁扇子一把，点穴一法压倒群雄。燕普早有意拜访领教张老侠点穴法，无奈一节，千里迢迢，一时未能如愿。不想今天三月三的亮镖会，在梅花圈的上面得会尊颜，真乃是三生有幸。今天既然是张老侠出头来在梅花圈的上面，我倒要领教领教点穴之法。”说话之时面上透着一分喜色，可见得云台剑客燕普心怀奸诈，叫人看不出来。张爷这个人未曾上梅花圈早已拿定主意，要打算赢燕普势比登天还难。自己想到这里遂说道：“燕道长不必客气。我此来不过是给道长接接招。”燕普说了一声：“使得。”双手擎着剑往前长身，“白蛇吐信”一剑够奔张爷哽嗓咽喉刺来。张爷一看剑到啦，赶紧身形一转，手中擎这把扇子够奔老道的肩井穴便点。

他们这两个人动手不要紧，在辅胜镖棚棚口外面坐的鼓上飞仙丁瑞龙，由打老道燕普上了梅花圈，他就转身形够奔围屏的后面，见着四位剑客爷口中说道：“各位老师，外面老道燕云风已然够奔梅花圈了。”老洒海闻听，这才用手一托颔下的长髯，口中说道：“哎哟，既然燕云风他出头，我们大家早作个准备才是。”在旁边尚道爷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这才问道：“丁瑞龙，此时燕云风既然上了梅花圈，与何人动手呢？”丁瑞龙说道：“山西太原府太谷县老人家于成。”尚道爷一听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想：要凭于成老人家“通臂掌二十四式”的形意

拳，要说输可也一时半时的先输不了。这才扭转身形往外面行走，未敢走到外面，隔着围屏的缝儿，他们老几位往梅花圈上面留神观看。这么一看，于成这一对碧眼神缚还算是真不含糊。赶到后来各位剑客打算轮流着出去，上梅花圈跟老道燕普比试，还未等各位老剑客爷到，就见下面一声喊嚷，苗泽跳到了梅花圈的上面。丁瑞龙赶紧转身形往里走，报告四位剑客爷说道："于成叫苗泽已然给替下去了。"各位剑客一想，真要说由打这个时候出头，上梅花圈跟燕普比试，又一想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人不可貌相。万一群侠之中有能为出奇之人，上得梅花圈把燕普给赢了，我等众人何必出头露面呢？因此众剑客爷未肯出头，遂在围屏后面暗自观看。就在这么个工夫，丁瑞龙又到里面报告四位剑客爷："此时苗老侠客下去了，又换上一位风流侠张子美。"尚道爷闻听说道："瑞龙，你就不用往后面跑了，我等在后面暗自观看。如果众位侠客到了万不得已之时，我等当然亲自到梅花圈。"不表各位剑客暗地观看。

单说风流侠张子美，他手中这把扇子上下飞腾，扇子里面的招数，不过就是仗着点穴，本打算燕普他有漏空之时，自己施展点穴之法，但是人家的招数无隙可乘。此时双龙镖棚里面南侠客昆仑道长司马空向着众人说道："列位看见了没有？张老侠的招数可透着慢了，倒不如我到梅花圈，你们大家给我看着点儿。如果我要是不行，再请你们大家帮忙。"南侠客昆仑道长把话说完了，将手中的拂尘一摆，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北侠客秋田赶紧相拦，说道："司马道爷，您先别忙。虽然说张老侠客他的招数透慢，一时之间他也不至于输。仙长要去，有两句话嘱咐你：你是修道的人，皆因你肝气旺，要是一压不住气，大意失神，老道燕普意狠心毒，轻者带伤，重者致命。此去你多加小心，用以逸待劳之法，咱们是轮流替换，拿工夫跟他耗着，

就算燕普的功夫好，一条铁能够碾多少钉？单等把他筋力耗乏了，那时要想赢他不费吹灰之力。我这几句话说的可并非是小看道爷你老人家，皆因是咱们有交情。”

那位说北侠因为什么说这么一片话呢？只皆因北侠客头探八卦庄，九宫连环堡南侠下书，大庄主逍遥侠混元叟太极公所布置出来的各种激发人怒举动，道爷面上带出来十分不满，就皆因他五火中烧，气压不住。这就说的是修道之人内修五火，外修全身。还慢说是个修道的人有五火中烧，就连平常练艺之人也是如此。不有两句俗语吗?练艺十年，养气十年。倒不是说这个气不好养，皆因他一练武未免震动于肝，这个肝气属于东方甲乙木，其色清，其味酸，主于怒，故而肝气一动，木能生火，人必不知不觉气自盛旺。多怎修炼的肝气不动啦，那个身分可就算到了。闲言不表。

单说的是南侠客，听罢老人家这一片话，口中念佛号，遂说道：“老人家所说之话，皆是金石良言，我牢牢谨记就是了。”说话之间一摆手中拂尘，出离了双龙镖棚一直够奔梅花圈，来到梅花圈的下面，高声念佛，口中说道：“张贤弟，请自收招闪在一旁，待贫道我与燕道长谈谈。”此时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正然跟老道动手，张爷凭手中这把铁扇子，用点穴之法要打算赢老道是万不能的，只可是封闭躲闪，闪展腾挪，招招架架。猛然间闻听南侠客在下面答言，这才把手中的扇子冲着燕云风面门一点，随着把身形往后一撤，垫步拧腰一纵，纵在旁边，口中说道：“燕道长剑术高强，果然名不虚传。张子美领教了。”把话说完就见南侠客打垫步拧腰往上一纵，纵到了梅花圈的上面。张爷遂说道：“原来是司马老侠客。某家暂且退下。”将身形往下一纵，跳下了梅花圈，回归了双龙镖棚。

此时云台剑客燕云风以目相送张子美，不由得看着心中不

悦，暗自想道：他们这一干的侠客全有虚名。你们一个一个的倒替着，这真正叫岂有此理。此时不但燕普生气，就连西胜镖棚所有的众人看着全都暗恨这群侠客。里面的诸葛建向着蓬莱岛的众人说道："诸位将军看见了没有？这个地方就算他们众位侠客的不对。一位挨着一位的轮战咱们的军师，要是照着这个样儿工夫一长了，军师也是上了年岁的人了，倘若是精神一时顾及不到，必然落败。依我之见，倒不如我们众人也轮流着倒替上梅花圈上跟他们众人动手，你等众人看着意下如何？"这句话未说完，在旁边玉面童子白昆接着说道："诸葛老将军，我这句话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我们自己的锐气，你别看所有的侠客赢不了军师，要是赢我等辈那就算是易如反掌。还有一节，别看军师一个人站在梅花圈上，他们众人虽多，依我所看他们也是难讨公道。"诸葛建闻听白昆的话心中一想，这话说的也对，就凭我这样的能为，在梅花圈上面与于成比试，人家徒手未拿军刃，我竟致于当场落败。想到这里遂说道："白将军，这个话我们这么说吧，如果要是军师有一点儿劳累，我们大家可就不能讲究那个理啦，我们是一拥齐上。"大家点头答应，一齐说道："老人家言之有理，我们大家单听你的吩咐。"不表大家纷纷议论。

单说的是燕普，站在梅花圈的上面留神打量南侠，一看司马空生就的仙风道骨，中等的身材，身穿蓝绸子道服，青缎子大领，腰中扎着一条杏黄色的绒绳，胁下悬挂着一口宝剑，绿鲨鱼皮鞘，真金吞口，真金什件，相衬着杏黄色的灯笼穗在胁下飘飘摆摆。望脸上观看，面若银盆，眉分八彩，颌下一部银髯洒满胸膛。杨木道冠竹簪别顶，手中擎着一个拂尘。乐嘻嘻打稽首遂说道："燕道长请了。某家司马空稽首了。"燕云风看罢随着也念了一声佛号，口中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南

侠客昆仑道长海内寻针司马空。久闻阁下有一口宝剑名叫巨阙，剑招是‘五手钟馗’，某家闻名久矣。今天既然来在梅花圈，请阁下亮剑，我是当场奉陪。”南侠客司马空，冲着燕普一拱手说道：“请燕道长赐教，小道可就斗胆了。”把话说完，随着一伸手，把拂尘插在大领的上面，握住了剑把，左手拢住剑鞘用力往外一掣，宝剑离匣，把剑匣往腰间一别，身形往梅花圈正当中一站，左手掐住剑诀，右手擎着宝剑，作出来“恨蝠来迟”的姿势，口中念佛，遂说道：“燕道长请来进招。”燕普赶紧把宝剑也亮出了姿势，左手掐着剑诀，右手宝剑作了个“举火烧天”式。两下里各自说了一声“请”。南侠昆仑道长司马空把身形向前一进，用了个“飞剑斩蝠”的姿势，宝剑往下劈来。燕普一看剑到啦，随着把身形一闪，自己手中的宝剑向南侠司马空的剑柄上一贴，鼻孔之中一醒力，手腕一作劲，往前一上步，宝剑够奔南侠的裆，用力往前一撩。这一招的名目叫作“撩阴剑”。南侠一看剑到，赶紧垫步拧腰往后一撤，纵出去有四尺多，将身形站稳，双手捧着剑督，身形向前一纵，宝剑“白蛇吐信”够奔燕普的哽嗓咽喉便刺。燕普一看剑来啦，闪身形进招相还。但见两个老道在梅花圈上动手，两道银线来回乱摆。两个人一来一往，只听得“哧哧哧”旋转如飞，就仿佛正月十五的走马灯相仿。

这两个老道动手不要紧，只招惹的这十二个镖棚里面所有的群雄，那一个不瞪睛观看？在双龙镖棚里面几位老侠，大家全是提心吊胆，准知道南侠客武术不敌燕普，又怕司马空带伤。不表众人提心吊胆。

单说的是南侠一面动着手，一面心中暗想：我由打双龙镖棚出来，上得梅花圈把张贤弟替换回去，我本打算用言语谏劝于他，叫他退下梅花圈。又谁知道燕普以为自己的武术高强，

要打算压倒了群雄，故此我也未便深言，只可是听天由命罢了。正然想到这里，就见燕普的招数加紧，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刻不容缓往里进招。南侠客并不敢慌忙，只可封闭门户招架，不敢还手。

就在这么个光景，在双龙镖棚的里面，老人家北侠客秋田早已看明白了，不由得心中暗想：想今年亮镖会在梅花圈上出头的各位老侠，那全都是我跟侯大弟所请，再说这场事是我们的。昆仑道长南侠客在杭州与我相逢在擂台上面，我们两个人当场动手比论雌雄，那个时候我们彼此谁都有要谁的性命之心。多亏童海川登擂台双钺分双剑，由打那一天我跟南侠客成为莫逆之交，道义相交。此时南侠不肯进招，等到南侠落败，我秋田再要出去动手，我算是那道的朋友？倒不如此时赶奔梅花圈把南侠客换回来，凭我手中这口宝剑，我再跟燕普动手，输赢只可置诸度外。想到这里，高声叫了一声："侯大弟，你给愚兄我看着，待我够奔梅花圈把南侠换将回来。如果哥哥我要是不行，那只可看兄弟你的了。"镇东侠闻听此言连连的摆手，口中说道："还是小弟先往为是。如果小弟不成，那再请老哥哥您。"北侠乐嘻嘻的说道："兄弟，此时千斤的重担全在你一人身上。你就好比三军的主帅，你不能够动弹。"北侠说完了此一片话，左手按住宝剑把，右手撕银髯，并不慌忙来到梅花圈切近，一看司马空此时只有招架之工，并无还手之力，堪堪就要败北。随着自己高声朗诵，叫了一声："司马道长，请暂且住手！燕道长急速撤剑。某家来也！"南侠动手正在招数危急之时，猛然间就听见这么一句话，自己准知道是北侠老人家前来接应。随着口中念佛，把手中宝剑往燕普面门上一刺，跟着把身形往旁边一纵，剑交左手，右手撕髯，口中说道："道长果然名不虚传，剑术精奇。现有北侠客前来请教。"将话说完，随着把身上的剑

匣一撤，宝剑还匣，由打梅花圈上往下一纵，纵到了埃尘，遂把拂尘一撒，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心中说道：看起来交朋友还得说我司马空。倘若北侠客秋田他老人家若不前来更替于我，我是必至落败。自己一面想着，一面遛遛达达往前走着，这才扭项回头冲着北侠客说道：“老人家，您就多辛苦点儿吧。”北侠说道：“不客气。”

将话说完，秋田将身形一纵，跳至在梅花圈的上面，乐嘻嘻口中说道：“燕道长真正是武术高强，果然不愧人称为剑客。就凭一个人站在梅花圈的上面，战过我弟兄多人还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可见得是武术中的老练之才，真叫我秋田佩服。我本来武术不精，惟独遇上高人我不能不过过手，所为是我多得点儿学问。”将话说完一伸手把宝剑抽出，左手指天，右手宝剑画地，作出“天罡剑”的姿势。剑面当中一道血槽光华灿烂。燕普看了看北侠，生得相貌真叫不俗，好似南极相仿。蚕眉阔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燕普看着不由得心中暗想：莫怪各位侠客成名，就凭这一位一位的相貌真是态度不凡。适方才我虽然已经领教过他们四位了，惟独这一个北侠客他的资格老辣。要说动上手虽然他赢不了我，我可也不能大意，如果我要是一失神，叫他把我赢了，我这几十年的江湖不就算白闯了吗？自己想到这里，这才手中擎着宝剑，口中说道：“既然如此，秋老侠客你就进招吧。”秋田说了一声：“使得。”随着把身形往前一进，宝剑够奔燕普的胸膛便刺。燕云风一看北侠的宝剑进了招啦，堪堪宝剑离着自己胸膛切近，这才把身形一闪，宝剑随着往里一递，左手掐着剑诀，右手的宝剑用了个“魁星踢斗”，剑尖朝下，只听得“噔”的一声，剑对着剑黏在一处，可是一个竖着一个横着。这个宝剑的招数，就讲究黏、连、绵、随、缠。别看这一招两个人的宝剑黏在一处，那就凭的是两个人的功夫

啦，谁的功夫深远谁就占先，皆因是他手腕的劲儿足，“叭”的一声剑尖就递到对面敌人的身上，那一个的功夫要是稍差，腕力一松，这个宝剑可就算递上了。北侠的剑跟燕普的剑黏在一块儿了，自己明知道自己的武术火候不敌燕普，赶紧把手中宝剑一撤，随着变招向里面进手。北侠客一面动着手，一面暗叫自己的名字：秋田哪秋田，想当初你在塞北秋林寨受你老师的栽培，流入江湖数十余年，蒙众朋友抬爱，人送外号为南极昆仑子。如果今天有个一差二错，性命难保那倒算是小事，我这数十年的英名，岂不算付于东流？自己想到这里，可就不往里进招，净指着缩、小、绵、软、巧的功夫封闭躲闪。他们这里动着手不表。

单说的是辅胜镖棚的鼓上飞仙丁瑞龙不由的心中害怕，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据我的眼光看，各位侠客都不能赢这个燕云风，到多怎才能算完呢？倒不如到围屏后面报告各位剑客。想到其间转身形往里走，绕过围屏来到后面，冲着二位仙长说道：“各位老人家赶紧到外面看看去吧。方才我看的明白，所有有名的侠客，俱已登过了梅花圈了。此刻正是北侠客秋田在上面动手，大概也难保必赢。双龙镖棚有名的人物也没有多少了，不过就剩了一个神手昆仑镇东侠侯庭侯振远，他尚且未能出头露面。各位老人家还是等侯庭出来再出去，还是现时就出去呢？”尚道爷闻听这一句话，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瑞龙啊，这些位老侠客全都输了，你才来给我们送信，为什么不早些送信呢？”这一位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爷，把自己应用的东西收拾齐毕，摆动拂尘往外行走，后面跟着就是爱莲居士太极真人何道源，第三位就是那青云山青云寺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他也把他一条得用的军刃九耳八环杖擎在手中。第四位就是那清真教的老洒海金元。往外行走，众人之中就是老

剑客金元心中难过，此时到外面会斗燕普，自己丢失了铁条，并没有趁手的军刃，你说叫人着急不着急？自己想到这里，随着一抖他老人家的颌下的银髯，口中说道："哎哟。"尚道爷正然走着，猛然间听见后面金老洒海这么一哎哟，未免把老人家吓了一跳，遂问道："怎么样，老剑客爷？"金爷接着说道："不怎么样，我的难受我知道。"说话之间，四位剑客爷由打辅胜镖棚往外走，一直够奔梅花圈，身离切近抬头往上面观看，此时北侠客正在势不可支。随着僧道各自念了一声佛号，就听宝镜禅师青云长老他向着三位剑客说道："二位师哥、金老洒海，你们三位来看，秋田堪堪就输招，倒不如老僧前往会斗燕普。你们三位给我看着点儿。"尚道爷闻听此言遂说道："师兄既要前往，我等也不敢深拦，可要您多多的留神。"和尚说了一声："不劳各位嘱咐。"说着话手擎九耳八环杖往前走了几步，将身一晃，腰里一叠劲，脚尖点地纵在梅花圈上面，左手背着禅杖，右手打问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声若铜钟，就仿佛半悬空中打了一个霹雷相仿。将佛号诵罢，遂用手一指叫了一声："秋田北侠客剑术高明，可也就是燕普燕道长，要是换一位他早就甘拜下风了。燕道长剑法精奇，艺业出众，非比等闲。小僧我在旁边看着一时技痒，故而前来要请教请教。"秋田正在动手之际，听了这么一片话，一面动手一面斜目观看，梅花圈的上面站着一位年纪高迈的老僧，手擎九耳八环杖。一看是宝镜禅师，乃是一位剑客爷，不由得自己心中欢喜，这真是意想不到。自己由打欢喜之中发现出来一种精神，随着手擎宝剑对着燕普面门上一刺，跟着身形一晃往旁边一纵，面向老和尚说道："老剑客，咱们是许久未会，今日凑巧在此相逢，本应当给您见礼，怎奈此地多有不便，回头到了镖棚我再给你老人家磕头。"把话说完遂一回手把掌中这口宝刃还匣，将身形往下一跳，跳下了梅花

圈去了，看见二位师伯——尚、何二位仙长，老洒海金元全都在场，自己赶紧往前紧走几步，那个意思打算给老三位见见礼。就见尚道爷把手一摆暗含着递了个眼色。北侠明白，分明是老人家不叫自己过去见礼，只可一直回归双龙镖棚。将然来到里面，就见众位老侠客正在纷纷议论呢，大家都是喜不自胜。北侠走至在里面，众人接着说道："看起来还是秋老侠客。这个事怎么这么巧，正赶上您动手，各位老剑客爷就全都到了。看起来是不该燕普成名。"北侠答言说道："这才叫吉人天相。有贝勒爷在此，这叫一福压百祸，何况还有年大人护卫呢？"贝勒爷听着乐嘻嘻口中说道："我胤祯有何德能，敢劳动各位老侠这样的夸赞？这分明是苍天有眼不佑恶人。各位老侠计议之时，胤祯也曾听得明白，燕普这一次上梅花圈，夺十三省总路的镖头，与国与民有害无益，其中的暧昧此时也不便明言揭晓。"由打看见四位剑客出头露面，双龙镖棚里面的各路英雄、天下的豪杰，就连群雄也都是精神抖擞，各自把双睛瞪圆，注视梅花圈的上面，留神观看四位剑客爷与燕普抵敌。不表众人。

单表燕普在梅花圈的上面单人独自会斗群侠，他那心中思想：慢说是各位侠客，就是各镖棚所聘请的天下英雄上梅花圈与我燕普动手，也未必保得住准赢。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别人一定是拿不了去啦，故此放心大胆透出那么一种欢天喜地的样子。今天一看青云长老出头露面，还不止是他一位，梅花圈的下面还有尚道明、何道源与清真教的洒海金元，真要是有他们四个人在场，我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怕不大稳当。又一想他们四个人，虽有剑客之称，但我燕普亦不能惧怕。燕云风站在梅花圈上左思右想不住的踌躇。猛然间在这一恍神之际，就听有人念佛口称："燕道友，某家问讯了。"燕云风闻听赶紧把宝剑一背，单手打稽首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作出来满面笑

容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宝镜禅师。你不在你的青云山参禅悟道，你来到北京城有何公干？"和尚一听燕普这句话，心中不由得有气，遂说道："我上得梅花圈并非论武来夺总镖头，皆因我们都是道门中人，僧道有何分别？我打算用言语谏劝于你，亮镖这一场事与我们世外之人原无相干，此时你要听我良言相劝，我们两方面都可以保全自己的名誉。要说到练武术这句话，也不是老僧自夸其德，真要是闯荡江湖练到了我们这个地步，真正叫不容易。燕道长你争强压众，大失出家人的身分。老僧这一出头可并非前来作说客，不过相劝燕道友，可不知道友你肯受否？再说既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本应当以慈悲为本，善念为门，争名夺利的事，岂是出家人所为？"云台剑客听完了宝镜禅师这一片言语，自己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高僧所言，乃是出家人应当履行的正途。可有一件，我心中怀着多少事件，一时之间我难以对着高僧尽诉。我既然登了梅花圈，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就请高僧进招，贫道奉陪。"宝镜禅师闻听此言，暗自想道：老僧费尽唇舌，所说的俱是金石良言，焉想到燕普他难以容纳。这才叫忠言逆耳。想到这里无法，只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把手中九耳八环杖这么一荷，用手点指，口中说道："既然如此，燕道友你就进招，老僧奉陪。"燕普一听此言遂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得罪了。"话到手到，抖手一剑够奔宝镜禅师顶梁就劈。宝镜禅师一看剑到了，并不慌忙，把身形一闪，双手将禅杖一擎，这条九耳八环杖四方的铲子头儿在前，照着老道的腕子上一压，跟着一掉把，用后把这个大月牙子够奔老道的脖项上戳来。要说宝镜禅师这条九耳八环禅杖，乃是炼铁绞钢打造，分量是整整的二十四斤，后面这个大月牙子亚赛簸箕相仿，真要是叫他戳上当时就得人头落地。这条军刃的招数，就是达摩老祖的"八法神铲"，一招分八招，

八八六十四招，最厉害无比。到而今这条军刃还算是失了传啦，无论僧道，用的主儿太少了。今天和尚凭手中这条禅杖，跟燕普当场动手，要说燕云风真得说是武术高强，他已然战过了数位侠客，而今又换上来这位宝镜禅师，禅师的九耳八环杖又有神出鬼入之名，燕普的宝剑仍然是上下飞腾，毫不惧怯。在先前两个人动手时招数可是慢，赶到后来，招数紧急，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了，就听九耳八环杖上面的钢环声音震耳，“花啷啷啷”的响亮。

这两个人一动手不大要紧，双龙镖棚里面的贝勒爷看着遂向镇东侠说道：“侯老侠客，看见了没有？这个燕普的本领真不弱。他跟各位侠客动手以后，又与这一位高僧动手，据我看这位高僧长了也未必赢的了。”北侠客说道：“爷您看，梅花圈上面又上去一位高人了。不问可知，一定是那位年纪高迈，道德深远的高道。”众人这才仔细一看，原来是童林他那位老师何道爷。大家不觉都是欢喜，准知道有这几位剑客爷在场，燕普不足为虑了。不表大家纷纷议论。

单说梅花圈上面动手的那一位宝镜禅师，正然跟老道云台剑客两个人当场动手，未分输赢胜负，自己手中这一条九耳八环杖上下翻飞，心中思索：就凭我这一条八法神铲，八八六十四手，尚且不能够抵抗，可见得老道燕普的剑术高强。这还是他与各位侠客动手多时，我尚且不能取胜，看起来老道的能耐真高。可惜他把道路走错了，若是行的正，就凭他这个年纪，虽不能说是压倒一切，准得比我宝镜和尚强的多。正然想到这里，就见燕普的宝剑，舞动如飞，不亚如一条银蛇缠绕，自己只可与他慢慢的招架。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听有一人口诵佛号，留神观看非是别人，正是太极真人何道源。自己随着一面动手一面听何道爷说道：“燕道友剑术高强，宝镜师兄这一条九

耳八环杖，真称得起世界罕有。倒不如请师兄少为休息，我跟燕道友走个三合两趟。”宝镜禅师口诵“南无阿弥陀佛”把手中九耳八环杖，照准了老道燕普顶梁往下一劈，然后打垫步纵在一旁，双手擎着九耳八环杖。燕普一看宝镜禅师纵出圈外，并不追赶，手擎着宝剑，留神观看，但看他们僧道的动作。就见宝镜禅师向着何道爷说道：“道兄，既然你老人家出头，来在梅花圈上替小弟，贫僧感激。”说着话一转身跳下了梅花圈，来在老洒海金元、尚道明二人切近，留神观看何道爷与燕普当面接谈。就听何仙长向着云台剑客燕云风说道：“燕云风道长，我这一次出头，并非是倚仗着我的武术前来会斗于你，皆因咱们都是同道，都拜在三清佛祖的座下，我有几句良言，要相劝于你。”燕普闻听随打稽首口中说道：“何道友有话请讲。”何道爷遂说道：“道兄，我可并非是高抬，练武术要是练到您这个地步，那就算是世间少有。他们这一次三月三的亮镖会，不过是他们保镖的本行之中每年应有的常例，再者说也没有什么外人，燕道友你出头来在梅花圈的上面，凭你手中的剑术，他们焉能够匹敌?就算是他们众人都不是仙长你的敌手，难道说你出家人偌大的年岁，还要做这个十三省总路的镖头吗？真要是打算做人中的领袖，也不必在镖行厮混，就凭您这一身的武术，要是报效国家，何愁不官居显位?再要说一句，抢赢斗胜，也非是出家人所应为的事。倒不如请燕道友远走他方，不必跟随他等在从中捣乱，任其他等所为，我辈自享方外的清福，岂不较胜于此吗？”燕普听罢何道爷这一片话，不由得背剑撕髯，微微含笑说道：“何道爷，你老人家所说的全都是金石良言，贫道本应当听命。可有一节，真要是这一片话要出在别人之口，燕普当然是言听计从。惟独这个话由打你们弟兄之中说出来，我是难以从命。因为什么呢？就皆因是您的身分够啦，知道的主儿说咱们道义

相投，对于亮镖会的事情，我等不跟着捣乱，由此而走。如果要是不知其中情理之人，他们必然说是我燕普惧怕你等兄弟，我这才远走他乡。这么说起来，岂不是与我的名誉大大的有关？倒不如请道友亮出军刃与某家动手，如果贫道不是您的敌手，甘拜下风，从此一走，找个深山僻谷，隐身其间，永不出世就是了。”何道爷闻听燕普这一句话，心中好大的不悦：这分明是倚仗着自己的武术，要压倒天下的群雄。今在众目之下，莫若我掣出宝剑与他当面动手。把主意拿妥，这才向着燕普道：“燕道友既然愿意动手，我就奉陪。”把话说完，一伸手抽出宝剑，左手掐着剑诀，右手擎定宝剑，口中说道：“燕道友进招。”这句话还未说完，就见燕普双手捧定宝剑，够奔何道爷的哽嗓咽喉便刺。何道爷一看人家的剑到了，并不慌忙，身形往左一闪，把剑让出去，跟着把自己手中的宝剑，对准了燕普的宝剑剑柄上一压，“白鹤亮翅”的架子，够奔燕普的胁下便刺。燕普一看赶紧把身形一转，躲剑进招。这二位在梅花圈上动手，亚赛两道线儿相仿。何道爷一面动着手一面思想，暗想道：燕普他跟各位侠客动手，又跟宝镜禅师青云长老他们二人又赌斗了好几十手，仍不稍怠。这么看起来，燕普的武术比我强的多。

此时梅花圈上面两个人动手，单说的是各路镖棚所有的群雄、各位镖主大家看着俱都是一怔，看着这两个老道动手，蹿高纵矮，施展各路的剑术。双龙镖棚里面的各位老侠，心中全都以为各位剑客既已出头露面，燕普未必能胜。别人欢喜还都小可，惟独这一位贝勒爷只乐得他老人家双手拍掌，口中说道：“各位老侠，据我看何道爷的武术准能够胜的了燕普。要是这么看起来，还是吉人自有天相。真要是赢不了他，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归了他倒是小事，关系着国家的危亡事大。不想本爵的皇伯，竟受奸人的愚弄，祸国殃民，在四川的地面，真要再

搭上这个燕云风，文武兼备，那岂不就成了燎原之势？”贝勒爷正然跟各位老侠谈论，猛然间就见北侠客秋田用手向梅花圈上一指，说道：“爷您看见了没有？据我看我的师伯他老人家也难以取胜。”贝勒爷闻听此言，赶紧往梅花圈上观看，也看不出来那个输赢胜负，不由得着急问道：“秋老侠，您说何仙长是敌不了燕普，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老人家输招在那里呢？”北侠客闻听不由得冲着贝勒爷一笑，说道：“爷，别看你老人家在杭州地面跟随我们弟兄三个人，把剑的招数学了去，招中的精妙，你老人家一时可看不出来。你要看我的师伯他老人家赢不了的原因……您看我师伯他不肯进招了，您没看出来吗？他老人家现在只是封闭躲闪，这个地方就叫输。”贝勒爷闻听北侠这一片话，不由得如梦方醒。

此时梅花圈旁边，站着的那三位剑客，这一位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向着清真教的老洒海跟宝镜禅师口中说道：“二位老人家看见了没有？据我的眼光看，我的师弟何道源他也未必赢的了燕普。倒不如你们二位给我看着，我上梅花圈把我的师弟替下来。”这一句话未说完，在旁边厢老洒海金元接着说道：“既然尚老师肯其出头，我也就不拦了。我金元有意出头露面，怎奈我手无寸铁，难以抵敌。这一次只可看尚道爷您的啦。如果您能赢了燕普，那就算保全咱们的名誉了，假如您也不是他的敌手，咱们另作商议。”尚道爷闻听金老洒海把话说完，这才来在梅花圈的下面口中念佛说道：“你们二位如此的战斗，赶战到何时算了？依我说还不如师弟你跳下梅花圈，待我领教道长的绝招。”何道源他正跟燕普动着手，难分输赢胜负。自己准知道赢不了燕云风，一听自己的师兄说出这一片的言语，就知道是为保全自己的名誉。想到这里，随着把宝剑向燕普面门上一刺，然后身形向旁一纵，走后留招，右手捻髯口中说道：“某家气力

不敌，我的师兄要领教燕道友呢。”把话说完宝剑还匣，扭转身形跳下了梅花圈。

尚道爷一看自己的师弟已然跳至在下面，这才脚尖点地，把手中的拂尘一摆，纵上了梅花圈，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燕道友请了，贫道这厢稽首了。”燕普一看何道源跳下了梅花圈，由打下面纵上一个年迈苍苍的道长，细腰扎背，猿臂蜂腰。身上穿着蓝布的道服，青布大领，腰系绒绳，脚底下厚底云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四方脸面光润无比，蚕眉多长，二目如电，准头丰满，鼻如玉柱，口赛丹涂，大耳朝怀。颔下一部银髯，洒满胸膛。别看这么大的年纪，连一点皱纹都没有。前面已然卸了顶啦，在当顶上挽着一个小道冠。左手按定剑把，右手摆拂尘，带着一份笑容可掬的样儿。燕普看了看认得，原来是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燕普看罢遂将宝剑交于左手，右手撕髯乐嘻嘻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尚道友。你不在江西宝观以内炼气养神，来至北京城有何公干？”尚道爷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你那里晓得，皆因我收了一个徒弟，名叫童林，他跟我在江西卧虎山练艺十五年，奉命下山，后来流落在北京城，时常的与我通函，故此我才知晓，我一时的高兴由打江西地面来到北京城看望于他。不承想正赶上今年三月三的亮镖会，故此得见阁下在梅花圈的上面与他们赌斗输赢，所以我才遣派我的师弟何道源上梅花圈上面解劝于你。焉想到他与仙长言语激烈以致动武，这真正的是岂有此理！还有一样儿，真要是他们俗家人在上面论武，不过是争名夺利。你我出家人，看破红尘不取名利，这是咱们出家人所应遵守的清规，也用不着我细说。你我都是这个年纪，我只劝你一句话，千万你得把这个‘理’字得看正了。虽然说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要讲究‘情理’两个

字，道爷你也未必看不清。我说的这句话，咱们也用不着明言，所有个中的机密我也略知一二，不过咱们今天不谈就是了。如果依着我的话，咱们的感情不伤，日后得暇还有盘桓之日；如果拿我所说的这片话当作了虚话，那么我也就不往下再谈了。并且你也不要自恃，你岂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要是依从我的劝说，不但能够保全你的名誉，并且能保你的性命。如若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到那时你才知道我尚道明所说之话，句句都是向着你。”尚道爷将话说完，燕普念了一声佛号，遂说道：“尚道友，今天你既然说到这里，无奈一节，我燕普受人家三顾之德，不得不如此。这里面的情由，我也就不便对你细说，大概你也了然。既然尚道友出了头啦，别的话咱们也不用说了，只可在梅花圈上以剑术相对，如果道友你的武术比我高，我也不用人劝，那时我只得远走他乡，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的事，我也就不问了。倘若是尚道友赢不了我掌中的宝剑，任凭阁下说的海枯石烂也是枉然。”燕普把话说完，随着宝剑交还右手，左手掐定了剑诀口中说道：“道友请即进招。”尚道明一看自己所说的这一篇金石良言，怎奈忠言逆耳，难以听受。他老人家遂把拂尘往大领上一插，跟着一伸手，由打胁下左手擎着剑匣，右手握定剑把，抽出宝刃，把剑鞘往腰间一别，冲着燕普不住的连声叹息。万般出于无奈何，自己这才手擎着宝剑说了一声：“燕道友，贫道我本不愿意以武力解决，又谁知道长你是再再的逼迫，我这可就不能不如此了。道友你就进招吧。”燕普一听尚道爷不肯进招，他这才说了一声：“请！”剑随声到，“白鹤亮翅”够奔尚道爷的胸膛刺来。尚道明一看燕普的剑到，赶紧把身形向左一闪，燕普的宝剑可就走空了，尚道爷跟着宝剑对准了燕普擎剑的手腕子上便截。燕普遂把手往起一举剑尖冲下，够奔尚道明的小腹上便刺。尚道爷把身形往右一闪，用

剑由打底下一穿，往上一挑，“海底捞月”往上便拦。燕普随着撤换形势，两个人战在一处。他们二位动手又比何道源跟燕普动手不同了，双剑并举，脚底下微有声音，两个人的银髯飘摆。

他们二位动手，西胜镖局众人，都是提心吊胆。一看尚道爷手中这口宝剑上下飞腾，如同一座剑山一般，裹住了自己的身体，真是风雨不漏。燕普的剑招封闭躲闪，不肯轻易的往里进招。只顾他们两个人这么动手，这才称得起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但是燕普不是弱者，皆因他是力尽筋乏，会斗了许多位侠剑客，赶战到了尚道爷这里这个力量可就不足了。别看就是这么样儿，他还能跟尚道爷战个平手，分不出来胜负输赢。

就在这个时候，双龙镖棚里面把一位贝勒爷直看得二目出神。贝勒爷正在出神之际，在旁边那一位一百零三岁的于洞海双手抱拳，冲着贝勒爷乐嘻嘻口中说道：“您看见了没有？怨不得海川的武术这么高，今天您看他的老师在梅花圈上跟燕普动手，不亚如欢龙活虎一般，此所谓名下无虚士。”贝勒爷接着说道：“不错不错。还有一样儿，我请教请教老侠客，别的事小，您看一看这一位仙长尚道爷他老人家能够赢的了燕普吗？”于成一听二眸子一转，心中明白准知道贝勒爷这是不放心，遂说道：“爷您只管望安。据我看大概用不了多少照面，尚道爷准保必赢。”在旁边厢北侠客秋田、神手昆仑镇东侠他们两个人听得明白，知道老人家于洞海他所说的这一篇言语，分明是给贝勒爷他老人家开心。又一想燕普这一次来到梅花圈上夺取十三省总路的镖头，其中的机密我等对他老人家提过，焉有不关心的道理？不表众人纷纷议论。

单说梅花圈上二位老道动手。尚道爷心中暗想：就凭我弟兄四人，跟随恩师练艺，也曾闯荡过江湖，所有成了名的剑侠我也会过了不少，惟独今天这个燕普，真称得起是艺术高强。

可是一时之间我也不能输，但是我要打算赢他倒有些个费手。要照这个样儿战法，我们两个人全都不肯轻易的进招，赶到何时才能算为了局呢？又一想：这一场梅花圈上比武，简直的是没比了别的人，分明就是比了我跟燕普啦。虽然这么说，我怎么想个法子把他制倒，好给国家除去一个大障碍。如果这个燕普他要是得了志，辅佐着英王那岂不构起了国内争端，到了那时万民俱受倒悬之苦，你说我身为剑客我要是置若不闻，岂不亏负了天职，枉有剑客之称？自己想到这里，打算要想个相当的法子战胜了燕普。自己把主意拿定，这才手中擎着宝剑往里进招。身形往前一纵，宝剑对准了燕普的胸膛一点。燕普一看赶紧把身形一撤。就见尚道明垫步拧腰往旁边一纵，纵出来足够一丈二三尺，纵出来剑交左手，可有一样儿背着身形剑尖在后面。您别看这一招不要紧，太极招内有这么两手，一手是换手剑，一手是换手刀。无论是刀是剑，这个换手里面也没有蹚子，不过是随机应变因势制宜而已。燕普一看尚道明动手未分胜负，抖身形纵出了外面，不由得心中疑想：听人说过，尚道明、何道源他们二位弟兄乃是人间的剑客，武术精奇，怎么动手不到三十个照面他就撤身向外而去？这不问可知，分明是走后有招。要是别位跟我动这一手，我倒可以不追，要说尚道明你跟我动这一手，我是非追不可，我倒要看看你尚道明走后有何种的绝招。这个地方就是燕普心高气傲，不服高人。按着真理说，就冲着尚道爷跳出圈外，本不应追。他就没把尚道明放在心上，故而他抖身形往前一纵，手中擎着宝剑，照准了尚道明的后脊背用剑便刺。尚道明虽然是自己纵出圈外，走后有招，斜目观看，猛然间就见燕普擎着宝剑够奔后面而来，尚道爷把身形一转剑交右手，往前一上步用自己手中的宝剑，照着燕普的宝剑柄上一搭，只听“当啷”一声响，这两口宝剑搭在一处。

这两口宝剑可是平着，两下里各自用力往外便刺。这个宝剑就讲究五个字：黏、连、绵、随、缠。这两口宝剑就如同黏在一处的一般。尚道爷鼻孔之中醒力，手腕上作劲往外便推。尚道爷这口宝剑可是在上面平着往下轧，燕普那口宝剑可是在底下，两个人用的是挤按之力，两口宝剑弯成了弯弓。这两个人各自用力，那就凭的是火候了。如果要是尚道爷的火候高，手中的宝剑要往下一按，跟着往里一递，宝剑只要是递进去，燕普想活势比登天还难；倘若是燕普的火候要是深，他的宝剑要是往里一刺，正是尚道爷的华盖穴上，真要是那样一来，尚道爷也难逃活命。

这两个人正在危急之时，在梅花圈的下面，可把三位剑客爷给吓坏了。老剑客洒海金元一看，双手抖银髯遂说道："何道爷，青云老禅师，你们二位看见了没有？据我观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他们二人既然在这般光景，咱们怎么想个法子给他们二位解围？"老洒海说了这一片话，在旁边厢这位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跟这位爱莲居士太极真人何道源，他们大家全都是束手无策。就不用说这几位剑客爷，就连双龙镖棚里面的贝勒爷他老人家都看出来了。一看这般光景不由得心中骇怕，遂向着四周围的侠客说道："众位看见了没有？这个地方够多么悬哪。倘若是两口宝剑这么一支，他们二位都有性命之忧。"遂问道："你们那一位辛苦辛苦，够奔梅花圈的上面，将这两口宝剑分开？"北侠秋田在旁边一听，暗想：当初二次杭州擂，我跟南侠客昆仑道长比剑，正在此时，多亏童林双钺分双剑。到而今那有这么一位高人肯舍死忘生，到梅花圈的上面分他们二位的双剑？北侠心中着急，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就听于洞海口中说道："爷您看见了没有？不用着急了，已有人上去了。"

各位侠客留神观看，就见上去这个人中等的身材，微然还

矮着一点儿。身上穿着杏黄色的道服，腰间系着水火丝绦。往脸上观看，就见老道四方的脸面光润无比，两道蚕眉寿毫多长，二目神光炯炯，大狮子鼻子，方阔海口，唇若丹霞，大耳朝怀，颔下一部银髯洒满了胸膛。在当顶上扣着一个杨木道冠，竹簪别顶。手中拿着一根铁条，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打垫步拧腰纵至在梅花圈的上面，向燕普、尚道明他们两个人当中一站，用手中的铁条就在他们两个人宝剑剑柄上用力一击，就听“呛啷啷啷”一声响亮，两个人各自打垫步拧腰撤身形往旁边一纵，各自回手看剑。燕普一看这个穿黄道服的老道出头露面，随着念了一声：“无量佛！”转身形跳下了梅花圈，回归西胜镖棚连脚也没站住，带着他所有的众人，就连鲍古鲍天机、鲍杰鲍殿元，一个是镇西方，一个是闪电神，他们大众一齐出了西胜镖棚，回归西胜镖局去了。

单说那梅花圈的上面，尚道爷一看，来了一位黄服的道长，用手中的铁条往两口宝剑当中一击，将宝剑击开。那位说，你这一说不悬点儿吗？就凭一根铁条往两口宝剑上一击，就会把两口宝剑给击开了？你不是说尚道爷那口宝剑削铜剁铁，斩金剁玉，怎么会被一根铁条就会击开了呢？皆因这里面有个情由。真要是这两口宝剑全都立着，慢说是铁条，就是钢条也办不到，皆因宝剑全都平着呢，铁条正击在宝剑的血槽，也搭着人家这位老道有那份能耐，手头儿还是真脆。要说燕普跟尚道明这两个人，还是真不含乎，真要是换一位，宝剑非得出手不可。闲言不表。单说的是尚道爷将宝剑还匣，对着黄道服的仙长赶紧抢步往前行礼。那位黄道服的仙长遂把手一摆，两个人跟着把身形一晃，纵下了梅花圈。就在这般光景，别位先不用说，惟独那一位清真教的老洒海金元，他看见那一位黄道服的仙长手中拿着的那一根铁条，正是自己在清真寺与他们僧道俗试艺之

时丢失之物。不但老洒海看着惊异，就连宝镜禅师他老人家看着都是一怔。此时看见仙长手中拿着铁条，准知道这位仙长是世外的高人。就在这个时候，尚道爷已然将这位黄道服的仙长陪至在众人处，就见何道爷也是抢步向前和黄道服的仙长行礼，跪倒了磕头。老洒海赶紧向着尚道爷问道："尚师兄，这一位仙长他老人家是谁呀？我怎么会不认得他呢？"尚道明闻言赶紧说道："老洒海您不认得，听我告诉您。这可不是外人，他老人家是我的业师，俗家姓张双名叫鸿钧。他老人家有个美称，人送外号叫太极八卦庶士，在江西龙虎山玄天观的住持。我这一提您还会不认的吗？"老洒海闻听此言，双手拢定银髯，二眸子一转，心中这才知道，乃是明末清初四大剑客之中他老人家排行在三。老洒海这才赶紧向前，冲着张老剑客爷抱拳拱手和颜悦色欲行大礼，口中说道："老剑客爷，恕我不知，金元这厢给您行礼。"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赶紧把手中拂尘一摆，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口中说道："金施主不要客气。这是阁下的铁条你先拿去。我有两句话嘱托你：要像你们几个人的身分，可不是我捧，在江湖绿林之中，人称剑客不容易。你们要是互相一比赛，倘若其中有武术稍差一点的，岂不把这个剑客的名誉付于东流，岂不可惜？还有一节，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系一家人。也不论僧道俗你们身上皆有武术，岂不晓得万朵桃花一树生，天下的武术是一家。你们想想我说的这话是对也不对？"大家一听各自点头。在旁边厢走过来青云长老宝镜禅师，双手打问讯口中念佛，向着张老剑客爷口中说道："老前辈所说的言语是一点儿也不差，我等将来还要踏着老前辈的足迹而行。我们众人还要请问仙长这是从打那里来？"就见张鸿钧说道："此地也并非讲话之所，倒不如你我一同够奔双龙镖棚，见过他等众人有什么话再说不迟。"众人答应一声，这才谦谦让让如同众

星捧月的相仿，一直够奔双龙镖棚。将然来至在棚口切近，就见各位侠客抱拳相迎。不但各位侠客，就连贝勒爷他老人家也随众人来至在外面。众人道："原来是二位仙长。但这位黄服仙长我们都不认得，还得求二位师傅给我们指引指引。"这句话未说完，就见尚道爷把手一摆，遂说道："咱们有什么话里面谈。"说着话众人一齐来至在镖棚的里面，首先可就是贝勒爷向着尚道明、何道源乐嘻嘻的双手抱拳口中说道："二位仙长，你我自从打云南铁善寺分手之后，到而今总算是许久未会，二位身体可曾康健？胤祯这里有礼了。"二位仙长急忙打稽首，口念"无量佛"遂说道："不敢劳动爷您的问候。我们弟兄二人，漂流在江湖许久也未曾看望。"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尚道爷这才给贝勒爷先行指引自己的老师张鸿钧，又给老洒海金元及宝镜禅师都给贝勒爷见了。其余就是各位侠客，都过来先给尚何二位道爷见礼。众人中认得的也都过来见礼，不认得的有尚何二位从中指引。最末了小弟兄们过来先参拜了师祖，然后又拜见师太祖等事不必细说。贝勒爷张罗着让座，有意叫张鸿钧老剑客上坐，太极八卦庶士不肯，还是让贝勒爷他老人家在当中落座，各位剑客在两旁边相陪，各位侠客也都随着一齐落了座。就听贝勒爷向着张鸿钧老人家问道："仙长，可不知您这是从那里来？这样真算是巧，若错非是仙长赶到，尚道爷与燕普，定然得有一个性命之忧。"老剑客一听贝勒爷问，遂把自己因何来到北京城，从头至尾跟贝勒爷细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这一位张鸿钧，他本是天师的亲门近派，奉天师所差，叫老剑客够奔北京城，预防的就是三月三的亮镖会。这一位张鸿钧领了天师之命，由打江西地面起身够奔北京城。走至在中途路上，也倒没有多少话，不过是晓行夜住，饮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日就到了北京城的天桥，仙长一看这个地

方人烟稠密，做买做卖热闹非常。仙长看了看，不愧是帝王都城。他老人家正然自己心中想着，就见对面围了一圈子人，真称得起是里八层外五层，围了个风雨不透。仙长看着不由得纳闷，赶快迈步往前紧走，来到人群切近，口中说了一声“借光”分开众人往里面观看，一看是一个卖槟榔摊儿，在前面有一个穿黄纱袍儿的南方先生，用手捻槟榔，后面有一位穿蓝的也是南方人，用手捻前面这人的黄纱袍儿。仙长看着不由得好笑，心说：这一个穿黄的太没有资格了，你手上的功夫分明是鹰爪力，你何必在这个槟榔摊前卖弄你的能耐呢？你这么一卖弄，才招惹的这个穿蓝的在后面捻你的黄葛纱袍儿，叫众人看着你够多么难看。这才叫草怕凝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人结果如何。道爷暗地观看，就见穿黄的给人家槟榔钱，掏出一个银子包来，把银子拿了一块儿，给完了卖槟榔的，然后把银子包儿往怀中一放。不承想后边这个穿蓝的伸手一接，把这个银子包就接了去啦，招惹的看热闹众人大家都是一笑。老人家准知道这场事完不了，心说：我倒要看他个水落石出。就见穿黄的把钱给完了转身就走，穿蓝的果然不舍，在后面紧紧跟随。仙长暗地观看，不但他们两个人走，后面还跟着一个人。虽然这个剑客爷不认的，要看他这个穿章打扮，心中倒有个了然。但只见这个人身高约在六尺，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土黄布的裤褂儿，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高腰袜子，两只大洒鞋。外罩蓝布大褂儿，又肥又大不甚讲究。腰里系着一根绳掖着一块大汤布。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人字脖子。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气眼是足的。小辫在脖子后头一梗梗。在后面紧紧的步行，看那个样儿，也是赘着这两个南方人的。老剑客看了看不由得心中暗想：我听我的弟子尚道明、何道源他们

两个人对我提说给我收了一个徒孙，乃是京南霸州童家屯的人，姓童名林号海川，他在杭州地面北高峰献艺贺过号，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莫非此人就是童林？我倒要看看他有何作用。故此老剑客想到这里，也在后面跟随。以至他们三个人进了饭馆，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他老人家可没跟随他们进去，不过是在外面各处里观看，那个意思打算在外面等候，围着饭馆前后绕弯儿。待了工夫不大，就见饭馆窗户里面猛然间跳出一个人来，跟着后面又跳出两个来。剑客爷看着，心中有气，暗自想道：光天化日竟敢由打窗户里头往外跳，别人不用说，惟独童林你可不应当弄这一手儿。人人都知道你是侠客，你要是这么一跳，岂不是跟他们成了一流了吗？真正是可恼。剑客爷想到这里，心中不悦也是无法，只得在后面跟随，倒要看看他们上那里去。说话之间剑客爷在后面也是紧紧的跟随。走了工夫不见甚大，俱都来到天坛的墙外，就见他们三个人各自晃身形跳到了天坛的里面。剑客爷看罢，遂向四外看了看，并无来往行人，他老人家也把腰一晃，单胳膊肘挎住了墙头，探头往里观看，就见靠着墙根绿茸茸青草，都有半人多深。剑客爷遂轻轻的把身形一转，纵到了里面，将身形隐伏在青草里面，就见那两个南方人，已然亮出军刃动上手了；就见童林他也隐身形在大墙旁边，躬着双手握着磕膝盖，目不转睛看着那两个人动手。剑客爷心中暗想：童林不应当暗地观看，应当出头露面，与他们两造里排解，那才合乎道理。不但你不管，反在暗地里观看，我想个相当的法子警戒警戒他。他老人家心中想着，这个时候可就不早了，已然红日西沉，恰是黄昏时候。道爷猛然间想起来了，就冲着童林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我也不用想别的主意，就将自己身边的一块半头砖伸手捡起来，轻轻的凑至在童林身形切近。这就叫功夫，别看地上是遍地的矮草，一点声

息皆无。慢慢的一伸手，在童林蓝布大褂后襟底下把半头砖用大褂一裹，又一伸手把童林的辫绳掐下一块来，把这块半头砖用绳拴住，这才慢慢的撤身形闪在了旁边。要按老剑客这个行为，这可不算戏耍童林，皆因是本门户的关系，这叫惩戒他。老剑客身形撤至在旁边，打垫步拧腰纵出了天坛的墙外。他老人家也不住店，夜晚之间可就宿至在前门外的箭楼里面。由打这一日为始，他可就时常不离童林，左右暗地监视，倒要看看他的行为如何。到后来童林够奔清真寺会洒海，各位剑客僧俗试艺，他老人家可就暗含着隐藏在清真寺正面房上大脊的后面。在先前老洒海金元跟各位剑客比试小巧之艺，老人家看着倒还小可，赶到后来顶到试艺纵铁条这个时候，老剑客爷未免心中暗自思索，心说：这门功夫未免悬点儿。又看着宝镜禅师暗地里把拴铁条的绳儿拆开了一个扣儿，这么一来可把老剑客爷给吓着了，心说：这个宝镜禅师，他是个出家人，做事未免太毒一点。你把绳扣拆开了，老洒海金元他若往上面一纵，身形必然栽了下来。还慢说是身形栽落，就是铁条一掉那，都得算是他栽。并且他们还得比别的，倘若其中有一稍差之人，到那时岂不把他等这个剑客的名誉一旦丧残了吗？老剑客爷想到这里，就见金元把铁条一悠，悠的跟房檐一般高，也搭着众位剑客未曾往上面看，张鸿钧老人家一伸手将铁条抄在手中，把身形一转，垫步拧腰纵至在后坡，把身形往下一纵，跳出了清真寺的大墙，他老人家可就走下去了。赶到了夜晚之间，仍然到童林的住所暗地侦察，这才知道童林掌打竖臂摘星焦雨，不由得剑客暗中打算，准知道这一场事完不了，老人家直候到三更过，才回到前门外箭楼安歇。赶到次日定更后不到二鼓，他老人家又到童林的住所暗中探听，直探到童林够奔护国寺战喇嘛和杜清风。杜清风的剑术高强，童林双钺难以抵挡，老剑客在暗中

叫童林抛钺亮剑。老剑客到夜晚探听，知道杜清风行刺，这才暗地跟随，杜清风到双龙镖局，老剑客爷还把杜清风用铁条点住。诸葛建在贝勒府巧盗烟壶，约会童林到九公主坟前去比武，老剑客爷这才二次叫童林抛钺亮剑。又谁知童林把宝剑亮将出来，瘀血上呕，抛剑倒于埃尘，老剑客爷这才出头，用手中铁条将他三人点住，给童林一粒丹药。打发童林走后，责备完了三个恶人，老剑客仍然回到前门外箭楼安歇。由打这一日为始，每到夜晚之间，老人家不到童林的住所，便前往西胜镖局暗中探听。直到今天，他老人家早就到了，杂至人群之中暗中观看，如果众人能够赢的了燕普，他老人家便不出头。后来一看，自己的徒弟何道源、尚道明尚且不敌燕普，无法这才出头露面，来至在梅花圈的上面，铁条分双剑，惊走了燕普，跟徒弟们相逢见面。贝勒爷一问老剑客，才备述他老人家的来踪。将话说完，贝勒爷听着不由得赞叹，看起来武术之中，教徒弟这个地方真正是不容易。要论起来八卦庶士张鸿钧老剑客他还是童林的师祖呢，由打在天坛里面见到了童林，始终未离左右，暗地监察，直到而今还要给自己的弟子解围，看起来这位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真正是天下少有。不但是贝勒爷夸赞，就是各位老侠，全都颂不绝口。

大家正在谈话之际，就听老剑客向着众人问道："各位施主，此时童林现在那里？我要看看他。"仙长这一句话尚未说完，在旁边厢闪过来二侠客侯敬山——一轮明月照九州长臂白猿，向老人家一抱拳，口中说道："老人家，您要看童林，请老人家随我来。"这才在头前带路，一直够奔双龙镖棚的后面那个休息室。留神观看，但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床榻，童林躺在上面，仔细一看童林的面容，好像东方发晓的窗棂纸。众人面面相观，看着童林这一分凄惨的状态，实在是难过。尚道明、何道源他们二

位一看童林这个样儿，心中尤其难过，暗想：童林自从打十八岁跟我在江西卧虎山练艺，并无半点过失。到而今落到这般光景，虽然说是情急所致，自己失血，这一份暗淡凄凉叫人看着难过。老剑客爷看了看童林的情况，这才一伸手撩起自己的道服，由打腰间取出一个小葫芦来，拔开了葫芦塞儿，由打里面取出几粒丹药，数了数一共是九丸，交给了侯二侠，吩咐的明白："三日一丸与童林服下。这一共是服三九二十七天。将此药服完，虽不能说复旧如初，准能保全了童林的性命。可有一样儿，命算保住了，这个瘀血可未呕尽。服完了此药，不许他动气，还不可过于劳累，倘若是劳累动气，里面的瘀血还得照样呕出来。"仙长这句话不要紧，后来还是真应验了。到后文书有一段童林呕血抢蓬莱，剑断石头。后文书暂且不表。单说的是侯二爷，将药接过来，这才把穿云白玉虎刘俊叫过来，把药交给了他，嘱咐明白三天一丸，给他老师服下。刘俊答应一声，把药接过来包好了，带在腰中。

老剑客爷一看，不止是童林一个人躺着，在旁边还躺着一个黑脸大汉哼咳不止。问了问才知道是童林的徒弟名字叫铁罗汉吴霸，在梅花圈上面跟野飞龙燕雷动手，被他一掌打的口吐鲜血。老剑客听了听，随着又由打腰中取出一丸药，也交给刘俊，跟他说明白了："此时也不用给他灌药，等到了家中再把药给他灌下去。"刘俊答言。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有人说话，如同在半悬空中打了个霹雷相仿，口中说道："道爷，听说你这个药治吐血的，你给我一丸儿吧。我们虎儿小子被燕雷一掌打的口吐鲜血，这时候还没好呢。你这个药要能治吐血，给他来一丸叫他好了不就结了吗？"老剑客回头一看，但只见说话的这个人长的好看，面长身大，腰圆背厚。老剑客看了看遂问道："你是什么人？"在旁边尚道明走过来，先叫牛儿小子给他师

爷行礼，然后才对老剑客爷说道："这是我在漂母祠收的这么一个小徒弟，姓于名恒号叫宝元，我给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老剑客爷闻听，看了看于恒的态度不凡，问了问才知道是给霹雳狂风甘虎要药。也是童林的徒弟。随着又取出一丸药来，交给牛儿小子。

他老人家把药给完了，这才冲着贝勒爷打稽首，遂说道："爷，所有一切的事据我看大概就算办完了，我要跟爷您老人家告辞了。"贝勒爷一听不由得就是一怔。他老人家本有意把这一位老剑客留至在贝勒府中，此时一听老剑客爷告辞，不由得大失所望，赶紧带笑抱拳，口中说道："老剑客，依本爵我的意思，倒不如在我的府内盘桓个三年五载的，我们可以多得点儿见识。"张老剑客一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爷，我乃是山外的野人，不惯人间的酬应，我还是与爷您告辞了。"贝勒爷这才无法，只得随同各位老侠，一齐抱拳相谢。仙长出离了双龙镖棚，在后面尚何二位仙长相送。老剑客遂一摆手说了一声："道明、道源，你们哥儿两个双观着把这场亮镖善后的事，给他们办理办理吧。"尚何二位只得点头答应。二位仙长本想再送，怎奈老剑客爷连连的摆手，尚何二位道爷只得奉领着众人退回了镖棚。

尚道爷这才叫了一声："秋田秋老侠客，侯庭侯老侠客，"把这二位叫在近前，仙长遂说道："你们二位把我的话要听明白了，今天这个亮镖会，燕普出头我跟他决一死战，正在危急之时，若非我之恩师赶到，我们两个人全都凶多吉少。这一次燕普已然逃走，这个十三省总路镖头这一节就算取消，你们回头还按着你们原有规则轮流值年。这十三省总路镖头的谈论，从此切莫提起。这里面关系重大，别的事我也就不嘱咐了。如果没有用我们弟兄之处，我们又是方外之人，也不敢久溷人间，

就此我们也要跟各位老侠，就连贝勒爷告辞了。”众人一听二位仙长也要走，准知道留不住，尚道明、何道源跟这位宝镜禅师青云长老，带着徒弟生铁牛瓢鹿，他们老少爷儿四个，向各位侠客跟贝勒爷告辞而去不表。

各位侠客率领着徒弟，就连牛儿小子、铁罗汉吴霸，跟贝勒爷告辞回归前门外双龙镖局。老洒海金元老人家跟铁禄铁木金、神行无影武英武金堂，跟着这位鼓上飞仙丁瑞龙一同回归辅胜镖局。简断捷说，所有各镖棚的镖主，各自回归自己的镖局子，所有三月三亮镖这一场事，搭棚吃喝等费用，都归北侠与镇东侠老哥儿两办。都有清单，应当花多少钱，大家均摊公份，那也就不必细表。

年大人自己带着手下人年福年禄，回归了本宅。贝勒爷带着何吉何春，回归他老人家的贝勒府。童林这几个徒弟，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春芳等，他们大家帮忙，把自己的老师童林，用布兜搭回了家中。刘俊诚心谨慎伺候着老师，依着自己太老师所吩咐的言语，三天给童林一丸药，按期调养。到了九天，童林吃了三丸药了，第十天的这一天童林就明白了，自己也能坐起来了，吃喝也觉着便宜了，仰仗自己运用气功，自己已经能够动转。贝勒爷也时常的前来看视。赶到童林吃下五丸药去可就半个月了，自己不止能够动转挪移了，并且可以运动四肢。徒弟们一看心中欢喜，准知道老师对于性命上已是无碍了。不但徒弟们欢喜，贝勒爷也欢喜。别看童林这么重的病，童林的老爹跟他的老娘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呢？这都是童林的叔伯兄弟童缓疼爱自己伯父伯母，皆因二位老人家年岁不小了，倘若听说童林如此重的病，痛子心切，若是有个一差二错，多有不便。书要简断，光阴似箭，日月消磨，不知不觉已经是二十多天了，童林把药也都吃完啦，虽然

不能说是复旧如初，可是也差不多了，不过就是容颜气色稍差一点儿。他不断的带着徒弟们够奔贝勒府，到了贝勒爷的外书房，爷儿几个谈谈。也有时候看着徒弟练能耐，自己指点指点，然后自己下操运动气功。足有一个多月，童林这才复旧如初，归本还源。自己时常思念起来，暗自后怕。自己把主意早已拿妥，把自己平生所学的武术，就在这七个徒弟之中，找一个福德深厚的，倾囊相授。自己想到这里，这才把刘俊叫过来，吩咐他练功夫，“不怕是一招一式，必要用心练习，不可含糊。你们看见了没有？要说我的武术，总算是比你们高吧，尚且是屡次三番受这种的挫折。”徒弟们听了这一番话，个个点头答应，全是惟命是听。

说话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四月中旬了。这一天童林清晨早起，看着徒弟练完了功夫，他等众人把衣服已然都换好了，爷儿几个正在书房落座吃茶。这个时候辰牌已过。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帘拢“叭嗒”一启，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向着童林说道：“侠客爷，府里头打发大管事的何老爷到咱们宅中来，贝勒爷有话请您到府里去。还让把少爷们带着。”童林一听赶紧说了一声：“是了。”回事的转身形出去。童林这才吩咐徒弟们赶紧的预备。徒弟们个个收拾齐整，这才跟随童林由打家中出来，一直够奔贝勒府。焉想到了贝勒府，才引出跟随年羹尧奉旨西巡，查办四川事件的热闹节目。

第 五十四 回

保钦差查办蓬莱岛

清苑县马俊单行刺

却说童林带领徒弟们由打家中够奔贝勒府，将然上台阶就见大管事的何吉笑嘻嘻的迎接出来，向童林说道："侠客爷，这些个日子大概您的病体复原了吧？得暇之时我们几个人还要凑个趣儿，给您起起灾，摆一桌酒席咱们大家得开怀畅饮。"童林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我的贱恙已痊，何敢再劳动诸位费心?但不知爷叫我有什么事，管事的您知道吗？"何吉闻听此言遂说道："侠客爷您不用问，不过就是他老人家想您。"说道之间，何吉在头前带路，童林在后面跟随，够奔贝勒爷的外书房。来至切近，早有手下的从人启帘拢，童林带领着徒弟来到里面一看，不但贝勒爷在场，连年大人也在一处呢。童林赶紧抢步向前给贝勒爷请安，又叫徒弟们给贝勒爷也请过了安，然后才跟年大人彼此见了见礼。贝勒爷看着喜欢，这才说了一声："海川请坐吧。"童林这才谦说了几句在下垂首落座，童林的徒弟们在两旁侍立。童林这才向着贝勒爷问道："不知道爷您打发人把我叫过来有何事吩咐？请爷当面指示。"贝勒爷一听连连摆手，口中说道："海川哪，你要问什么事，你就问'年糕'吧。"童

林一听，跟着双手抱拳向着年大人问道："老大人，可不知道有何事吩咐？"年羹尧闻听带笑说道："童教师你先别忙，我这是特地前来求你。你要问是如此如此这么一段事，非童侠客你出头不能解决。"童林闻听年大人这一篇话，不由得把双眉紧皱。

书中代言，年大人他现在官居礼部侍郎之职，在朝中为官，真称得起忠心耿耿。又搭着走贝勒爷跟达木老肃王的门子。这一天五鼓上朝，文武俱在朝房侍候，康熙老佛爷驾临养心殿办事。这位康熙圣主是一位有道的明君。他老人家升入宝座，在两旁边站着十大朝臣，上垂首有一位说一句满州话，叫军机达拉密，下垂首这位是都领事。别看这么大的殿，一共里面就是十位。在康熙老佛爷宝座后有六扇戳屏，戳屏旁面站着几个太监，两对龙凤扇，两对提炉，炉里面香烟缭绕，异香扑鼻。众文武向前行罢朝君之礼——三跪九叩，然后向两旁一站。康熙老佛爷在龙书案的上头，翻阅各省的奏章。一看有四川的总督赵家麟所奏：在成都府管辖的地面，有一座剑山蓬莱岛，里面窝藏盗匪，骚扰四民不安。为首的乃是国家的宗派英王富昌富宝臣，暗中谋为不轨。又搭着四川年景不佳，旱潦不收接连不断三载，请旨放赈以苏民困。康熙圣主看了看这个摺子，不由得龙颜往下一沉，心中暗自思索：要说英王他乃是朕之王兄，不料他有如此行为。又一想四川附近旱潦三年未收，何不派大员前去放赈？想到这里随着扭龙项叫了一声："额而金。"达木肃王赶紧双膝点地，口中说道："奴才伺候主子。"康熙老佛爷随着把四川总督赵家麟这个奏摺往外一推，口中说道："你仔细观看。"旁边厢有小太监过来赶紧把奏摺捧递给达木肃王。老肃王双手接过来，双手捧定仔细读了一遍，然后仍然交给小太监放在龙书案上面。康熙老佛爷道："额而金，你可曾看明白了？"老肃王答应一声说道："奴才业已了然。"康熙圣主点了点头，

遂说道："朕有意遣派专员，前往四川赈济灾民。但不知诸爱卿那一位可以领旨前往？明着放赈，暗中要调查剑山蓬莱岛英王谋叛的事件。如果调查事属实，朕自有定夺。"老肃王一听，分明是主子有意叫他往外荐人，未免心里犹豫不决，倘若是不能办事，这就算举荐非人，有意蒙君。这个关系可不小，轻则罚俸，重则免职。有心要不往外荐人，又恐怕主子恼怒。猛然间想起来，倒不如把年羹尧保举出去倒妥当。头一节他文武兼备，再者说他又受过名人的指教，他却能堪重任。想到这里随着向上磕头，口中说道："主子，据奴才我想，要够奔四川前去放赈，臣保一人，现居礼部侍郎之职，年羹尧，可以当此重任。"康熙老佛爷闻听手托银髯，口中说道："好，既然如此，起过了。"遂传口旨，宣年羹尧上殿诏见。工夫不大年羹尧随旨进见，来到殿下行罢三跪九叩朝君的大礼，礼毕伏俯在地。康熙老佛爷叫了一声："年羹尧，朕命你前往四川成都府放赈，暗中探听英王富昌富保臣他的叛情。此事关系重大，非卿不能胜任。"年羹尧闻听连连的磕头，口中说道："奴才跟主子回奏，羹尧微末的前程，何堪但此重任？再者说一到四川，如果是侦查出来英王的叛迹，奴才若要质问于他，他要不服岂不误了朝廷的大事？"康熙老佛爷闻听年羹尧这一片的言语，龙目一转心中明白，就知道年羹尧因自己官微职小，恐不能服英王。圣主爷想到这里说道："年羹尧，你不要如此的推辞。朕赐你金牌一面，'如朕亲临，代天巡狩'。钦赐上方宝剑一口，先斩后奏便宜行事。旨意一到，无论是十三太保贝子贝勒、文武的大臣，那一个犯法，与庶民同罪。"把话说完，康熙老佛爷亲自提朱笔，御批一道旨意。又把金牌取过来，亲自写了这八个大字。然后把上方宝剑命人取来，传旨着年羹尧领受。年羹尧一听康熙老佛爷这样的吩咐，只得谢恩。年羹尧下朝。康熙老佛爷在宝殿上才问了一

声："文武众爱卿，有事出班，无事散朝。"众文武山呼万岁，圣主爷龙驾回宫不表。

单说的是年羹尧擎着圣旨、金牌、上方宝剑，乘坐大轿回到自己的私宅，把旨意、金牌，连同上方宝剑供奉在中堂，然后脱去官服，来到了自己的书房落座。早有手下从人把茶水献上来，年大人是闷闷不乐。因为什么呢？皆因是他老人家准知道，四川省道路奇险，各处盗贼出没无间，别说还要剿除英王富昌，那更是难题。不用说别的，就说那位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在亮镖会上战群侠那是我亲眼看见的，别说还有多少羽党。他在剑山蓬莱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设立招贤馆，结纳绿林巨匪，此时正是声势浩大。自己想到这里无法，遂叫了一声："年福，急速吩咐外面，无论远近文武官员有前来道喜者，一体挡驾免见。"皆因这里面有一段情由，你说这一次要去到四川，真要是为国殒躯，能够把事办个差不多还可，倘若是毫无成效，岂不亏负了圣恩吗？再者说我年羹尧既食君禄，要不替四川子民除此残暴，我那一方面我也对不过。就因为这个系念萦怀，自己才闷闷不乐。一连着就是三四天。这一天清晨，年大人梳洗已毕，年福看着大人这般光景，遂说道："大人，我看您坐在屋内，终朝每日愁眉不展，您的心腹我业已知道。您所愁的就是四川之事，恐怕中途路上出了什么差错。据我想这眼前头放着武术高强之人，足能保护您平平安安的够奔四川，您不去求，您净闷闷的当了什么？"大人一听说道："那里有会武术的？"福儿一听，赶紧接着说道："您老人家亲身到贝勒府见贝勒爷，借他老人家府里头的教习，那一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教师，那个武术够多么高哇，要是有他一个人保护您前往四川，准保安然无事。"这一句话不要紧，可就把这一位钦差年大人的醒儿提起来了，不由得满面笑容，用手点指，口中说道：

“好小子！好小子！”

大人赶紧吩咐一声，叫福儿到外面传轿，把轿齐备，他老人家要到贝勒府，拜会贝勒爷。福儿答应一声转身形来到外面，工夫不大将轿预备停妥，这才进来禀报大人。年羹尧也不换官服，就是随身的便衣，只带了年福起身，一直够奔安定门内北城根富贵巷。到贝勒府府门前下轿，早有回事的往里回。年大人这才来到贝勒爷的外书房，到了里面先给贝勒爷请安，然后落座。贝勒爷乐嘻嘻的说道：“老年哪，你这官运真旺，从此荣任高升，成了奉旨的钦差啦。我这还少给你道喜呢。”年羹尧一听遂说道：“爷，我这是有为难的事，特地前来求你老人家来了。您就别提这个道喜不道喜了。”贝勒爷闻听遂说道：“老年哪，你无论有什么为难的事，你只管说，都有我一面承当。”年羹尧一听贝勒爷这句话，不觉心中甚为喜悦，遂接着说道：“也没有什么大事，只皆因圣主老佛爷他老人家差派我够奔四川成都散粮放赈、查办事件，西路上不平安，你老人家是知道的。再者说亮镖会的时候，各位老侠也曾对您提啦，各处里盗贼蜂起。我这一去倒不是贪生怕死，我恐怕中途路上有了舛错，岂不是耽误了国家的大事？何况四川附近还有数万待哺饥民，盼赈如同旱苗盼雨，倘若是我在中途路上延宕了日期，那便如何是好？到那时不但我担待不起，并且是为臣子的良心，也难以对得起圣上的皇恩。我这一次到府里来，也没有别的事，不过就是求爷您哪给我转请童教师，辅佐我一同前往，我奏明了圣上保举他为随行的官员。就是这么点儿事，没别的，爷您成全成全我吧。”

贝勒爷一听不由得把双眉紧皱，腹内辗转，暗想道：我以为是这年羹尧求我托情办理什么公事呢，闹了半天还是要借我府里的教习。你说这件事还是真叫我为难。我要说不让童林去，

他是个奉旨的钦差奏明我父，我的天伦传旨教他去，我可也不敢违抗；你说我真教海川去吧，我还是真离不了他，早早晚晚的有他来到府里跟我谈谈武术，我不但是能够长点儿能耐，还可以解闷。你说这件事怎么办才算好呢？想了想，倒不如打发人把海川请了来，叫年羹尧自己当面要求，去与不去那可就全在乎他啦。这才派何吉把童林叫了来。童林这才带领着徒弟们来到贝勒府进了外书房，见过了贝勒爷、年大人，这才彼此接谈。年羹尧舜把所有的情由，这才跟童林细说了一遍。

童林一听，原来是年大人保举他为随行的委员，查办四川的事件。暗自想道：年大人他老人家这算成全我。我由打十八岁在家中练武术，到而今我可不敢说是衣锦身荣，总算是饱食暖衣。贝勒爷他老人家待我知遇之恩，我又收了这么些个徒弟，真正得说名利兼全。我这一次要是再跟随着年大人查办四川的事件，我为随行的委员，但等大事告成，转回了都中，虽说不是官封极品，大小我也得挣个头衔，也可以荣耀父母。我童林何不如此如此。想到这里，遂向贝勒爷问道：“爷，您看这事我去的吗？”童林这一问贝勒爷不要紧，看起来这个童林他这个地方就比别位有身分。因为什么呢？他自己愿意去，倘若是贝勒爷不叫他去，那不显着不合适吗？再者说问问贝勒爷省得落了不是。童林因为自己在府里头是一位看家护院的教习，总算是当着一份差使，无论跟贝勒爷爷儿两个怎么好，那算私下里的感情。今天贝勒爷一听童林问去与不去，还得由打我的口里说出来，你说这个话怎么说？又当着年羹尧。自己想到这里无法，只得说了一声：“海川，这个事你自己看着办吧。”口里虽然这么说着，把头摇了好几摇。童林一看贝勒爷摇头，心说：不问可知，就冲着他老人家连连的摇头，这恐怕我说不去。这是暗中告诉我。童林一面想着一面向着年大人说道：“既然蒙老

大人提携，我童林这里谢谢。我情愿跟随着您前往查办四川事件。”贝勒爷一听，他老人家心中着急，双手拍掌口中说道：“海川你还是去的对，你还是去的对。”连着说了好几声。童林一看这般光景，心中才明白，敢情贝勒爷不愿意叫自己去。还未及童林答言，在旁边年羹尧早已看出破绽来了，一看贝勒爷这种状态，准知道是他老人家不愿意叫童林跟随自己前往。自己并不跟贝勒爷接谈，遂向童林说道：“好，既是童教师肯给国家出力，我年羹尧那就算是求之不得了。”童林一听贝勒爷跟年羹尧这两方面的言语，是背道而驰，才知道贝勒爷不愿意叫自己去，年羹尧是愿意叫自己去。童林一看只得用言语遮饰，遂向着年羹尧说道：“论说起来俺童林本应当跟随您前往当差，报效国家。可有一样儿，我皆因教了几个徒弟，他们的武术尚未练全，我早早晚晚还得教给他技艺，庶乎不至半途而废。但等他们练成了之后，我再跟您当差，岂不是两全齐美？”年羹尧一听微微的一笑，遂说道：“童教师那倒不必。我有个完全的法子。赶到明日五鼓早朝，我递摺子奏明了当今圣主，保举你为我随行的委员，也保举你的徒弟为随行的委员。你们爷儿几个，同心协力报效国家。再者说时常聚首在一处，朝朝暮暮传习他们武术，一点儿都不误事。这岂不是两全齐美吗？”年羹尧说这一句话不要紧，在旁边贝勒爷暗含着急，这分明是海川受了年羹尧的算计了，不但把师傅要求出去当差，连徒弟也一块儿都卖啦。童林也知道自己把话说错了，再有意用言语挽回，准知道自己是不善辞令之人，说也说不圆全啦。正在一怔神之际，旁边贝勒爷他老人家想的明白，年羹尧虽然用话挤兑童林，叫他带着弟子跟他查办四川，这总算是为我们家的事。如果是四川剑山蓬莱岛，我那叛逆的皇伯谋为不轨，一旦大势造成，岂不要山河倾覆？我此时只是护住童林不叫他跟年羹尧当差，国家危亡

岂不误在我胤祯一人的身上？他老人家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海川哪，既然老年这么要求着，你就给他帮个忙吧。"童林一听贝勒爷吩咐自己，遂向着年羹尧说道："跟大人回，既然您赏给我们爷儿几个差使，无论您多怎起身，就先叫徒弟们跟随您前往，我在家中安置安置。等我将诸事糙糙的收拾齐备，我再按站追赶就是了。"年羹尧闻听，点了一点头遂问道："令高徒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您先告诉明白了我，赶到明天五鼓上摺子我好保举他们。"童林这才拿手一指说道："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等。"大人一听点了点头，遂说道："好吧，赶到明日过午，叫他们小弟兄到我的宅中，我们商量商量多怎起程就是了。"年羹尧把话说完，遂向贝勒爷抱了抱拳说道："爷，我给您请请安，我要告辞了。"贝勒爷乐嘻嘻说："恕我不送。"年羹尧带领着年福出离了贝勒府回家。此时天不早啦，到开饭时候，童林师徒陪着贝勒爷在府里头吃饭，饭毕童林带着徒弟们回家，当晚无事。

赶到次日天明，徒弟们起来梳洗。梳洗已毕，在家中用完了早饭。早饭已毕，童林打发他们到年宅里去，临行嘱咐刘俊，所有一切的事，都让他担负完全责任。所有他们师兄弟都要听刘俊的指挥，如果那一个要是不听说，让我知道了我定当开除。然后又吩咐小弟兄们，将各人的军刃暗器都收拾利落了，打好了小包袱。诸事停妥，刘俊率领够奔年宅。来到年公馆门首叫回事的往里面回，工刻不大回事的差人出来，笑嘻嘻的口中说道："各位里请吧。大人在书房候着你们几位呢。"回事的把话说完，他在头前带路，小弟兄们在后面跟随。来到年大人的书房，早有人头前挑起帘拢，众人到了里面先给大人请了请安，站在两旁边垂手侍立。年大人看了看小弟兄们一共是七位，一个个都如同生龙活虎，果然不愧是侠客的门徒。年大人叫了一

声："刘俊，今天早朝我的摺子已经上去了，保举你们爷儿八个，一同帮办我查办四川事件，你等皆为随行的委员。我已然奏明了当今万岁，三日后咱们就要登程了。"说着话扭项回头叫了一声："年福，你把他们几位带到前面账房，每位给他们支纹银四十两，叫他们预备行囊，然后再带着他们到马号里头叫他们各自挑马。"小弟兄们闻听此言，一齐说道："谢谢大人。"这才跟着年福出离了书房，一直来到前面账房。到了账房里面，每人给他们支了纹银四十两，然后又把他们带到了马号。来到马号切近，年福高声喊嚷，叫了一声："号头！"里面有人答言："那位呀？"由打里面走出来管号的号头，姓王单字名兴，排行在二。王兴走出来一看，是管事的带着人位不少，遂说道："管事的，有什么事叫我呀？"年福用手一指，口中说道："这几位全是跟咱们大人随行的委员，奉大人谕，到号里头叫他们几位各人挑马。"王兴答应一声遂说道："那么着各位老爷就随我来吧。"刘俊带领各位小弟兄跟随着号头王兴进了栅栏门，到里一看，对面的大槽头上面搭着一个席棚，席棚下面拴着约有二十多匹马，颜色各有不同。王兴用手一指，口中说道："各位老爷挑吧。挑好了我这还有鞍鞯辔环，我给你们各位鞴上。"小弟兄们一听高高兴兴来到槽头挑马。要说这几个孩儿，其中机伶的可就得属夏九龄。一听说挑马，赶紧来到槽头一看，有一匹黑马，身长面大，小耳朵大蹄板儿，浑身漆黑铮亮。夏九龄一伸手掳住了马鬃，摩娑摩娑马皮，口中说道："号头，你先把这匹马给我鞴上，我要压着他跑两趟。"王兴赶紧答应一声，到了敞棚里面取了一付鞍鞯辔头将马鞴好。夏九龄一伸手掳住了嚼环向外拉着走。跟着小弟兄们纷纷的挑选。司马良挑了一匹干草黄，杨小香挑了一匹墨里藏针，杨小翠挑了一匹枣红马，洪玉耳挑了一匹花白驹，刘俊挑了一匹白龙驹——浑身上下雪霜白，一根杂

毛也没有。也搭着这付鞍鞯鲜明，趁上刘俊这个模样真正叫好看。人家小弟兄不是把马都挑了吗，号头那里跟蛮子孔秀孔春芳两个人抬上杠啦。刘俊一看赶紧走上前，得问问因为什么。遂说道："孔秀，你这是为什么？你不知道这是大人的公馆吗？因为什么跟号头争执呢？"蛮子遂说道："唔呀师哥，你是不知道，我说叫他把这一匹马给我鞴上，他说不管。师哥你想想，我着急不着急？你们众人是跟着大人当差的，难道说我不是跟大人当差的吗？这个号头这个东西怎么就会有偏有向呢？我是跟他没有完。就是我同他一起去见大人都使得。"刘俊一听这个话未免也是有气，遂说道："号头王兴，这是怎么啦？难道说我们弟兄们来到这个地方还得见见你吗？"号头王兴一听，遂着急说道："我说这位老爷，我是一点儿偏向也没有。我是好意，我告诉他这匹马不能骑。怎么说不能骑呢？由打买来那一天，别说骑，连车都没套过，因为他不会走，人要是骑上他就是颠。您想这要是走长道，骑上他还能行的吗？我跟他老人家说这个原因，他老人家不但不信，还跟我口角起来啦。"刘俊一听，留神观看，只见这匹马昂头站立，长像还是非常的好看。由头至尾足有一丈，由蹄至背足有八尺，大蹄板儿，螳螂脖儿，浑身白毛上面趁着黑花。这匹马的名儿就叫头号的大菊花青。刘俊看了看遂说道："王兴啊，你别管他走的好走不好，你先给孔老爷鞴上。"号头王兴一听无法，只得找了一付大鞍鞯把这匹菊花青鞴好，遂说道："孔老爷您可别计较我，我倒不是不给您鞴，皆因他不会走。这不是鞴好了吗，您骑骑试试吧。"蛮子孔秀伸手拉住了扯手，拉来到外面纫镫扳鞍上马，一抖嚼环顺着大道就跑下去了。跑出去没有半里地，蛮子孔秀在菊花青上面就嚷起来了："哎哟哎哟，不好了！"敢情这匹马他不走也不跑只是颠，把蛮子颠的难受，翻身跳下马来，仍然拉到马号里面。众

人无不好笑。就在这么个工夫，号头王兴走过来，用手指着孔秀说道："我说孔老爷，我不叫您骑这匹马您不听，这个马有个外号儿，他叫整蛋青。"蛮子一听遂说道："唔呀混账东西，我打你个混账东西。"蛮子一说这句话不要紧，招惹的小弟兄大家哄堂而笑。刘俊赶紧说道："慢着慢着，咱们不可这样喧吵，倘若被大人听见申斥咱们几句，岂不是面上无光？"这才吩咐一声，带着他们小弟兄由打马号出来，一直到外面备置行囊包裹。收拾齐毕，天晚回到公馆，大家吃喝不必细表。

书要简断，一连就是三天。赶到了三天头儿上这一天，外面早已准备齐楚，三座黄亭子全付的执事。各门八条大街全城文武的职官，一体在外面恭候。都知道钦差大人今天起马，大家都来恭送。就不用说文武的职官，就连手下的从人，由打昨天晚晌年大人都吩咐了，要查办四川事件，别人也不用带去，只是带着年福、年禄，同着一个小书童，还有一个幕宾的师爷名字叫杨有之。所有在派之人俱都预备齐毕。刘俊带着小弟兄们来到后面伺候。此时钦差大人年羹尧已然把官服换好，随着叫了一声："年福，外面所有应用的事件可曾预备停妥？"年福向上行礼口中说道："跟大人回，外面所有诸人早已预备齐毕。"年羹尧这才站起身形，带领着刘俊等小弟兄们一直够奔中堂。来至在中堂，看了看上面供奉的旨意、金牌跟上方宝剑，行了君臣大礼三跪九叩。礼毕站起身形，亲自将旨意、金牌、上方宝剑，双手捧下来交给刘俊、司马良、夏九龄三个人。每人捧着一件，送到了外面，放至在黄亭子里头。然后年羹尧这才由打里面转身形出来。外面大轿早已预备齐毕，年羹尧升坐大轿，顺字行的老哥儿们，说了一声"高升"，抬起轿。在头里鸣锣开道。全付的执事，金瓜钺斧朝天镫，手里拿着大冰镩。在执事后面就是黄亭子。头一座黄亭子就是供奉的旨意；第二座亭子

里面就是金牌一面，“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第三座黄亭子里面可就是上方宝剑。黄亭子后面就是官衙牌，一对一对的，那都是年羹尧历任的官职，上面写着官衔。紧跟鞭牌锁棍红缨大帽，口喊“威武”二字，实在的威严。紧后面可就是钦差大人的大轿，那个威风可不小了。所有九卿科道文武的官员，顺天府、大宛两县早已然跟他们说明白了，叫他们众职官一律免送，各自回衙理事。大轿的头里就是刘俊打着顶马，轿子两旁边就是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轿的后面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跟蛮子孔秀骑着一匹整蛋青，年福、年禄，正当中可就是杨师爷有之。丰丰盛盛一直出了彰仪门，够奔芦沟桥。到了芦沟桥可就把轿换了，换了八人大轿，由打芦沟桥一站一站向前行走。钦差老大人虽然说是查办四川事件，散粮放赈，一路之上还要代理民情。走在中途路上有事即长，无事即短，也不过就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

这一日正然往前行走，可就到了保府清苑县。离着县城不足十里，早有本县的知县丁开甲丁大老爷带着三班人役迎接钦差大人。到了大人的大轿前，躬身行礼，说道：“钦差大人在上，卑职丁开甲迎接大人。”年羹尧在轿子里面说了一声：“免，头前带路。”丁大老爷连忙答应了一声：“是。”这才在头前带路，一直来到清苑县城内，穿城而过。公馆就在西关外，路北的大公馆，门前悬灯结彩，站着多少三班人役、城守营的官军，真是人山人海，大家都要看看这个奉旨的钦差年大人。工夫不大，轿已来在公馆切近，小弟兄等各自翻身下马。大轿已然搭至在院内上房前，轿子落平，钦差下轿后，即忙把旨意、金牌、上方宝剑，先供奉在中堂。年大人身穿官服先拜完了旨意，然后他老人家在旁边预备椅凳坐下，所有清苑县举监生员、文武的职官，有手本的递手本。年羹尧传出话去，所有的众人一概挡

驾免见，单传清苑县的正堂，到里晋见钦差当面问话。年福把这个话传出去，所有文武的职官、举监生员，他们大家都出离了公馆，年福这才把这位清苑县的正堂丁大老爷带在上房屋。丁知县留神观看，但只见上房屋正当中安放着旨意，上垂首是金牌，下垂首是上方宝剑。丁开甲看罢，赶紧抢步上前，行君臣大礼三跪九叩，然后站起身形，又给钦差请安。年羹尧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位清苑县的正堂丁开甲，看他那个年纪，大概有个五十多岁，身穿官服，白净面皮，两道长眉直插入鬓，二目神光炯炯，准头丰满，两撇燕尾胡须。年羹尧他看罢，就知这一位丁大老爷是一位正人君子，不由得心中喜悦，吩咐一声："来呀，给贵县看座。"丁开甲一听，赶紧向上打躬，口中说道："大人在此，卑职焉敢就座?"年大人一笑遂说道："请坐谈话。本钦差奉旨查办事件，一路上代理民情，我有两句要言，跟你谈谈。"丁开甲这么一看，年大人那份诚意，遂先谢了座，才侧身而坐。前清时官大一级，重如泰山，还别说是知县见钦差。如今民国，打倒了阶级的思想，无论多小的官员，见着多大的官员，也不过是脱帽鞠躬而已。看起来这个中华民国，讲的阶级平等，可又比以先的腐化制度强的多了。闲言不表。却说丁知县落了座，年钦差问道："贵县，地面可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如果有办不到的事，你只管明言。本钦差奉旨前来，现有金牌一面，'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上方宝剑一口，先斩后奏。"丁开甲他一听，随着欠起身形，双手抱拳，满面笑容答言说道："跟大人回，本地面皆都是奉法的良民，安分守己。卑职可不敢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由打卑职我到任那一天以来，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这也是万岁的洪福，老大人的虎威。"年羹尧一听，连连的赞不绝口，遂说道："来呀，给贵县倒茶。"在前清的时候，有这么个规矩，小官要是拜见大官，把话说完了的

时候，说一声倒茶，小官就得告辞起身。这不是倒茶，分明就是逐客令。丁大老爷一听，赶紧欠起身来，深打一躬，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年羹尧说了一声："恕不远送，好好的任差。你就去吧。"丁开甲答应了几个"是"，这才退了下来，回归县衙不表。单说的是年羹尧款去官服，换了便衣，他老人家退出常屋到里间儿，书童把茶水献上来，年羹尧这时跟师爷杨有之办理公文不表。

单说的是各位小英雄，由打上房把差使伺候完了，他们也来到里面。这所公馆一共是三道院。前院东西厢房，当中就是穿堂门儿。厢房的里面，住着武官亲兵小队、县衙的马步快三班；越过了头层院，二道院里面东西也是厢房，当中可是厅房。东西厢房就是给随行委员伴差的人等预备的；后面上房那是年羹尧住着。此时天时已然不早了，各位小弟兄们吩咐外面调摆桌椅，放杯箸筷碟，落座吃喝。你说他们这七个孩子，连一个作过事的都没有，猛然间他们都称起老爷来啦，就算做了官啦，你说他们心中喜欢不喜欢？他们这一喜欢，直喝到日没黄昏，堪堪都掌上灯了。刘俊一想：这一次我带着各位师弟保护着钦差老大人，千斤的担满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了。只顾他们大家任意吃喝，倘若后面钦差大人有个舛错我担架得起吗？遂说道："兄弟们，少喝，公事要紧。咱们大家吃喝完毕，想个法子分班够奔后面保护钦差要紧。"小弟兄们一听这个话说的有理，赶紧吩咐一声："上菜。"工夫不大，小弟兄们吃了个酒足饭饱。把残席撤下去，刘俊这才对着众小弟兄们说道："老师他老人家可没到，咱们哥儿几个跟随着钦差大人前来，我可担着一份重要的责任。要是老师在场，那倒没的说的啦，既然是老师未在，我们众人不能随便。咱们是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回头咱们是你们六位分两拨儿，三位一拨儿。你们几位合计，由打定更

天至三更天算一拨儿，二一拨儿由打三更接班至五更天明。可有一节，你们可是在钦差住的上房屋，我一个人专但任在外面巡查。我是个通班，一宵不换。”小弟兄们一听，心中欢喜。司马良、夏九龄哥儿两个答言说道：“师哥，我们哥儿两个跟老兄弟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我们由打定更天至三更天。叫小香、小翠跟着孔秀，他们三个人由打三更天至天亮。您看怎么样？”刘俊说道：“好吧。”在旁边小香、小翠一听：我们大哥二哥真会挑，把个老兄弟挑到他们一拨去啦，把个蛮子给我们。我也不是小看孔秀，真要讲究武术，别看他岁数比我大，他可算差点儿。我们这七个人，要讲究武术除去大哥，那一位也不如老兄弟洪玉耳那左臂刀。单单的把老兄弟归他们，我们来个蛮子，真要是晚间没有什么动作罢了，倘若是有点儿什么事，我们岂不得跟着被累？又一想：还算不错，听我老师时常的说，要是贼人作案都在三更天左右。我们是由打三更天接班，要在三更天以前有了舛错，那可就没有我们的事了。小哥儿两个想到这里，可也就没跟司马良、夏九龄两个人分辩，只可答应，自己带着蛮子作为后班儿。刘俊一看他们小弟兄们都分派好了，这才向着司马良、夏九龄、洪玉耳他们三个人说道：“三位师弟，你们多辛苦点儿吧。你们前去够奔后面上房，禀明了大人就作为是陪伴看大人，暗含着可就是保护。”小哥儿三个答应一声“是”，转身形出来够奔后面上房。来到上房屋的切近，夏九龄轻轻嗽了一声，里面问道：“谁？”外面答应一声：“我。”大人叫道：“进来。”小弟兄轻轻的启帘拢来至在里面，看了看迎面供奉着旨意、金牌、上方宝剑。三个孩儿看了看，一直往里走，伸手启软帘，来在里间，一看大人正然跟这位师爷杨有之在灯下办理公事，小弟兄们赶紧走上前去给大人请安。年大人看了看心中欢喜，遂问道：“你们三个人到此何事？”夏九龄遂说道：

“奉我师哥之令，叫我们哥儿三个到后面来伺候大人，所为的是陪着说说话给您解闷。”年大人闻听此言，二眸子一转不由得点了点头，心说：刘俊这个孩子，有点儿意思。他把他三个师弟派到后面来，这那里是给我解闷，分明是保护我。要照这个样儿当差，将来有点儿出息。想到这里，遂乐嘻嘻的说道：“你们三个人到明间屋里随意的休息去吧。”三个人给大人请了个安，这才慢慢的退出了暗间。来到明间屋，三个人这才看了看，迎着面桌案上放着灯，两旁边有椅子。司马良、夏九龄坐在椅子的上面，老兄弟洪玉耳搬了个兀凳，将身形坐稳，并不敢喧哗。直等到天交二鼓，里面大人把公事办完了，杨有之杨师爷他这才由打东暗间出来，够奔西暗间，杨师爷自己休息去了。大人把书童也打发走了，让他休息去。书童把茶水预备好了，遂也退了出去。年大人来到明间屋，看了看三个孩儿，规规矩矩坐在那里。一看大人出来了，三个人赶紧站起身形。大人一摆手遂向他们三个人说道：“你们弟兄既然跟我当差，公事上面认真，要是除去公事之外，你们要随随便便，千万不可拘束。回头你们就随意的休息，不过晚间留点儿神就是了。”三个人赶紧答应一声“是”。年羹尧仍然转身形回到了暗间儿。三个人一看大人进去了，天可就不早了，已然二鼓交过。他们遂把明间屋收拾收拾，把上方宝剑、旨意、金牌，把他满都摆放在几案的上面，靠着东头儿。司马良说了一声：“老兄弟，我可不管你，我跟你二哥都在椅子上面打坐。兄弟你在那里？”洪玉耳说道：“我好办，回头我把蜡灯挪开，我在桌案上面打坐。”说话之间，一伸手儿把蜡灯移放在几案上，来到屋门口把隔扇对严，三个人这才各自打坐，将身形坐稳，五心朝天，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舌尖顶上膛，出入气儿一匀，他们可就算是睡了。东暗间的年老大人一日的劳乏，未免也有点儿困倦，他老人家合衣而

卧，躺在竹床上面。西暗间杨师爷也累啦，把公事办完，早已睡熟。这三个人虽是侠客的门徒，对于打坐的功夫他们尚欠火候，皆因他们鼻孔之中，微有声息，虽不至于沉睡，外面要是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可就听不见了。

他们这一睡不要紧，不知不觉可就到了三更了。外面厢更鼓齐敲已至三更。猛然间在正当中打坐的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正在打坐之时，就觉乎着冷风扑面，隔扇门双开，外面的帘拢高卷，吹进来的凉风，把蜡烛吹的闪闪乱晃。洪玉耳留神观看，但只见迎着屋门口站着一人，身高约在五尺，穿着一身青色的夜行衣靠，窄袖寸排骨头钮，兜裆滚裤，脚底下洒鞋白袜，打着裹腿。勒着十字绊，胸前打着麻花蝴蝶扣。青色绢帕罩头，双手擎着一口军刃，光灼灼冷森森一条鹅眉刺。洪玉耳一看他的五官相貌，看那个大概的情形，就仿佛面熟。洪玉耳心说：这小子，胆子不小。这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前来行刺。幸亏是我的师哥把我弟兄三个人派到后面来保护大人，要不然的话，这够多么危险。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那人双手捧着军刃，正然要往屋里面纵，洪玉耳遂高声喊喝："小子，你的胆子真不小，夜晚之间你竟敢来到钦差老大人公馆行刺，我看你往那里逃？有小太爷们在此，你今天算走不了啦。"这一嗓子不要紧，司马良、夏九龄哥儿两个，赶紧抖身形站起，一伸手先由打腰间掣军刃。司马良是一对练子锤，夏九龄是一对练子槊。老兄弟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赶紧由打他的右胁下掣他的左臂刀，一伸手先拿起来一个兀凳，向外面一扔，跟着抖身形向外面一纵。后面司马良、夏九龄哥儿两个也追出来了。来到外面一看，贼人的胆量不小，手中擎着一条纯钢鹅眉刺，毫无惧意，看着三个人出来反倒一阵的狂笑，那个意思有点儿看不起。洪玉耳一看这般光景，随着向前一抢步，抖手照着贼人顶梁上就是一

左手刀。那贼人一看刀到啦，把身形向左一闪，用鹅眉刺向洪玉耳的刀背上便掳。要说鹅眉刺这条军刃，还是真厉害，无论你单刀花枪、带练子的军刃，只要是叫他掳住，你就得输招。可有一样儿，他打算掳洪玉耳这口刀他可不行，因为洪玉耳的刀是左架儿，又受过高人的传授。赶紧把刀往回一抽，还未容洪玉耳进招，“哗啷”一声，司马良的一对练子锤，够奔贼人的太阳穴上打来。刺客赶紧把身形一矮，用了个“缩颈藏头”躲过了双锤，还未能将身形长起，下面又是“哗啷”一声，夏九龄的一对练子槊，“枯树盘根”，够奔贼人的双腿。刺客这个小子，武术还是真不含糊，看练子槊到了，赶紧垫步拧腰往后一纵，纵出去足有七八尺，把这对练子家伙双槊躲开，将然要捧着鹅眉刺往里进招，就听有人喝喊说道：“小子，你的胆子真不小，竟敢夤夜来到钦差大人的公馆行刺，我看你往那里走？”在迎面来的正是穿云白玉虎。刘俊手中擎着一对练子双镢，在迎着面一挡，后面杨小香、杨小翠、蛮子孔春芳也都到啦。后面这小哥儿三个，每人一口单刀。孔秀这口刀可是摇山动，刀长二尺四寸，刀背极厚无比，这口刀都是黑虎门的传授。你说这四个人由打那里来呢？要说刘俊也不枉是童林的徒弟，做事精细无比。他把司马良、夏九龄派到后面上房里去，他可也没闲着，遂在前后来回的绕弯儿。由打前头院，绕到后面一直来到大人的上房，暗自偷看了看三个人的动作，一看全都在那儿打坐。刘俊来回绕到三更，这才够奔前面差官房，把小香、小翠、孔秀叫起来，够奔后面上房换班儿。故此带着他们三个人，一直够奔后面。将然来在后面，就听里面军刃声响，自己赶紧一伸手，由打腰间把自己的一对练子双镢掣将出来，往里便闯。这才在迎着面挡住了贼人。刘俊一见认得，乃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他们弟兄七位各自手擎着军刃，把贼人围在当中。他们

只顾在里面这一动手不要紧，公馆里面的亲兵小队，就连清苑县的马步快三班人役，各点着灯笼火把亮子油松一直够奔后面，高挑着灯笼，齐声喧嚷："别叫他走了哇！公馆里头有了贼啦！"此时他们大家正在喊嚷之际，钦差老大人已然由打上房屋中走将出来，站在廊檐下，左手背剑，右手撒髯，留神观看。但只见众人围着这个刺客，借着灯笼火把的亮儿这么一看，一看这个刺客好生面熟，紧皱双眉仔细思想，忽然间才想起，呕，原来是他！这个小子胆大包天。

这就是在梅花圈上，教童林的徒弟吴霸所打的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他为什么来在公馆行刺呢？只皆因亮镖会三月三的那一天，在梅花圈的上面，老人家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铁条分双剑，惊走了云台剑客燕云风，率领着他的党羽回归他们的西胜镖局，要依着众人，大家赶紧回归四川剑山蓬莱岛，燕普不肯就去，就皆因自己的兄弟野飞龙燕雷，被童林一掌震的口吐鲜血，单等他的病体痊愈再走不迟。这么一耽误就一月有余，燕雷的病体方能痊愈，众人这才商量回归剑山蓬莱岛，叫西胜镖局镖主镇西方鲍古鲍天机赶紧给他们众人预备盘缠。鲍古有意再拦，叫他们再多住些个日子，又一想军师的脾气不好，只得给他们众人预备银两路费。给众人全都带齐了，燕普这才跟他们哥儿两个告辞，率领着众人，由打西胜镖局动身，顺着大道赶奔四川。这一天正然走着，可就来到了保府的清苑县，听行路之人传说，有奉旨的钦差姓年叫年羹尧，查办四川的事件，够奔成都府放粮。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听了这个信，不由得心中思想，像我叔侄由四川地面跟随着军师来到北京城，三月三亮镖会的这一天在梅花圈的上面，本有意打倒天下的群雄，也叫军师看看我等叔侄非是无能之辈。有谁知天不遂人愿，我叔侄二人在梅花圈上动手，俱都败至在鼠辈吴霸的手中，叫他们大

家观看，我们叔侄脸上无光。这一次年羹尧既然查办四川，以放粮为名，必然是暗中调查英王的叛情。要是这么看起来，年羹尧要是到四川，与我家王爷多有不利。倒不如我乘着此时，我与他们众人离开，暗自打听打听年羹尧的住所，夜晚之间够奔住所将赃官刺死，带着他的首级，回转四川蓬莱岛，到王爷的驾前报功，也叫他们军师大帅阖山的人等，看看我马俊的胆量。自己把主意拿妥，遂向着军师说道："你们众位头前走着，我要大便大便。"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跟燕普他们众人分开手，他可就在清苑县的西关厢找了个小酒馆。说起来这个小酒馆，也真真的凑巧，紧跟钦差老大人的公馆斜对过。来到里面坐稳了身形，要了一壶酒两碟菜，一面喝着酒，一面跟伙计打听。遂说道："伙计，路北这个大门悬灯结彩，这是作什么的？莫非这里面有办喜事的不成吗？"酒保一听连连摆手，口中说道："爷台您不知道，这是一位老大人公馆，听说官名姓年叫羹尧，乃是奉旨查办四川的钦差。"马俊说道："是多咱晚到的？"伙计说道："今天到的。"马俊一听年大人是今天刚到，不由得心中更透着一份喜悦。因为什么喜悦呢？小子心中暗想：年大人今天初到，夜晚之间够奔公馆，行刺赃官年羹尧，乘其不备给他来个措手不及，这叫天助我马俊成功。自己想到这里，赶紧的吃喝。工夫不大，已然酒足饭饱，这才付过了酒钞，由打酒馆出来，顺着公馆前前后后绕了一个弯儿，踩好了道。然后他又奔西关厢的西面儿有个大树林，进到树林里面，看了看四下里并无来往的行人。此时天色也就堪堪到夕阳衔山，他在树林里面盘膝打坐，闭目合睛养神。将然一合眼，霎时间沉睡如雷。这一觉不要紧，直睡到天交二鼓。隐隐约约听得更鼓齐鸣，天交了二更，这才把马俊惊醒了，赶紧站起身形，用双手摩挲摩挲眼皮，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然后才由腰间解开了包袱，取出

来三串吞口夜行衣，寸排骨头钮，兜裆滚裤，勒好了十字绊，带好了他的军刃，用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白昼的衣服摺叠好了，包在包袱以内，围在了腰间。抬胳膊抬腿没有绷吊的地方。这才由打树林里面出来向各处里观看，但只见满天星斗，四外里清雅肃静落落，并无行人往来。他把身形往下一矮，顺着大道一直够奔钦差大人的公馆。可没敢走前面，顺着大墙一直来到后面，听了听并无动作，打垫步拧腰往上一纵，单胳膊肘挎住大墙，探头往里面观看。看了看里面一点儿声息皆无，两条腿一飘跳至在里面，这才各处里暗探，遂慢慢的凑至在后面钦差老大人的上房。彼时来的时候天气尚早，钦差老大人尚未安歇啦，屋里面有灯光，外面挂着帘拢。马俊在后面暗地窥探，看到年大人把公事办理完毕，以至安歇。小弟兄们关门。小子俱已看得明白，他这才在外面稍为延迟一时，单等里面睡熟，他这才够奔上房的屋门口，下腰轻轻的把帘拢卷起，跟着双手一抠门的隔扇带，慢慢的用双手把隔扇推开，往里面观看，就见迎着面坐着一个孩儿，两旁边一边一个，全在那里打着坐。自己看着不由得心中欢喜，他那个意思打算用鹅眉刺，先把打坐的孩儿刺死，然后再刺杀年大人。他将然想到这里时洪玉耳惊醒，抖丹田一声呐喊，跟着纵身形来在外面。外面一阵大乱。刘俊带着三个师弟，挡住贼人的去路。钦差老大人他老人家也站在廓檐下手中擎剑，口中喊道："你等大家认真，务要将此贼人拿获。"此时四外三班人役亲兵小队，高挑着灯笼火把，齐声喝喊："大人堂谕下，千万别叫贼人跑了哇！"马俊手中一条纯钢鹅眉刺，七位小英雄蜂拥齐上。要说马俊这个人，那算是久经大敌，有了名的滑贼。今天跟这七个人动手，可就把马俊裹在当中。马俊一个人，站在圈儿里面，手中擎着家伙跟众人动手，可就是没有还招的工夫。刚躲开了刘俊的双镢，

跟着练子槊到。将然躲过了练子槊，后面就是练子锤。躲开了练子锤，后面紧跟着就是四口刀。就让马俊浑身是铁，他一个人能够碾几棵钉？马俊一看，久战必败，倘若被获遭擒，焉有我的命在？倒不如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想到这里，用眼看了看，小弟兄们各个都是如狼似虎，手擎着军刃。一看孔秀手中攥着一口摇山动武术有限，动着手口中不住的唔呀唔呀的乱嚷。自己心中暗想：我要走，错非是由打蛮子这里不能逃走。想到这里一面跟众人动手，一反身用手中的纯钢鹅眉刺够奔孔秀的面门上就刺。蛮子一看不好，赶紧垫步拧腰身形往后一纵。跟着这个马俊由打这个空里身形向外一纵，走后留招，用目看了看众人，然后往西厢房上便纵。蛮子在下面看的明白，心说：不好，同着老大人的面前，贼人由打我这个地方走的，我担的了吗？想到这里倒不如追。他随着也是一蹿，身儿往上一纵，将然将身形纵起，说时迟那时快，上面马俊用脚一蹬房前的檐子瓦，用手一掳就是三块，左手擎着鹅眉刺，右手用瓦照定蛮子面门就砸。蛮子将然把身形纵起来，一看瓦到了面门，万般出在无己奈，只得把身形这么一偏，刚刚把这一撂瓦躲开，“吧啦”一声响，瓦落埃尘。孔秀这才把身形站稳。大家留神观看，贼人逃走无踪。刘俊本有心要追，又一想：不可，恐怕贼人余党甚众，巧用调虎离山，如果钦差有个一差二错，谁能够担的了？何况千斤重担都在我一人身上，我焉能轻易的离开？想到这里，遂知会各位师弟，不叫他等追赶。小弟兄们把军刃收拾齐毕，来到大人的面前，先道了受惊，然后请罪。不但小弟兄们请罪，就连清苑县的正堂丁大老爷都到了。只吓得丁大老爷浑身栗抖，体似筛糠，心中暗想：早也不闹刺客，晚也不闹刺客，偏偏的钦差大人到了公馆，有了刺客啦。如果老大人嗔怪，我的前程难保。故此他也随着众人给大人磕头请罪。钦差老大人宝剑还

匣，怒容满面，转身形一直够奔上房。早有听差人等收拾院落。这一位丁开甲丁大老爷，随着来到上房里面，在钦差大人的面前跪倒行礼，口中说道："卑职丁开甲在大人台前请罪。"钦差老大人说道："贵县，本钦差白昼来时，也曾问过地面上的治安如何，你说此处的军民俱都是奉公守法。不想你的地面上窝藏匪人，夜晚之间竟敢前来搅闹公馆。本应当专摺本参奏于你，姑念你科甲出身，办事认真，赏限一月捉拿行刺的贼人。如果将刺客缉获到案，到那时我走专摺入都，保你荣任高升。如果一月期满不能拿获强人，二罪归一，贵县听参。"钦差把话说完，一摆手说道："贵县回衙理事去吧。"丁大老爷这才向上行礼，退出了上房，回到自己清苑县衙，遣派三班人役，捉拿贼人不表。

单说的是钦差老大人，留神往左右观看，就见七个小弟兄们，垂手侍立在两旁边。年羹尧叫了一声："刘俊，我以为你等跟随童林，在北京城练了何等的高明武术。不承想你等一共是七名，尚且不能将一个刺客拿获，要照着这个样儿，你等怎么能够到的了四川？我今天赏你五天限，将贼人捕获。拿不着贼人我是决不起马。你等外面去吧。"刘俊一看大人这般景况，遂说了一声："谢谢大人。"这才把师弟等带了出来，一直来到差官房。此时天已大亮，刘俊用眼看了看小弟兄们遂说道："你等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个地方就叫咱们大家官运不旺。将然出了京门头一站清苑县就会闹了刺客，这个事连老师脸上都觉着无光。既然大人赏限五天，咱们商量商量，这段事怎么个办法。"刘俊这么一说，在旁边夏九龄答言口中说道："师哥，据我想这贼人逃走，他也不能就远走高飞，一定是在附近的地方有他的住处。倒不如咱们弟兄各自分头前去巡访，如果咱们要访查出来破绽，咱们可以见机而作。如果能够自己伸手捉拿强人，当

场将他拿获。倘若一人不行，回归公馆报信，大家再为定夺。”众人一听夏九龄这番话，一齐说道：“既然如此，咱们是怎么个访法呢？”夏九龄这才说道：“我早已算好了，咱们弟兄一共是哥儿七个，咱们占好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一面去一个人，咱们大家是随意挑选。咱们这不是七个人吗？咱们是由打东面来的，东面可就不用去人了，因为什么呢？这个贼人行刺不成，他断不能够甘心，他必然还要继续着不利于我们。”刘俊在旁边一听遂说道：“好，既然如此，我就占正西面，司马良占正北面，洪玉耳占正南面，杨小香占东北，杨小翠占东南，孔秀占西南，夏九龄占西北。”由打公馆里面各人带着随手的军刃，又带上点儿路费银两。刘俊跟他们说明白了：“如果咱们众人分头前往，各处寻访，天到黄昏，咱们大家可要赶回公馆。白昼之间咱们大家都出离了公馆，据我想不至出了什么意外，别说还有本地面的武官，也不至于有什么舛错。要到夜晚不回来，头一样儿不放心，再者说公馆里也短人。”众人一听好，这才由打公馆纷纷动身。可也没跟大人回禀，他们就出离了公馆，各自分头不表。

单说的是夏九龄由打公馆出来，自己遛遛达达一直够奔西北。一面走着一面思索，暗自想道：听人传言，这个访案，就得在茶楼酒肆繁华的所在，或者在庵观寺院的清静地方，错非这两样儿，不能访查出来真情。自己一面想着，往各处里留神。好在一样儿，这个刺客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夏九龄认得他，这就比访别的案由好访。一面留神，一面往前行走，遛遛达达不知不觉，由打公馆出来，走了可就不到十里地。正然走着，抬头观看，一看天色不早了，已然到了午错了。自己心中觉乎着有点儿饥饿，这才遛遛达达往前行走，一看前面是个村庄，走在切近，只见有一条大街，南北的街，东西的铺户，做买做卖

热闹非常。他这才由打南街口遛遛达达往北走。走了工夫不大，就见路西有三间门面的饭庄酒楼，有一块匾，字号是“蓬莱春”。夏九龄看了看，将然走到门口，有人往里面让，口中说道：“里面请吧，少爷。”夏九龄留神观看，但见这个饭馆的伙计有个二十多岁，白净面皮，身上穿着半截蓝布褂，腰里头系着油裾，脚底下青鞋白袜。真是干净利落精神百倍。夏九龄举步往里走，但只见迎着面的楼梯，靠着北面摆着一张栏门柜，柜里面坐着一位先生，有个五十来岁，一见夏九龄进来，赶紧欠起身形，口中说道：“少爷上楼吧。”随着高声喝喊：“楼上瞧座。”夏九龄这才顺着楼梯“噔噔噔”上楼。夏九龄来在楼的上面，一看摆着的都是金漆桌椅，有六成座。夏九龄正然观看之际，在旁边走过来伙计，遂用手一指，指着东边儿这张桌儿，口中说道：“少爷您坐这里吧。”夏九龄看了看这张桌儿，还是真正的洁净，遂将身形坐稳。伙计跟着用代手擦抹桌案。不大工夫端来四盘冷荤，杯箸羹碟，摆的齐楚，遂问道：“少爷，您喝什么酒？”别看夏九龄人小，生来的就好喝酒，遂说道：“你赶紧给我来两壶白干儿，越快越好。”伙计答应转身形下去，眨眼之间，取来两壶酒摆在桌案之上。夏九龄自己将酒满上一杯，不由咳声叹气心中想：像我夏九龄自幼丧了父母，只身一人，孤苦伶仃，无倚无靠。多蒙我恩师昆仑道长南侠客他老人家收留，又传授我武术。二次遇见童侠客，拜童侠客为师，实指望跟他老人家学点惊人的技艺。有谁知年大人奉旨西巡，才保我们为随行的委员。要说起来可算不错，他老人家真要是查办四川已毕，回到了北京城连我们都有好处。不料想苍天不遂人愿，竟有大胆的贼人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夜晚之间来到公馆行刺，打算不利钦差。行刺不成，当场脱逃，大人震怒，令我等寻找。你说叫我一个人到那里去找？想到这里，不由得“咳”了一声，这才

把这一盅酒，端起来一饮而尽。把酒杯往桌上面一搁，未免手头就重了一点，“当”的一声，杯落在桌上。猛然间就听对面，跟着自己的声音一连就是两次“咳，咳”，夏九龄不由得就是一怔，看了看心中有气：我心中烦闷，打了一个咳声，他不应当嘻笑于我，他连着打了两个。留神观看，就见对面桌上坐的那个人，看年纪有个十七八岁，中等的身材，身穿着蓝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脚底下红缎子福字履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圆方脸，大眼睛，一双长眉，准头丰满，四字海口，大耳有轮。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儿，前发齐眉，后发盖颈。精神百倍。坐在那里自斟自饮，不住的咳声叹气。人家一听夏九龄那边打咳声就是一怔。两个人彼此目不转睛你看我我看你。夏九龄看够多时，用手一指说道：“朋友，你这就不对。我心中有事，故此长息短叹，你何必奚落于我？”那人闻听此言，遂连连的摆手说道：“这你可千万别怪我，皆因我心中有逆事，所以才咳声叹气。”夏九龄一听倒笑啦，遂说道：“朋友，既然你心中有逆事，我的心中也有逆事，何妨请到一处坐下彼此谈谈。你给我帮忙，我给你出主意，对巧了，咱们心中的逆事，就许全都化解了。”那个人一听也并不推辞，遂站起身形告诉伙计：“把我这份杯箸给我挪到那边去。”两个人遂对面而坐。夏九龄异常喜欢，这才说道：“未请教少爷你贵姓？住家在什么地方？”那个人一听遂说道：“实不相瞒，我住家离此不远。由打这个饭馆说往东南不足二里地，那个地名叫邓家堡。提我您不认的，真要是提起我们老人家来，差不多皆有个耳闻。论起来我可不该说他老人家的名字，他老人家姓邓单字名龙，号叫九公，外号人称宝刀手。我叫邓玉，皆因我的腿快，我有个小小的外号，人称柳影儿。”夏九龄遂点了点头，心说：不错，在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练艺之时，听我之恩师昆仑道长南侠客时常对我言讲，

称说外面江湖之上有一位老英雄宝刀手邓九公。想到这里遂问道："邓少爷，你因为什么咳声叹气呢？难道说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吗？"柳影儿邓玉一听，遂说道："未领教您贵姓？"夏九龄接着说道："我姓夏，我叫夏九龄，也有个外号，人称多臂童子。"柳影儿邓玉一听遂说道："看您这个样儿，举动非凡，未领教您的贵老师那位？"夏九龄遂说道："在先前我拜的是昆仑道长南侠客司马空，后来又拜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柳影儿邓玉一听，赶紧站起身形抱拳说道："原来是少侠客，失敬了。我这场事倘若是少侠客帮忙，那就算是易如反掌，准能给我正的过面子来。"夏九龄赶紧问道："究竟是什么事呢？"柳影儿邓玉见夏九龄很够个朋友，遂把自己心中的事才慢慢的说了一遍。

第 五十五 回

二小夜探风云庄

邓龙再伏一棵苗

书中代言，老英雄宝刀手邓九公，他有一匹得意的坐骥，这一匹宝马良驹，名叫千里雪内一盏灯。这匹宝马浑身上下的白毛，靠着当顶上有巴掌大的这么一块黄毛，因为这个，老头子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千里雪内一盏灯。老人家今天没在家，孩儿柳影儿邓玉心中一想：这匹坐骥由打我的天伦成名到如今，总有好几年的光景也未曾骑。都说这匹马四蹄蹬开，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今天趁着老头子没在家，柳影儿邓玉把马可就鞴上了，他才牵出街门外，纫镫扳鞍上了坐骥，一抖嚼环出了邓家堡，在马的后胯上“吧吧吧”，一连就是好几掌，一哈腰马的四蹄蹬开行走如飞。柳影儿邓玉在马上端然正坐，心说：罢了，果然不愧人称是千里驹。由打邓家堡出来，一直顺着东北大道就走下去了。往前这么一跑多了没有，跑出来足有四里多地，马跑行啦，他再要打算勒住扯手嚼环焉得能够？一直够奔东北可就走下去了。正行走间眼前一片树林，邓玉双手掳住嚼环，口中不住的“唷唷”，这匹马就像惊了一样，下腰就往树林子里头跑。就在这般光景，由打树林子里头“扑噜”，扔出一件大褂

儿来。这一匹千里雪内一盏灯一看黑糊糊的一片，不知道什么东西，一看不由得害怕，四腿一绷，可了不的了，把这一位邓玉摔在了地上。这匹马一扭头扎进了树林。邓玉就在一怔神之际，忽然间由打树林里面出来几个人，把邓玉搀扶起来，就听有人说道："兄弟，这可了不的了，没摔你那里吗？"邓玉赶紧双手一按地，站起了身形一看，围着自己总有七八个人。在正当中为首一人，看那个人身高有五尺多，身穿青缎子褡褳，白绸子扎腰，脚底下洒鞋白袜。往脸上观看，面赛过瓜皮，两道粗眉，一双怪目，大鹰鼻子，大嘴岔，一嘴里出来进去的板儿牙。两个小元宝耳朵，往前兜兜着。用蓝色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邓玉看了看认得，原来就在树林的东北二里多地风云庄的少庄主，姓雷单字名宝，外号叫铁爪貉子。他的伯父千里飞来雷烟，他的天伦紫面豹子雷普，在风云庄称为首户的财主。大爷身为侠客，武术精奇，光明正大。赶到二爷雷普就不然了，专门结交江湖绿林道，与匪人在一块儿为伍。他的孩儿雷宝在外面也是招惹是非。今天由家里出来带了十几名打手，到了这个树林打算叫他们插拳动手，自己解解闷。正然练到高兴之际，猛然就见由外面有一匹马跑了进来，就听旁边的人问道："少爷，您看见了没有？这匹马够多么好哇。这就是我时常对您说，邓家堡上宝刀手邓龙邓九公他那匹坐骑。这匹马的名字就叫千里雪内一盏灯。"雷宝一听不由得心中欢喜，遂说道："我爱这匹马已非一日。"说话之间，铁爪貉子雷宝把自己身上穿的这件大褂脱下来，对准了这匹马迎着面一扔，马一惊遂把少爷邓玉由马上摔将下来。他们众人将马拦住，然后雷宝故意的出来，走至在邓玉的面前，双手抱拳乐嘻嘻的说道："兄弟，没把你摔着了吗？"邓玉赶紧说道："若错非是您，马这一惊往树林里面一跑，不用说摔，让树槎挂着就不轻。我这里谢

谢啦。”把话说完掸身上的尘垢，遂向雷宝说道：“二哥，您把那匹马赏给我吧。”把话说完，他那个意思打算进树林牵马。就在这么个光景，在旁边铁爪貉子雷宝，赶紧把两臂膀一横，向着邓玉说道：“兄弟，你那个意思打算干什么？你打算要牵你那匹马呀？我告诉你，我关着咱们是连庄的街坊，你的马惊啦，我把你救了，真要是换一位别人，你求我管我都不管。再要一说，马是它自己跑到树林里头来的，也不是我们抢的，也不是我们夺的。我告诉你几句好话，及早走开，如若不然，马给你留下倒是小事，把人都给你留下。”小英雄邓玉闻听这一片言语，只气得满面通红，心中暗想：好你雷宝小儿！你真有的，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认识小太爷是谁。又一想，此时要跟他言语冲撞，未免就得当场动手，真要是打起来，他的人多我的人少，岂不受苦？再者说我这一次把马骑出来是私的，我的天伦他老人家还不知道。真要是我们两个人闹起来，惊动了老人家，倒有许多的不便。倒不如我此时暂且叫他将马带走，他必然回家，等到夜晚之间，乘其不备，我再前去风云庄盗马。自己把主意想定，再一看铁爪貉子雷宝带着他手下的那一伙强人，连自己的那匹马，出离了树林够奔风云庄而去。邓玉余怒未息，这才转身形由树林里面出来，遛遛达达往前行走。有意要回家，又恐怕自己老爹爹问这匹马，自己一想倒不如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单等晚间前去盗马。自己把主意拿定，这才进大街往前行走。来到这家饭馆迈步往里走，有人让他上楼，到了楼上一看，倒没有多少座，自己这才找了一张桌坐下，伙计照样儿摆放压桌碟儿，给他预备酒，然后问他的吃喝。邓玉才告诉伙计：“你把应时得吃的菜配四盘。你给我预备大饼，我可不吃干饭。”伙计答应一声，照样给他预备。邓玉自己喝着酒思前想后，心中不乐，不由得咳声叹气。他这一咳不要紧，可巧对过夏九龄

那里也咳叹。两下里彼此俱都是一怔。然后两下里对面接谈，彼此通了名姓。邓玉把自己所遭所遇之事对着多臂童子夏九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夏九龄心中这才明白，遂问道："邓少爷，咱们两个人这叫一见如故。我跟你打听打听你，这个铁爪貉子雷宝，他住家在什么地方？他们一家行为如何？你跟我说一说。"邓玉这才说道："他的家中原是老哥儿两个，他的伯父千里飞来雷烟，跟我的天伦是八拜之交。惟独他的爹爹雷普行为不正，结交匪人，类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坐地分赃等匪人，以及有了名的大盗，都跟他爹爹有交情。那雷宝若不是仰仗着他的爹爹这么大的势力，他还不敢胡作非为呢。"多臂童子夏九龄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暗自辗转：这个雷普如此的行为，倘若是这个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与他有来往，逃往风云庄也未可知。倒不如把我的真情实话跟这个邓玉说明，叫他费力相帮于我，如果将贼人拿获，岂不露脸？自己想到这里，这才低言悄语向邓玉说明："邓少爷，你知道我是个做什么的不知道？"邓玉摇头说道："不知。"夏九龄才在邓玉的耳边，慢慢的把自己行迹说了一遍，以及跟随钦差年大人来到保府清苑县，贼人马俊夜晚之间到公馆行刺，幸我等弟兄保护得紧，钦差无恙。贼人脱逃，老大人震怒，派我等弟兄各处搜寻，不把马俊拿获，绝不起程。故此我等弟兄七人，这才各自分头查访。焉想到来至在此处，巧遇见少爷你。也是咱们缘在三生，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肺腑的真情也跟你说完啦，没别的事咱们两个人吃喝完毕，找个地方休息。等到夜晚够奔风云庄，我帮你盗马，你帮我探贼。如果两事如愿唾手而得，那岂不是天假其便吗？邓玉听完了夏九龄这一片话，二眸子一转，腹内思索，暗想道：真要是有少侠客夏九龄协力相帮，够奔风云庄盗马，倒是给我添一条

膀臂。他既然是侠客的门徒，不问可知武术当然不错。想到这里心中喜悦，满面堆欢笑嘻嘻冲着夏九龄抱拳说道："既蒙少侠客竭力帮助，我算是求之不得。单等事毕我一总再谢。"两个人把话说完了吃喝不必细表。吃喝已毕叫伙计捡家伙开账条，一共是多少钱。工夫不大，伙计把账条开来，递给夏九龄。夏九龄接过来一看，两个人一共才吃了一两多银子。夏九龄这才一伸手由打兜内掏出来一块银子，大概有个二两多重，遂向店伙计说道："伙计你把这块银子拿了去吧，除了饭账余剩下的你买双鞋穿。"伙计乐嘻嘻的把银子接过来，看了看除去饭账还剩一两多，赶紧说道："谢谢二位少爷。"夏九龄说道："不要紧。你下去再给我用纸包包上十几个馒首。"伙计答应，工夫不大馒首也包好啦。邓玉跟夏九龄两个人把东西收拾好了，由打楼上下来，一直够奔外面。伙计乐嘻嘻的直送到街门外。

这两个孩儿由打饭馆出来，一直出了街口，这两个人互相商议，夏九龄向邓玉问道："少爷，此时天气尚早，够奔风云庄多有不便。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单等天黑前去不迟。"邓玉答应，遂在头前带路。走不多远，前面有一带树林。两个人进了树林，找了一株大松树，来到树底，二人盘膝而坐，把这一包馒首放在旁边，二人并不接言，各自闭目养神。直到红日西沉，堪堪黄昏时候，两个人这才一睁眼站起身形，活动活动身体。此时可就黑上来啦。夏九龄这才一伸手把这一包馒头打开，两个人每人吃了两个。两人又休息了一会儿，听了听天色已然交过了定更，两个人拾掇拾掇。邓玉可没有夜行衣靠。夏九龄把腰间的包解下来，解开麻花蝴蝶扣，由里面取出三串吞口夜行衣，把白昼的衣服摺叠好了，包在包袱之内。衣服换好了，用手摸了摸腰间的练子家伙，然后抬胳膊抬腿没有绷着吊落的地方。全收拾利落了，这才叫邓玉在头前带路，夏九龄在后面跟随。

邓玉思索：他既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的徒弟，他的武术一定不错，我倒要试探试探他的脚程如何。想到这里，邓玉把身形一矮，扭项回头向夏九龄说道："少侠客，这个天色可不早啦，倒不如你我脚下带点劲，早到风云庄为是。"把这句话说完，俯下身去往前紧走。夏九龄一看心中明白：这个邓玉少年负气，他这是打算与我赛赛脚程。我要是叫你把我比下了，我还称什么少侠客？遂跟在后面把身形也往下一矮，紧紧相随。这两个人互相赛跑，只听脚步带定风声"哧哧哧"的声音。邓玉一面走，一面斜目观看，但只见夏九龄已然越过自己有一丈多远，脚程真快，名不虚传。前面夏九龄一看自己越过了邓玉，不由得心中欢喜，这才止住了脚步，单等邓玉来到切近，遂说道："少爷，还是你在头里吧，我的道路不熟。"邓玉一听脸一红，双手抱拳说道："少侠客这何必呢？我虽然与你是初交，咱们是一见如故，你可不必奚落我。"把话说完了两个人彼此都是一乐。这才遛遛达达往前行走，一直够奔东南走了不远，就见前面黑暗暗密层层的树林。就见邓玉用手一指，向着夏九龄说道："少侠客您看见了没有？越过林子就到了风云庄了。"越过树林一看，果然是一带的村庄。这个风云庄大概总有个两千多户人家，东西的街一共是三条。邓玉在头里走，带领着夏九龄，就见北边这条街，一进东街口路北有个大门，门户紧闭。房屋讲究，全是磨砖对缝，对着大门的影壁，大门西边有个大车门。邓玉用手一指，向着夏九龄低声说道："少侠客您看见了没有？这个大门就是风云庄雷家的住宅。这个车门是他的马号。此时天已不早，二鼓已过，我奔他的马号探马，你向他的厅房暗探有无刺客马俊。咱们两个人在里面聚齐。"邓玉把话说完了，自己奔向马号。

夏九龄跟着打垫步拧腰纵上了门楼，蹿房越脊一直够奔里

面，留神观看，头层院漆黑并无灯光。这才由打头层院够奔二层院。到了二层院留神一看是东西的厢房，也是黑暗暗，惟有北上房里面灯烛辉煌，屋门口挂着虾须斑竹帘。房前的游廊东西两边两个角门。夏九龄把身隐至在东厢房的后坡，微然露着一点脑袋瓜儿，偏脸往房里面窥探。隔着竹帘往里面观看，但只见里面迎门放着搁几案，案前面八仙桌，两边各有一把椅子。在上垂首椅子上端然正坐一个人，大身材，身上穿着蓝绸子大褂，腰里头系着一根绒绳，脚底下踢死牛的豆包鞋。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面，深目高鼻，满面怪形。在下垂首椅子上一看，坐的非是别人，正是公馆行刺的马俊。在隔扇后面坐着一个人，夏九龄可看不真他的五官相貌。你道此人是谁？正是风云庄的二庄主紫面豹子雷普。在隔扇旁边坐着那个就是少庄主铁爪貉子雷宝。夏九龄正在观看之际，就听有人哈哈一阵狂笑，由打外面进来一个人。夏九龄赶紧把身形往下缩了缩，留神观看，认得，正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

书中代言，马亮这是由打那里来？只皆因由西胜镖局他们大家动身走至在中途，马俊告便藉着出恭他可就走了。别人看不透，马亮心中早已明白，准知道这个小子一定是够奔清苑县的公馆，一定是不利赃官年羹尧。马亮想到这里，向着云台剑客燕云风说道："军师，马俊去了这么大半天还未回来，你们几位在头里走着，我到后面看看他去。"马亮把话说完了，这才自己磨转身形，辞别众人遛遛达达的往回走。在繁华的所在各处留神，那个意思把马俊找回来一同回山，恐怕他单人独自够奔公馆前去冒险。没想到连马俊影儿都没见。自己没法这才够奔公馆附近，找了个饭馆吃了点儿东西。吃饱了喝足了，天可就不早啦，就在二鼓多，他那个意思可要打算够奔公馆前去窥探窥探。后来又一想，恐怕有童林保护着年羹尧，倘若他们众人

都在公馆，倒多有不便。自己想到这里，可就未敢涉险。再有心找个店房住下，天可就不早了。万般无奈，只得在西关厢树林子里面盘膝打坐。他这一觉直睡到了天明，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垢，心中有些不乐，暗想道：马俊这个孩子也不是上那里去了？因为找他，我来了一个露宿，真正可惜。慢慢的由树林子里面走将出来，忽然间听外面行人谣传，昨夜晚钦差大人公馆里面有刺客前去行刺，幸亏各位差官大家努力，方能够将贼人赶跑，要不然钦差年羹尧就有性命之忧。马亮一听这个话心中明白，明知道是小冤家马俊夜晚之间够奔公馆行刺未成。这时候一定是小冤家远走脱逃。又一想大概他没离开这个地方，一定是到他二叔紫面豹子雷普的风云庄上躲避。雷二爷还不能不留他，皆因他跟铁爪貉子雷宝是把兄弟，别说还跟我有交情。马亮想到这里，有意够奔风云庄，一来是探望探望雷普，二来打听打听马俊的下落。将然把主意拿妥，又一想不成，如果要是白天去，倘若是千里飞来雷烟他要是在家，倒是多有不便，那个人的秉性个别。要说不上风云庄，囊中的路费缺少，还有许多的事。倒不如找个地方暂且休息，等到天晚暗进风云庄，找我的盟弟雷普可也就是了。自己这才遛遛达达往前行走，越过了大道够奔前面，抬头观看，就见前面有个大家的坟茔，四周围的松树。他这才迈步进了树林，在当中树下席地而坐，闭目合睛养神打坐。直坐到天交一鼓，微然一睁眼，双手摩挲摩挲眼皮，站起身形掸了掸身上的尘垢，慢慢的由树林出来，抬头观看就见满天星斗，听了听天交二鼓，他这才由树林够奔风云庄，前去找紫面豹子雷普。来到雷宅的门首，回头往各处观看，并不见来往的行人这才放心。随着慢慢的走上了台阶，用手敲打门环，“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连着问了两三声。里面雷宅的手下人，足有七八个都坐在过道的板凳上，别看天

将三更，他们还正然纷纷议论。就听有人说道："大哥您看见了没有？不用说别的，就说咱们少爷，够多么不知时务。人家邓家宝刀手邓龙的少爷骑着一匹马，名叫千里雪内一盏灯，咱们少爷看着爱，把人家的马抢了来啦。您看这就算是祸胎。当真要是邓家堡的老爷子知道了，能够容吗？这就说是咱们二爷，溺爱不明，纵子行凶。这时咱们大爷没在家，要是大爷在家那能容吗？"说话的这些个仆人，都是大爷千里飞来雷烟手下的家人。这可说是奴随主性，大爷为人正直无私，手下人也是位位正直。正然里面谈着话，又听有人说："老二，别胡说啦，你净说那个还不算，你再看看这个。这叫发财遇好友，倒霉遇勾头。这不是邓家堡的老英雄没来吗？马俊这小子来了。我生平最烦恶他，皆因他行为不正。说起来这就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里面人正然说的高兴，马亮叫门，里面众人就是一怔，遂问道："外面是谁？"马亮说道："我。"里面从人一听，未免就吓了一跳。就凭这个声音大家听的明白，准知道是马俊的叔父马亮。你说有心不给他开门，又惹不起他。想到这里没法，走上前去伸手把门开开。门分左右，众人走过来给马亮行礼，口中说道："义士在上，我等众人有礼了。"马亮随着说道："小子们不用行礼了。我问问你们的大爷在家里没有？"要说马亮他这个人伶俐，要是雷烟在家他就不进来啦，故此他才先问问。手下人急忙回说："我们大爷没在家。"马亮乐嘻嘻的往里走，遂问道："你们二爷在家里了吧？"手下人答言说道："不错。"马亮也不待通报，自己一直够奔里面厅房，来至在里面，雷普一看马爷进来，赶紧站起身形，口中说道："哎哟大哥，您怎么这么闲在？"马亮这才一提如何够奔公馆附近，前去打听马俊的下落，才知道马俊夜晚行刺未成，逃走无踪。我一想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一定是到兄弟你这里来，故此我这才连着夜往

这里赶。说着话马俊、雷普过来给马亮行礼。马亮看了看马俊，用手一指，口中说道："你这个孩子办事，怎么连一点儿商量没有？既然前去够奔公馆行刺，就应当将赃官手起刀落，结果了性命，那才叫人里夺尊。谁想你这等无用，行刺未成，险遭不测，跑到这里躲着。"马俊一听说道："公馆防备甚严，有童林这一干徒弟们，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等，还有一个南方人叫孔秀。听说童林的大徒弟叫作刘俊，别号穿云白玉虎。他们七个人把我团团围住，还算我走的快，要不然总得被获遭擒。"马亮一听有气，用手一指，口中说道："你这个奴才真正的是无用！别说童林几个徒弟，就是童林在公馆，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他都不成。还有一节，你们净看童林有能耐啦？你们知道童林是谁的徒弟吗？大概你们也不知道。他的师傅乃是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两个老道，一个叫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一个叫太极真人爱莲居士何道源。这两个人原先要给我磕头拜我为师，我看着他们两个人没有多大的出息，故此没要。后来他们又拜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就连张鸿钧他见着咱们，他也不敢与咱们呼兄论弟。"马亮这就叫信口开河，随意的这么一吹。

他这一吹不要紧，在东厢房观看的多臂童子夏九龄，是越听越有气：焉想到就凭我的师祖，还要给他磕头，拜他为师？他还要胡言乱道，他还要跟我的师太祖拉成了平辈。凭这小子说的这个话就值一雷。想到这里气往上撞，一长身形站在东厢房的大脊上，一伸手由打腰间取出来一对亮银练子槊，套好了挽手，高声的喝喊："胆大的马亮，你休要信口开河，满嘴里胡说。真要有本领赶紧滚出来，小太爷打发你回去。"把话说完一纵身跳至在下面，把亮银练子槊一抖，"哗啷"的一声，耀武扬威。屋里头的马亮正然跟二庄主雷普大吹而大谈，一听外面有

人答话，赶紧把屋中的灯光一熄。雷普走到屋门把帘拢一扯，往院中一撇，跟着打垫步拧腰纵至在外面。后面马亮、雷宝跟着马俊他们三个人，一齐来到外面。雷普将身形将然站稳，夏九龄一抖手，双手的练子槊够奔雷普顶梁便砸。雷二爷赶紧把身形一闪，躲过了双槊，就见雷普顺手一抄，掳住了槊的双练儿，往怀里一带，蹦起来一腿，夏九龄翻身栽倒。在旁边马俊、雷宝两个人过来按在那里就捆，把身上所有东西搜出来，包在包袱里面。此时手下的家人走过来，把少爷提起来往厅房的廊子底下一放，各个都看了看少爷眉清目秀，相貌不俗，无不赞叹，心说：可惜这个孩儿，今天碰见了马氏叔侄，这也就算冤家对头。雷普吩咐手下看着夏九龄，然后走到里面，把灯烛掌起。马俊遂向雷普、马亮说道："二位老人家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子我已然看的明白，非是别人，正是赃官年羹尧手底下随行的委员、童林的徒弟夏九龄。"雷普一听原来是一位随行的委员，赶紧回头问道："老哥哥您看，这一段事怎么办？既然他被获遭擒，咱们应当如何发落？"马亮闻听一理两撇白须不由得哈哈大笑，遂说道："兄弟，这个小子他既然是官人，要说是把他抖绳一放，那便是纵虎归山。再者说敲墙也是动土，倒不如把个小冤家剪草除根，以除后患。"

雷普他本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他一听这个话遂说道："着哇。"遂吩咐手下的从人："赶紧给我把小冤家乱刃分尸。"这一吩咐不要紧，外面的手下人心中毫无主张，你说真要是依着二庄主把他结果了性命，这就叫杀官造反，倘若走漏了风声，祸及满门。如果要说不依着二庄主的吩咐，人家是主人，咱们是奴才，与情理上又下不去。大家各个都是暗自为难。众人是故意的迟延，竟说取刀就去了有两杯热茶的工夫。把刀取来，二庄主吩咐："急速把小冤家结果性命。"大众家人闻听都不肯下手。此

时雷普、马亮、马俊、雷宝由打厅房出来，强逼着手下人用刀剁这位少爷夏九龄。手下人再要延迟又恐怕二庄主恼怒，万般出于无已可奈，遂各自将刀一擎，口中嚷道："剁。"别看嘴里是这么说，手腕发软，刀不肯往下落。二庄主雷普着急说道："你这群无用的东西，叫你们杀个人都这么为难？急速给我动手，再要延迟我要你们的命！"大家这才把手中军刃，往起一举，一个个恶狠狠将然往下要落。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就听有人高声断喝："你等住手！还不与我走开。"大家一听赶紧住手，扭项回头一看，但只见由打外面走进一个人来，生的是大身材，细腰扎臂，双肩抱拢，猿臂蜂腰。身上穿着一件米色绸子的大褂，腰里系着一根绒绳。胁下悬挂宝剑。往脸上观看丰采可爱，两道蚕眉，寿毫多长，二目神光足满，鼻直口正，颔下一部银髯，大耳朝怀。白剪子股的小辫儿。大家一看心中欢喜，非是别人，正是大庄主雷烟。

你道大庄主这是由打那里来？只皆因大爷由打家中出来，够奔风云庄的东南三里多地，有个庙名叫铁佛寺，铁佛寺里面的方丈名叫宝阔，有个外号儿叫作降龙长老。他有个师弟名叫宝月，人送外号伏虎罗汉。这两位僧人武术高强，艺业出众，每人手使一件九耳八环杖，真称得起压倒了天下的英雄。不但武术好，还善于手谈，他们师兄弟哥儿两个人，可称棋中国手。这一天雷大爷来到铁佛寺，够奔禅堂到了里面一看，适逢邓家堡的宝刀手邓龙邓九公在屋里。雷烟与邓爷本是盟兄弟，见面遂说道："大哥您早到啦。"邓爷一乐说道："兄弟你才来。我这些个日子这个棋兴大发，越下越爱下。我吃完了饭就来了。"说着话把棋桌搭过来，雷爷跟邓爷老哥儿两个走了一盘。这一盘棋，老哥儿两个直下了多半天。到了晚饭时和尚宝阔留二位英雄在寺内晚斋。晚饭后宝刀手邓龙邓九公觉着有一点儿累啦，

这才说道:“雷大弟，今天我跟兄弟这一盘棋，连一个相当的步、有利益的着也没走，倒不如叫宝师傅跟您接着摆一盘吧。”雷烟闻听哈哈大笑，口中说道：“大哥你这是客气了。”说话之间遂叫降龙长老宝阔禅师又与雷爷下棋。邓爷拉了一个凳儿坐在旁边，看他们二位的棋着。雷大爷他老人家跟这位宝师傅走棋，不知不觉这个天可就不早了，大概总有二更多天。猛然间雷烟一怔，暗说不好，我由打白昼之间出来，天到二更我要是不回去，家中现放着我的二弟雷普，他们父子行为不法。如果我不在家中监视着他等，就许出了意外之事。想到这里，回头叫了一声：“邓庄主，请你走这一局盘棋吧，我得到家中去看看。此时我觉乎着心惊肉跳，我恐怕我的二弟又给我闯祸。”邓爷一听雷老英雄这个话，关乎着手足的义气，不放心二弟，遂说道：“好吧，我就替你走这半局残棋。”说着话，雷大爷站起身形，这才出离了铁佛寺往前紧走，够奔风云庄。工夫不大来到自己的门首，遂上阶台叩打门环，口中说道：“开门来。”里面的手下人，大家正在纷纷议论，就有说这个姓夏的差官，这就叫生有处死有地，怎么会到了风云庄，他就会正赶上马氏叔侄在这里呢?要说那个姓夏的，别看年青，胆量真不含糊，大家拿着刀围着他，他连眉都不皱。可惜咱们大员外爷没在家。要是咱们大庄主在家里，怎么也不能让他们这样的胡为。正然说到这里，听外面叫门，众人一听知道是大员外爷回来了，遂赶紧走上前去，伸手撤上下的牵管将门开开。雷大爷来到里面，赶紧问有什么事没有?手下人赶紧说道：“大爷你快到后面看看去吧。咱们家里头来了一位钦差年羹尧手下的办案差官姓夏，到了咱们家中被获遭擒，现在他们正然要乱刃分尸。大爷你快去看看去吧。”雷烟一听不好，赶紧一直往后跑，来至在厅房院中，就见家人大家乱七八糟手拿军刃闹闹哄哄。在厅房的台阶上站的是

自己的二弟雷普，马亮、马俊，还有自己的侄儿雷宝。大爷赶紧说了一声："你等还要怎样?真乃大胆！"手下人一看，赶紧把军刃一撤，向四外一散。老英雄雷烟看了看夏九龄，果然是像貌堂堂。老头子再一看，把马亮、马俊叔侄爷儿两个直吓得目瞪口呆。雷大爷满心里不愿意，还要作出笑容，遂说道："马贤弟，你们是几时到的?有话里面谈吧。"马亮一看雷大爷这个举动，不敢不听，只得大家进了厅房，一面派手下人看守夏九龄。

他们这才在里面落座。大爷假作不知，遂问道："二弟，外面捆绑的是何人?他身犯何罪?因何将他乱刃分尸?"老人家说着话，还未等雷普答言，在旁边马亮接着说道："老哥哥，这个孩子姓夏，他叫夏九龄，他在春旨的钦差脏官年羹尧手下充当随行的委员。这一次来到风云庄，分明是调查。如果被他查出你我弟兄的破绽，回去报告脏官年羹尧，与你我多有不便。再者说这个小冤家胆大包身，由打东厢房跳到院内，指名点姓唤的是二弟雷普，故此二弟出来与他当场动手，当场才把小冤家拿获。正然要乱刃分尸，哥哥你来啦。这事你说是怎么办吧?"雷大爷二眸子一转，心中暗含着思索：我等弟兄住在风云庄，虽然是二弟秉性不好，也没作过非礼之事，也犯不着年钦差派人到我的家中调查。这不问可知，一定是马氏叔侄行为不正，触撞了钦差，暗派差人追踪到了风云庄也未可知。老头子想到这里，遂说道："你等不知，他既然是随行的委员，就是个官人，如果是将他结果性命，倘若走漏风声，杀官情同造反，祸及满门。如果欲要把他放了，这就叫放虎归山，定要伤人。"说到这里叫了一声："来呀，把这位夏差官暂时押在东跨院。"家人答应一声，雷大爷吩咐解开他的绑绳，倒剪着二臂，四个人架着推推拥拥，有人拿着他的包袱，一直把夏九龄推到了东跨院儿。这个东跨院的房子，东为上一拉溜五间，明三暗五的上房，两

旁边的厢房，尚未修齐，堆垛着砖瓦木料。把夏九龄推到了东上房，迎着面堂屋里头，当中有一张桌儿，桌子后面有一把椅子，屋里头点着一盏灯。把夏九龄往椅子上一推，把他的包袱跟家伙全给他放在桌案上面，把灯一吹，把隔扇一带，也不用留人看着，大概他也走不了了。手下人这才欢欢喜喜来到前面的厅房，报告大爷雷烟。大爷一听他们把诸事全都安置停妥，这才点了点头，遂向着马亮说道："马贤弟，此时天也不早了，你们也都劳累了。马贤弟，我叫他们收拾西跨院儿，我陪着你前去安歇。来呀，把我那一份铺盖，安设在西跨院的上房，给马老英雄。"手下人答应，赶紧转身前去。

雷大爷这才陪着马亮出离了厅房，一直够奔西边的角门。出了角门顺着箭道来到西跨院儿，雷大爷陪着马亮进了上房。这个上房里面还没安设傢具，只是迎面放着一张八仙桌，桌子上放着一盏灯。靠着东西的山墙边，罗着四只皮箱，都挂着白铜的大锁。屋里头迎面搭着一副铺板，马亮一看给自己把铺盖安设齐备。马亮不看这份铺盖还好，一看这份铺盖不由得把嘴一裂，心说：好小子，你们家里就这样待承我？书中代言，收拾的也是真损点儿。此时正是夏令，把老头子冬景天的铺盖给拿来啦，底下两层大棉褥子、一层大皮褥子，两床厚棉被，两床薄棉被，压脚被、枕头俱全。雷大爷一看心中暗笑，心说：这就叫阎王好见，小鬼难搪。马亮他怎么会把这些个手下人全给得罪了？老头子也不搭理这个碴儿，遂说道："马贤弟，天已经不早了，躺在铺上安歇吧。"马亮捏着鼻子还不敢不躺，遂说道："大哥，您去您的吧。"雷大爷一摇头遂说道："马亮，我看着你睡熟我方才放心。"要说马亮还真不敢不依，准知道大爷的脾气古怪，说到那处就办到那里，只得把身形往铺上一躺。老头子走过来伸手把两床厚棉被拿过来，都给马亮盖在身上，又

把两床薄棉被都给他盖在腿上，遂说道："马贤弟，你还冷不冷？你要是冷，我再叫他们去取皮褥子。"马亮一听连连摇头，遂说道："老哥，你别疼小弟了。这大夏景天盖这么些大棉被，这还不把我给热死？"老头子看着也是可笑，遂回头把桌子上面的灯吹灭啦，把隔扇门倒带。众人都走开，只剩马亮一个人在屋内，大热的天盖了这些个棉被，一会儿的工夫，就闷了一身汗。遂侧耳细听了听，外面无有声音，这才翻身坐起，口内不住的假装着打呼声。口中不言，心中暗自忖度：此处乃是是非之地，我不可久待。自己一面想着，口中打着呼声，伸手摸了摸腰间分文皆无。看了看两山墙的大皮箱都锁着大锁，不问可知里面一定是金银，就说不是金银，一定也是值钱的物件。想到这里，嘴里仍打着呼，慢慢的凑到了山墙，一伸手由打腰间掏出来一根绒绳，伸手把皮箱的大锁拉过来，用手指一按，看看是什么簧，然后用绒绳往下落锁簧。把八只皮箱的锁头全都落下来，开开盖儿往里面一摸，不但里面没有金银，这里面连值钱的物件丝毫皆无，不过每一只箱子里面有压箱钱二百。他一赌气子把这一吊六百钱全都带在了腰中，有心由打这里扬长就走，又一想：等等，冤有头债有主，倒不如我到东跨院儿，将小冤家结果了性命。把主意拿妥站起身形，双手开开隔扇到了外面，嘴里头还不住的打呼噜。自己也乐了，没有满院里打呼噜的。

这才蹑足潜踪顺着箭道一直往东，绕过东跨院的角门子，到了院中一看，东为上的上房明三暗五，屋里头灯烛辉煌。自己心中欢喜，凑在帘子的切近，往里面观看。但只见夏九龄坐在桌子后面椅儿上，桌案上放着他的包袱，点着一盏灯，沏着一壶茶水。马亮看罢，知道夏九龄捆着呢，伸手启帘拢，用手一点狂笑说道："小子，今天你既被获遭擒，还有什么说的？你跟老太爷我咱们两个人，就是今生的冤家、来世对头！"说着话

一伸手撩起他的大褂，由打腰间掣出他的匕首尖刀，双手一擎走在夏九龄的面前。夏九龄一看这个样儿，准知道自己活不了啦，一言不发。马亮擎着刀用手一指，向着夏九龄说道："夏九龄，你既然是童林的徒弟，我今天结果你的性命。可有一样儿，我的刀到了你的近前可不准闭眼。"夏九龄一听遂说道："马亮，今天小太爷既然犯在你手，杀剐存留任凭于你。可不准你用言语奚落。你要奚落于我，可别说小太爷口出不逊骂你。"马亮一看暗竖大指，心说真不含糊。随着双手捧定匕首尖刀够奔夏九龄的哽嗓咽喉刺来。将然往前一抢步，就觉乎着后面有人掐住自己的颈子相仿，不但掐着颈，他还按住左右两个气带，连气都喘不出来。气要是喘不出来，这两个膀臂就抬不起来了，就觉着四肢无力。那人把自己一提，提到了屋门外，到了砖垛的那个地方才放下，人家用手一拍自己的肩头，遂说道："马亮，你看我是谁？"马亮回头观看，就见在自己身旁站着一个人，紫巍巍的脸面，二目放光。马亮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心中害怕赶紧说道："爷爷饶命！"

你说童林这么巧？一支笔难写两下事。童林由徒弟们跟随钦差出都，自己把家中安置安置，来到贝勒府，向着贝勒说道："爷，这几个孩子跟随年大人他们去了，我还真有点儿不放心，皆因他们都年青，没在外面作过事。我打算跟爷您请假，赶速追去才好。"贝勒自己已然应许了年羹尧了，不便再为拦阻，遂说道："海川你这也是正事，不必心悬两地。你就起身去吧。"童林这才答应一声辞别了贝勒，到了自己的家中拜别父母，把自己的零碎物件收拾好了，自己的子母鸡爪鸳鸯钺带好，收拾利落，当天可没敢动身。次日带了盘川，又来到贝勒府辞行。出了北京城紧紧赶行，一直来到保府。跟人家打听钦差大人的公馆，有人指引，童林来到公馆的门首，一看门前悬灯结彩，

站着多少武职官员、清苑县的三班人役。在门前黏贴着一张大红报，童林看了看，上面写的明白："奉旨钦差查办四川事件年寓"。看完了这才遛遛达达往里面走。将然走在过道的里面，就见清苑县三班人役走上前来双手一拦，"你找谁呀你？瞪着两只眼往里走，连句和气话都不会说。"童林看着他心说：慢说是钦差年大人的公馆，就是贝勒府我都出入随便。又一想我在贝勒府看家护院的教习，他们都认得？想到这里遂问公差说道："我找人。"班上的爷们闻听，留神看了看不由得就是一笑，心说：这是一位庄乡人，大概不问可知，一定是他的内人跟年大人当女仆，他这是找他的家里头来啦。这个公差姓王排行在三，有个外号叫笑话王三，专讲究跟人说话讨便宜。他一看童林是乡下打扮，他这才说道："我说这个朋友，既然说找人，难道就不打听打听吗，钦差大人这是行差不带家眷。要打算找你们内人，上北京城年大人公馆找去。"童林一听这个话脸一红，心说：好损嘴的小子。他拿着我当了老妈的男人啦，你说可气不可气？童林将要发作，就赶上穿云白玉虎刘俊由打里面出来，一看是自己的师傅，赶紧抢步往前行走，到了童林近前口中说道："老师您几时到的？既然您来了，为什么还不进里面去？"说着话躬身行礼。在两旁武职的官军、三班人役、笑话王三一看可了不的了，这个祸可惹上了，看这个样儿，这一定是我们这里随行委员老爷的师傅。听人传言他老人家是一位侠客，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不是他老人家还罢了，要是他老人家，这个乱儿可就大啦，那里有拿侠客爷当老妈男人的？正然他们众人想着，就见童林向着刘俊一摆手，口中说道："起去。"。众人一看人家童林并不理会，大家这才赶紧过来，也有拿掸子给童林掸身上的尘垢的，也有过来说客气话的。大众俱都是一团和气。童林一看他们这种状态，暗自点了点头：这才叫远凭衣裳近凭

人。他们这是知道我是各位随行委员的老师，他们这才现出这般殷勤。譬如说，我身上要是浑身的绸缎，他们就不能小看我。

遂跟着穿云白玉虎刘俊往里走。来到差官房，早有手下的从人把帘子打起，童林到了里面。徒弟们一看老师到了，大家赶紧站起身形，给师傅行礼。童林这才将身形坐稳，遂问道："刘俊，钦差老大人是几时到的？因为什么他老人家还不起马？"刘俊这才把昨夜晚公馆里面，有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行刺未成逃走无踪，钦差老大人震怒传出话来，如若拿不着刺客决不起程。今天早起我小弟兄七人商量好啦，分头出去侦察。我们弟兄都回来了，惟独我师弟夏九龄他占西北这一面，天到这般时候，他尚且未回，难道说他把刺客遇见也未可知。童林这么一听，把双眉一皱，遂说道："你们这就不叫公事。你岂不晓得到外面办事，也别管明查暗访，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就是赶上人分不开，带一个伙计也是方便的。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办吧，我出去按着西北道上找找他去。回头大人要是问下来的话，就提我来啦。"把话说完，童林站起身形，出离了差官房。徒弟们一看：这可得！老师说我们大家不懂公事。他老人家叫我们这么跟钦差大人往上回，说他老人家来啦，叫我看这也不像话。不表徒弟们纷纷议论。

单说童林由打公馆出来，按着西北大道，寻找夏九龄。将然出离公馆遛遛达达往前走不多远，这个天可就不早了，堪堪要掌灯的时候。童林顺着大道正然往前行走，就见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夏九龄，还有一个孩儿可不知道是谁。童林心中暗想：这个孩子这是做什么去呢？倒不如我在暗中跟随，看看他们的行动。童林想到这里往前走不多远，一看两个人可就进了树林里面去了。童林隐藏着身形暗中观看，就见两个孩儿进了树林各自吃喝，吃喝已毕盘膝打坐。天到二更，两个人收拾利

落出离了树林，一直顺着大道矮下身躯往前行走。童林尾随于后。到了风云庄的时候，邓玉够奔马号，夏九龄够奔雷普的住宅。童林看着心说：莫非这个孩子踩访出来，这个行刺的刺客落在这所宅院里面也未可知。我倒要看个水落石出。想到这里，他老人家也是蹿房越脊一直来到后面，他老人家可就隐身形在西厢房的上面。马俊、马亮他们叔侄所说的话，以及马亮所说的狂言，童林全都听得明白，不由得自己心中有气，心说：先别忙，我看看夏九龄怎样。就听夏九龄答言亮家伙抖身形跳在院中。跳下来的也快，被拿获的也容易，已然被人家四马倒攒蹄捆了。工夫不大，人家吩咐一声乱刃分尸。童林倒要看看夏九龄的胆量如何。就在这般光景雷烟到啦，遂把夏九龄推推拥拥到了东跨院。童林不放心，可就也绕到了东跨院。到了东跨院砖垛的后面隐住了身形，就见众人把夏九龄安放在屋中。童林将然要够奔里面将他解救下来，就看这么个工夫马亮到啦。就见他转身形够奔里面，一伸手掣出来明晃晃匕首尖刀，够奔夏九龄哽嗓咽喉就刺，口里还不住说些个便宜话。童林这才慢慢的推开隔扇门，一伸手就把马亮的脖子掐住，随着右手一端，把他提在外面，故此用手一拍他的肩头，说了一声：“你看我是谁？”马亮一看是童林，心中害怕说了一声：“爷爷饶命！”撒腿就跑。童林本有心要追，又恐怕自己的徒弟遇险，倒不如先把夏九龄救下来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想到这里，这才二次来到了屋中，留神观看，就见夏九龄紧闭双目，那个意思是等死。越等越没有动作，不由得把自己吓了一跳，赶紧睁开二目留神一看，就见自己的老师站立在面前，自己心中犹豫不决，心说：我这是死啦还是活着啦？他正在疑生疑死之时，就听见自己的老师叫了一声：“夏九龄。”夏九龄一听自己的老师说话，遂叫道：“老师救命！”童林把他的二臂捆绳儿解开，先让他活动活

动。然后由打桌案上把包袱提过来，里面有他应用的东西，叫他收拾收拾。爷儿两个由打屋里出来够奔砖垛后面，叫夏九龄在那里遛达遛达周身的血脉。不表他们爷儿两个。

单表的是马亮，由打风云庄蹿房越脊逃将出来，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顺着大道一直的够奔东南往前行走。大概走出有三里多，在前面有一片树林。自己看着树林心中欢喜，心说常言有这么一句话，作绿林道的人是遇林而逃。童林不追我还在罢了，如果童林要是追我，我进了树林我在暗处，他在明处，就是他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武术高强，他也不准把我怎么样。一纵身儿进了树林。将然进了树林，由打里面出来一个人整撞了个满怀，把马亮撞了个筋斗。只吓的他魂不附体，双膝跪倒向上磕头，口中连连的说道："爷爷饶命！"他以为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越到他的前面，在树林等候呢。将然磕头就听那人哈哈的一阵大笑。马亮抬头一看那个人，身高六尺开外，膀乍腰圆，穿青挂皂。往脸上观看，亚赛烟薰的太岁一般，两道环儿绞的眉毛直插入鬓，怪目圆翻，大狮子鼻子，厚嘴唇，连鬓络腮的胡子碴，大耳朝怀。青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勒着十字绊，背后背着一对短把追魂铲。马亮正然磕头，叫爷爷饶命，一看不是童林，直气得"哇呀呀"的怪叫，站起身形照着黑大个"吧"的一声，就是一个大嘴巴，口中说道："好小子！因为什么你叫我管着你叫爷爷？"那个黑大个一听哈哈大笑，遂说道："我叫你叫的吗？不是你自己叫的吗？"

书中代言，这个黑大个非是别人，他姓郭单字名福，有个外号人称叫黑面阎罗。他原本是风云庄雷普的徒弟，跟着雷二爷练能耐。马亮时常的去，看着这个孩儿他爱，他这才跟雷二爷说，倒不如把这个郭福过继给他。一商量郭福也愿意，他这

才给马亮磕头。马亮时常到风云庄来教给他练能耐，别的也没教，就传给他一对短把追魂铲。这个孩子把能耐练成了也无事可做，就在大道上做这个黑道的买卖。

今天这是由打家里出来，到树林里头一蹲，专等来往的客商。将然蹲在树林子里面，就见前面来了一个人，矮着身形直奔树林而来。自己看着，心中害怕恐怕是官人，他这才往外来看，焉想到爷儿两个正撞了个满怀，马亮这才着急口中不住的叫爷爷。站起来一看是他，这才给了他一个嘴巴，用手点指，口中说道："好小子，因为什么教我管你叫爷爷？"郭福说道："我叫你叫的吗？不是你自己要叫的？"郭福这才问道："师傅，您不用着急，您这是由打那里来？"马亮一听叹了一口气，遂把风云庄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直说顶到童林武术高强，我不是他的敌手，未敢与他动手，故此奔往这里躲避，碰上你啦。你给我想个主意怎么办呢？黑面阎罗郭福一听哈哈大笑，说道："老师您怎么会忘了呢？真要是打算赢童林不费吹灰之力。您腰间紧背低头毒药钉把他拾掇好了，慢说是童林，大陆神仙都难以脱逃。"马亮一听，自己打了自己两个嘴巴，遂说道："哎哟我全忘了！我这叫沾事则迷。真要是有我紧背低头毒药钉，还别说是童林小儿，就是再比他高个十倍八倍的也难讨公道。"他这种紧背低头毒药钉，有六寸多长，用镔铁绞钢造打，然后用三十六味君药，外加金星舌尖血、仙鹤顶上红，把他喂上。这种东西打在人的身上，见了血六个时辰准死。用的时候有个竹筒，竹筒里面有个绷弓，用绒绳背在后脊背的上面。与对面敌人动手，身形往下一矮，是百发百中。马亮一听自己的徒弟郭福提醒儿，赶紧把衣服脱将下来，然后把紧背低头毒药钉背在后面，复又把衣服穿好。全都收拾利落了，这才向着郭福说道："你把你的军刃也收拾收拾，咱们爷儿两个就此赶奔风云庄，

找童林誓不两立。”爷儿两个将然把话说完，猛然间就觉乎着后面有人拍他的脊背，叫一声：“马亮大胆！你跟我也曾对天明过誓，永远不再用毒药钉。今天你如何还要用此种暗器？难道说你的脑袋就不要了吗？”马亮回头一看，在自己身背后站着一个人，大身材，细腰扎臂，双肩抱拢，猿臂，穿着一身蓝绸子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褂，腰系绒绳。胁下悬挂一口宝刀，露着黄登登的刀把。脚底下云履白袜。往脸上观看，面如三秋古月，两道蚕眉，寿毫多长，二目光华炯炯，鼻直口阔，颔下一部银髯，大耳朝怀。白剪子股的小辫儿。马亮一看认得，非是别人，正是邓家堡的老英雄邓龙邓九公。

那位说邓龙这是由打那里来？只皆因雷烟跟邓爷一块儿在铁佛寺里面下棋，雷大爷走后把棋让给宝刀手邓爷。邓九公跟和尚走这半盘也就是十几着，自己心中未免一动，既然是雷爷不放心他的二弟，回家看看，要说我的那个孩儿邓玉，我出来一天，我也有点儿不放心，倘若是他招惹点儿是非如何是好？想到这里，邓爷也站起身形，向着和尚说道：“老方丈，今天我这个棋，下到这里觉着有点儿劳累啦，心中忙乱，我要跟您告辞。”宝阔禅师这才把邓爷送出铁佛寺。宝刀手邓九公顺着大道遛遛达达往前行走，猛然间就听有人说话：“老师您何不用紧背低头毒药钉赢他？”老人家一听未免吓了一跳，遂慢慢的隐住了身形，留神观看。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马亮，心中不由得有气。暗想道：在十年前他跟我明过誓，永不用紧背低头毒药钉。今天这小子为何又要用呢？

原来马亮在前十年前，曾跟雷普交成莫逆。一日马亮多贪了几杯酒，醉眼乜斜，向着雷普说道：“二弟，也不是说个大话，要说天下南北的英雄，我可不敢说，要说咱们这个风云庄附近左右一带，也就数咱们弟兄啦。”雷二爷一听连连的摆手，口中

说道："大哥，这个话您可别这么说。这坊前左右不能数着咱们哥儿们。离此不远邓家堡有一位老英雄，跟我的哥哥还是真有交情，名叫邓龙号叫九公，人称宝刀手。要讲究武术，得说人家为第一。"马亮一听哈哈大笑，遂说道："二弟，既然你说到这里了，你就不用管啦，我非要到邓家堡找寻找寻这个姓邓的。"把话说完，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带好了一对双镢，出离了风云庄一直够奔邓家堡。雷二爷有心再拦可就拦不住了。马亮一直出了庄口，到了邓家堡，来到老英雄的门首，高声的喊道："里面有人吗？走出一个来。"由打里面出来一位老总管，年纪有个六十多岁，看了看马亮遂问道："你找谁？"马亮遂说道："你到里面见着老邓跟他说，就提我姓马单字名亮，有个外号人称一棵苗秃头义士，叫他赶紧出来见见我。"手下人一听一怔，看他那个样儿，心说这个小子不好惹。遂说道："您在这里候着吧。"说着话回事的转身形够奔里面，见着邓九公遂说道："老员外爷，您快到外面看看去吧，外面来了一个小子叫作马亮，外号人称一棵苗秃头义士，叫您赶紧出去会会他，如若不然他还说些个不受听的话。"宝刀手邓九公一听，微微的一笑，心说：马亮这个小子我早已闻名，知道这个小子不法。他有一宗暗器，叫作紧背低头毒药钉。我早就要找这个小子算计算计他，总未得暇，不承想他今天来到我的门首。好，我定有相当的对待。这才叫总管，你对他把话说明，你就提我一听他来吓的了不得，浑身栗抖。你越说的我害怕越好。就提我不敢见他，你把他陪到里面。总管答应转身向外走。到了街门的门洞儿，见着马亮遂说道："义士爷，您有什么话只管对吾说吧。我们庄主爷一听您到啦，只吓的他身不寒而自战，他连动转挪移都不能够。老义士爷您看他这么大年纪，您就高高手饶他吧。"老总管说着话，他也作出那种惊慌失色的样子。马亮一看心中欢喜，就凭我马

亮这两个字来到了邓家堡，把他们主仆只吓得这个样子。随着乐嘻嘻的说道："既然如此，你们庄主爷他吓的那个样儿，我也不能够意狠心毒。这么办吧，你把我带至里面，我见见他也没有别的事，就是叫他给我凑和两个钱。我绝不难为他就是了。"总管答应这才在前面慢慢的带路。一面走着一面吩咐手下的从人把大门关闭，一直够奔二门，进了二门照样封闭。马亮一看这个样儿心说：不好，你怎么会把我让进来，把门全都关上了呢？难道说还有什么不利于我吗？慢说是你没有防范，就打着你有了预备，俺马亮又有何惧？马亮一面想着一面跟着总管往里走。来到后面的厅房就听老总管说道："老爷子，我把马义士爷带进来了。"这句话未说完，就听有人答言："他现在那里呢？待我看看他去。"说话的光景，就见帘拢一起，由打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马亮一看这个人生得丰采可爱，胁下悬刀，准知这就是邓家堡的宝刀手邓龙邓九公。马亮看罢这才说道："阁下莫非就是邓龙吗？不才马亮来到贵庄拜访阁下，也没有别的紧要之事，我就是缺少路费叫你给我凑两个钱。"马亮说着话暗自留神，看了看邓九公，心说：这个总管说话有些个不实。他跟我说的明白，他说他们庄主听说我来，吓的浑身栗抖，体似筛糠。怎么他倒谈笑自若呢？正然自己心中思索，就听宝刀手邓九公叫了一声："马亮，你到此作甚？"马亮遂说道："我也没有别的事，还是那一句话，借盘费。"邓爷一听"噗哧"一笑，遂说道："好，我听总管进来回说，你来借盘川。盘川我倒预备下了，可有一样儿，我倒愿意给，我有个朋友他不愿意。"马亮一听连连的说道："把你的朋友请出来，待姓马的会斗于他。"邓爷一听遂说道："好。"说着话一伸手，由打胁下把宝刀摘将下来，把刀一顺。老总管伸手掳住刀鞘子。老英雄用手一掐子母簧，就听呛啷一声宝刀出匣。他这口宝刀就是《彭公案》上清风道

于长业所用的那一口滚珠宝刀。掣将出来一晃就是一道立闪。这口宝刃好人看着，倒不理会，要类乎马亮他们这等的人看见这口刀，由脖子后头冷嗖嗖的发凉。邓龙邓九公把刀擎在手中，“夜战八方”的架式站好，说道：“就是这个朋友不服。你就进招吧。”马亮一看有气，你说有个朋友，原来是胁下那口刀。你真是小看我马亮。想到这里一伸手由打腰间亮出一对双镢，然后向左右一分，遂说道：“邓龙，给你个脸儿你不会承受，今天勒令要跟老太爷动手。我就得罪了。”说着话一抖手中这一对双镢，奔面门上打来。老头子一看他的双镢到了，邓龙赶紧把身形一闪，翻手用宝刀的刀背，照着他双镢上面一钉，就听“当啷”一声响，把双镢砸落在埃尘。老人家把刀往回一撤，绷起一腿，马亮反身栽倒。邓九公把手中的滚珠宝刀一举，左手托着银髯遂说道：“马亮，倒不如我今天手起刀落，将你结果了性命，剪草除根，给各处里除去一个祸害。”老头子说着话就见马亮跪在地下求饶。宝刀手邓龙邓九公一看他这个样儿遂说道：“马亮，今天你是认打认罚吧？”马亮遂说道：“我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马亮不明白，望求老英雄指教我。”宝刀手邓爷遂说道：“你要是认打，你手擎着军刃来到我的宅院，分明是诈财，把你交在当地地面官，这场官司够你打的；你要是认罚这个话可倒好说了。也没有别的什么要紧的事，听人传言你有一宗暗器，名叫紧背低头毒药钉，从此永远可不许你用。我把话说完啦，可不知道你是认打认罚？”马亮一听遂说道：“爷爷我还是认罚吧。从此以后我永远的不用毒药钉。”老头子一听连连的摇头，遂说道：“马亮，你口说无凭，你得与我对天明誓。”马亮闻听，万般出在无已可奈，这才跪在埃尘，口中说道：“过往的神灵听真：信士弟子马亮，今蒙邓老侠客贵手高抬，饶我的性命，从此以后我是永远不再用紧背低头毒药钉，倘若是口不应

心，天地鬼神皆不佑我。”把话说完站起身形，老人家宝刀手邓九公叫他把家伙收拾好了，吩咐一声，叫总管把他带到门外。马亮从此一走，十数年未到邓家堡。

今天马亮与老人家狭路相逢，与老头子相遇，自己正然与徒弟黑面阎罗计议，要用紧背低头毒药钉，偏偏就叫老头子听见了。邓九公用手一拍他的肩头，问他十数年前事，你说不用毒药钉，今天你又要用毒药钉，你待怎样？马亮一看遂说道：“老侠客，不错，十数年前我倒是跟您说过，不用毒药钉。今天我事在紧急，除非是用毒药钉不能救全我的性命。老侠客您要说非管不可，那可说不了不算啦，我就是个蚂蚁，临死也得登登腿。”老英雄一听心里说：这个小子，他要跟我当场动手。再说他乃是我手下的败将，跟我动手未及一个照面他就甘拜下风，他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想着找死吗？老人家想到这里，遂说道：“马亮，这一次你跟我动手，咱们可不能白动，咱们赌点儿什么。”马亮问道：“但不知赌什么？”邓九公遂说道：“也不赌别的，当场你要是把我赢了，你就深深的刨个坑把我活埋了。我要是把你赢了，我也是照样儿。”马亮一听遂说道：“邓九公，你说的刨坑埋人，不大什么便宜，再者说也没有铁锹，怎么能够刨坑儿？”这句话还未说完，在旁边转过来郭福，遂说道：“师傅，这个坑我刨啦。您看我使的这对军刃，一对短把追魂铲，要是刨个坑埋人还费事吗？”马亮一看不由得有气，你看我这个运走的。我打算用这个言语搪塞老邓，偏偏的郭福他说会刨坑，你说可气不可气？遂说道：“郭福，你怎么这么可气？我说没有铁锹不能够刨坑，为什么你非说刨的了呢？”郭福一听遂说道：“师傅，当初您教给使这一对家伙的时候，不是就为的是今天刨坑活埋您的吗？”马亮一听遂说道：“哎哟我认啦。”

邓九公站在旁边，只可看着郭福首先刨坑吧。就见郭福，

手擎着一把短把追魂铲，站在树林外面刨。也仗着他是个大小伙子，工夫不大，三下五除二把坑刨得啦。遂向着马亮说道："师傅，坑刨得了，您跟邓老英雄动手吧。"邓九公一看这个坑遂说道："马亮，你来看你徒弟刨的这个坑。"马亮一看不由得有气，因为这坑刨的又窄又短，要是埋邓九公可小一点儿，要是埋自己还是正合适。遂问道："郭福，你这个无用的东西，这个坑你就刨这么一点儿，你就不许再刨宽着点儿、大着点儿吗？"郭福遂说道："师傅，我倒有心刨大着点儿，我恐怕您躺到里面旷的横。"马亮一听这个气大啦，用手连连点指，口中说道："好小子，你是跟我干上了。叫你这么一说，我就算活不了啦。"

在旁边邓九公看着也是好笑，随着一伸手，由打胁下把他老人家的宝刃掣将出来，"夜战八方式"往当中一战，用手点指，口中说道："马亮，赶紧亮军刃动手，待我打发你回去。"马亮这才把手中的双镢一擎，眼看着老侠客邓龙，把他的双镢十字搭好往前一抢步，用了一个反担绷弓之力，右手镢够奔老人家顶梁便砸，身形一转左手镢够奔邓九公的胸膛便扎。邓九公一看马亮这是真急啦，这一招乃是双镢的绝招，名叫"打换式"。老英雄赶紧把身形一转，让过他的双镢，跟着滚珠宝刀往里面进招。这口刀光芒四射，冷气侵人。要说马亮还真算是不含糊，摆动手中的双镢，仰仗镢中的妙手点穴法跟老头子动手。在先前马亮尚能支持，到后来老侠客手中的宝刀加紧，一招紧似一招，光华灿烂，上下飞腾，可就把马亮裹在当中。不用说还叫他进招，他看着都眼晕。他这么一看前面也是宝刀手，后面也是邓九公，左边就是老侠客，右边也是邓龙，四面八方净是滚珠宝刀。自己看着心中害怕，将然擎着双镢要往里面进招，就见老头子用宝刀把双镢向外一格，随着蹦起来一腿，把马亮踢了个筋斗。您说不巧不成书，也算是天理昭彰，正把马亮这个

小子踢在坑内。郭福在旁边一看，赶紧过来用一对短把追魂铲往坑里铲土就埋。邓九公把自己的滚珠宝刀往回一摆，用目一看不觉好笑。

就在这般光景，就听树林里面“哧”的一声，就仿佛有人冷笑的声音。把邓九公吓了一跳，赶紧刀交左手，撕髯观看。就见树林以内有一条黑影一晃。自己这才赶紧擎刀在手，闯进树林。来到里面，留神观看，踪迹全无。要知林中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打字稿完成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 17.14 分
整理稿完成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 16.37 分
修订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0.52 分
再修于 2023 年 6 月 17 日下午 16.03 分

整理后记

1990 年 7 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鑫荃话本《雍正剑侠图》，署名退思斋主、蕊竹编次，75 回。1992 年 12 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雍正剑侠十三部》，署名常杰淼著，187 回。

《雍正剑侠十三部》原名《雍正剑侠图》，由上世纪初年的著名评书艺人常杰淼编演而成，大约在 1928 年开始在《新天津报》发表连载，并于同年集结出版了第 1 集的单行本。常杰淼于 1929 年去世之后，留下的书道子由他的弟子蒋轸庭继续发表，直到 1944 年 4 月 29 日报纸停刊，前后一共连载了 46 集，其中第 46 集没有完结。《雍正剑侠十三部》虽然号称“馆藏全本”，其实只是原书的前 39 集，出版时拆分成了 187 回。包括第 40 集至 46 集的后 7 集没有出版。李鑫荃话本《雍正剑侠图》，是当代评书名家李鑫荃根据常杰淼的《雍正剑侠图》重新整理而成，出版时保留了原书名《雍正剑侠图》，其所述内容从第 1 回的“避严亲孝子荡江湖　遇恩师海川学绝艺”到第 75 回的“童海川双钺败三寇　西方侠铁掌打五虎”结束，篇幅远远少于《雍正剑侠十三部》。

本世纪初，有书友意外发现《雍正剑侠十三部》的第 31 回——35 回、第 49 回——55 回这两段的文字内容分别与李鑫荃话本《雍正剑侠图》中的第 32 回——36 回、第 52 回——58

回这两段中的文字内容基本一样。这就说明《雍正剑侠十三部》中的这两段文字根本不是常杰淼的原文。中国评书论坛微信群书友评评不辞辛苦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1930年代常杰淼发表在《新天津报》上的连载原文并复印分享，才让我们得以见到这两部分内容的原貌。

《雍正剑侠十三部》中的第31回——35回原文是常杰淼《雍正剑侠图》第8集中的前半部分内容，《新天津报》连载于1931年8月14日——1931年12月31日，共连载132期。连载中没有标明回目。1931年10月16日以前署名常杰淼作(著)。1931年10月21日开始，除署名常杰淼著以外，新增何怪石校核。1931年11月6日，署名常杰淼著、蒋轸庭修阅，何怪石、刘子清校正。1931年11月8日，署名常杰淼著、蒋轸庭修阅，刘子清、高逸民校正。1931年11月21日，署名常杰淼作，高逸民、刘子清校正。1931年11月29日至1931年12月31日，署名常杰淼作、蒋轸庭阅，刘子清校正。第31回——35回原文连载于1931年8月14日——1931年10月27日期间，是第8集的前67期。这67期存58期约6.7万字，缺10期约1.1万字;《雍正剑侠十三部》的第49回——55回原文是常杰淼《雍正剑侠图》的第11集,原回目为“单越狱武云飞威震沙雁岭　亮镖会童海川掌打燕子坡”，于1932年9月16日——1933年1月20日连载于《新天津报》，共登载了131期，其中存127期约14.4万字，缺4期约4680字。署名常杰淼作，蒋轸庭修，刘子清校正。整理者即是根据上述的报纸连载复印件整理而成本书。

整理中对《雍正剑侠十三部》中的第31回——35回的分回及回目保留不变。对第49回——55回的分回保留不变，重拟了第54回、55回的回目。依据对应回目对正文重新安排分

回。文字整理方面，重新标点、分段，繁体字改成简化字，对称呼女性及动物用第三人称“他”、“的、地、得”以及“做、作”等字在文中的用法则一仍其旧，不作改正。纠正明显的错别字，对排版印刷中的脱字、漏字、衍字，根据上下文作了增减。对印刷字迹模糊辨认不清之处则注明所缺字数（缺 10 字以内用方框代替，缺 10 字以上用文字说明）。统一理顺本书的人名。如八卦山的八庄主田方，第 8 集中介绍田方字子步，第 11 集中又说他字子固，统一改为子步。又如二侠侯杰字敬山或静山，统一改为敬山。整理稿字数，第 31 回——35 回约为 8.5 万字，第 49 回——55 回约为 14.9 万字。

整理错误之处肯定很多，还请读者诸君指正为盼。

许秀成

2021 年 11 月 22 日小雪日记

2021 年 12 月 24 日修改

又：在此书印刷之际，又有网友提供了《雍正剑侠图》民国年间的单行本第 8 集和第 11 集的影印件电子版，整理者据此把报纸连载缺失的部分一并补齐。在此对网友的支持表示感谢！

2023 年 6 月 15 日晨记